

書舶庸譚

董康著
朱慧整理

書目題跋叢書

中華

文川網
古籍書城
更多電子書
歡迎光臨
入註冊

書目題跋叢書

書舶庸譚

朱 董

慧 康

著

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舶庸譚/董康著;朱慧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
2013.6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9159 - 5

I. 書… II. ①董… ②朱… III. 古籍 - 圖書目錄 -
中國 - 民國 IV. 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13389 號

書名 書舶庸譚
著者 董 康
整理者 朱 慧
叢書名 書目題跋叢書
責任編輯 李肇翔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11 1/8 插頁 2 字數 300 千字
印數 1 - 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9159 - 5
定價 35.00 元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煚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

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勃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愛日精廬藏書志》，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

者”，逐一著明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為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為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為“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情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说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说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采用。

有鑑於此，我局於 1990 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 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采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够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2 年 10 月

整理說明

《書舶庸譚》，董康撰。董康字授經，號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科鄉試中式舉人，次年（1889）己丑科會試聯捷，未參加當年殿試，翌年補殿試，中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進士，授刑部主事。光緒十八年（1892）丁母憂回里，服闋後輾轉赴上海，入《時務報》，二十三年（1897）與趙元益在上海共創譯書公會。戊戌政變後入京復職，庚子事變時留署治事，擢提牢廳主事，總辦秋審兼陝西司主稿。光緒二十八年（1902）任修訂法律館提調。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法律學堂教務提調，四月以刑部候補員外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法制，並獲交版本目錄學家島田翰，九月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後，任大理院候補推丞等職。辛亥年（1911）清廷覆亡，董康避居日本京都。1913年歸國後，應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梁啟超之請，於次年赴京，旋任法律編查會副會長並兼署大理院院長。自1914年至1922年董康四度出任大理院院長，期間還歷任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全國選舉資格審查會會長、修訂法律館總裁、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等職。1922年8月從財政總長任上辭職，赴歐美考察財政、司法，1923年初歸航經日本，滯留月餘。回國謝政後居上海，1926年受聘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學校長，其間並執業律師。1926年底因卷入政壇風波，冒沈玉聲

之名避走日本，次年 5 月回國。1932 年至 1934 年任國民政府法官訓練所教務主任、所長。1935 年受聘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其間 1933 年、1935 年、1936 年各有短暫旅日。抗戰爆發後，1937 年任華北偽臨時政府委員、司法委員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因曾任偽職被捕，因病保外就醫，1948 年 5 月 4 日病死于北平家中，年八十二歲。

董康為由清而民國的法律名家，法學著作有《中國法制史講演錄》《秋審制度》《前清法制概要》等。雖職屬司法官員、法學教授，而酷喜詩詞戲曲，家富藏書並以訪書刻書知名，兼治目錄學，有《書舶庸譚》《曲海總目提要》《課花庵詞》《曲目韻編》等相關著述。

《書舶庸譚》為一部日記體的目錄學著作，按日排列記述四次赴日活動的過程和所見所聞的珍本文獻。第一次為 1926 年底至 1927 年 5 月的避禍東渡，第二次為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 月應聘講學，第三次為 1935 年 4 月至 5 月參加日本東京湯島孔子聖堂落成典禮，第四次為 1936 年 8 月至 9 月携妻赴日避暑。其中 1926 年年底至 1927 年 5 月的避禍東渡，因無公務牽累，遂潛心訪書，收獲最豐。依其所見所錄排日彙錄成編，著為《書舶庸譚》四卷，於 1930 年由大東書局石印刊行。此後三次短暫赴日，講學遊覽之外，仍矻矻搜求，俱有賡作。回國後，在四卷本基礎上合以續作，補充修改，釐定為九卷，於 1939 年署武進董氏誦芬室刊行。

《書舶庸譚》四卷甫問世即獲學界推重，身為法學教授且時屬名流，偶因避禍日本，却成就了一部創體式的目錄學著作，本身就是稱奇之舉，加上胡適精彩之序，使之影響益廣，此後增廣補益亦屬自然。董康自敘此書大旨有三。其一為訪求古書。“凡遇舊槧孤本，記其版式，存其題識”。其二為搜訪舊本小說。因視國內坊

肆傳流絕少，而日本“德川氏於此類書籍搜羅綦富，悉儲於內閣文庫，今酌錄回目”。其三為“款乃”百首吟詠寄情之作。學界亟亟稱道者則是其訪書內容，傅增湘稱此書“記書籍者十居八九，餘若吟詠記述之辭，僅乃十一”，“唐僧之古鈔，石室之瓊寶，多人間所未見，吾國所佚亡，或影寫而載歸裝，或摹刊以貽藝苑”。搜訪著錄中土所佚琳琅遺珍、斷墨殘楮并加以摹寫影刊，是此書的價值所在，也是董康的貢獻所在。

董康性好文學，法曹職守而已。初嗜藏書，自言入官以來，公事餘暇，“流連廠肆閱二十年，未嘗或間，於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儲”。訪書藏書之名聞於時，1906年初夏赴日考察時，獲交日本版本目錄學家島田翰。次年皕宋樓陸氏藏書悉歸日本岩崎文庫，董康為島田翰刊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並作《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感慨陸氏藏書：“古芬未墜，異域言歸，反不如臺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守故都也。”然而幾年後董氏却也陷入藏書流散之窘境，先是辛亥年避居日本時因生計將家藏善本部分售予日本大倉氏，所餘精本歸國後又多歸嘉業堂。太息他人古本流失在前，而又自踵其後，自是由藏書鬻書專注於訪書刻書，“以影印異書為惟一職志”，以化孤本為千百。此後聚歷年搜訪的古本遺珍，影刻為《誦芬室叢刊》《誦芬室讀曲叢刊》《盛明雜劇》《石巢傳奇》等叢刊單刻，所刊之書以校勘精良，紙墨上佳，刻印精美聞名士林。對此傅增湘亟加贊譽，“如君之好書也，取之以鑒藏，用之以讎校，公之以傳佈。能殫畢世之功，卒成不朽之業者，同時朋輩殆鮮比倫”。

董康訪書，大旨舊槧孤本、舊本小說兩類。一為目錄學之本分，一為自身之偏好。本分之舉，既勤亦精。在《檢目》中羅列的古鈔本、宋元本書籍即有八十餘種。搜訪古鈔本《文館詞林》收獲

尤豐，據本書《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館詞林》記，辛亥年於京都得整卷一、殘卷四，癸亥年（1923）又偕小林忠治赴高野山訪獲《文館詞林》殘本十九卷，“介內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許可，用涇縣淨皮佳楮挽小林氏印製百本，古色盎然，與原本無纖毫異”。是繼楊守敬後搜尋此書古鈔本貢獻最鉅者。而對董康的搜訪小說成就，胡適則譽為“是近幾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最有功的人”。如《檢目》“小說”一類列十六種，其中的《全像古今小說》《二刻拍案驚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為國內已佚或不完，董康著錄并抄校回目，為後來者進一步搜訪與刊行提供了線索。此後孫楷第等人的赴日訪書與學術成果，是與董氏的影響密不可分的。

董康訪求的珍本文獻除部分敦煌遺書，大都為赴日所得，短時間收獲如此之豐，則與他的身份與交友有關。1906年初夏結交島田翰，為有訪書交游活動記載之始，1911年、1923年赴日均有交結日本學者及訪書活動。在屢次赴日中，董康交游甚廣，法學友人之外，與訪書有關而為篤友者，學者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鹽谷溫、倉石武四郎等，除切磋心得、互贈有無外，索訪複製孤本善本也大都為他們介紹幫助，如狩野直喜借與《傳奇彙考》，鹽谷溫借與明刊雜劇《蘇門嘯》影印，內藤湖南更是窮其所有敦煌遺書膠片供董氏抄錄；版本目錄專家如長澤規矩也、田中庆太郎，殷勤備至，傾力為董氏索書選目；宮內省圖書寮古籍專家神田喜一郎、杉榮三郎為董康入寮過錄複製善本提供方便；過往最密者為珂羅版印刷專家小林忠治及收藏家勝山岳陽，董康之行程、印書甚至家事，均由其安排料理。董氏查閱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東京帝國大學、岩崎文庫、寺院、學校及學者、藏書家的公私藏書，并抄錄複製、影印刊行，皆得益于衆多日本友人的介紹幫助。

對於此書之體例，傅增湘評曰：“萬品千名，各區分其義類；異

書古錄，間附著以解題。記版式行格之異同，辨鑄梓時地之先後。錄其序跋，可以知一書校刻之源；詳其印章，可以考此本傳授之緒。”趙尊嶽評曰，“或則詳考板本，縷述淵源”，“雖行款而必舉，並偏諱以悉陳”；“或則董理散亡，搜羅遺佚，闕文必志，沿誤互糾”。於此可知其著錄之體雖間居日記之內，仍不失謹嚴，刊行後受到學界推重，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關於搜訪圖書以外的內容，胡適序稱他特別贊賞書中對日本文化的記載，如金澤實時的小傳、狩古掖齋的墓誌銘、寺院秘閣之藏書歷史，而尤為使他震撼的是《記豐臣秀吉切腹事》，認為日本武士之死法是日本文化的最大特色，此言至今發人深思。此外，對國外法律制度的調查研究，對各國庚子賠款的退還及用途，首議利用日本庚子賠款續修四庫全書事，以親歷者的身份《補錄庚子拳禍》，詳記東京湯島孔廟孔子祭儀，講述自己發明用珂羅版印書事及印書過程，都是難得的史料。

日記是研究作者最直接最真實的資料，在於其能反映作者的性情人格。董康是一位最早接觸并接受西方社會制度的知識分子，歷經政權更迭，漸惡權詐戰禍，避居異國，遂有“草堂何處，空憐玉臂雲鬟；湘水悠然，聊托美人芳草”之嘆，於是吟成寄情之作百餘篇，是自己頗為看重的表述心懷之作。胡適四卷本序稱董康是一位“多情的人”，不僅印書喜“千秋絕艷”，在全書九卷的屬文賦詩中，都可看到他喜愛才女佳人、香豔綺麗的“多情”一面。如與妻玉娟之情詩，記亡妻貞慧淒婉之文，記日本女性紫式部、小督局、靜御前，憶所眷“琴川校書”，都是“多情”性格之顯露。法曹書蠹與多情才子，如此集于一身，頗耐深味。

此書有庚午年（1930）大東書局石印本，書套題籤為《董康東游日記》，牌記題“戊辰（1928）季冬武進董氏景印”。有庚午年

(1930)胡適、趙尊嶽及己巳(1929)誦芬主人自序。董康自序稱“殺青既竟，鍵諸篋笥。沅叔同年將欲東游，曾錄副備輶軒參考。茲大東主人沈駿聲疊請印以行世。駿聲爲玉聲同懷，以是因緣畀之原稿”。九卷本有己卯年(1939)董氏誦芬室重校定本，無序，有郭則雲跋與自跋。庚辰年(1940)重印己卯本時，增加了傅增湘序，並將原胡適序、趙尊嶽序、自序補入，後附《課花庵詞》，是一個完整的本子。因董康對四卷本的刪改有着政治或其他敏感原因，如記吳佩孚事九卷本皆刪去，因而四卷本仍有其存在價值，不可以九卷本而替廢。

這次整理，以庚辰本爲底本，刪去了所附《課花庵詞》。整理中除文字顯誤而有確證予以徑改外，凡對發現原書文字錯誤而予改正者，則出校記；對於文字、數字之別寫，則不加統一，以存原貌；原爲墨釘處改排爲□；爲避繁冗，書名篇名索引係據作者《檢目》選定書名篇名所製；書中人名繁多，凡與董康訪書有關之著名人士，相關人名工具書均可索到，不再編製索引。

此書的整理本有傅傑先生點校的四卷本，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王君南先生點校的九卷本，署《董康東游日記》，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這次點校，均參考了他們的成果，獲益良多，於此僅表謝意。學識所限，加之對本書涉及的文獻珍本未能一一核校，疏漏定所難免，謹望讀者指正。

整理者

2013年5月

誦芬室主人與余締交垂四五十年矣。弱冠同舉孝廉，中歲同官京曹，晚年同隱居燕京。而嗜古耽書，博通流略，老而不倦，與余尤有同好。蓋年時之久、氣誼之篤、志趣之孚，長安人海中無逾吾兩人者矣。頃者君以所著《書舶庸譚》見示，謂將以授梓，屬余序而行之。其書爲日記體，以頻歲東游，就所目見者排日而彙錄之，以成是編也。

嘗考古人日記，傳世最早者爲唐李習之《來南錄》，至宋則山谷有《宜州家乘》，石湖有《驂鸞》《吳船》二錄，放翁有《入蜀記》，周益公所存獨多，有《思陵》《龍飛》《閒居》《游山》等八錄。其書皆附本集以傳，然所記多山川故蹟、朋友仕官及公私游宴之屬，旨趣未有專注。惟郭氏之《客杭日記》，盡載所見書畫名蹟，途徑別開，後世考古者咸取資焉。今君此編，記書籍者十居八九，餘若吟詠記述之辭，僅乃十一，是則君志之存，寧不可見哉！

夫日本藏書閑富，古刊秘錄往往爲中土所無。自楊鄰蘇訪書以後，吾國人士引領東望，咸動禮失求野之思。顧近歲以來，持節之使、負笈之生，涉海而東者項領相屬，不聞有留情典籍，綜輯成編，以歸餉國人者。蓋陳農、苗發之任，非具閑通之學，精深之鑒，固未易語於此也。前歲張君菊生泛海求書，闡秘抽奇，頗有紀述。

己巳^①之秋，余亦接踵而往，東西兩京，官庫私藏，國庠佛宇，探尋略遍。目涉所得，手誌於編，偶附跋題，勒成四卷，聊存私篋，祇備參稽。何圖傳示友朋，誤為刊播。茲披此帙，窮搜博采，視張君前錄，益用翔賅；若較余書之淆雜無倫，疏訛百出者，匪特貽禍棗之譏，祇堪作覆瓿之用而已。

抑余尋繹君自序之言而竊有感者，自桑海以還，新舊遞嬗，而癖古嗜書一時乃成為風尚。十餘年間，南北藏書之家崛起，有名於世者以數十計。余嘗與君靜觀而默數之，未嘗不相顧而興歎也。大腹之賈，乳臭之兒，依附雅流，託為韻致，萬金揮手，百城自尊。然四部不知，三史挂壁，徒以錦裘牙籤之富，侈紫標黃榜之雄，其人固無足論矣。其或豪門貴胄，雅好芸香，蒐異羅珍，輦金四出。諸子百家，循目而求備；金源天水，按譜以索真。觀其書簿流傳，非不燦然美富，而衡鑒多爽，蘭艾雜陳，徒自詡其勝情，終見訾於世論。且此事為冷淡生活，要存儒素家風，待以積日累月之功，助以縮食節衣之力，致之維艱，斯玩之彌永。若期汲汲以取盈，寧復醇醇而有味？此其人雖坐擁萬籤，以云藏書，則未之敢許也。亦有故家才俊，當代勝流，或殫一生之精力，或襲累世之儲藏，鑒別既精，網羅尤廣。然秘惜自私，散亡是凜，異本孤籍，堅不示人，嚴鐫重扃，手未輕觸。甚至守“借人不孝”之訓，求通一瓻或錄一副而不可得。凡入庫之書，即罹永巷長門之酷，即前賢遺著亦殉諸蟬灰蠹穴之叢。此其人既以多藏是懼，遂不恤與古人為仇，雖謂之藏書而書亡可也。

^① “己巳”（1929）原作“辛未”（1931），為傅增湘先生誤記，據本書董康自序及次年（庚午，1930）二月傅增湘先生所撰《藏園東遊別錄》序改（《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第四卷第一號，1930年）。

嗟夫，末運凌夷，俗衰文敝久矣。澆謗之習，漸及書林，不有達人，誰爲真賞！如君之好書也，取之以鑒藏，用之以讎校，公之以傳佈。能殫畢世之功，卒成不朽之業者，同時朋輩殆鮮比倫。雖士禮書成，塵無一宋，以今況昔，常用自嗟；然橫覽當代，通目錄版本之專門，合收藏傳刻爲一手者，毛黃之後，寧屬他人？蓋君不欲居藏書之名，惟銳以傳古自任，視世俗矜炫之徒，私挾之輩，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顧余披觀終卷而私有進者焉。君起自孤童，勵精苦學，晚臻榮貴，矢志不渝，頻踐台衡，依然寒素。惟好書之癖，殆出性生，拓以見聞，遂成絕詣。久宦京師，恒游廠市，歲時既積，采獲益多。微聞光宣之交，鄰架所藏，珍本森羅，蔚成大國，驚人秘笈，斷種奇書，天假勝緣，時聞創獲。其後居東山者累年，航歐洲者萬里。唐僧之古鈔，石室之瓊寶，多人間所未見，吾國所佚亡，或影寫而載歸裝，或摹刊以貽藝苑。餘若僑居吳越，旅食滬淞，地爲文獻之邦，人則英賢是萃。山房故籍，常發篋以肆編摩；苕水書船，亦款門而獻珍秘。綜生平所閱歷，實浩瀚以無涯。今九卷之中，盡紀東邦所見。凡渡海者四次，計爲時祇三年，然得此者，已足爲饋貧之糧、夜行之燭矣。若能追維往迹，董理舊聞，舉凡昔年之枕秘，良友之庫藏，上自天祿之所遺，遠至航頭之所獲，與夫館庫官本，冢窟殘文，坊肆通俗之短書，師儒晚出之遺著，統耳目之所及，綜鉅細以咸甄。萬品千名，各區分其義類；異書古錄，間附著以解題。記版式行格之異同，辨鑄梓時地之先後。錄其序跋，可以知一書校刻之源；詳其印章；可以考此本傳授之緒。仿雲烟過眼之錄，撰琳琅秘室之編；試乘炳燭之餘光，勉成曠世之鴻著，君其有意乎？

昔漁洋筆記，竹垞跋文，言典籍者恒居泰半。嗣此蒐圃有古書之錄，即亭有經眼之編，咸能提要鈎玄，探原溯委，治簿錄者奉爲指

南。今君所得，鴻博如斯，較彼往賢，殆逾什百。若彙編成卷，足能上掩王、朱，突過黃、莫。其餘竹汀、仲魚之說，曝書、拜經之記，崎辭瑣語，又曷足論耶！

余夙耽書卷，心契古歡，中道逢君，引爲同調，浸成宿癖，垂老益深。平日購求，粗有藏弆，秘庫所庋，三萬有奇。蓄本既多，丹鉛益肆，積卷逾萬，部帙盈千，半生心力，耗竭於茲。又肆志訪尋，舟車遠出，博觀深討，垂三十年。凡所目經，輒歸掌錄，《藏園瞥記》高至尺餘，隱牒僻書，時得睹記。自謂擷一代之菁英，爲群書所總萃。祇以文字叢脞、部類紛歧，扃置笥中，未遑釐飭。倘君有志續編，私願出此叢稿互相參證，藉備討論，賞異析奇，纂爲鉅集。第塵露之微，慚無裨於山海耳。

至於清詞麗句，早擅名家；逸事遺聞，動關國故。在君略抒其餘緒，而世已驚服其雅才，謾陋如余，更無庸贅辭也已。

歲在庚辰七月中浣，江安傅增湘書於昆明湖上清華軒中。

原序^①

董授經先生於十五年的底避禍游日本，往來京都、東京之間，十六年四月底歸國。我那時正從美洲回國，也在日本住了二十多日。董先生到過的地方，我也游過不少；他見著的朋友，我也會著不少。但我在日本沒有日記，二十多日印象感想遂都已模糊了；他有了這四卷的詳細記載，不但替他自己留下了永久的紀念，還使我們讀這書的人得著很大的益處。我在東京、京都見的各位支那學家，人人都極口贊歎董先生功力之勤苦。現在我讀這四卷日記，想像這位六十歲的學者伏案校書的神情，真使我這個少年人慚愧汗下了。

董先生在他的自序裏，已說過他這書大旨有三點：第一是訪求古書。“凡遇舊槧孤本，記其版式，存其題識。七厄之餘，得睹珍笈，以語同癖，諒深欣慨。”第二是搜訪小說。董先生是近幾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最有功的人，他在這四卷書裏記錄了許多流傳在日本的舊本小說，使將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第三，董先生是個多情的人，他的一生曾經過幾度很深刻的戀愛歷史；他在這日記裏留下許多情詩，記著幾番綺夢，“春蠶理緒，

① 此“原序”係胡適為庚午年（1930）大東書局石印本《書舶庸譚》四卷本所作序，故稱“原序”。

垂死方休；秋蛩善啼，嚮宵彌咽”，使我們約略窺見董先生性情，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書蠹，不僅是一個法家，而是一個富於情緒的老少年。

我們先看這三點。

記載海外古書的工作，自從楊守敬以至董康和傅沅叔先生最近的訪書記，都是嘉惠學者的事業，不用我在這裏特別贊揚。董先生的日記裏特別注重日本藏書的歷史，如金澤的略傳，如狩谷掖齋的詳傳，如佐伯獻書記，如增上寺三藏的歷史，如高野山的詳記，如秘閣藏書的源流表，都可以使我們明瞭日本先代貴族學者提倡文藝的歷史與精神。南葵、東洋、靜嘉堂諸文庫，不過是繼續這種愛好文藝的遺風而已。

關於小說戲曲的訪求和記載，董先生的書也有重要的貢獻。如內閣所藏小說中，有《封神演義》，是明刻本，編者為許仲琳。此書作者的姓名，在中國久無可考，賴有此本可供考證。又如《岳武穆演義》，本子最多，最難考證；內閣目有明余應鼇編的八卷本，有明熊大木編的十卷本；又有十一卷的嘉靖三十一年本，前八卷為熊大木編，後三卷為李春芳編。北京朱希祖先生藏有明刻本，編者為理學名儒鄒元標，也和今本大不同。若合此諸本，將來定可以看出此書演變的線索了。又《英烈傳》也有種種不同的本子。內閣所藏也有三種明刻本，都可供比較的研究。

關於第三點，我也有點感想。日記屬於傳記文學，最重在能描寫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記愈詳細瑣屑，愈有史料的價值。董先生此記，不但把他少年的軼事坦白示人，并且把他老年夢境也詳細寫出。記中各夢，多可供心理學者的研究，例如“柳絲”一夢：

[一月十三日]夜夢柳絲隨一姥至，似初嫁來者，絮絮情

話，並出一素縑索書。余題有“臂痕乍褪秦官赤，眉嫵新留京兆妍”之句，忘其全律。柳絲者，昔年金陵棘闈中所夢女子，懷中抱一兒，自言今名，與余前世結褵未久棄世，遺蜕葬某刹前柳樹下，囑爲改葬。自後每值患難，或病中，輒夢之。往歲漫游，歐美往復，兩度夢之於橫濱港舟中。……

董先生自己的解釋，我們可以不論。但此等材料，若遇弗洛得派的心理學者，便成了可寶貴的材料。記夢之作，必須記者誠實可信，方有價值。記得明朝成、弘間，有位理學家羅一峰所著文集後附夢稿二卷，紀夢多至三百餘首。今董先生雖不談理學，平生治事素主篤實，他自己的綺夢豈有不可信的嗎？

以上申述董先生所指出的三點。三點之外，我以為還有兩事，值得讀者特別注意。其一事爲四月二十五日補記庚子拳禍一長篇，近三千字。董先生當時在危城中，又是監斬啟秀、徐承煜的人，故他這篇記載雖做於近三十年後，應該還有史料的價值。

其一事爲四月二十三日記游高野山柳之間而附錄豐臣秀次切腹事及秀次的姬妾被誅事，一日之記近七千字，可算是最長的日記。其中記秀次切腹事，最悲壯動人，最可令人想見大和民族的武士道。全文分六節：第一節記秀次聞切腹之命；第二節記和尚隆西堂自請從死；第三節記從死諸人分劍與題劍；第四節記最後之宴，及萬作、山田、山本三人切腹，秀次親爲他們“介錯”（切腹後，須斷其首，名爲介錯）；第五節記秀次興隆西堂同時切腹，淡路爲秀次介錯，心悸目眩，進三刀方才斷頭；第六節記淡路切腹：

淡路語二使曰：“技拙殊惶愧。今介錯者爲主公，目眩心悸，狼狽特甚。……余今奏技，請公等拭目；若覆前轍，斯狼狽

也。”即切腹作十字形，出其臓腹於兩股，置劍合掌。吉兵衛就而進刃焉。

切腹是何等慘事，然而日本的武士却把此事看作一種藝術，要做得悲壯淋漓，要做得美；他們不惜死，却不願讓人笑他“技拙”，笑他死得不美。這真是日本文化的最大特色。凡觀察一國的文化，須看這文化之下的人怎樣生活，更須看這文化之下的人怎樣死法。董先生一日發憤記七千字，只是要我們看看古日本武士怎樣死法。

董先生有《柳之間吊秀次詩》四章。我也和他一首小詩，題他這一日的日記：

一死不足惜，技拙乃可耻。

要堂堂的生，要堂堂的死。

胡 適

十九. 六. 廿八夜

原夫藏家之錄，直齋昉諸《解題》；紀游之篇，石湖矜其《入蜀》。至乃奇芸襲錦，胥宇娜嬾，香霧迷天，扶舟蓬海，留酒痕於襟影，志清話於書林，併作一篇，俾傳奕葉者，其惟吾鄉綬金尚書《庸譚》之作乎？歲紀丙寅，斗躔辜月，雲迷榆塞，魚爛江南。鄧林杖策，莫返虞淵之日；杜鵑啼碧，自徵軻道之亡。尚書謀國老成，先凜止戈爲武之誠；持躬櫛沐，冀遂勘亂返治之途。乃不諒於羣倫，終無已於一顧。銅仙辭漢，最怯稷苗；上客人秦，至蘊姓氏。固未忘乎結習，猶復耽於異書。空桑三宿，彌殷宿懷；故京一椽，欣謀舊雨。苔芩之誼，縱越國而匪遙；切礲之忱，亦異人以同任。時五雲璀璨，櫻島騰輝；二酉駢蕃，木天端義。聚圖書於奎壁^①，美媲琳琅；分翰墨於青藜，情多縞紵。問字或資以載酒，假書無待於乞瓶。老眼猶明，庶荊州之可借；橫蟬偶化，自脈望之能神。上啟長恩，拜綠章於除夕；濃熏短炷，檢雲笈於清宵。烏絲紅篆，露纂晨鈔；繭紙濤箋，遐搜邇討。或則詳考板本，縷述淵源。摩挲斷墨，蕘翁無恤佞宋之名；綜掇遺芬，惺吾別開留真之譜。雖行款而必舉，並偏諱以悉陳。此其敦古之情，好雅之至，足備傳訂者一也。或則董理散亡，搜羅遺佚，闕文必志，沿誤互糾。務使劍合延津之美，璧藉和氏

^① “壁”原作“璧”。奎壁爲奎宿與壁宿的並稱。壁宿又稱東壁，《晉書·天文志上》：“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據改。

以傳。束晳白華之咏，補亡於劉漢；汲冢秘笈之靈，上闡夫成周。闡證亦窮其源，孤行必遡其副。此則耆好之專，甄校之細，足垂矩範者又其一也。若乃怒蛙可式，作壯氣於山河；磨盾以須，標芳徽於簡冊。長吉之心肝盡嘔，視死以如歸；季倫之姬侍偕亡，偷生而不惜。蛾眉宛轉，禍啟強藩；黃鳥咨嗟，輒傷國土。事異愾仇，亦勵匪躬之節；情非島市，同申橫劍之悲。就義從容，備采風之一格；填膺慷慨，覩異俗於遐陬。凝睇含毫，別具會心，大書深刻，薄俗以敦。此則廉頑立懦之思，教忠尚貞之訓，足資激發者又其一也。至於家山夢裏，微聞蠻觸之爭；消息雲邊，尤深麋鹿之懼。舊裁諫草，霜研生稜；不廢罪言，斜行作草。舍吾謀而不用，天意何如？蹈往轍以重尋，橫流未已。辟地滄海，卜居將屈平之間天；引駕神山，登樓擬王粲而作賦。把臂識樵蘇之路，酬答林竿；羈棲攬雲水之鄉，琤琮清籟。人常多恨，花不知名。帶眼頻移，游子切天涯之感；流蘇乍卸，蘭房怯少婦之思。翫綽約以柔紅，每吟秀句；剪參差於嫩綠，慵賦新詞。環珮凌虛，曲瓊時驚夫綺緒；江湖滿地，斜陽獨映夫貞姿。凡飫珍聞，咸歸珊瑚網。資之排日，頻寄遐思。親偽體以別裁，集群言爲識小。蓋其性嫋樂道，志切藏書，積歲月以勤求，亦吐哺而無間。躬監剞氏，不惜萬本之傳；手訂殘篇，必正一字之效。李中麓詞山曲海，結習使然；邢元理敗席折鎰，於茲益篤。偶抽餘緒，便泐宏規。義例兼記，傳之菁英，掌故備輶，軺所涉歷。庶來學得資以津逮，同好得徵其事端。允宜鎮庫，付諸寫官，寧止藏山穢之寶枕而已。庚午六月既望，後學趙尊嶽。

丙寅歲晏，被政潮波及，冒書賈沈玉聲名弢景摶桑，棲息於洛都者四月，轉徙於墨川者兩月。逐日掇拾見聞，郵茂苑姜佐禹排比爲《書舶庸譚》四卷。弇陋僅供覆瓿，而大旨有三。弱冠通籍，觀政雲司，治牘餘閒，流連廠肆閱二十年，未嘗或間，於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儲，辛亥悉以歸諸太倉氏。旋由鬻書而轉入刻書，土禮刊成，塵無一宋，以今况昔，事有偶同也。日本自王仁授學，孔德斯昭；弘法歸航，梵典以備。天水一朝，未通信使，而僧徒估舶不絕往還。以故藏書家大名如金澤、足利、佐伯、前田，時彦如狩谷、市野、近藤輩，不勝縷舉。德川幕府廣開獻書之路，右文致治，稱盛一時。維新歸政，擇尤納諸宮內省圖書寮。群流匯海，典籍益宏矣。寮頭杉博士爲余舊識，得其承諾，詣寮翻檢，不啻登天祿而校理秘文也。凡遇舊槧孤本，記其版式，存其題識，積時未久，居然成帙。七厄之餘，得睹珍笈，以語同癖，諒深欣慨。此其一也。

彈唱演義亦名說書，考宋時有崇政殿說書一官，以秩卑資淺，或隱逸充之。說書之名，權輿於此。一以講述經史，一以搬演軼聞，不過朝寧與閭閻異其場所耳。陸放翁有“負鼓盲翁”一絕，可想見爾時村甿聚聽光景，故宋槧有《京本通俗小說》《五代平話》《宣和遺事》等。近今燉煌發見唐寫本《舜子大孝》《明妃曲》若干種，則此風唐代已然。吊興亡於古道，托懲勸於稗官，目以胡柴，誠爲未允。明季斯藝尤興，學社名流咸有撰述。長篇物語，日本稱短篇

小說爲物語，於“二拍”“三言”俱有翻本。殊其體裁。絮兒女纏綿，則題琴剗韁；摩英雄悲憤，則劍吼杯豪。顧吾國坊肆傳流絕少，殆以妖妄熒聽，厲以禁網也。德川氏於此類書籍搜羅綦富，悉儲於內閣文庫，今酌錄回目，所憾東鱗西爪，未盡表章之能事也。此其一也。

襁褓失怙，依倚慈闌，燈影機聲，飫嘗艱困。自留甥館，賴以成名，卜宅春明，甘於淡泊。此後而政變^{指戊戌}、而拳匪、而光復、而復辟及其他統系戰爭，各役皆躬歷其境。不圖人心詭詐，更隨世途遞爲崎嶇。腦海因之鍛煉，心房備閱滄桑。際此茫茫，頻書咄咄。草堂何處，空憐玉臂雲鬟；湘水悠然，聊托美人芳草。爰吟成蓬瀛“款乃”百餘篇，錄附記內。春蠶理緒，垂死方休；秋蛩善啼，嚮宵彌咽。知我罪我，計慮未遑也。此又其一也。

殺青既竟，鍵諸篋笥。沅叔同年將欲東游，曾錄副備輜軒參考。茲大東主人沈駿聲疊請印以行世，駿聲爲玉聲同懷，以是因緣，畀之原稿。昔人云，恨不十年讀書，循覽一過，深資愧恧焉。

歲在己巳春日，誦芬主人書於海上寓廬。

檢目^① 依篇葉爲順叙

【書籍類】

【甲】古鈔本

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八卷三,十二葉 (73)

群書治要四十七卷同二十葉 (81)

新修本草十冊同二十五葉 (85)

大般涅槃經同三十一葉 (91)

妙法蓮華經同三十二葉 (92)

金光明經同三十三葉 (93)

阿彌陀經同三十四葉 (94)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同五十一葉 (110)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同五十二葉 (111)

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煙閣體物詞二卷靜志堂詩餘一卷附葉兒樂

府卷四上,六葉 (123)

佐伯文庫獻書目一冊 (124)

佐伯藏書目一冊同俱八葉 (124)

殘本珠英集卷四後半卷五前半同十葉 (127)

綠窗新語二冊同二十一葉 (137)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卷四下,二十八葉 (175)

顯揚聖教論卷第五同二十九葉 (175)

^① 此檢目小字注卷葉數係庚辰本原卷葉數,括號中的頁碼爲本書頁碼。

阿毗曇經卷第二十六 同三十葉 (177)

慶元條法事類三十六卷 卷八下,五葉 (276)

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不分卷 卷九,十八葉 (312)

【乙】宋本

世說新語三卷 卷二,二十葉 (60)

天台陳先生頻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十四卷 後集二十七卷 同二十一葉 (61)

景文宋公文集十八卷 卷三,二葉 (64)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 附錄一卷 西垣類稿二卷 同三葉 (64)

太平寰宇記二十五冊 (67)

太平御覽一千卷 同俱六葉 (67)

王文公文集七十卷 (69)

王荊文公詩五十卷 目錄三卷 同俱八葉 (69)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目錄五冊 同十葉 (70)

通典二百卷 (75)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同俱十四葉 (75)

論衡二十五卷 同十七葉 (78)

世說新語三卷 附錄三卷 同十九葉 (80)

文選六十卷 (81)

中說十卷 同俱二十一葉 (82)

新編類要圖注本草綱目四十二卷 上五卷 同二十七葉 (87)

尚書正義二十卷 同二十五葉 (95)

文選六十卷 (96)

游宦紀聞十卷 同俱三十六葉 (96)

初學記三十卷 同三十七葉 (97)

- 陳后山詩注十二卷同三十八葉 (98)
外臺秘要方十一卷同四十八葉 (108)
嚴氏濟生方 (108)
寒山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同俱四十九葉 (109)
北磵和尚外集一冊 (112)
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後集十卷同俱五十三葉 (112)
楊氏家藏方二十卷同俱五十六葉 (114)
仕學規範四十卷卷四上,十五葉 (131)
周禮秋官二卷卷六,六葉 (202)
廣韻五卷 (202)
漢書一百二十卷同俱七葉 (203)
吳志二十卷同俱八葉 (204)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同俱十四葉 (210)
初學記三十卷 (210)
游宦紀聞十卷同俱十五葉 (211)
鉅宋重修廣韻五卷 (212)
東萊詩集二十卷 (212)
箋注陶淵明集十卷同俱十七葉 (213)
淮海集四十卷長短句三卷淮海後集六卷同俱十八葉 (213)
豫章先生文集同十九葉 (214)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詩二十五卷 (216)
方輿勝覽同俱二十一葉 (217)
司馬溫公全集一百十六卷卷八上,十九葉 (260)
東坡集四十卷同二十葉 (261)
潁濱集一百三十七卷 (261)
史略六卷同俱二十一葉 (262)

子略三卷同二十二葉 (262)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卷八下,一葉
(269)

重修毗陵志三十卷同三葉 (271)

武經七書 (272)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同俱四葉 (272)

王右丞文集十卷同五葉 (273)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同七葉 (275)

殘本周益文忠公集四十冊同八葉 (275)

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同十一葉 (278)

歷代地理指掌圖 (279)

樂善錄十卷同俱十二葉 (279)

【丙】元本

西翁近稿七卷詩集三卷 (71)

村西集六卷文集七卷俱卷三,十一葉 (72)

金臺集一卷同十八葉 (79)

殘本故唐律疏議六卷同二十二葉 (82)

增廣音注唐許郢州丁卯詩集二卷同五十六葉 (115)

史學提要三卷卷六,二十二葉 (217)

【丁】明本及其他

內閣文庫小說目錄卷一上,十一葉 (11)

聖元名賢播芳續集六卷卷三,二葉 (63)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同四葉 (65)

緣山三藏概要同十六葉 (77)

范德機詩集五山本 同三十七葉 (97)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五山本 同四十六葉 (106)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卷四上,十三葉 (129)
光岳英華十五卷卷五,十葉 (189)
四不如類抄九卷同十五葉 (193)
玄羽外編六種 (194)
翠樓集一卷二集一卷新集一卷同俱十六葉 (194)
品花箋四十三種同十七葉 (195)
梧溪集七卷卷六,九葉 (305)
玉山名勝集不分卷同十九葉 (214)
樊川文集夾注四卷同二十一葉 (216)
玄玄棋經六冊同二十二葉 (217)
丰韻情書六卷同二十三葉 (218)
詩人玉屑二十二卷五山本 卷八下,十葉 (277)
冷齋夜話十卷五山本 同十一葉 (278)
大日本史三百九十六卷同十三葉 (280)
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一冊卷九,二十七葉 (320)
吹景集十四卷同二十九葉 (321)

【戊】小說

- 張玉嬢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卷三,二十二葉 (83)
全像古今小說四十卷同四十葉 (100)
二刻拍案驚奇四十卷同四十一葉 (101)
醒世恒言四十卷同四十四葉 (103)
喻世明言二十四卷 (104)
飛花咏十六回 (105)
醋葫蘆二十回 (105)
花筵賺二卷同俱四十五葉 (105)
鼓掌絕塵四十回卷四上,一葉 (117)

- 玄雪譜四卷 (119)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 同俱三葉 (119)
警世通言同十八葉 (134)
二刻拍案驚奇巴黎圖書館藏本 卷六,十葉 (206)
遼海丹忠錄四十回卷八上,二十二葉 (262)
剪燈叢話十二卷卷八下,十八葉 (285)
劍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十二卷 同二十一葉 (288)

【文藝類】

【甲】詩

- 溫循昨夢,根觸無端。凌波恍惚,異洛水之感甄;纖影是非,儼
未央之憶李。爰就斷章,足成一律 (17)
小游仙六首 俱卷一上,十八葉 (18)
攝影寄玉姬媵以四絕卷一下,一葉 (19)
偶憶四首 同十九葉 (36)
旅况寄海上諸友同二十一葉 (38)
除夕示玉娟 (41)
代答俱卷二,一葉 (41)
讀史有感二首 同三葉 (43)
觀棋效牧齋體四首 (44)
將去京都留贈湖南同俱四葉 (45)
代閨人贈遠同十三葉 (52)
上元示玉娟同十四葉 (53)
讀史有感二首 同十五葉 (54)
丁塘曲十首 同十九葉 (59)
後觀棋八首 卷三,十五葉 (75)

- 久保天隨招飲補贈二律附錄天隨和作 同三十葉 (90)
- 題仕女冊子四首 同五十七葉 (115)
- 讀史記有感秦始皇 西楚霸王 漢高帝 卷四上,四葉 (121)
- 感逝二首 同十二葉 (128)
- 旅邸無憇,歸程尚滯,得天隨贈詩,循環步武二律並報玉姬附
錄天隨原作 同十七葉 (133)
- 春訊欲闌,綺懷叢,集偶成四絕,復書阿娟小影上以誌歸時歡
遇同二十七葉 (144)
- 悵悵四首 同二十八葉 (146)
- 柳之間吊秀次四首 卷四下,十四葉 (161)
- 過吉田故居有感同二十二葉 (169)
- 萬安樓艷集贈平尾聚泉三首 卷五,十葉 (189)
- 再贈平尾聚泉同十四葉 (193)
- 訪靜嘉文庫閱陸氏藏書,無恙有詩,余亦繼作三首 卷六,十三葉
(209)
- 靜嘉堂觀書意有未盡復補一絕同十六葉 (211)
- 與勝山話柳橋舊游,感賦一律贈之卷七,二葉 (227)
- 嵐山道上有冢,大僅如拳,碑題小督局墓吊以二絕同七葉
(232)
- 小林忠治送余登舟別去,入夜追憶舊游,不能成寐,捻燈吮墨
作此寄之同十一葉 (236)
- 因登諺訪山誤舟,投宿平野屋三首 同十二葉 (237)
- 張羽生領事招飲皆花園,即席賦此,時羽生有內遷消息附無恙
作 同十三葉 (237)
- 福濟寺本尊三像,由普陀傳來,相傳爲楊貴妃所供奉附無恙作
同十五葉 (240)

- 贈居停主人平野信子同十六葉 (240)
 游仙詩四首 卷八上,二葉 (244)
 墨堤訪堂野前種松,歸航有期,即以誌別同二十八葉 (268)
 箱根道中口號六首 卷八下,十五葉 (282)
 京都寄田中同十六葉 (283)
 留別水原上人同二十七葉 (294)
 題曼殊留視冊附黃公渚玉京謡 卷九,十七葉 (311)
 擬仲磨望月悵懷同二十六葉 (319)
 狩野博士枉過譚,談摭拾譚屑,步先生送某生游北京韻同三十
 一葉 (324)

【乙】詞

- 小重山紀夢 卷三,三十九葉 (99)
 醉春風題閨人散花小影 同五十五葉 (114)
 南樓令題個儂影 卷四上,八葉 (124)
 菩薩蠻題福祿鴛鴦冊子 同十九葉 (135)
 滿江紅高野歸,檢舊曆,知前日爲余生日,書以寄慨。 卷四下,十五葉
 (162)
 水調歌頭書瓢亭壁 同二十二葉 (169)
 金縷曲將發京都題旅舍壁 同三十二葉 (178)
 木蘭花慢代閨人送別 卷五,二葉 (181)
 水調歌頭玄海放歌 同三葉 (181)
 菩薩慢田中夫人晴靄女史繪雲山一角便面,無恙題此關於上,余亦倚聲 同八
 葉 (187)
 虞美人題彈琴美人圖 卷六,三十一葉 (225)
 凤凰台上憶吹簫題紫式部小像所著源氏物語爲和學最高課本 卷七,十葉
 (234)

邁陂塘購玳瑁懷中鏡遺閨人 同十七葉 (241)

江城子卷九,九葉 (303)

水調歌頭即事 同十五葉 (309)

念奴嬌旅邸 同二十五葉 (317)

滿庭芳題玉姬和裝小影 同三十二葉 (325)

【丙】雜著擇要輯錄

湖南博士來函卷一上,四葉 (4)

三國用庚款建設文化事業之經過卷一下,二葉 (20)

散頒刑部格同五葉 (23)

文館詞林贊目同十二葉 (38)

序聽迷詩所經卷二,六葉 (47)

跋高野山原本文館詞林卷三,一葉 (62)

金澤實時小傳 (83)

狩谷掖齋墓誌銘同俱二十三葉 (84)

寄藏文廟宋元刻書跋同三十九葉 (98)

空海傳 (151)

豐臣秀次傳俱卷四下,三葉 (152)

記秀次切腹事同七葉 (155)

補錄庚子拳禍同十五葉 (163)

記靜御前事同二十三葉 (169)

切腹儀式卷五,三葉 (199)

大祓祝詞卷六,二十四葉 (219)

晚翠軒答詞同二十八葉 (222)

小督局傳卷七,七葉 (232)

紫式部傳同九葉 (235)

祀孔典禮卷八上,六葉 (248)

唐越州都督府過所同十三葉 (254)

貞慧夫人小傳卷九,十二葉 (306)

仲磨傳同二十六葉 (319)

目 錄

傅增湘序.....	1
胡適序.....	5
趙尊嶽序.....	9
自序	11
檢目.....	1
卷一上	
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1月15日	1
卷一下	
1927年1月16日至1月31日	19
卷二	
1927年2月1日至2月28日	41
卷三	
1927年3月1日至3月31日	62
卷四上	
1927年4月1日至4月22日	117
卷四下	
1927年4月23日至5月1日(原注:以上丙寅避諱)	150

卷五

1933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30 日 180

卷六

1933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97

卷七

1934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2 日(原注:以上癸酉^①應聘講學) 226

卷八上

1935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6 日 243

卷八下

1935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8 日(原注:以上參預乙亥聖堂落成典禮) ... 269

卷九

1936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15 日(原注:丙子避暑) 296

郭則雲跋 326

自跋 327

書名篇名索引 328

^① “癸酉”原注為“丙子”，原書目錄為“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起”，對應陰曆年為“癸酉年”，據改。

書舶庸譚卷一上

十二月三十日

遲明即起，大霧彌漫，咫尺不辨。自淞隱羈棲書棚，託業鉛槧，所入尚足生涯。詎兩月前因某公會假名通電一事，速某方之誤會，遂回北轍，重理東航。先期託大東書局經理沈駿聲為購是日出帆之長崎丸航行券，即冒伊弟玉聲之名。范叔之為張祿，古今有同慨也。時避居鴻運旅社，七時許，摯友趙晉卿、李夢驥、陳霆銳，英籍費吳生牧師並少卿堂弟、翁葆之、妹倩先後來寓送行。乃與玉娟握別，娟黯然泣下，余以維持家政、善撫群兒為囑。偕諸君抵匯山碼頭，大兒哲夫暨徐益齋、聶華甫、侄和寶押送行李先至，在江干株候已久。因郵船戒備素嚴，非持券不得登舟也。余檢點行李，入一等室一二一番。部署稍定，出右舷一一躬謝。駿聲亦馳至，斯須別去，復入室休息。十時許始出帆，拍無線電與東京小林忠次郎，囑其接至神戶。小林者，業寫真版，余曩時印玻璃版各書，皆其所製，為海東第一名手。昔年眷口僑寓東山，時相往還，余回國後，諸幼賴以調護，無異手足。余一生以影印異書為惟一職志，惟此書友印刷業數君始終不渝，文字因緣固有勝於骨肉親知萬萬者。午餐與皖中江幸子女士同席，詢其名類日本人，乃知其父官駐日使署秘書垂及廿年，在神戶出生，故命名沿日本風也。

三十一日 晴

客座外懸通告，今日時晷進行一時。因地球圓形，預用東京時晷也。早餐後，赴江女士室談話，晤學生嚴、賀二君。嚴，粵產，在

神戶營雜貨業。賀則贛籍，叩以贛役狀況，賀言黨軍至，閭閻尚相安。十二時半，抵長崎港，發家書。江女士別去。本港大似吾國芝罘，港口微狹，風景至佳，魚產豐盛。明時即與中國互市，以故華人尤夥。余以光緒壬寅經此登陸，爾後往復，多在昏夜。今憑舷眺望，不勝今昔之感。五時出帆，復拍電小林，告以明日午後可達神戶。晚八時，船主以活動寫真娛客。

十六年一月一日 晴

余於癸亥^①年在美京度陽曆歲。爾時，尚有周子廉、姚仲瑜、梁雲山數人。今踽踽一人漂流海上，皆受政潮之影響。然感逝之懷，陽曆遠遜陰曆，習慣之中人深也。早餐畢，入客室寫家書。午後二時許抵神戶港，小林偕其次子久佇海岸，至是歡然道故。候稅關依次檢查，約半小時。適值國恤，塵市俱休業。國旗間以黑帶，民人纏黑腕章，或胸綴黑蝶結，女子亦綴黑絹製鬟結。雖在歲首，仍現悲寂之象。五時半，由三之宮乘上行列車，七時半抵京都。乘人力車入油小路御前通長谷川旅館。甲子年曾寓此半月，主人似曾相識而訝余名姓之非。九時，神田喜一郎號鬯庵來，出王百穀評本《文心雕龍》相示。此君為香巖翁之孫，深於漢學，洞悉宋元版本，充宮內省圖書寮校理。寮中孤本，遠在前清天祿琳瑯之上。曩以籍隸禁地，無從涉足，今約余至東京時往讀其中秘書，可謂不虛此行矣。

二日 晴

清晨，詣小林，見其母堂。小林出玻璃版製北宋本《尚書正

^① “癸亥”係“壬戌”之誤記。1923年1月1日為農曆壬戌年十一月十五日。

義》樣本，幾可亂真，深服其技術之精。是書為圖書寮所藏，有金澤文庫印。每半葉十五行，每行廿四字。古芬盎然，洵孤本也。偕訪內藤湖南。湖南航歐往復，道經滬上，俱獲晤談。至是倒屣出迎，相別又一年矣。乃出藏北宋本《史記》《毛詩正義》二書，俱竹添井井物。昔年曾於小田原訪竹添翁見之，今歸湖南，不勝艷羨。湖南博聞強記，收藏之富，狩谷掖齋後一人也。《毛詩正義》亦十五行，每行廿五字，與《尚書正義》蓋同時刻。繆藝風託島田翰影錄一部，南潯劉翰怡刻入《嘉業堂叢書》。湖南謂中多妄改，且殘蝕處俱補錄完整，疑所據又一本。余謂僕昔年校大覺寺《文館詞林》，悉復舊觀。張石銘刻入《適園叢書》，時藝風掌校讎，悉改從刻本，並有依《太平御覽》校改者，殊非校勘家之正軌。湖南復出燉煌遺書影片，約二百餘種。中有余未寓目者，懇以每日借携回寓校錄，得其首肯，並贈余《華甲壽言》《航歐集》各一冊。《航歐集》中有致余一函，沉滯郵程，迄今未達，爰補錄於後，以見余二人同嗜也。十二時，訪狩野博士，相見握手至歡。猝謂余曰：“讀日報，深為公危。但信公硜硜自守，胡今亦時髦學偉人邪？”繼言日本用庚款興東方文化事業，方思增補《四庫提要》，徵詢計劃。余曰：“僕於此款夙有管見。至續修四庫事，李木齋同年曾一度建議。奈時局倣攘，修偃無期，無從進行。年來為滬上劉翰怡編輯書目，久蓄此志。補輯之法，宜分為四：一、《提要》所遺及後發現者；二、為《提要》所錄，尚非佳本或足本者；三、當時因種族或其他關係禁毀或抑置於存目者；四、乾隆以後人之撰述。關於一至三，余所見約三千餘種，第四類則披揀為難。惟此事雖端緒浩繁，三五同志即可集事。若延攬多人，必聚訟紛紜，殺青無日矣。”博士案頭有馮猶龍評點《西樓記》，前有圖六葉，未識與汲古《六十種曲》及墨憨齋《楚江情》有無同異，借歸校閱。是日發家信。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與董授經司農甲子十月在巴黎作 內滕虎

授經司農閣下：

滬上分手，忽已三月。承屬新印書署簽，旅次匆卒，久未操翰，頃得小閑，乃勉強涂鴉呈覽，未知中用否？法國伯希和、英國適爾士二君，弟皆已見之。見託各書，皆遞交訖。勾留倫敦五禮拜，英博物館所藏石室遺書，除《內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餘種。其尤奇者，有《群書治要》斷簡二種、唐初法令、西涼建初戶籍之屬。又有《珠英集》《唐·藝文志》《日本見在書目》所錄，中存劉子玄詩數首。弟屬適爾士影照四十餘種，但有未允照者廿餘種。《治要》、法令、建初戶籍與閣下所錄《摩尼贊文》，並在未允之列，洵不知其何故，爲之鬱悶累日。館中又藏李文忠、程忠烈與戈登總兵文牘及太平僞詔典制等書，蓋多貴國所佚，弟鈔錄粗完。其餘滿、蒙文書，則石濱、淵鷺二君爲編書目，皆足補東方著錄之闕矣。弟明日擬赴柏林，二禮拜後復還巴黎，涉獵伯氏所搜燉煌遺書。留六禮拜，再還伊國，復由印度洋東歸。明春一二月間，舟過滬上，重叩貴府，當以此游所獲奉覽，同其欣賞耳。專此肅布，並頌著安。虎頓首。

三日 晴

小林邀午餐，並爲攝影。湖南送燉煌影片一包。二時，訪神田鬯庵。出舊刻數種，內趙松雪爲管夫人書《圓覺經》初印甚精美。鄒麗農所輯《倚聲集》，皆清初人詞，余昔年僑寓東山時所遺失者，今爲鬯庵所得。開卷詳檢，手跡宛然。鬯庵嗜詞曲，內李卓吾評《西廂記》，像一葉，圖二十葉，大有陳老蓮筆意，向借補入《千秋絕艷圖》中。回寓後，狩野博士來談，見余《西湖二集》，詫爲秘笈，借

閱携歸。是書章回體，有圖。是日，寄北京陶心如、東京田中慶函。

四日 晴

校《盛明雜劇二集》《有情痴》、《曲江春》二種畢，寄滬，並發翁葆之、少卿弟、沈駿聲、聶華甫、徐益齋各信。《盛明雜劇》為明沈林宗輯，曩曾假王靜庵藏本影刻於宣南，嗣在廠肆文友堂獲二集廿餘種，賡續付梓。比來滬瀆，從盛氏愚齋圖書館藏本補刻七種。客歲復以九十金從來青閣購得首冊。叙、圖俱在，刊以行世，無遺憾矣。夜取湖南影片，錄三七零四伯希和邸《劉子新編》六朝寫本二葉始寢。按：是書《唐志》作劉勰撰，陳、晁二家目作北齊劉晝撰。《四庫提要》以《辨樂篇》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音，與《文心雕龍·樂府》篇迥異，未從《唐志》，姑據陳、晁二氏入錄，然亦未敢確定為劉晝也。茲卷存《風俗》第冊六至《正賞》第五十一。《雜劇》尚有三編，為明鄒式金所選，凡卅四種。余嘗以四十元獲其首冊，有灌隱人序及自序。灌隱即梅村祭酒別號。圖為錢磬室繪，甚精。茲錄其序目於後，備有周郎癖者搜訪也。

雜劇三集序

造化氤氳之氣，分陰分陽，貞淫各出。其貞氣所感，則為忠孝節烈之事；其淫氣所感，則為放蕩邪慝之事。二氣並行宇宙間，光怪百出，情狀萬殊，而總繇文人之筆傳之。文人之筆，或寓言，或紀實，想像形容，千載如見。由是貞者傳，淫者亦傳，如《三百篇》中不刪《鄭》《衛》，聖人以為男女情欲之事，不必過遏，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並載，可以為勸，可以為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漢魏以降，四言變為五七言，其長者乃至百韻；五七言又變為詩餘，其長者乃至三四闋。其

言益長，其旨益暢。唐詩宋詞可謂美備矣，而文人猶未已也，詩餘又變而爲曲。蓋金元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接，一時才子關、鄭、馬、白輩更創爲新聲以媚之。傳奇、雜劇體雖不同，要於縱發欲言而止。一事之傳，文成數萬，而筆墨之巧，乃不可勝窮也。元詞無論已。明興，文章家頗尚雜劇，一集不足，繼以二集。余常閱之，大半多綺靡之語，心頗不然，以此爲選家之過也。已而思之，人苟不爲名教束縛，則淫佚之事何所不有？有其事則不能禁其傳，有其傳則不能禁其選。如長卿之於文君，衛公之於紅拂，非越禮之事乎？而風流家言反以爲絕好一椿公案，至願效之而不可得。噫！氣運日降，淫倍於貞，文人無賴，詩變爲曲。諷一勸百，時勢使然，言之者無罪，選之者豈任過乎？近時多以帖括爲業，窮研日夕，詩且不知，何有於曲？余以爲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真？若其當場演劇，謂假似真，謂真實假，真假之間，禪家三昧，惟曉人可與言之。木石鄰年兄梁溪老學宿有契悟，旁通聲律，近選《雜劇三集》成，囑袁子重其索余言。余閱其三十餘種，近今名流鉅公之筆，搜採殆遍。達情叙事，闡暢詳明；貞淫錯出，各臻至妙，殆真所謂有其文則傳其文，可以爲鑒，可以爲勸者也。是其爲雜劇也，可以傳也。袁子歸，其以此言告吾木石可乎？

小弟灌隱人題

小引

詩亡而後有騷，騷亡而後有樂府，樂府亡而後有詞，詞亡而後有曲。其體雖變，其音則一也。聲音之道，本乎性情，所以協幽明、和上下、在治忽、格鳥獸。故卿雲歌而鳳凰

儀，淋鈴作而馬嵬走。夫子刪詩，曰雅頌得所然後樂正，未嘗分詩樂爲二。其後士大夫高談詩學，不復稽古永言和聲之旨，遂專以抑揚抗墜、清濁長短責之優伶。淫哇相襲，大雅淪亡，而五音六律、九宮十三調漸作廣陵散。雖以鐵崖之才、酸齋之學，不得與王、白、關、鄭輩並驅爭先，而張打油、胡釘鉸幾幾乎廁足詞壇，亦可哂矣。自憲府先廢王康嗣和，士大夫始知章甫端冠外，別有此一種風流教化。於是有人隱先生起而主持風雅，明陰洞陽，引商刻羽，爭衡於調之全半，較辨於板之寸分，窮工極巧，究竟自然。嗣後作者波委雲屬，司馬標秀於新安，玉茗稱雄於江右；山陰以瑰奇自異，荀令以尖冷鳴新；婁水王、吳，痛快與濃麗爭驅，吳江沈、孟，雋永與縱橫競爽。究其所得，各擅專長。邇來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抒其禾黍銅駝之怨；或憤懣激烈，寫其擊壺彈鋏之思；或月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發其問天游仙之夢。雲璈疊奏，玉屑紛飛，以至字忌重押，韻黜互犯。固足踵元人之音，奪前輩之席矣。然而北曲南詞，如車舟各有所習，北曲調長而節促，組織易工，終乖紅豆；南詞調短而節緩，柔靡傾聽，難協絲弦。又全部宏編，意在搬演，不重修詞，臨川而外，佳者寥寥。不若雜劇，足以極一時之致，辟之狹巷短兵，殺人如草，東坡所云數尺而有干霄之勢者，令人目眩眉飛也。幽居無事，郵筒往來，得若干種，先梓行之，用公同好。或有桃花扇動，竹葉尊開，黛靚春山，翻呈皎雪，低徊宛轉，頂疊關生，如香雲卷雨，寒玉嘶風，欲歌欲泣，欲眦裂欲魂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倘亦小雅之志、風人之遺乎？憶幼時侍家愚谷老人，稍探律呂，後與叔介弟教習紅兒，每盡四折，天鼓已動。今風流雲

散，舞衫歌扇，皆化爲異物矣。是刻亦過雁之一唳也。爲之三歎。

辛丑秋香眉主人鄒式金題

目 錄

通天臺灌隱主人	臨春閣吳梅村	讀離騷尤悔庵
吊琵琶尤悔庵	醉新豐茅孝若	蘇園翁茅孝若
秦廷筑茅孝若	金門戟茅孝若	鬧門神茅孝若
雙合歡茅孝若	半臂寒南山逸史	長公妹南山逸史
中郎女南山逸史	京兆眉南山逸史	翠鈿緣南山逸史
鸚鵡洲鄭無瑜	汨羅江鄭無瑜	黃鶴樓鄭無瑜
滕王閣鄭無瑜	眼兒媚孟子若	孤鴻影周芥庵
夢幻緣周芥庵	續西廂查伊璜	不了緣碧蕉主人
櫻桃宴張來宗	昭君夢薛旣揚	旗亭謙張掌霖
餓方朔孫笨庵	城南寺黃漢臣	西臺記陸晚庵
衛花符堵伊令	鯁詩讖土室遺民	風流冢鄒仲惜
空堂話鄒叔介		

五日

清晨大霧，移時開霧。續錄劉子《新論》約三千餘言。是書江安傅沅叔同年曾見《去情篇》末至《思順篇》首二百又九行，即贛中劉幼雲藏燉煌鈔本下卷，蓋一書而紛失者。乃用石印蕪圃藏明刻本對勘，勝處頗多，然亦間有訛奪。若“有雀生鳶”之作“焉”，“臘蛇”之作“騰蛇”，形與聲皆相近。此唐以前書手之習慣，不足爲病也。小林見余終日蟄伏，貽余桌椅各一。然居日本室，別有一種興趣，雜以華風，反覺未適。夜夢北京政變，某太后諭旨了了可誦。彼黨逮余

急，彷彿先慈唐太夫人在堂，促余遠避，乃逸入蒙古城喇嘛寺中。沿途橐駝甚多，一胡飲我酪糜，羶腥欲嘔。偵者踵至，廠肆書友韓佐泉邀余過其居，突語余曰：“太夫人被繫矣！”狂嘶而寤，竟體汗淋。吁，可怪也。

六日 晴

寄玉姬、趙晉卿、李夢驥、陳霆銳各函。錄《王績集》。績爲王通之弟，《四庫提要》收績《東皋子集》三卷，蓋由《文苑英華》輯出者。往歲赴巴黎圖書館，見書目有此卷，搜索未得。今細味之，不類初唐人筆，恐後人僞託。午後，詣佐佐木、山田、彙文堂各書店，苦無佳本。佐佐木有元和活字本《事實類苑》，索價一千圓。詢以早年僅三五十圓，價目何驟昂？曰：“經董先生刻之。固應有此高價。”又縮刻石經，索價八百圓。憶及癸亥年經此，在該店購宋槧《詩人玉屑》，僅九十圓。前後四年，差異如此，非寒畯所能過問矣。歸途遇鬯庵，約過逆旅夜話，不果至。

七日 晴雨不定

錄《王績集》三紙。昨在山田書店有萬曆本《不求人》十八卷，多記醫卜、星相、博奕、書畫、風月等事。雖出游戲，文詞雅潔可誦，且考見當時風俗好尚。未能諧價，歸頗惓惓。復託小林索之，已售去矣。狩野博士送《傳奇彙考》一函至，與刊本《曲海提要》核對，多廿一篇。此間寫官殊不易得，當思影錄之法，以報駿聲。曩疑此書與《樂府考略》同，何以一書二名？今觀《彙考》第一冊之《四奇觀》後有跋語，云：“近日吳人演《雙珠圓傳奇》，即此第三段事也。打譁插科，略加潤色，而大段彷彿相同。雖爲一時快觀，究之意味毫無。世人厭故喜新，日趨日下。戲雖小道，吾於此不能不致意

焉。道光丙戌九日誌。”是《彙考》乃後人所改名也。大坂《朝日新聞》記洛陽陷落之事，爲之惋惜。晚十時，鬯庵來，言明晚赴東京。談一小時而別。是日，發勝山岳陽信東京下谷區櫻木町四七。

八日 險

錄《王績集》畢，都二千三百餘言。復題識魏皇興五年寫本《金光明經》一卷，唐寫本《文選》陸機等樂府暨《劇秦美新》文各一卷。燈下致書玉姬。

九日 微雪

寒甚，御重棉。寄沈駿聲函，並附《傳奇彙考》，令將應補之廿一種用石印法留底，屬陳乃乾、孟心史校正原本訛奪，以免複寫複校之勞。閱燉煌影片，內六朝本《爾雅》一卷，存《釋天》八、《釋地》九。首尾殘缺，取與阮刻本互校，除別體字及注語尾增加助詞從略外，可以是正刻本者約卅四條。如“十月爲陽”下注云：“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之。”今本作“純陽”，則與下句牴觸，此訛謬之顯然者也。又古本形似之字，每多通用，如唐人寫本“循”、“備”、“脩”三字互書，閱者繹其文義，當可明晰。此本“戴”、“載”二字雖近似，然“戴”則注之於首，“載”有載重之義。本卷各“戴”字，皆含注於首之義。刻本作“載”，非是。是以知《禮記》之“載鴻載鳴鳶”，亦宜從“戴”也。

十日 晴

訪湖南，還燉煌影片，並續借十五種。歸途訪狩野，未遇。在古梅園購碎墨十斤寄滬，以印《盛明雜劇》二集。墨本徽城名產，然近十年來參用洋煙，縱增其值，徒飾外觀，施之梨棗，反不如日本

產之黝黑而有光也。日本內閣藏書，雖不以宋元舊槧著名，頗多罕見之本。茲摘錄明板小說戲曲如後。編次之法，以第一字依《伊呂波》之順序，故同一書名前後互見。其我國習見，或推知內容非佳製者缺之。是日，發北京孫逸齋、上海翁葆之信，接東京勝山信。

伊爲部

《一見賞心編》十五卷 鳩茲洛源子編 又一部

波爲部

《拍案驚奇》三十九卷 又《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

《梅雪爭奇》三卷 明鄧志謨編 又一部

仁 部

《二俠傳》二十卷 明徐廣撰黃國士校

保 部

《封神演義》百回二十卷 明許仲琳編

《丰韻情書》六卷 竹溪主人編

邊 部

《平妖傳》四十回 宋羅貫中撰 明張無咎校 又一部 明龍子
猶補

《平虜傳》一卷 吟嘯主人撰

登 部

《東游傳》二卷 明吳元泰撰

知 部

《忠義水滸傳》百回 明李贊批評

《張生彩鸞燈傳》一卷

利 部

《兩漢演義傳》十八卷首一卷 明袁宏道評

《兩宋志傳通俗演義》二十卷 明陳尺蠖齋評釋

《綠窗女史》十四卷

加 部

《霞房搜異》二卷 明袁中道編

《開卷一笑》十四卷 明李贊編

《岳王傳演義》八卷 明余應鯀編

《韓湘子》三十回 雉衡山人編

多 部

《唐傳演義》八卷 明徐渭批評

《唐書演義》八卷 明熊鍾谷撰 明嘉靖三十二年板

禮 部

《列國志傳》十二卷 明陳繼儒校 又一卷

曾 部

《蘇長公章臺柳傳》一卷

《蔬果爭奇》三卷 明鄧志謨撰

《增補燕居筆記》十卷 明何大掄編

《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十卷 明林近陽編

《孫龐鬪智演義》二十卷 吳門嘯客撰 又一部

《宋武穆王演義》十卷 明熊大木編

奈 部

《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 明陳繼儒編

久 部

《花鳥爭奇》三卷 明鄧志謨撰

《花筵賺》二卷 吳儂苟鴨填詞 空谷玉人訂譜

《花陣綺言》十二卷 楚江仙叟石公編 吳門翰史茂生評選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明樂舜日撰

《皇明英武傳》 八卷 明萬曆十九年板

《皇明英烈傳》 八卷

《廣艷異編》 三十五卷 明吳大震撰

《廣諧史》 十卷 明陳邦俊編 又一部

計 部

《荆釵記》 二卷

《玄雪譜》 四卷 蘭忍人撰 媚花香史批評

不 部

《武穆演義》 八卷 明熊大木編 後集三卷 李春芳編 明嘉靖三十一年板

《風月爭奇》 三卷 明鄧志謨編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傳》 一卷

已 部

《古今小說》 四十卷 綠天館主人評次

《古今奇聞》 三編 四十四卷 明陳繼儒編

《鼓掌絕塵》 四集 四十回首一卷 明金木散人編

《狐媚叢談》 五卷

《吳姬百媚》 一卷 宛俞子撰

《孔叔芳雙魚扇墜傳》 一卷

《紅拂記》 四卷 又一部

《紅梨記》 四卷 陽初子填詞

衣惠部

《易水歌》 一卷 榻園居士撰

《英雄譜》 二十卷目圖像各一卷 一名《三國水滸全傳》 明熊飛編 李贊批評

《艷史》 四十四回首一卷 明齊東野人編

《艷異編》四十卷續十九卷 明王世貞撰 湯顯祖批評 又別本一部十二卷

天 部

《鐵樹記》十五回二卷 竹溪散人鄧氏編

《摘錦奇音》六卷 明龔正我編

左 部

《洒洒編》六卷 明鄧志謨編

《醋葫蘆》二十回四卷 伏雌教主編 心月主人等評

《三國志演義》十二卷 宋羅貫中撰 明萬曆十九年板 又一部二十卷 明楊春元校 萬曆三十年板

《三義記》一卷

《山水爭奇》三卷 明鄧志謨撰

幾 部

《奇女子傳》四卷 明吳震元撰

《金谷奇方》四卷

《琴心雅調》二卷

《琴心記》四卷

《玉嬌梨》二十四卷 黃秋散人撰

《玉谷新簧》五卷首一卷 八景居士撰

《玉茗堂傳奇四種》八卷 明湯顯祖撰 又一部 沈際飛點次

免 部

《喻世明言》二十四卷 可一居士評 墨浪主人校

由 部

《明珠記》四十三齣五卷

志 部

《詞林一枝》四卷 明黃文華撰 萬曆元年板

- 《耳目日書》 四卷 明江元禧撰
 《秀異事樞》 一卷 明傅振商撰
 《繡襦記》 四卷
 《呪棗記》 十四回二卷 明竹溪散人撰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六卷圖一卷 明王驥德編
 《新列國志》 百八回 墨憨齋撰
 《新編剿闖通俗小說》 十回
 《尋親記》 三十四齣二卷
 《承運傳》 四卷
 《鍾馗全傳》 四卷 安正堂補
 《情史類略》 二十四卷 蒼蒼外史撰

比 部

- 《琵琶記》 四十二齣四卷 《西廂記》 二十齣六卷 明陳邦泰編
 《飛花咏》 十六回
 《飛劍記》 十一回 竹溪散人鄧氏編

世 部

- 《西廂記》 五卷 明王實甫等撰
 《西廂記》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二卷 明余瀘東校 萬曆二十年板
 《西游證道書》 百回 汪象旭等箋評
 《西游記》 百回 李卓吾先生評點
 《西游記》 全像百回 華陽洞天主人校
 《西洋記》 百二十回 明羅懋登撰 又二部
 《西湖二集》 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 明周楫撰
 《清平山堂》 十五種
 《盛明雜劇二集》 三十卷 明沈泰等編
 《醒世恒言》 四十卷 明可以居士評 又一部

- 《全相平話》十五卷 元板
 《全像金瓶梅》百回二十卷
 《雪窗續異》四十種
 《剪燈新話》五卷 明李禎撰 成化二十三年板

須 部

- 《水滸全書》百二十回 明李贊撰 又一部
 《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 缺卷一至七

十一日

陰霾竟日，向晚尤寒，瑟縮書叢，懶親筆楮，勉錄《明妃曲》二紙。是卷叙明妃嫁單于事，每段用七言詞句，或雜以五言，敘事間用排偶，實為今日彈詞之發軔。上卷末有“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亦猶章回小說“且聽下回分解”也。

十二日 陰

寄上海程雲岑、東京勝山岳陽信。是日錄《明妃曲》三葉。內如“虞舜妻賢，啼能變竹；杞良婦聖，哭裂長城”，詞旨哀艷，頗似六朝人吐屬。

十三日 晴

錄《明妃曲》畢。明妃遠嫁單于，並無為漢皇守節之事，故《文選》所錄樂府有“今為糞上英”之謠。而琵琶馬上千古留名者，不過因未賄畫師一節為懷才被抑者寄慨耳。此卷亦有單于同行同寢雙鳥雙奔之句。哀帝敕使往吊，實因綏靖胡塵，酬其功績。元以後所譜雜劇、傳奇俱作遠殉沙漠，為詞殊非事實。是日，得池姬、姜佐禹各信。夜夢柳絲隨一姥，似初嫁來者，絮絮情話，並出一素縑索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書。余題有“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嫵新增京兆妍”之句，忘其全律。柳絲者，昔年金陵棘闈中所夢女子，懷中抱一兒，自言今名，與余前世結縭未久棄世，遺蜕葬某刹前柳樹下，屬爲改葬。自後每值患難，或病中，輒夢之。往歲漫游，歐美往復，兩度夢之於橫濱港舟中。頻年馬齒加長，無復韋皋之壯略，而玉簫猶相隨，呵護於冥漠之中，亦異事也。

十四日 晴

發玉姬及佐禹函，催寄新印書籍。大谷禿庵上人嗜燉煌遺墨，介小林贈余玻璃版製北魏人寫《無量壽佛經》一卷。經爲絹本，亦往年在巴黎圖書館影得者。是日，寫《治道集》三葉。

溫循昨夢，棖觸無端。凌波恍惚，異洛水之感甄；
纖影是非，儼未央之憶李。爰就斷章，足成一律

阿母殷勤證半鉢，家常絮語倍纏綿。

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嫵新增京兆妍。

漫檢蟬編徵艷異，長尋蝶夢亦神仙。

玉簫成約應非誑，香冢淒蕪問柳邊。

十五日 險

致書北京羅鈞任，由孫逸齋轉錄《治道集》三葉。偶翻王德甫所輯《湖海詩傳》，是書所附《蒲褐山房詩話》，與牧齋《列代詩集小傳》、竹垞《靜志居詩話》，均足備騷壇掌故，亦可輯出單行也。入夜雨。

小游仙

霧鬢風鬟別樣妝，胡麻炊罷又滄桑。
神山探鶴相逢處，漫道人天兩茫茫。

花雨繽紛罨蔚藍，天龍講座敞城南。
生來本自耽禪悅，妙諦今參五十三。

栗蕙綽約隱璫姿，已悟蘭因尚帶痴。
鎮日上清何所事，戲摹花蕊寫官詞。

洞門雲鎖足樓真，琪草華芝罔計春。
偶訪甄妃譚舊事，悲歡原不異紅塵。

藥欄誰與競新妍，窈窕房櫳悵昔年。
記否比肩賡晚課，郎工撰述我丹鉛。

青藜光裏注青眸，詔許蛾眉典玉樓。
已分嬾娟聯許董，任他纏綿締樊劉。

書舶庸譚卷一下

十六日 晴

寄玉姬及佐禹函。窗外東山諸峰約略可指，自來京都，倏已半月，無如今日之清朗者。小林送攝影，屬以轉寄滬上。是日，得莊與九及玉姬函，錄《治道集》三葉。夜夢春明舊侶，酬醉如恒，循省其人，俱已下世，蓋人當抑鬱無憀，幻想與感觸交逼而來。一枕黑甜，半生青史，意中事也。

攝影寄玉姬謄以四絕

到此誰憐范叔寒，蠶叢未敵世途難。

雙林雪爪從頭認，一例昆明劫影看。癸亥歲暮，攝影於華京林社，今小林復為攝製。前後四年，備歷艱辛，殆釋氏所謂又經五十小劫也。

臭別薰蕕敢冀同，試研朱墨事雕蟲。

囊中亦有生花筆，別恨頻年寫賦工。

抱玉長拼別此生，未刪綺業與閑情。

香山一事應輸我，垂老翻留薄倖名。

蝸壁籠紗覓舊題，已灰壯志厭聞鷄。

臂鬟時繞羈人夢，聊借鳧西作瀼西。京都加茂川譯言鳧川。曩居於川東吉田山數年，今之旅舍在川之西岸，甲子春歸航曾宿此。

十七日 晴

湖南屬小林來，言伊今晚回里閈省親，約旬日方回，且代致東京岡田及杉二博士於余之行踪甚為繫念，並贈羽田亨博士與伯希和所出版之《燉煌遺書》影印及活字本各一冊。《明妃曲》已載入活字本，其中模糊之字，尚有審諦未盡者。是日，錄《治道集》三葉，寄東京勝山岳陽、上海趙晉卿、陳霆銳、李夢驥各信。孫琴軒應圖書寮修書之召，因循未成行，茲聞為捷足者先得，復致函玉姬，囑孫中止此行。

十八日 雨

午後訪狩野博士，詢余前清由學院逮殿廷考試制度，深服舊制防弊之嚴、掄選之公，欲輯以作大學生徒之講演也。出示北京文化會委員名單。此事本肇始於余與政友會山本二峰談話。余心目中如李木齋、章太炎、傅沅叔、章式之、王靜庵等，並無一人廁列其間，殊為失望。是日，接程雲岑、許得古各函。由狩野處借來《還帶記》一種，卷端題“星源游氏興賢堂重訂，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中有插畫，《畫舫錄》作沈練川撰，述裴晉公故事。

補誌三國建設文化事業之經過

民國十一年六月，康備員財政，以庚子賠款肇自拳匪，清社既屋，不宜留此污點損國際光榮，提議由外交部通牒各國，一體退還。時總理為顏惠慶，兼外交總長，改為展緩五年。通牒後，由外財兩部集合各使談判，數次未得要領。嗣康退職，奉命考察歐美財政司法。關於此事，積極運動。謹追錄當日三國接洽之經過如後。

美 航行抵美，晤容代辦處，詢庚款事。容言若竟主退

還，絕無問題；展緩一層，決難辦到。探之外部，當局論調亦同。有普恰者，於威明登附近之丟滂顏料廠充經理。自美參加歐戰，該廠於四十八小時內改製軍械，出品超越克虜伯廠。德人氣奪，戰事因之告終。職是之故，聲望藉甚。乃介安迭生邀康至廠參觀，一見如舊相識。談及庚款，亦主退還。既謂康曰：“吾美人於前庚款之半組織清華學校，所造就者僅屬之少數文學士，不過知識階級之一部。若能用後之一半於中國境內多設鐵工製造廠，不惟提倡製造，且澤及工商界。苟從此端著手進行，易於翻掌。”乃懇其於輿論界宣傳此旨，當將以上情形函告黃陂黎公。旋由紐約渡歐，普恰君追送至舟，言美國輿論最高機關厥維律師公會，堅約康回國仍迂道美洲，為一度之宴會而別。是年冬，旋美度歲，於一月間會同普恰君履行舊諾。其後美款之完全退還，實基於此。

英　　英人朱爾典任中國公使最久，諳練東方掌故風習，致仕回國，充外部東方股顧問。康因素稔，訪於私邸，告以美人允完全退還庚款之事。朱爾典君頗贊此說，亦擬建議提交國會，以英人於工商等業之已發展者，不願他國為同類之經營。其觀察與普恰君相反，欲專充文化事業。且言中國人之留學者不過博得學位，致用恒寡。如將此款於都會要地設中英大學數區，庶學術經驗相互研求，以補前此之失。蓋深慨於中日留學程度之相違，故發此議也。嗣預中英友誼等會四團體公宴，康及朱爾典君敷陳此事，衆表示贊同。迨歸航，於太平洋舟中閱無線電新聞，英國會已提議此案，知皆朱爾典君左右之力也。

日本　　政友會領袖山本悌次郎者，為臺灣實業界巨子。曩客扶桑，屢相遇從。此次回國，舟過橫濱，留滯於東京匝月。一日，招飲於郊外別業。山本君邃於漢學，談及此事，謂政府

擬歲出日金六十萬圓於滬上設一漢文大學，以宏造就。已得大藏省之承諾而爲文部省所阻，正苦無從轉圜。康詳述英美盛意，請其援照行之。山本君遂中輒漢文大學之案，於國會改提庚款組織文化委員會之事。

十九日 晴

《治道集》錄畢，覆校一過，改正數字。憶及癸亥^①歲晏，僑居美京使署，篋中携伯希和燉煌古寫本五十卷，供余饗餐，適有是書在內。愛其文詞醇雅，輯入《燉煌書錄》。甫竟殺青，驟聞簪策競鳴，始知已逾午夜，又入新年。曾幾何時，情景猶昨也。按：《隋書·李文博傳》云：“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賅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又《柳彧傳》云：“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可知是書價重一時。顧《隋書·經籍志》遺之，何也？是卷圖書館目編三七二二，存三、四兩卷，篇目爲□□第二十四、《懼說》第二十五、《遠佞人》第二十六、《屏奸臣》第二十七、《慎所從》第二十八、《辯邪正》第二十九、《儲訓》第三十以上卷三、《君臣相濟》第三十一、《君臣成敗》第三十二、《寬猛相濟》第三十三、《審大臣》第三十四、《詳任使》第三十五、《愍誠臣》第三十六以上卷四。卷四之首有目，尚缺《舉大罪過略小過》《臣體》《諷諫》三篇也。是日，寄姜佐禹、莊與九信。

二十日 晴

錄《御製孝經讚》。前有表，文尚全。讚至第十四《廣揚名》存

^① “癸亥”係“壬戌”之誤記。見本書跋稱“壬癸之間，漫游歐美”。

首六字，以下缺。撰者名嵩，失其姓。表稱“請依同州縣例，於諸郡及都護府置學，訓道軍將戰士子弟”。接松山市本町藤田綠子函，於四女銀寶亡故深致惋惜，並言大正四年曾於寺町通御池旭館偕伊姊節子三人共同攝影，其版或尚存也。

二十一日

晨微雪，午後晴，風勁撼戶。昔年厨娘春子來謁，言昨接綠子信，託其於旭館覓銀寶攝影，以年久失佚，特來相告。詢知綠子尚未適人，隨乃姊於松山市營新聞業。余本盼其來此鈔書，因之中輟矣。錄唐龍朔《散頒刑部格》一卷。是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七卷，注：“中書令韋安石、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耿光嗣刪定，神龍元年上。”《舊唐書·蘇瓌傳》：“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令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新書》本傳大致同。此卷存十三條，九十二行。以蘇瓌領銜，蓋就主任者標之。格作左丞，或史誤也。巴黎圖書館編目爲三零九八。雖出之殘缺，尚可見原格之大略。茲據唐律對勘，備錄於後，供探討刑法史之一助也。是日，寄玉娟信並附近編《燉煌書錄》。入夜寒甚。

散頒刑部格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臣蘇瓌奉敕刪定 刑部 都部 比部 司門

一、偽造官文書印，若轉將用行用之誤，並盜用官文書印及亡印而行用，並偽造前代官文書印若將行用，因得成官，假與人官，疑脫同字情受假：各先決杖一百，頭首流配嶺南遠惡處，從配緣邊有軍府小州。並不在會赦之限。其同情受用偽文書之人，亦準此。

按：此條事例凡分四項：一、偽造官文書印行用；二、盜用官文書印；三、亡印行用；四、偽造前代官文書印行用。立法本旨，重在本印。蓋官文書所以敘明事實，然非印不足以證明，即非印不足以堅信守之效力也。下統承以“因得”云云，乃四項有此結果方得依格治罪，故末以“同情受用之人，亦準此”以為隅舉。第一項為《唐律·詐偽篇》偽寫官文書印條：“偽寫官文書印者，流二千里。”子注：“寫謂仿效而作，亦不錄所用。”《疏議》：“寶以玉為之，故稱造；印以銅為之，故稱寫。不限用泥用蠟，故云‘不錄所用’。”緣唐以前印除鈐於公牘外，兼施之於泥或蠟，故今日尚有封泥遺製。蠟封雖未見，當亦從同也。惟此指偽寫已成者，言仿效與真者相類，即構成其罪。偽寫之人，初不問其行用與否也。用偽印以造文書，若他人知其為偽而製作文書施行，不在本條之內，應依同篇偽寶、印、符、節假人條之“以偽印印文書施行亦與偽寫同”。二之盜用官文書印，即用官印以偽造文書，為同篇盜寶、印、符、節封用條“盜寶、印、符、節封用，以偽造寫論”。此條重在“用”字，故直科以偽造寫之罪，不為不用立文，當然依下文“未施，減三等”矣。三之亡印行用，為同篇偽寶、印、符、節假人條內“得亡寶、印假人，若出賣，及所假若買者封用，各以偽造寫論”。四之偽造前代官文書印行用，仍為偽寫官文書印條內“偽寫前代官文書印，有所規求，封用者，徒二年”，子注：“因之得成官者，從詐假法。”《疏議》：“稱‘封用’者，或印文書及封文簿，事兼兩用，故云‘封用’。”《唐律》各條均如上述，不純注重施行之結果；而格之本條，必指明因得成官、假與人官、情受假等情，是絕對有此結果者方依格分別擬以遠惡或緣邊，且不予赦免，此特別之加重法。若無此結果，仍依本律處斷。而律之偽寫前代官文書印，僅科二年徒。今從嚴，不為之區分矣。同情受用偽文書之人，《唐律》於第一項無文，第二項為偽寶、印、符、節

封用條之“買者以僞寫論”，第三項爲條內“得亡寶、印之所假若買者，亦與僞寫同”，第四項爲僞寫官文書印條內“僞寫前代官文書印”條，子注“因得成官者，從詐假法”流二千里。在本律與正犯同科，當然依《格》一體處分。

一、官人在任，緣贓賄計罪成殿已上；雖非贓賄，罪至除、免，會恩及別敕免，並即錄奏，量所犯贓狀，貶授嶺南惡處及邊遠官。

按：此條事類凡二：一、犯贓賄成殿已上者。最殿爲唐之考課法，最分二十七類，並叙以四善，是爲功。殿指有耗亡者，以十分爲率，一分爲一殿，是爲過。第其功過以憑黜陟。此云“成殿已上”，凡應列下考者皆是。二、非贓賄，罪會恩除、免，或別敕免者，指原律《職制篇》各條，經科擬後逢恩，或未經科擬別敕免者，此類概貶嶺南惡處及邊遠官，俱由考功司處分也。

一、流外官行署、州縣雜任，於監主犯贓一疋以上，先決杖六十；滿五疋以上，先決杖一百，並配入軍。如當州無府，配側近州。斷後一月內，即差綱領送所配府，取領報訖，申所司。贓不滿疋者，即解却。雖會恩，並不在免軍及解免之限。在東都及京犯者，於尚書省門對衆決。在外州縣者，長官集衆對決。贓多者，仰依本法。

按：《唐六典·吏部》凡未仕而吏京司者，復分爲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九流即九品，因流品微末，不能與九品三十等者同也。文官九品有正、從，自正四品以下有

上下，爲三十等。此條定流外官行署、州縣雜任犯贓之法，補本律所未備。杖決配軍，俱較《職制》下監主受財枉法條爲重。

一、法司斷九品以上官罪，皆錄所犯狀進內。其外推斷罪定，於後雪免者，皆得罪及合雪所由並元斷官同奏。事若在外，以狀申省司，亦具出入之狀奏聞。若前人失錯，縱去官經赦，亦宜奏。若推斷公坐者，不在奏限。應雪景跡狀，皆於本使勘檢，如灼然合雪，具狀牒考選司。若使司已停，即於刑部、大理陳牒，問取使人合雪之狀，然後爲雪。仍牒中書省，並錄狀進內訖，然後注。

按：本條定官吏犯罪後獲申雪之法，本吏部專掌，故原律無文。

一、盜及詐請兩京及九城官庫物，贓滿一疋已上，首處斬，從配流。若盜司農諸倉及少府監諸庫物，並軍糧、軍資，贓滿五疋已上，首處死，從處流；若一疋已上，首處流，從徒三年。所由官人不存檢校，失數滿三十疋已上者，奏聞。

按：《唐律·賊盜篇》三監臨主守自盜條：“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而《疏議》並及於州縣官人盜部內財物亦爲盜所監臨，此因官吏之身分而加重。至州縣官人，固非監臨主；部內人財物，亦非官物，其身分實與監臨主守同，故亦準之科罪。初無常人盜官物之法，有犯當然以常盜論。此條於庫物特設專例，並分別宮庫、司農倉、少府庫等以爲計贓，分別科刑之輕重，俱較監主本律加嚴。《明律》增設盜內府財物及常人盜倉庫錢糧等條，雖未悉其根據何法，而立法宗旨與此頗類。

一、誘官奴婢及藏隱並替換者，並配流嶺南，無官蔭者於配所役三年，有官蔭者不得當、贖。官奴婢，犯者，配遠州苦使。

按：《唐律》奴婢視同財產。《賊盜篇》四略和誘奴婢條：“略誘奴婢者，以強盜論；和誘者，以竊盜論。”因無盜官物，故亦無和誘官奴婢明文，有犯仍依普通奴婢科罪。本條則專爲和誘官奴婢而設，復加入替換一層，補律之未備。配流嶺南，乃律外加重。官蔭指《名例》八議者、皇太子妃、七品以上之官、應議請減四條內以特殊地位可蔭及親族，得沐上請減等，或聽贖之寬典。此則雖有官蔭，亦不得當、贖。當則官當，用以易科、徒、流等刑。質言之，即與平人一體發配之意，亦嚴之也。

一、工、樂、雜戶犯者，沒爲官奴婢，並不在赦限。

按：《唐律·名例篇》三工、樂、雜戶條爲此等人犯流罪設決杖、留住之法。《疏議》：“工屬少府，樂屬太常，並不貫州縣。雜戶者，散屬諸司。”因三種貫屬不同，故用特殊之處分。本條之犯罪，實因前條連類及之，並非犯通常之罪，觀“並不在赦限”一語，即可知兼賅前條列舉各罪。編輯者誤作兩條，致文義隔閡也。

一、盜計曠滿一疋以上，及誘私奴婢，並恐喝取財，勘當知實，先決杖一百，仍依法與罪。

按：《唐律·賊盜篇》三竊盜條：“竊盜一尺，杖六十，一疋，加

一等。”應杖七十。又同篇四略和誘奴婢條：“略誘奴婢以強盜論，和誘以竊盜論。”略謂經略而取；和謂兩共和同。此云該誘，略與和俱賅於內。又同篇三恐喝取人財物條：“恐喝取人財物，準盜論，加一等。”以上三款，於本條應得之罪外，審實俱先決一百，亦從嚴之意。惟罪應杖七十者，先決之杖，反至一百，殊嫌輕重失叙耳。

一、私鑄錢人，勘當得實，先決杖一百，頭首處盡，家資沒官，從者配流，不得官當、蔭贖，有官者仍除名。勾合頭首及居停主人，雖不自鑄，亦處盡，家資亦沒官。若家人共犯罪，其家長資財並沒；家長不知，坐其所由者一房資財。其鑄錢處鄰保處徒一年，里正、坊正各決一百。若有人糾告，應沒家資並賞糾人。同犯自首告者，免罪，依例酬賞。

按：本條凡分四款：一、私鑄錢人；二、勾合頭首及居停主人；三、家人共犯者其家長以上俱資財沒官；四、鄰保、里正、坊正之處分。依《唐律·雜律篇》上私鑄錢條“私鑄錢，流三千里”，其私鑄之器具，本《名例》彼此俱罪之曠條所附問答兼及私鑄，謂：“私家合有，準如律、令，不合沒官。作具及錢不得仍用，毀訖付主，罪依法科。其鑄錢見有別格，從格斷。”是亦認私鑄錢非常法所能制止。格即此類法令也。《冊府元龜》刑法部：“文宗太和三年，中書門下奏，鉛錢交易一貫以下，杖決脊二十；十貫以上上疑下之訛，杖六十，徒三年；過十貫以上，集衆決殺。”更重於此矣。

一、略及和誘、和同相賣爲奴婢自首者，非追得賣人，並不得成首。其略良人，仍先決杖一百，然後依法。若於羈縻及輕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稅州自首者，雖得良人，非本州者，亦不成首。

按：《名例篇》五犯罪未發自首條定不準首者五項：一、於人損傷；二、於物不可備償；三、事發後逃亡；四、越度關及姦；五、私習天文。各有用意，則略人、略賣人既不在不準自首之列，應許成首。惟被略賣之人無從追得，應否成首，誠一疑問。此條詳為分晰，所以補律之缺漏。羈縻，指遙通聲教者。輕稅州，唐時稅法隨土地所宜，且有寬鄉、狹鄉之別。此等地方，非他州人之所樂居，雖得被略、和誘等之良人，尚不能歸還本貫，故仍不準首。

一、但有告密，一準令條。受告官司，盡理推鞫。如先有合決笞、杖者，先決本笞、杖，然後推逐狀內。不當密條者，不須勘當。密條灼然，有逗留者，即準律掩捕，馳驛聞奏。如無指的，不須浪追及奏。若推勘事虛，先決杖一百，然後依法科罪，仍不得減贖。若責杖不吐，確稱有密，即令自抄狀自封，長官重封；如不解書，推勘官人為抄，長官封印署，馳驛進奏。仍禁身待進止。有不肯抄狀，並不受推勘者，即與無密，宜便準前決杖及科本罪。若死囚，制符已到，有告密者，不須為受。其有相知，遣人數頭分告，及取人文狀，或稱聞人傳說，或稱疑有如此，或云恐如此即告，並重告他人所告之密，勘當事虛，其杖及反坐無密等罪，一準告人科決。其告密人，雖抄封進，狀內所告非密，及稱狀有不盡妄請面見者，亦同無密科罪。縱別言他事，並不須為勘當。或緣鬪競，或有冤嫌，即注被奪密封；事恐漏泄，官司不為追攝，即云黨助逆徒。有如此色者，並不須為勘當。仍令州縣錄敕，於所在村、坊要路榜示，使人具知，勿陷入罪。

按：《唐律·鬪訟篇》三密告謀反大逆條：“知謀反及大逆者，密告隨近官司，不告者，絞。知謀大逆、謀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輿及妖言不告，各減本罪五等。”並著官司承告、不即掩捕之法。事例為六，而刑等凡三。第告密之法，不自唐始。《墨子·尚同下篇》引《大誓》佚文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癖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癖者也。”蓋此法為商王紂制定，春秋時承用者，至秦時特別加重。《史記·商君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索隱》：“牧司謂相糾察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漢書·刑法志》：“孝武即位，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注：“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也。’”凡此皆不告密之禁令。除商鞅法嚴酷不足置議外，若《大誓》佚文、《漢書·刑法志》，皆賅括之詞。原犯者之本罪，初不問其屬於何項事例，《唐律》詳為區分，大致以關於國家生命等為限。立法之技術，較之昔人，自為進步。仍慮濫用本律告密，故此格為設種種限制。其立法本旨，為杜挾嫌報復也。條首云“一準令條”，是告密程叙唐令中規定綦詳，惜無從考見。然告密之風，唐則天時為盛。《舊書·刑法志》言，時周興嗣^①、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②、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暉^③、衛遂忠^④等，召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

①②③④ “周興嗣”原作“周興”，“侯思止”原作“侯思正”，“康暉”原作“康韓”，“衛遂忠”原作“衛忠”，據《舊唐書·刑法志》改。

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云云。故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有“諸方告密，囚累千百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又奸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等語，則此類制度，久等弁髦矣。

一、火光劫賊，必藉主人，兼倚鄉豪，助成影援。其所獲賊，各委州縣長官盡理評覆，應合死者奏聞。其居停主人，先決杖一百，仍與賊同罪。鄰保、里正、坊正、村正，各決杖六十，並移貫邊州。其有捉獲賊應合賞，準強盜法，其賞出賊家及居停主人。其賊黨有能密告官司，因而擒擒之省獲者，免其罪，仍同賞例。如有賊發州縣，專知官及長官隱蔽不言，及勾官不能糾舉者，並解却。若捉賊不獲，貶投遠惡官。限內捕獲過半以上即免貶責。如擒獲境外五人以上，與中上考。應貶者，聽功過相折。御史、巡察使出日，仍訪察奏聞。

按：《唐律·賊盜篇》四部內容止盜者條，里正等分別強、竊罪，僅笞杖；縣令、州長罪止徒二年半，然此指容止普通之強、竊、盜而言，本條情形較律為重。曰“光火”，曰“劫賊”，皆關係公共秩叙者，故兼及所藉、倚之主人、鄉豪，而專知官、長官之隱蔽，勾官之不糾舉，俱貶投遠惡官，亦特別嚴重之處分。《大清律》強盜條老子帽頂光棍諸嚴科，均由此條積漸演化而出也。

一、盜及煞官駝馬一匹以上者，先決杖一百，配流嶺南，不得官當、贖。其知情轉換賣買，及過致人、居停主人知情者，並準此。有人糾告者，每糾得一匹，賞物廿匹。糾數雖多，不得過一百匹。其賞物並出隱盜煞駝馬人。告數滿十匹以上者，

衛士免軍，百姓免簡點，戶奴放從良。所由官□□縱者，與下考；受財求賕之省，準盜人科罪。

按：《唐律·厩庫篇》故殺官私馬牛條：“故殺官私馬、牛，徒一年半。贓重及殺餘畜產，若傷者，計減價，準盜論。”馬、牛並稱，一為軍用所需，一為耕稼之本。此則專為殺官駝馬而設，決杖、配嶺南，不許當、贖，俱較本律為重矣。

二十二日 晴

山城萬戶一如白銀，水漏凝凍鐵堅，無怪夜來重衾怯冷也。寄蘭泉、心如昆仲信。接玉姬、少卿、葆之、雲岑、勝山等信。勝山已代覓定東京帝國大學前雙葉旅館，囑早抵墨川。小林復送攝影，託其徑寄滬上。入暮陰凍。

玉姬來函，詞旨綿密，爰題四絕以付郵筒

瓊樓玉宇愴何之，敢附前修辱黨碑。
滿腹綺愁消不盡，個中那合貯時宜。

萬戶鱗鱗雪綴華，更番戍鼓和鳴笳。
遙知此夕青燈畔，坐擁雙雛話阿爺。

樂府頻歌山上山，有人鏡卜祝刀镮。
博桑縱被重瀛隔，一枕華胥任往還。

不因換酒貰貂裘，看古鈎奇癖未瘳。
滿架殘編勤愛護，此中事業有千秋。

二十三日 晴

奇寒尤烈。寄玉娟、雲岑函，並附新編《燉煌書錄》及日記。唐寫本《唐律》存《職制律》第三、《戶婚律》第四，首尾缺，有則天造字，與今本微有同異。除別體字如揀作簡，省文如剩作乘、嫌作兼，二十至四十俱作直豎從略外，撰校記一篇。複體之記數字，宋槧書籍暨銅銘牌俱用之，今《戶婚律》下若干條即用此體，是唐初已然。薄暮大雪。

二十四日

停雪未霽，大地一色皓素。即東山如清水、比叡諸峰微茫有無間，圜穹爲雪所映襯，反作灰墨色。玉宇瓊樓，殊非塵世人所能領略。閱《朝日新聞》，北陸山陰大雪，有多處汽車阻滯，掃雪者達四千人。二十二日溫度在冰點下二度七，昨日冰點下五度六。各地雪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爲大正六年以來所未有。前數夕每聞市廛有鉦柝之聲，雜以佛唄，和者有十數人，始知乃淨土宗京極組僧人所組織之慈濟會，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七日止，每夜拄錫鳴鉦，持鉢宣唱佛號。東至比叡，西達嵐山，沿門乞化。一、勤勵自修；二、引世人積喜捨之善根；三、得資以助慈善事業。所謂一舉而修三善，聞每夕可得百餘圓也。檢點燉煌影片，有唐寫本《唐律》二葉，存《戶婚》尾八行、《厩庫律》第五殘正各五行，仍有則天造字，然與前所閱非一本。

勵學之方，徑軌至繁，不宜囿於門戶以狹其途。由經史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進者固是，小說章回亦未可概斥爲非。嘗游法京巴黎國家大戲院，建築幾四百年，壯麗埒禁苑，且以翰林掌院領之。故泰西各國大率以歌劇小說爲國學之一類。即在日本，當德川幕

府之時，如《游仙窟》《剪燈新話》鐫刻尤多，儼如中學校之課本。漢學之不廢者，賴此二書之力也。自燉煌石室發見古寫本小說如《明妃曲》《舜子至孝》等，指不勝屈，可見唐時斯道大昌。迨宋理學盛行，此類之書殆絕。放翁詩云：“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中郎復婚牛相故事始見於明初高則誠《琵琶記》，當時鼓詞幾等於伯牙之琴、桓伊之笛矣。宋之小說，曩見《宣和遺事》《通俗小說》二種，此外竟未傳之梨棗。雖將羅貫中繫之於宋，然其人究屬何代，亦一疑問。元時雜劇風行，始有長篇小說。至明而學士文人並起提倡，極盛一時。猥穢之作，皆出斯時。日前狩野博士謂明時理學家甫離講座即手握《金瓶梅》一編，此近陽明一派。其然，豈其然乎？吾國胡適之好搜輯小說家文字，余亦頗欲撰小說家列傳，苦於所見不多。明時小說家撰述最富者無過李卓吾、馮夢龍二人，今見《內閣書目》錄二家之書頗備，姑誌於後，亦徵存文獻之別開生面也。

李贊均依原書順序，而下僅係編選或評點者注其旁。清代刻本亦注之，不注者，明本也。

《異史》第五卷 《李氏藏書》二十八卷續二十七卷 《皇
明三異人錄》俞允諾編評 《墨子批選》四卷 《坡仙集》十
六卷編 《李子文集》十八卷 《李溫陵集》二十卷
《李氏焚書》六卷 《帖式手鏡》一卷 《家中書札》一卷
《三異人文集》方正學十二卷于節闇九卷楊椒山五卷評選
《明詩選》二卷續二卷選 《千文印叢書鏡》編 《枕
中十書》十卷 《李氏叢書》十一種 《李氏逸書》十三卷
《指掌雜字全集》一卷 《士民指掌雜言》二卷 《初

潭集》三十卷

《世說新語補》二卷評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評 《繡像龍圖公案》十卷評，清嘉慶本 《開卷一笑》十四卷 《英雄譜》二十卷圖像一卷目一卷評，熊飛編。一名《三國水滸全傳》
 《西遊記》一百回評 《西遊真詮》一百回評 《水滸全書》一百二十回評 《續升庵集》二十卷

馮夢龍亦名龍子猶，或稱墨憨齋。

《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二卷備錄一卷 《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 《中興實錄》二卷 《王陽明出身靖亂錄》三卷
 墨憨齋 《楚辭句解評林》十七卷附錄一卷 《折梅箋》八卷編 《智囊》二十八卷補二十七卷 《平妖傳》四十回宋
 羅貫中撰，龍子猶補 《新列國志》一百八回墨憨齋 《笑府》十三卷墨憨齋，清本 《笑府鈔錄》二卷墨憨齋，清本 《古今談概》三十六卷

以余所見，李卓吾尚有《評本傳奇三集》，每集五種，均附圖。龍子猶有《改定傳奇》十一種，又《太霞新奏》若干卷，中附圖甚精。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五《李溫陵傳》：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潛心道妙，厭圭組。入鷄足山，閱龍藏。致仕歸，至麻城龍潭湖上，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溼。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

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校讎，肌裝理分，時出新意。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去髮獨存鬚鬚。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自後屢歸屢游，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火其蘭若。馬御史經綸迎之於北通州，當事者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獄。竟無所置詞，大略止回原籍耳。久之，旨不下。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兩日不絕。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傳》頗長，節錄大要於此。蓋其獲戾，因金陵焦弱侯竑所哀刻之《藏書》云。

二十五日 晴

接晉卿函。狩野博士送《傳奇彙考》第二函來，與《曲海目》互勘，多廿二則。擬是日起每日手錄數葉，以期速成。內《小江東》有云劉備等事蹟，互見《赤壁四郡記》，詳《考略》中，不復多引。是《考略》與《彙考》各為一書。《彙考》在後，大致竊錄《考略》原文而撰人則每有不同也。

偶憶四首

此身休說未分明，約指殷勤孰替盟。
助我綠窗箋小傳，風懷應許傲康成。

治生新習計然書，一舸烟波縱所如。
愁小不知羅綺夢，浣紗事業慣村居。

當歸遠志盼來頻，爲遣離憂賦感甄。
喚起陳思評甲乙，就中姱好屬天真。

楞嚴夙戒幾曾裁，樂府題名合隸三。
刀尺裁衣煩寄遠，沈郎肥瘦阿儂諳。

二十六日 晴

寄玉娟及沈駿聲信。錄《傳奇彙考》三則合之昨日凡五則。雜劇用北曲，傳奇用南曲，元及明初不容稍紊。中葉以後，即南北曲互用。余於《曲海提要》序中已約略言之。今閱《彙考》，元沈和甫所撰《分鏡記》條，謂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謔，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為工巧。後卒於江州，江西人稱為蠻子關漢卿。據此，則南北調互用，元時已作俑，特明中葉濫觴耳。《彙考》又稱和甫著有《祈甘雨貨郎朱蛇記》《鄭玉娥燕山逢故人》《鬧法場郭興阿楊》三種，並此《分鏡記》，未審尚存於世否？

二十七日 晴

接孫逸齋函。小林來，言湖南旋洛，約偕訪。余方錄《傳奇彙考》，改定後日。是日錄六則。

二十八日 晴

寄玉娟、汪敏齋、徐益齋信。燉煌寫本《尚書大傳》存《洛誥》至《蔡仲之命》。與相臺本互勘，作校記。甫至九葉，因兩日觸發肝陽昏眩不適暫止。今日閱《朝日新聞》，吾國英使有自動撤廢天津租界之協議，又英之國務卿有容認吾國撤廢不平等條約之要旨八條。日本且有漸進之意，先拋棄滿洲之領事裁判權。亦深盼當局早日覺悟息爭，以副瀛寰之屬望也。入夜雪。

二十九日 晴

嚴寒滴凍。校《古文尚書》五葉，錄《傳奇彙考》兩則。午後二時訪湖南，途中大雪。湖南在座有高麗金生，大學文科肄業。生諳音律，撰《宋樂與高麗樂合證》一篇，請湖南教正。金兼通漢語，約其來寓清話。歸途雪止，乘便至理髮所剪髮。

旅況寄海上諸友

趺跏長日學瞿曇，且把冲霄寶氣函。

題戶喜無凡鳥至，濡毫幸集古人譚。遠錄人間未見書，已達十萬言。

寺鐘警夢東西隔，旅舍在東西二本願寺之間，市酒驅寒冷熱譖。

鍾麓移文今在否？重來應對鶴猿慚。

三十日 晴

錄《傳奇彙考》之《北西游》一則，文約三千餘言，題元人撰。情節複雜，訛奪尤多。接玉娟、沈駿聲各二函，佐禹、與九、雲岑、書友李紫東暨蘇寓各一函。前索《文館詞林》，知已付郵矣。此書曩時親詣高野山介湖南博士借出影印，凡十七卷。昨在湖南處得故友富岡調查細目，存高野山應有十九卷，不知漏印何卷，俟書到當補印，茲將細目錄後。

卷數	原本
一百五十二	高野正智院
一百五十六	同上
一百五十七	同上
一百五十八	同上

一百六十	
三百三十八	
三百四十六	正智院
三百四十七	同上
三百四十八	
四百十四	
四百五十二	正智院
四百五十三	同上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七	正智院
四百五十九	同上
五百七	
六百五十五	
六百六十二	
六百六十四	正智院
六百六十五	同上
六百六十六	寶性院
六百六十七	同上
六百六十八	
六百六十九	正智院
六百七十	同上
六百九十一	同上
六百九十三	
六百九十五	正智院
六百九十九	同上

三十一日 晴

《傳奇彙考》第二函錄畢，計三十則。今晨大阪《朝日新聞》載倫敦電：英外務大臣乾姆巴蘭於某報宣言對中國新政策三條：一、緩和治外法權，民刑訴訟由中國法院裁判；二、容認外國人與中國人同樣課稅；三、交還租界應附以保留行政上若干條件。

書舶庸譚卷二

二月一日 晴

笈中忘携曆日，各新聞爲勵行陽曆，已將陰曆停刊。今日是否歲除，殊涉迷罔。憶及上年，阿慈於三十日生，則今歲或應小建，其爲歲除無疑也。常年京邸，此日公暇歸來，料理歲盤，頗騰歡洽。記得納蘭詞《鳳凰臺上憶吹簫·守歲》有云：“當時。歡娛見慣，道歲歲瓊筵，玉漏如斯。悵難尋舊約，枉費新詞。”以况今日，爲之黯然。發玉娟、佐禹、駿聲函。駿聲處並附所繕《彙考》。接上海來《盛明雜劇》等書三包，每包徵郵稅十錢。乃託小林分致內藤、狩野兩處。晚十一時就寢，展轉兩時許甫入酣鄉，復爲街鼓驚覺。

除夕示玉娟

紀元玉曆舊新殊，僕僕頭銜認故吾。

楚客詞華工楚些，吳姬門巷隔吳趨。

香凝寶絡心同爇，來函謂將於元日爲叩慈雲以祝多福，寒逼雲鬟酒可蘇。

惆悵去年今夕事，紫姑迎罷共樗蒲。

代 答

靈鷲慧業幾生修，銀漢而今限女牛。

菱照窺儂同情惜，蘭房有弟亦柔柔。

已傷搖落江潭暮，況值蒼茫壁壘秋。

縮地有方今小試，游仙準擬渡瀛洲。敦皇卷中有《閨情》云：“今

夜闌門憑莫閉，孤魂擬向夢中來。”的爲唐人吐屬，末聯竊其意塗澤之。

二日丁卯正月一日 晴

駿聲寄贈案頭日曆，諦審昨所記不訛。午後，爲銷售新書事訪內藤、狩野，於狩野座並晤鈴木博士，亦舊相識也。借狩野殘本《醒世恒言》十冊，中與《今古奇觀》重者十之三四。歸寓，接京津二陶及靜婉函。是日，校《尚書大傳》四葉。

三日 晴

寄玉娟、汪敏齋、徐益齋、趙晉卿函，並寄日本《皇族畫報》於靜婉。校錄《尚書大傳》訖，原本所用古字並不劃一，即如“民”字，大體悉避作“人”，或有漏避，亦有本爲“人”字反作“民”字者，是以所作校記，未能慊然。

四日 晴

狩野博士送《傳奇彙考》二函來。與《曲海目》對訖，多二十四種，合之前二次所校，約七十餘種。此書黃陂陳士可都護藏有一本，未識尚可增補否也。余童時從唐太夫人習爲韻語，迨補博士弟子員，學使長沙王益吾師承瑞安黃漱蘭侍郎之後，專事提倡古學，爲鏖戰於風檣寸晷中，益潛心駢散詩賦，涉獵群籍，覺時文中亦具有浩瀚流蕩之氣。戊子己丑聯捷，籤隸秋曹，日勞案牘。向之所肄，已視同敲門磚。壬辰丁憂南旋，浮沉於里閭者數年。旋與二三同志營新聞業於上海，編輯餘閑，復理舊業。爾時摯友如清河學使、同執業於河東夫子門下，君以壬辰二甲第二授庶常散館。賦中以屑字從舟得聲，書作屑。聞卷抑置二等。改戶部，旋改外。南亭亭長，日人如天囚居士、永井禾原互相酬答，每於履綦駢集，釵黛纘紛，揮洒狂吟，毫無瞻顧。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余於所眷琴川校書花憲題贈尤多，清河公和作所謂“生平嗜好無多讓，琴水佳人汲古書”是也，校書因是艷名大起，卒爲某戚里量珠以去。懊恨相並，自此幾等於焚筆棄硯矣。今避世來游，除鈔書外終日無對語之人。偶事濡染以遣居諸，終不脫元人柔靡之習。雖由平時枕蓆未深，然生值亂離，繫情家室，少陵鄜州對月，惓惓於雲鬟玉臂，矧余流落海邦，抑塞不平倍蓰於少陵者乎？當亦有心人所共諒也。琴川校書脫籍未久，即歌寡鵠，重來海上，踪跡之未獲，當時題贈都不省憶。民國初元於墨川晤永井，出泥金扇一柄，詩備錄於上，乃昔年所書。其一云：“鼠姑風細襲銀鉤，和夢輕寒似水柔。底事今朝人晏起，開奩慵挽昨宵頭。”亦三十年前之夢影也。

讀史有感

灰飛劫火漸南州，竊國誅應倍竊鉤。
爲祝澄清希往躅，伊誰擊楫誓中流。

婆留英識古今無，衣錦歸來德澤敷。
若向湖山摹畫本，韓盧奚足語於菟。

五日

陰寒料峭，漸即飛絮撒鹽，不辨山色。簡查日曆，是日已立春矣。早間小林來談，知滬上復寄《文館詞林》等各五部來，屬其分致內藤、狩野各處。作書致玉娟、駿聲，並寄《傳奇彙考》五冊，屬付石印留底。大阪《朝日新聞》附印大喪儀號外，並繪儀仗經歷詳圖。近御侍奉文武高官皆著古代衣冠，御陵陳設頗單簡。節譯如後，藉悉博桑國故也。

靈輦用葱黃色，罩蓋之色亦同，頂綴一大寶珠。導以音樂，有梓楯及黃白旛，俱對列而行。舁夫一百五人，京都郊外八瀨地方召募來者。近御侍奉文武皆秉松明蓋即松炬。御陵所在玄宮之前，有祭場殿，殿內左右張幕，前垂簾，旁植白木菊。燈設而不燃，昭敬畏也。壙洞在玄宮之側，中具石椁，柩置其中。前列御物櫃、御服櫃，椁外西偏有御插鞋，亦名葬場殿，陳設祭品如儀。玄宮閉以石扉，御陵誌瘞於此處。奉安禮成，翌日於祭場殿行第一日之山陵祭也。

六日 晴

校錄《古文尚書》兩殘卷，俱作校記。又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卷上。注單行，字略小。後有李林甫等銜名七行。又隋寫本《文選》，無注，存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至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前四行止。書體甚佳，惜箋中無《文選》一校異同也。取《文館詞林》與富岡所調查之目錄互勘，漏印第四百五十二、第六百九十一兩卷，他日當圖補印。

觀棋效牧齋體

罷浣溪紗竟沼吳，夷光勳業埒夷吾。
後人莫漫羞巾帽，一樣鄰牆有婦姑。

疊影沉沉付剎那，兒曹酣對樂如何。
局中風鶴無關汝，贏得歸來斧爛柯。

迷樓荒佚劇於秦，兩戒山河簸劫塵。
莫戀殘棋頻逐鹿，眼前已有褐裘人。

滄波浴日衆星收，布子還宜全局籌。

孤注澶淵輕一擲，防他殘劫五更頭。宋祚不得歷五庚，皆累屆和戰失宜之故。

七日 晴

寄玉娟信。聞黃浦各國兵艦雲集，戰事恐漸及淞滬，屬家人杜門勿出。接和寶、夢驥來函，微述及時局近況，幸家室平安，稍堪慰藉。晚接東京勝山函，詢東行之期，即時覆之。

將去京都留贈湖南

廿年杵臼愜心盟，契闊忻承倒屣迎。松徑橫琴陶靖節座右置古琴一張，葩經傳譜鄭康成。藏《毛詩正義》，爲人間孤本。西征筆健供揮洒西游著《航歐集》，東壁星高富品評。東壁雙星爲文章圖書，縹緲之富當之無愧。石室相期俱不薄，奇文伫看壽瓊珩。同嗜敦煌遺書，歸航各有所獲，相約合梓行世。

八日 晴

奇寒，視上月二十三四等日爲酷。校錄唐寫本《禮記大傳·少儀》，較通行本有異同，惜首尾殘缺也。小林來言，神田鬯盦返洛，於午前十時訪之，接洽赴東京圖書寮閱書事。余定於十一日乘早八時列車東行。伊約遲二日，至東京時，導余前往。鬯盦有初印李卓吾評點本《西廂記》，內十美圖爲洪綬、陸皓、觀光、隱之、陸榮、陸璽、厚穎、陸善、慧公、□士沛分繪，就本曲詞意寫爲十圖，頗極閨房幽蒨狀態。像半葉，篆文四字。與前所印張深之刊本同。首圖既題洪綬，當爲老蓮筆也。擬借以影入《千秋絕艷圖》內。別

鬯盦，就出町某洋食館午餐。二時訪湖南，託以介紹影印宋本《世說新語》及六六八之唐本《文館詞林》一卷。並示昨所贈詩，伊甚忻悅，屬爲改書挂幅，張諸座右。書堆有元槩《古樂府》，借之以歸。繼訪狩野，晤吉田幸次郎、倉石武四郎，皆大學生，能漢語，倉石擅長短句。承惠玻璃版《三國平話》一部，並言近收明版《警世通言》，繪圖甚精，可以借閱。狩野論乾嘉道咸學術升降，頗有見地。抵掌放談，主賓甚洽。迨回旅社，已逾六時矣。

九日 晴

致汪敏齋、徐益齋函，並寄李卓吾評本《西廂記》，送大東書局，攝其圖像於《千秋絕艷圖》中。小林來，欲伴余至東京，行期乃展緩一日。午前十時，訪文學博士羽田亨。博士曾游英法，亦嗜敦皇寫本。出示照片數種，余借其《王梵志詩》、韋莊《秦女吟》，以備手錄。又唐寫本《序聽迷詩所經》一卷，凡一百七十行，爲故友富岡氏^①所藏。景教逸經之最完全者。譯筆蹇晦繁複，大體與今之新舊約合。末艷即瑪利亞，移鼠即耶穌，《十部讚》作夷數。又經文稱彌師訶，標名稱迷詩所，皆音之轉也。耶教元時中國最盛，凡史所稱也里克溫者，皆教中人。曩謂蒙古篤信宗教，故聽人民信教自由。今觀燉煌所出各種景教經典，貞觀時已爲信教自由之發軔。唐之太宗爲中國有數之英主，即此亦可欽其統馭中國之策略也。錄其文於後。晚接李紫東介紹琴川某故家元槩《道園類藁》，以無款屬暫作緩圖。

① “富岡氏”當爲“高楠氏”之誤記。《序聽迷詩所經》收藏者爲高楠順次郎。

序聽迷詩所經一卷①

爾時彌師訶說天尊序娑法云異見多少誰能說經義難息事
 誰能說天尊在後顯何在停止在處其何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羅
 漢誰見天尊在於衆生無人得見天尊何人有威得見天尊爲此天
 尊顏容似風何人能得見風天尊不盈少時巡歷世間居編爲此人
 人居帶天尊氣始得存活然始得在家安至心意到日出日沒已來
 居見想心去處皆到身在明樂靜度安居在天皆諸佛爲此風流轉
 世間風流無處不到天尊常在靜度快樂之處果報無處不到世間
 人等誰知風動唯只聞聲顛一不見形無人識得顏容端正若爲非
 黃非白非碧亦無人知風居強之處天尊自有神威住在一處所住
 之無人捉得亦無死生亦無麗姿相值所造天地已求不曾在世間
 無神威力每受長樂仙緣人急之時每稱佛名多有無知之人喚神
 比天尊之類亦緣作旨尊旨樂人人鄉俗語舌吾別天尊多常在每
 信每居天尊與人意智不少誰報佛慈恩計合思量明知罪惡不習
 天通爲神力畜養人身到大亦合衆生等思量所在人身命器息總是
 天尊使其然衆生皆有流轉閑身住在地洛爲此變造微塵所有衆生
 皆發善心自紀思量生者皆死衆生悉委衆生身命爲風無活
 臨命之時風離衆生心意無風爲風存活風離衆生有去留之時人
 何因不見風去風顏色若爲若緋若綠及別色據此不見風若爲衆
 生即道天尊在何處衆生優道何因不見天尊何因衆生在於罪中
 自於見天尊天尊不同人身復誰能見衆生無人敢近天尊善福善
 緣衆生然始得見天尊世間元不見天尊若爲得識衆生自不見天

① 董康在戊辰季冬武進董氏景印本《書舶庸譚》卷二(即四卷本)中曾介紹此經
 大旨,九卷本則刪去介紹文字,改著錄全經。此經文自羽田亨博士首次公佈至今,學者
 對其所作的句讀多有差異,現不加標點,以存董氏抄錄原貌。

爲自修福然不墮惡道地獄即得天得如有惡業衆墮落惡道不見明果亦不得天道衆生等好自思量天地上天大諸惡衆生事養者懇心爲國多得賜官職並賜雜菜無量無量如有衆生不事天大諸惡及不取進止不得官職亦無賜償即配徒流即配處死此即不是天大諸惡自由至爲先身緣業種果圓犯有衆生先須想自身果報天尊受許辛苦始立衆生衆生理佛不遠立人身自專善有善福惡有惡緣無知衆生遂漏木駝象牛驢馬等衆生及麋鹿雖造形容不能與命衆生有智自量緣果所有具見亦復自知並即是實爲此今世有多有衆生遂自作衆衆作士此事等皆天尊遂不能與命俱衆生自被誑惑乃將金造像銀神像及銅像並漏神像及木神像更作衆衆諸畜產造人似人造馬似馬造牛似牛造驢似驢惟不能行動亦不能語話亦不能吃食息無肉無皮無器無骨令一切由緒不爲具說一切緒內略說少見多爲諸人說遣知好惡遂將飲食多中嘗少即知何食有氣味無氣味但事天尊人爲說經義並作此經一切事由大有歎處多有事節由緒少但事天尊人及說天尊義有人怕天尊法自行善心及自作好並諫人好此人即是受天尊教受天尊戒人常作惡及教他人惡此人不受天尊教突墮惡道命屬閻羅王有人受天尊教常道我受戒教人受戒人合怕天尊每日諫悞一切衆生皆各怕天尊並綰攝諸衆生死活管帶綰攝渾神衆生若怕天尊亦合懼怕聖上聖上前身福私天尊補任亦無自乃天尊耶屬自作聖上一切衆生皆取聖上進止如有人不取聖上驅使不伏其人在於衆生即是返逆倘若有人受聖上進止即成人中解事並伏驅使及好之人並諫他人作好及自不作惡此人即成受戒之所如有人受戒及不怕天尊此人及一依佛法不成受戒之所即是返逆之人第三須怕父母祇承父母將比天尊及聖帝以若人先事天尊及聖上及事父母不闕此人於天尊得福不多此三事一種先事天

尊第二事聖上第三事父母爲此普天在地並是父母行據此聖上皆是神生今世雖有父母見存衆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及聖上並怕父母好受天尊法教不合破戒天尊所受及受尊教先遭衆生禮諸天佛爲佛受苦置立天地只爲清淨威力因緣聖上惟須勤伽習俊聖上官殿於諸佛求得聖上身總是自由天尊說云所有衆生返諸惡等返逆於尊亦不是孝第二願者若孝父母並恭給所有衆生孝養父母恭承不闕臨命終之時乃得天道爲舍宅爲事父母如衆生無父母何人處生第四願者如有受戒人向一切衆生皆發善心莫懷唯惡第五願者衆生自莫煞生亦莫諫他煞所以衆生命共人命不殊第六願者莫姦他人妻子自莫宛第七願者莫作賊第八衆生錢財見他富貴並有田宅奴婢天睢妬第九願者有好妻子並好金屋作文證加謀他人第十願者受他寄物並將費用天尊並處分事極多見弱莫欺他人如見貧兒實莫回面及宛家飢餓多與食飲割捨宛事如見男努力與努力與須漿見人無衣即與衣着作兒財物不至一日莫留所以作兒規徒多少不避寒凍庸力見若莫罵諸神有威力加罵定得災鄣貧兒如要須錢有即須與無錢可與以理發遣無中布施見他人宿疹病實莫笑他此人不是自由如此疹病貧兒無衣破碎實莫笑莫欺他人取物莫枉他人有人披訴應事實莫屈斷有惄獨男女及寡女婦中訴莫作惄屈莫遣使有惄實莫高心莫誇張莫傅口合舌使人兩相鬪打一世已求莫經州縣官告無知答受戒人一下莫他惡向一切衆生皆常發善心自惡莫願惡所以多中料少每常造好向一切衆生如有人見願知受戒人寫誰能依此經即是受戒人如有衆生不能依不成受戒人處分皆是天尊向諸長老及向大小迎相諫好此爲第一天尊處分衆生依天尊依莫使衆生煞祭祀亦不遣煞命衆生不依此教自煞生祭祀吃肉噉美將漏詐神即煞羊等衆生不依此教作好處分人等衆生背面作惡

遂背天尊天尊見衆生如此憐愍不少諫作好不依天尊當使涼風向一童女名爲末艷涼風即入末艷腹內依天尊教當即末艷懷身爲以天尊使涼風伺童女邊無男夫懷妊令一切衆生見無男夫懷妊使世間人等見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衆生信心清靜回向善緣末艷懷後產一男名爲移鼠父是向涼風有無知衆生即道若向風懷妊生產但有世間下聖上放敕一紙去處一切衆生甘伏據此天尊在於天上普署天地當產移鼠迷師訶所在世間居見明果在於天地辛星居知在於天上星大如車輪明淨所天尊處一爾前後生於拂林園烏梨師斂城中當生彌師訶五時經一年後語話說法向衆生作好年過十二求於淨處名述難字即向若昏人湯谷初時是彌師訶弟伏聖在於硃中居住生生已來不吃酒肉惟食生菜及蜜蜜於地上當時有衆生不少向谷昏渾禮拜及復受戒當即谷昏遭彌師訶入多難中洗彌師訶入湯了後出水即有涼風從天求顏容似薄闊坐向彌師訶上虛空中問道彌師訶是我兒世間所有衆生皆取彌師訶進止所是處分皆作好彌師訶即似衆生天道爲是天尊處分處分世間下衆生休事屬神即有衆當聞此語休事漏神休作惡遂信好業彌師訶年十二及只年三十二已上求所有惡業衆生遣回向好業善道彌師訶及有弟子十二人遂受苦回飛者作生瞎人得眼形容異色者遲差病者醫療得損被鬼者趁鬼跛脚特差所有病者求向彌師訶邊把着迦沙並總得差所有作惡人不過向善道者不信天尊教者及不潔淨貪利之人今世並不放却嗜酒受肉及事漏神文人留在着遂誣或翅睹遂欲煞却爲此大有衆生即信此教爲此不能煞彌師訶於後惡業結朋扇翅睹信心清淨人即自平章乃欲煞却彌師訶無方可計即向大王邊惡說惡業人平惡事彌師訶作好更加精進教衆生年過三十二其習惡人等即向大王毗羅都思邊言告毗羅都思前即道彌師訶合當死罪大王即追

惡因緣共證彌師訶向大王毗羅都思邊彌師訶計當死罪大王即欲處分其人當死罪我實不聞不見其人不合當死此事從惡緣人自處斷大王云我不能煞此惡緣即云其人不當死我男女大王毗羅都思索水洗手對惡緣等前我實不能煞其人惡緣人等更重誥請非不煞不得彌師訶將身施與惡爲一切衆生遺世間人等知其人命如轉燭爲今世衆生布施代命受死彌師訶將自身與遂即受死惡業人乃將彌師訶別處向沐上汎汎處名爲訖句即木上縛着更將兩個刻道人其人比在右邊其日將彌師訶木上縛着五時是六日齋平明縛着及到日西四方暗黑地戰山崩世間所有墓門並開所有死人並悉得活其人見如此亦爲不信經教死活並爲彌師訶其人大有信心人即云

十日 晴

鈔錄《王梵志詩》影片，凡八葉。標記乖忤，略爲校正。然前後不相銜接，蓋仍有脫佚也。接孫逸齋函。午後二時，狩野來交書款，縱談甚洽，四時半始歸。湖南贈《支那學》一冊，內有鈴木虎雄《股文比法之前驅》一篇，於吾國八股文頗能抉其源流。

十一日 晴

爲日本紀元節。從狩野借羅叔言刊《敦皇零拾》，開卷即《秦婦吟》，與倫敦刊本互校，頗有同異。羅刊爲巴黎圖書館所藏之天復五年寫本，復經伯希和改定者。倫敦本亦有佳處，乃重錄一過。按：韋莊丁黃巢之亂流離江左，目擊當時朝野殘慘，作此以獻鎮海軍節度使周寶者。體仿香山《長恨歌》。然白詩侈陳天家靡麗、馬嵬殲玉、蜀道聞鈴，不過一人之興替。此詩悽艷悲咽，至今讀之猶怵目驚心，亦宜展轉流傳，以代弓衣之繡也。小林母堂來談，斯須

即去。發傅沅叔、陶蘭泉、孫逸齋及玉娟信。接上海徐益齋信。小林原約翌晨啟行，因事復展一日。

十二日 晴

料簡行裝，託小林購明日上午十時急行車二等券。二人凡三十一圓有奇，較昔年價昂一倍。致電於東京勝山岳陽，屬其屆時至停車場迎接。腹中如轆轤，兩足抽搐不已，頗覺不適，感寒氣也。寄玉娟信告行程。

代閨人贈遠

歲晏江亭惜遠游，上頭夫婿耀琳璆。
轆轤頻激銀床怨，醞釀難澆翠黛愁。
願祝伽陵長共命，怕歌囁噴枉凝眸。
雙魚別具殷勤意，倘值無憊莫倚樓。

十三日 晴

九時半小林來，偕赴停車場。乘十時十五分急行車東行，過米原，田疇為雪所沒。窗外山巒蜿蜒，樹多松檜，林表瓊瑤，風吹落地，雪山綠樹，景色獨饒，為自來寫雪景者所未領會。過松濱，居人多植茶，高不盈尺，彌望皆是。聞洋商皆在靜岡設肆收茶，亦猶吾國之漢口也。晚八時二十分抵東京，勝山岳陽、田中子祥來迎。乘自動車入本鄉區森川町雙葉旅館。至十一時二人先後別去。驟易生地，終宵轉側，不能成寐。

十四日 晴

午前十時，勝山來，携涼造新泉一枚，色澤甚佳，以一百廿五圓

購之。訪田中，即在伊文求堂午餐。以二百圓購宋臨安刻巾箱本《妙法蓮華經》一冊。午後三時，張杏生參贊、神田鬯庵相繼來談。鬯庵於今晨抵此也。

十五日 雨

漸晴，鬯庵來，共晚餐。約定明日午後一時赴圖書寮。

十六日 陰雨

午後一時，偕田中詣圖書寮。晤事務官鈴木重孝，寄贈《文館詞林》一部。順道至公使館，訪杏生。略詢中國情形，言中央政府將界孚威某名義，實即下野之變相。孚威自岳州再起，徒抱澄清之志，未收戡定之勳，誠為時局惜此人也。

上元示玉娟

年來病渴似文園，舊植瓊柯本合楣。合楣木朝舒夕斂，俗作合歡。

令節燒燈事伴侶，連宵留夢紀溫存。

劇憐小婦隨中婦，莫遣啼痕涴粉痕。

倚劍情懷銷鑠盡，妝臺剩有未酬恩。

已褪嚴寒釀薄寒，鏡筯西矚怯憑欄。

時危我獨憐鸚鵡，衆醉誰知紉蕙蘭。

春箔柔絲抽乙乙，畫屏瘦影憶姍姍。

今宵第一團圓月，其奈離人兩地看。

十七日 晴

風狂似吼，旅中已枯寂無憀，益增我憂危之感。小林定今晚返洛，知余旅費不充，願為籌寄，謝其厚意。臨歧握手，不勝依依。田中函告鬯庵患病人院，圖書寮閱書須略展緩。汪袞甫公使電話約晤談，定明日上午十時往。

十八日 晴

發玉娟信。十時，偕番頭淺野赴下落合訪汪袞甫公使，留午餐。袞甫昔年任法律館總纂，余任提調。今頒行之刑法，即余二人所改定。提交資政院時，伊為議員，余為政府員。南皮方柄政，昧於大同趨勢，屢事擗摘。和之者衆，余以一人鏖戰其間，筆舌俱枯。議長以藍白二票投斂，贊成者藍票，袞甫乃藍票中勇將也。追話舊事，不勝慨然。尊甫為荃台太守、吳中先輩，以故文章政事俱有淵源。詩學玉溪，童時即治選學，所注有《法言疏證》。詢其齒，已及五旬。余素恃頑健，諱問年齡，亦殊切遲暮之感也。杏生參贊繼至，二時許，偕返東京。余至文求堂稍坐，購《雍大記》一部，回旅館約七時矣。夜間不寐，煩躁殊甚。

讀史有感

青城責償太匆匆用《玄怪錄》橋中二老象戲決賭事，桴鼓江南劫火紅。

秦鹿原知羅不易，黔驥到此技應窮。

徒鈎黨錮摧時彥，可免樓船駛阿童。

子弟八千化猿鶴，有誰慷慨繼重瞳。

星火燎原孰禍胎，錢塘潮挾浦潮來。

謀慚緩帶殊羊祜，士攫黃金盡郭魄。

長戀雙鷄分戰壘，直教三島署行臺。

杜陵詩卷悲涼甚，持較而今未足哀。

十九日 晴

發玉娟及孫逸齋函。校敦煌初唐寫本郭注《莊子外篇·田子方》。書體遒勁，異同凡廿二條。如通行本文王觀於臧一節內“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句，司馬溫公注云：“夫，士大夫也。”寫本正作“大夫”，其優於通行本可知也。

二十日 晴

十一時，田中來譚。詢知芝區增上寺有初印高麗釋藏，約定暇日往觀。午後四時，杏生來譚，稔余旅費不充，饋日金百圓。處此困阨之時，忽被綿袍之贈，感其風義，何敢固辭。詢以國內戰事，言蘇軍阨守京口，將領無鬪志，咸作東航計矣。

二十一日 晴

接玉娟正月七日信，閱兩星期始達，遲滯之由，殊不可解。復接孫逸齋、程雲岑信。錄敦煌本《舜子至孝文》一卷，凡六紙，平話體小說也。至謂入書堂讀《論語》《孝經》等書，尤堪發噱。然其中稱前妻之子為前家男女，娘之稱妻，嬪之稱母，皆可考見唐代方言。且問答口吻與宋人通俗小說微有不同。此卷及《明妃曲》均足備識小之助，未可因其鄙陋而忽之。跋語引《百歲詩》《歷牽記》等書，蓋亦唐時專為有虞氏所撰之小說也。覆玉娟函。午後二時，偕田中詣大學研究室閱《蘇門嘯》雜劇，凡十二種，明汪道昆撰。曲甚佳，如《丹桂鉢盒》《素梅玉蟾》見《盛明雜劇》二集，擬設法借以影印行世。薄暮雪，入夜淅瀝不止。致書滬上汪、徐二君，催寄書。

二十二日

晨起，寒氣益厲。開戶，屋楞積雪已達三寸，尚漫天飛舞不止。憶及影印《蘇門嘯》一事託田中，或可望成。早餐畢，衝寒冒雪赴文求堂。田中示東京《日日新聞》，中印某氏小影，且有由滬來航消息。余之宿屋亦閱此報，載某軍於嘉興大掠。同一報紙，彼此異文，殊可怪也。田中復出示鈔本《適園詩》二十四冊，凡五十二卷，中或稱《杏花春雨樓集》，亦稱《聽香樓集》，元和諸生袁景瀾後半作學瀾文漪撰。文漪屢薦不售，詩沈博絕麗，蓋瓣香於三李之間。如《十國宮詞》《春秋樂府》俱百首、《姑蘇竹枝詞》前後二百首，俱可析出單行。餘作惜多流連歲序、題寫勝游，若刪約為五分之一，固道咸後一作家也。又輯《滬上題襟集》五冊，所錄為吳嘉淦、清如。吳縣進士。有《儀宋堂集》《乘梓小草》。殷壽臻、肇駢。吳江。進士。有《帝珍齋集》。劉禧延、辰生。吳縣。張源達、寅伯。吳縣。有《學為福齋詩集》。潘鍾瑞、塵生。長洲。有《百不如人齋詩稿》。蔣敦復、純甫。寶山。有《嘯古堂詩文集》。余岳、子駿。吳江。貝信山、復吉。吳縣。有《擷芳集》《寶墨庵稿》。蕭承萼、仲麓。上海。葉廷琯、苕生。吳縣。有《琳花庵詩集》《劫餘草》《病榻懷人詩》。張寶仁、健元。松江。江宗泰、魯巖。吳縣。張錦文、書田。松江。吳重熙、蓮萼。吳縣。有《焚餘草》。袁柳、景五。吳縣。許鍔、穎叔。有《滙寓百咏》。潘遵祁、順之。吳縣。有《三松堂唱和詩》《香雪草堂集》。王福祥、春漁。秀水。有《不負人齋詩集》。貝清喬、无咎。吳縣。張鴻卓、偉甫。婁縣。有《綠雪館詩詞稿》《集古百和詞》《廬陽游草》《鶴橋宦游草》《鶴橋唱和集》《鴻城消寒集》《吳淞懷人集》《疁城消夏集》《綠雪館雜著》。沈誠燾、虞泉。青浦。有《盟鷗草》。楊引傳、薪圃。甫里。石渠、梅蓀。吳縣。有《定思近稿》。孫灝、次公。秀水。凌鎬、龍臣。震澤。有《易齋詩稿》。亢樹滋、鐵卿。吳縣。有《市隱初稿》。王彥超、鴻達。錢塘。舉人。有《小學辨疑》《讀史偶參》《鐵研齋詩文稿》。袁鍾琳、絮齋。仁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和。雷浚甘溪。吳縣。有《芙蓉江館詩集》二十九家，因避洪楊之亂僑居於滬上者，頗可考見當時兵戈狀況及洋場掌故。以上海作為避亂區域，咸豐庚申已開先例矣。文漪尚有《吳郡歲華紀麗》，引證繁博，為美國圖書館以五百圓購去。是日，接徐益齋信。雪竟日未止，入夜煩燥不寐。

二十三日 晴

發玉姬及小林函。午後，偕田中赴東洋文庫，晤館長石田幹之助，閱唐寫本《古文尚書·禹貢》等三篇，蒙以玻璃版印本見惠。文庫之建，約及十年。最初購北京《泰晤士報》記者毛利生遺書十六萬圓，設辦事處以管理之。後益以岩崎氏所藏，募資達二百萬圓，作為財團法人，即定今名。岩崎分新舊兩家，此為舊岩崎。購皕宋樓藏書者為新岩崎，就原目增刊《靜嘉堂藏書志》行世。歸途至文求堂小坐，薄暮回。

二十四日 晴

得田中電話，影印《蘇門嘯》雜劇，已得研究院主任文學博士鹽谷溫許可，並承贈玻璃版《三國志平話》一部。乃致函滬上汪、徐二君，急購紙寄東。兩日閱《適園詩集》，中年以前之詩才華豐蔚，詞旨幽妍。晚年頗頹唐，然於粵匪之役，凡死事死節，極事闡揚，且可見爾時征戰情狀。據五十二卷《七旬自述》二十四首，蓋生於嘉慶，饒有田宅，為元靜春先生袁易之裔，世居長洲蛟龍浦之赭墩。迨至某世，復於袁村舊宅築靜春別墅，擅池沼花石之勝，因名適園。咸豐乙酉，辛雲谷學使錄入元和縣學。秋試，屢薦不售。李文忠克復蘇州，以助餉獎詹事府主簿。所著有《零錦詞》二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賦稿》二卷，《試帖詩》五卷，《散體

詩》二十六卷以上均刻，《吳縣歲華紀麗》十二卷，《滬上題襟集》不分卷。雖其人無事跡可紀，而苦吟畢世，亦誌吳中文獻者所應注意及之也。

二十五日 晴

小林來函，知上海書尚未寄齊，致書玉娟，催寄新舊各書。午後，偕田中赴大學研究室閱《蘇門嘯》前函。作者署西泠逸史，無技氏序稱青眉梓於崇禎年。其目為：買笑局金、賣情紫匣、沒頭疑案、截舌公招、智賺還珠、錯調合璧、賢翁激婿、義妾存孤、人鬼夫妻、死生讌報、蟾蜍佳偶、鉢盒奇姻十二種。每種有圖甚精，曲詞悽麗。末二種未必即《盛明雜劇》二集之《丹桂鉢盒》《素梅蟾蜍》也。入夜雨。

二十六日 雨

寄沈駿聲、玉娟暨小林信。東京《日日新聞》松江之役蘇軍復敗，此後為魯軍與南軍直接交綏矣。閱《適園詩》。咸豐庚申，滬上聲伎即已稱盛，迄今七十餘年。余於光緒戊戌以前留滯淞濱，時逐儕輩作狎邪游。爾時班級分書寓、長三、么二三種。書寓以彈唱《玉蜻蜓》《真珠塔》等彈詞小說及各種時調小曲，聚處於福州路一帶。晷影西度，各書樓中釵履紛集。雖不逮崑腔之韻雅，別具一種柔曼風趣，不似後來改習二簧、梆子之偷惡。今則更革，歡場漸成影事。僅有王美玉、蔣婉貞、葉如玉等別揭蘇灘標幟，較之昔年書寓，已似是而非。然說書亦非吳中舊習。《適園詩》第二十三冊謂吳中近日盛行妓女說書，有張少卿、李桂卿者名噪一時。出則群婢聯輿隨從，豪貴爭相延致。詩有“演史描摹桑濮事，琵琶低唱鎖窗聲，紅矜翠謔帷燈焰，酒醒香消戶月明”等句，足徵風尚之由來。

錄之以供誌北里者之蒐輯也。

丁塘曲

丁塘柔膩似耶溪，修竹藏門未許題。

一曲桃根留樂府，量珠身價選樓齊。蹇修伊始斥唐人寫本《文選集注》一卷，供玉臺所需，此卷後經廠估以萬金鬻入博桑。

絳帷弟子態嬌姪，雙髻垂分一縷青。

麟趾三章新授課，瓣香從此祝張星。

宛委更番出秘藏，風懷未減拾遺狂。

診知宿疢緣消渴，特檢醫心製古方。

溫柔是處可題鄉，半畝芳畦接上方。

今日鼠姑花更麗，有人倚欄門新妝。

樗蒱韻事溯唐官，蘭譜翻新局局工。

檢點牙籌親奉納，逗他纖指勝春葱。

靈氣薰習近何如，新錫頭銜作校書。

闌角朱泥鈐殳篆，知經玉手典藏儲。

簾鈎風軟篆雲長，藝擅鍼神唾亦香。

爲惜驚鴻頻瞥影，匱衣故繡十三行。嘗繡十三行鏡被，精美絕倫。

名園這暑幾經過，水殿風涼咽不波。
碾月歸來剛午夜，試諧玉笛譜摩訶。

素縷雙鍼昕夕悵，生兒似母玉初胎。
漫疑盧氏藏春久，競說湘嫋領弟來。

碧玉家門擅綺聲，裊煙舊籍注瑤京。
偶因花月牽離緒，聊續官闈記小名。

二十七日 晴

寄玉姬、汪、徐二君信。昨寄沈駿聲函遺去書目一紙，並補寄。午後風勁寒甚，不亞上月廿三四等日，氣候在冰點下一度十四分。

二十八日 晴

寄孫逸齋信。接北京梁雲山、薛叔庸及京都小林函。抵京都時，曾購古梅園碎墨十斤寄由翁葆之、妹倩轉交，茲以難覓翁之住居退回。然前寄數信，俱經送到。吾國郵政之配達，夫可謂失職矣。本日為陽曆月終，暫付房租一百圓，以待將來清算。十一時，詣圖書寮，晤寮頭杉博士。懇其借印《文館詞林》六百六十八及宋槩《世說新語》，博士允俟商諸鈴木重孝事務官，蓋已有允意。

世說新語三卷

分上中下三卷。題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分兩行。各卷並不分析上下。世傳北宋槩本，中有補葉，類南宋建安諸刻。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字。板高約及七寸。匡、殷、循、朗、謙、桓、敬、鑄、竇俱缺筆，有李玉、沈定、宋通、鄭春、陳皓、楊

明、宋道、方通、方達等刻工姓名補葉亦有之。魚尾標世說幾，補葉作世幾。有“金澤文庫”楷書墨長方記。

天台陳先生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

十四卷後集二十七卷

元槧本。題江淮肥遜愚一子陳景沂編輯，建安祝穆訂正分兩行。後集書題下有橢圓陰文後集二字。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廿四字，後集目錄前有總目，每半葉八行。前集存卷十三至卷廿七，後集存卷一至卷十三，卷十八至卷卅一。此書吾國藏書家未見刻本，昔年余得勞氏校鈔本，今歸大倉圖書館校，亦不全，未識所據即此本否耶。

書舶庸譚卷三

三月一日正月二十八日

寄玉娟、孫逸齋、梁雲山函。勝山久不晤，昨託田中函約來寓。今晨遣其妻君至，言近日感冒臥床，明日可來。

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館詞林

《文館詞林》一千卷，爲許敬宗奉敕所修書之一本傳，《舊唐書·經籍志》題爲《類文三百士館詞林》，《新唐書·藝文志》略稱《文館詞林》。二志復別出《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亦題許敬宗撰，乃當時析出單行之本也。余於辛亥僑寓京都，曾借大學藏大覺寺傳錄本，與《佚存》《古逸》、成都諸刻互勘，糾正訛舛不可枚舉，並溢出卷一百六十一正卷、卷三百四十八殘卷、卷六百六十四之後半與《佚存》本銜接、詩四首與成都本卷一百五十六目合、又殘卷二，南潯張石銘刻入《適園叢書》中，時江陰繆藝風丈董理校讎，仍改從刻本付梓，不惟失大覺寺本之真面大覺寺本亦在二百餘年前，且辜予丹黃之苦心矣。癸亥春仲，歐墨歸航，博桑重到，憶及森立之《訪古志》，謂是書真本藏高野山，乃偕京都擅名寫真製版之小林忠次親詣是山，果於靈寶館訪獲十九卷。內二卷爲寶性院物，餘皆正智院物，背爲釋千觀《三宗相對抄》，亦軼笈也。卷六百六十五之尾，有“儀鳳二年書手呂神福寫”一行，餘雖無題識，筆意道麗，有褚河南、薛少保二家風範，計時在垂拱以前，正有唐書法鼎盛之秋。間有數卷後有跋云“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然院

書”，並鈐“冷然院”朱印。冷然院乃儲御書之所，弘仁爲嵯峨天皇年號，十四年當唐穆宗長慶三年，雖屬補寫，亦在千年以上，決非後來展轉傳錄可比。按：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已將此書著錄，卷帙與二志同。源順《倭名類聚鈔序》作一百冊，此必爲入唐求法縉流携回全帙無疑。阮文達視同賜新羅國王採摘之本，殊未盡然。原本久經編列國寶，世人罕睹。余嗜古癖深，介內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許可，用涇縣淨皮佳楮挽小林氏印製百本，古色盎然，與原本無纖毫異。以一寒素抱蜉蝣撼大樹之欲望，今竟獲觀厥成，其樂爲何如也。丁卯孟春下澣毗陵董康書於墨堤之雙葉館。

二日 晴

十時，勝山來寓，商略讓渡古泉事。接小林函。寄玉娟及程雲岑函。午後一時赴圖書寮。

聖元名賢播芳續集六卷

元時朝鮮人撰。前有總目，自許衡以下至楊弘道，凡一百二十三家。密行小字，剞劂樸雅。卷一至三表，卷四箋，卷五六詔。遇元字及祖宗廟號皆空格。末署洪正六年癸丑十二月□日，以下題銜六人，最後爲“按廉使兼監倉安集勸農使轉輸提點刑獄兵馬公事中正大夫左司議大夫進賢館直提學知製教充春秋館修撰官柳 珩”兩行。有“養安院藏書”楷書長方朱記。

三日 晴

接玉娟前月廿四、廿五兩函及徐益齋函。十一時赴圖書寮。

景文宋公文集十八卷

南宋槧本。蝶裝。存卷廿六欠前三葉至卷卅二欠前四葉、卷八十一欠第一葉之前半至卷八十五此卷至十七葉止、卷第一百廿此卷至第十一葉前半止至卷一百廿五此卷至第十葉前半止。板高約七寸。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字。魚尾下題景文幾，下間有刻工姓，如黃、張；或名，如照、品、義之類俱標一字。名姓完全者僅張守忠一人，餘或作減筆，字多不能辨識。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附錄一卷，

崔舍人西垣類稿二卷

南宋槧本。前有目錄一冊。板高約七寸。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字。魚尾下備標書名、卷幾，或增崔舍人三字。下列刻工姓，或朱杞、陳杞、某梓，蓋杞梓皆鐫刻之義也。惟王信、李忠、吳珙、李珍可辨，餘俱剥蝕。附錄爲告身、祭文、挽章。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墨印。另有柴栗山跋。裝裱一冊。跋錄後：

右宋槧《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南宋崔敦詩所著。附錄一卷，乃其歷官制誥及祭文、挽詞也。按：敦詩《宋史》無傳，據《萬姓譜》及《墓銘》，崔字大雅，常熟人，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性謹厚，知大體，所陳剴切，爲孝宗所器許。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制稿》二十二卷，又著《制海》《監韻》等書。就司馬公《通鑑》，舉論每代得失正邪，成《要覽》六十卷以奏御。帝命更定呂東萊《文鑑》，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云。又按：《藝文志》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稿二十二卷，即崔此稿矣。脫誤認爲周，蓋疏脫也。他若陳直齋《解題》以下諸家書目，皆不著錄。獨葉盛列之《蒙竹

堂目錄》，則明代中葉其書猶存也。爾後《四庫》《敏求》等錄皆不復及，則或者已亡矣。此本古色鬱紛，其爲當初原本不可疑焉。首有“金澤文庫”印記，上杉氏舊藏也，流轉近歸於玩月堂小倉氏焉。凡宋刻傳者，唐人猶爲罕遘，況於萬里之外，其可不寶愛乎？借觀數十日，詳其編纂，僅止所職之文，制誥、口宣、批答及青詞、致語等之外，無一文及別題，蓋所謂《制稿》二十二卷者矣。其他奏議文集，知大體而剝切者，皆不可見，爲可惜也。小倉名祐利，以鬻書爲業。皇亨和三年癸亥九月東贊柴邦彥記。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

明嘉靖遼國寶訓堂重梓。前有梁簡文帝、劉孝綽序及簡文帝上表，後有淳熙八年袁說友跋、嘉靖周滿後序。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蓋繙宋本也。

附柴邦彥傳

柴野栗山自修曰柴，名邦彥，通稱彥輔，號栗山，又號古愚軒。贊岐高松人。初學於後藤芝山，後東游受業於林門。英邁不群，耽思經史，傍善詩文。學成仕於阿波侯爲儒員，食祿四百石。居京師，倡宋學，與西依成齋、赤松滄洲、皆川淇園等相友善。天明八年，栗山年五十三，應幕府之召，來江都爲昌平齋教官，受幕府命與林祭酒、岡田寒泉共理學政，欲使世之學者均奉程、朱之說。當時，有伊東藍田、市川鶴鳴、冢田大峰、古屋昔陽、豐島豐州、龜田鵬齋等崇尚伊物或其他古學，都下書生久薰染其教。故栗山每下示諭，衆論紛如，皆歸咎於栗山。赤松滄洲亦寄書責之，栗山毅然不爲動，惟以修學政爲

務，一新國學之規模。都下之學風稍知傾向程、朱，栗山等之力居多。後進布衣班爲公子之侍讀，朝有大議，常備諮詢。文化四年十二月朔歿，年七十四歲。所著有《雜字類編》《國鑑》《聖賢圖像考》《資治概言》《冠服考證》《栗山文集》等。無子，養姪以爲後。《續近世叢語》《續諸家人物志》《事實文編》

四日 陰

寒甚。十一時，偕田中訪大審院部長松岡義正，並謁其母堂，年七旬餘，尚康健。松岡君於前年奉使歐美調查司法，道經滬上，因未悉余之踪跡，故未相訪。並言於荷蘭國際法院晤一中國學者，兼通德法語法律，頭腦至敏銳，彷彿爲駐比公使。問余何名，余曰：“公使中邃於法學者頗鮮，此必爲評論德國民法之王寵惠君。其時充國際法院候補法官，固世界法學家之前茅也。”伊始恍然。松岡君留午餐。歸途微雪，至理髮館剪髮，午後二時回寓。發內藤博士及小林函。五時半，赴大和村俱樂部杉博士之宴。同座爲神田鬯庵、鈴木重孝及松本龜次郎。松本君前清時曾任北京法政學堂教授，民國元年回國，今任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教頭，約余暇日前往參觀。八時頃，賓主盡歡而別。

五日

晨起，視瓦楞積雪甚厚，因瑟縮重衾中，不知澌澌竟夕也。鎮日陰晴不定。寄玉姬，汪、徐二君信。校《盛明雜劇》二集寫樣十二葉。

六日 晴

齒痛不可耐，或因大便艱澁之故。是日爲地久節，因在諒闇，

未舉行。《讀賣夕刊》武藏發見人皇弟九十八代長慶天皇御陵，距多摩陵約半里，在由井村長慶寺附近，有墓石可資證據。其地俗名眉引山，即《萬葉集》中所稱明媚之小丘也。寄玉姬信。

七日 晴

齒痛甚，詣田中託購藥。田中爲購阿龍內爾，藥性劇烈，藥店諱囑每日至多服四粒。將日來校樣並昨信託田中寄滬。十一時，赴圖書寮，即在食堂共諸編修午餐。晤吉田增藏，治《說文》有年，於近時《說文》家服膺孫詒讓及劉幼丹師光緒己丑房考。若吳清卿輩，自鄶以下，知其於此道甘苦深矣。午後二時，赴使署訪張杏生參贊。

太平寰宇記二十五冊

宋槧初印本。蝶裝。板高七寸餘。題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館賜緋魚袋樂史撰。原書二百卷，內缺卷甚多，前有史進書序。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廿字。魚尾下題寰宇幾，或增記字，上記字數。首葉板心下端有刻工姓名眉陽王朝，其餘刻工如朝、袁、惠、元、先、定、友、良、祖、龜、午等均一字，強半在數目字下，此則宋槧中所罕見也。如弘、桓等，間亦避諱。卷中地名，俱長方陰文。如有訛誤，附校勘於後，並非每卷有之。卷一百八十八自第七葉起，卷二百至第六葉止，仍有缺葉。此書僅閱前後各五冊，餘不盡悉。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墨記。

太平御覽一千卷

宋槧本。強半鈔補。並前書曾庵有缺卷細目，允後交閱。板高七寸餘。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廿二字。魚尾下標太幾、平幾或覽

幾俱一字，下有楊岳、田劉、單和九、輪保、王道七、張福祖、王全等刻工姓名。前有經史圖書綱目，詳載引用各書目，並有跋兩行，云：“右經史圖書綱目，計一千六百九十件。外有古律詩、古賦、銘、箴、雜書等類，不及具錄。”首數冊俱鈔本。後有慶元五年七月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學事蒲叔獻序，末爲閩州閩中縣縣尉雙流李廷允^①跋。有“錦屏蒲公被命命字提行將輸兼提蜀學，簡冊之外，澹無他營。凡臺中尋常之饋弗可却者，姑外積焉。一日大斥之募工鏤木，以廣斯文之傳，廷允^②獲與校讎”云云，即可知鐫刻之姓氏矣。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墨記。蒲叔獻序錄後：

祖宗聖學，其書之大者有二。一曰《太平御覽》，一曰《資治通鑑》。《通鑑》載君臣治要之安危，天人庶證之休咎，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端，無一不備，而其書公傳於天下久矣。《太平御覽》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興廢之由，道學性命之奧。而往以載籍繁夥，無復善本。惟建寧所刻，多磨滅舛誤，漫不可考，叔獻每爲三歎焉。洪惟太宗皇帝爲百聖立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古今集斯文之大成，爲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既平，修文止戈。收天下圖書典籍，聚之昭文、集賢等四庫。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戊寅，詔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編集是書，以便乙夜之覽。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書成。分爲千卷，以《太平御覽》目之，所以昭我皇度、光闡大猷者也。聖學宏博，皆萃此書。宜廣其傳，以幸惠天下。况吾蜀文集巨細必備，而獨闕此書。叔獻叨遇聖恩，且將漕西蜀，因重加校正，勒工鏤板以與斯世君子共之，以推見太宗聖學之所從，明

^{①②} “允”原作“元”，蓋避清諱，據《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子部六》同名條改。

我宋歷聖相承之家法，補吾蜀文獻之闕，而公萬世之傳云。慶元五年七月日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蒲叔獻謹書。

王文公集七十卷

宋槧本。無目次、序跋。是否全帙、卷數無從考見。板高約七寸。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魚尾下標文集幾，下有胡祐、何卞、吳輝、潘明、余表、孫右、林選、李彪、江清等刻工姓名。卷第與今本迥異，卷一至卷八書，卷九宣詔，卷十至十四制誥，卷十五至廿一表，卷廿二至廿四啟，卷廿五傳，卷廿六至卅三雜著，卷卅四至卅五記，卷卅六序，卷卅七至五十一古詩，卷五十二至七十律詩。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墨印、“賜蘆文庫”楷書長方朱印、“顏氏家藏”朱文方印、“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朱文方印諸記。昔年島田翰曾將溢出詩文錄入改正本之《古文舊書考》中余曾付梓，未刊行，後羅叔蘊錄出刊行。

王荊文公詩五十卷目錄三卷

元槧本。題雁湖李璧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分兩行。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廿一字。魚尾下標王文公詩幾。上下黑口。有圈點附評語或作陰文，有補注陰文，或標欠注陰文。前有毋逢辰序，備錄於後。此本乾隆間海鹽張氏嘗翻雕之，近年張菊生又有石印本，所據皆此本也。

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先儒之至論也。諸賢大家數甚，而有五言、七言、散文之謂。獨於臨川王荊文公之詩，莫有置其喙者。及觀文正公選唐百家詩此一卷殘，序有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然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公於選詩廢日

力且如此，况作詩乎？又楊蟠後序云：“文荊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務，而未嘗忘之。”則知公之作詩，坐廢日力而未始以爲悔。宜其法度嚴密、音律諧暢而無異時五七言、散文之弊，予故謂公之詩非宋人之詩，乃宋詩之唐詩者也。後之學詩者能作如是觀，當自有得於吾言之外。方今詩道大昌，而建安兩書坊竟缺是集。予偶由臨川得善本，鋟梓於考亭，輒摭所聞者以繫其集端云。大德丙午中秋龍門毋逢辰序

八日 晴

昨午後六時十八分，山陰大地震。震源在竹島郡島津村，一村全滅。豐島丹後次之，奧丹大火，死三百人，居民皆露處。久美濱亦大火。神戶美國福尼邪船定本日八時開往上海，乘客方回船，突被激震，波止場七人落海，美婦休志者即死，美婦司邱華力等六人負重傷。阪神新國道龜裂。大阪屋宇傾倒，死傷甚多。死六十一，傷六十八。奈良黑暗。但馬地震計失其常度。京津電車停駛。京都電話不通，簷瓦墜落，劇場觀客躍出戶外，亦奇災也。十一時赴圖書寮，晤杉博士，共午餐。午後二時歸，小雨。京都小林昨日抵此，來寓談一時許，七時回。又東京《日日新聞》載，此次地震死三千餘人，傷六千餘人云。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目錄五冊

宋槧本。板高約七寸餘。題廬陵楊萬里廷秀。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字。魚尾下標誠齋幾，上記字數，下有鄧拱、蔡義、蔡誠、炳、顯、章、劉淵、李文、元壽、惠章、子明、胡明等刻工姓名，餘多剥蝕不可辨。每卷之末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

孺編定、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兩行。第一百三十三卷爲歷官告身、詔書及謚告等，後有跋。裝裱有誤，更正錄之如後：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凡園俱提行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甕蘭縹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子是父，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其能是乎？○東山先生囊帥廣東，煥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守通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①下缺半葉銨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煥叔累被○朝旨搜訪遺書，遂獲此下似有脫葉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三，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下缺。

西翁近稿七卷詩集三卷

元槧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字。魚尾下標《西翁近稿》

^① 《四部叢刊初編》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景宋鈔本《誠齋集》劉煥叔序此處文爲：“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生？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三，以字記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銨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煥叔累被朝旨搜訪遺書，遂獲群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月日劉煥叔序。”錄供參考。

幾，有延祐庚申七夕後一日臨川黃常敬跋。凡《文集》六卷。卷一說，卷二記，卷三序，卷四賦，卷五書，卷六頌，卷七雜著。《詩集》三卷。卷一五律，卷二七律，卷三古句七言。後有延祐五年己未孟秋之月西翁譚景星明望序，卷尾有方木記云：“進士覃公，其父真德，黃氏其母。父以文鳴，母以節著。景星維其父之命，明望維其儕之稱。村西其明經之所，旣西吾老而西吾翁，後修過焉之心。”

村西集六卷文集七卷

元槧本。題村西譚景星明望述，後學陳泗孔編分兩行。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前有自序，序後有兩行云：“小村書塾刊梓，譚疇、孔章謹識。”次爲目錄，魚尾下標詩幾。卷一五律，卷二五言古句，卷三七律，卷四七絕，卷五七言古句，卷六四五六言。後爲《文集》。卷之二題茶陵譚景星明望述著，廣漢甘楚材公亮校定分兩行。魚尾下標文幾，卷二論，卷三卷三之下題同詩書，卷六說，卷七記，卷八碑，卷九雜著，卷十誌。後有陳孔泗仲濱跋。

九日 風雨竟日

小林來談，共午餐。發汪、徐二君信，並寄書價二百圓。接玉娟暨姜佐禹信。自項城當國，權詐是依，戰禍循環，因之不輟。此次黨軍主倡廉潔，頗浹民望。然戡亂者武功，定一者文治。治術萬端，理財爲首。壬戌之秋，余長財政，初預院議，笑指議席珙璫標幟曰：“一介書生，僭領是職，惶慚無地。僕雖無籌款能力，而有用款能力。用款若不核實公開者，人神共殛之。”奉職五月，幸免隕越。辭官漫游歐美，深服膺英之稅務規制精密而不擾民。嗣見法意等

國，匱竭堪虞。以吾國與之相衡，地大物博，希望殊殷。迨經回國，而財權陷於貪墨之手。曩之希望，頓形澌滅。曾於《申報》倡懲亂、懲暴、懲貪之議，良以貪之習染為吾國近十年特殊之事例。如圖利濫募外債、詭寄冀免刑科，無非以多數人之脂膏，供少數人之吮啜，皆亡種亡國之行為，瀆職罪章斷難賅載，應以國賊論，處以惟一之極刑。若仍姑息，將來徵收官吏一蟹不如一蟹，四億群衆永淪於萬劫不復之地矣。

十日 晴

購日本捲尺一，備量宋元舊刊之用。接梁雲山信並三百七十六圓。十一時，赴圖書寮。晚十時，勝山來談。

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八

古寫本。詔卅八赦宥四。題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敕撰。按：自漢哀帝《改元大赦詔》至隋煬帝《即位大赦詔》，應廿八首，文至晉簡文帝《即位大赦詔》僅七首。有各家題跋，錄後。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八，吾同好高橋真末今春游京師廣購古書所得也，歸後秘襲而不敢示人。吾常言李唐之世鄰好最親，其事物至今多足徵也，故真末以之歸之余。吁嗟！既亡^①彼，見存此，實曠代奇書也矣。然今所得僅六紙，亦以見其體裁，何不為珍玩哉？寬政九年十月廿三日弘源賢識之。

宋王應麟《玉海》引《唐會要》曰：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

① “亡”原作“往”，據《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七《集部六》“文館詞林”條改。中華書局1983年版1477頁。

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崔元曄等訓注。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唐禮並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之。廿四日書。

《倭名類聚鈔》云一百帙《文館詞林》，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有日本僧人入貢，名寂照，本國有《文館詞林》《混元集》等書。

嘗聞畿內古刹有《文館詞林》，亡失焉，僅存第三百三十八、第六百五十五卷，其尾題“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泉院書”二十字，印“嵯峨院印”四字云。今此卷亦其殘卷乎？雖不知是書爲誰手，筆力沉著，字樣端嚴，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不可思議，非學唐人者決所不能也。以《詞林》之奇與入木之妙，永爲不忍文庫之榮焉。廿八日題。

後聞之稻山行教言曰：搨^①津國矢田部郡桂尾山勝福寺藏《文館詞林》零本二卷。其一乃第三百三十八卷，缺其首；其二乃第六百九十五卷，首尾全存，而題跋乃如向所識，“冷泉院印”三顆在跋語之處。跋語二行，行十字。其第六百九十五於卷末題目之處亦印“嵯峨院印”一顆。“冷泉院印”方一寸七分，“嵯峨院印”方一寸六分，皆覆字畫。

《新唐書·藝文志》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嚮聞西京殘冊，久索觀窺，頗疲企跂。丁巳十一月十日，同笠原君伯旨又觀此一卷於弘賢掌史家，洵爲料外之希覩，豈非幸哉。篁墩青溪官題《文館詞林》古卷後。

弘仁文物專法於李唐，此卷當時所書寫，如與唐人相接於

① “搨”當作“攝”，即日文“撮”字。

一堂上，真希世之寶也。戊子八月海上毛河世寧拜觀。

寬政九年冬月觀於敬口堂。

文化甲戌四月下澇梅雨新晴日，觀此卷於亦無樓中，神韻與唐人頽頹。檀春居士。

通典二百卷

北宋槧本。板高八寸，寬五寸四分。目錄抄補，前有進《通典》序，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九字。本書每半葉十五行，每行廿七字至廿九字，注每行卅四五字。魚尾下標第幾冊，下偶有顏、盧、鄭、許等刻工姓氏。每冊有“高麗國十四葉辛巳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三行朱記。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槧本。板高五寸八分，寬四寸三分。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王稱上進題銜僅載首頁，目錄後有劄子二及王稱序。卷一至卷廿三鈔配，中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魚尾下標東幾，或無東字。明五松堂本即覆此本，余舊藏此刻，爲傳是樓物，楮墨尤精美，今歸南潯張石銘矣。

十一日 晴

西風怒吼，撼屋有聲。振襟危坐，亦覺心悸。寄陶心如、孫逸齋、梁雲山信。齒痛頭昏，終日不適。

後觀棋八首

舉債凝霞力可勝，東山韻事有師承。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斯人縱負蒼生望，自缺金甌咎孰膺。《杜陽雜編》：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

緩帶輕裘將亦儒，車書定一握奇圖。
宵來細演京房易，已奈紋楸一著輸。

次第中原畢六王，待抒逸藻賦阿房。
胸中富有金湯策，胡縱鼾聲起榻旁。

勳業宜從駢肋稱，方隅坐鎮倍兢兢。
斜侵風雨更番惡，無限興亡話二陵。

攝山興替歷分明，五十宜驕百步程。
喚起旁觀評黑白，可容豎子竟成名。

兩局師昏仗鳩媒，休將巔角誤群材。
汝南久欲窺薌澤，豈爲尋常一柱來。汝南小道人事見《夷堅志》，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卷“小道人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定終身”，即此事也。

理亂循環置弈同，紛馳狐兔敢藏弓。
淮陰不遇都亭長，全局誰收將將功。

幾道危機覆自知，挑燈我亦構雄思。
揮戈若返虞淵日，淬刃先剗貳負戶。

十二日 晴

十時，勝山來，偕赴銀座天賞堂購指輪等物。繼詣圖書寮，神田君已散值。至養老庵午餐。午後一時，赴芝區增上寺。寺基甚巨，德川氏香火地也。知客千葉秀胤出應客，導觀經藏，宋、元、高麗、明嘉興俱備。高麗藏亦刊於宋。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五字。無板心及左右邊欄。此為初印本，與宋藏稍有同異，已錄入國寶。今板存朝鮮之海音寺，往時本定價刷印，嗣總督府因板已閱八百年以上，恐被毀損，即命停止。余叩以德川氏一代文學最盛，釋藏外如《洛陽伽藍記》之類有無異本。千葉君言本寺藏書至富，逮明治維新，多所散佚，聞大正大學收購最多。有高楠博士於各寺藏書知之最悉，可以訪之也。四時回寓，寄玉娟信。下頰奇癢甚腫，寄旅此間，殊以為苦。

緣山三藏概要

宋藏：嘉熙三年湖州路思溪法寶寺雕刻，建治元年，後宇多天皇，當宋恭宗德裕元年。近州管山寺僧傳曉入宋携來，藏於本寺。凡五百四十八函，一千四百二十一部，五千九百一十六卷。

元藏：用思溪、福州二本校正，刻於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工竣。板藏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不詳所從來。或云豆州走湯縣修禪寺所藏。凡五百五十八函，一千四百二十一部，六千一十七卷。

高麗藏：其國素有前後二藏及契丹藏。國王諱治者素信佛，使宋求官本，命沙門宋其等參訂校讎，時為至道元年。先於思溪本二百三十年，各藏以此本為最古。文明中，後土御門天皇，當明成化時。和州忍辱山圓成寺僧榮弘携來，藏於本寺。凡六百三十九函，一千五百二十一部，六千五百八十九卷。其中

增於宋、元藏一百十二部，如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其最巨者也。

十三日 大雪竟日

銀座因之電車停滯。錄燉煌攝影本《本草》凡卅六葉。《巴黎圖書館目》題為《唐新本草》草部下品卷第十□，然通卷並無題識。卷中分墨書、朱書，內藤氏謂朱書與《神農本草經》合，當為經之卷下。按：《舊唐書·經籍志》醫術本草部載《神農本草》三卷，又陶弘景撰《本草集經》七卷，又蘇敬《新修本草》二十一卷。又《新唐書·藝文志》有鄭虔《胡本草》七卷，此書稱河南及汝南郡為北國，小注亦同，注後間載謹案，稱陶氏云云，大率皆攻擊之語。則此書並為陶弘景所注無疑。其朱文當為本經，墨書則為陶氏所增補，謹案以下殆即蘇氏或鄭氏之語也。《四庫提要》僅收宋唐慎微《類證本草》三十卷即《大觀本草》，此外各家注本蓋久已失傳。今發見梁代佚書，誠堪珍秘也。

十四日 晴

十時，赴圖書寮。午後二時，赴中國使署，並晤幸子女史之父江某。途中融雪泥濘，不良於行。入夜雨。

論衡二十五卷

宋槩本。書名題《論衡》卷第幾卷尾同，下題王充低十字。目錄二排，與正文連。上排低二字，下排低十一字，亦有作一排者。篇名低四字。板高七寸，寬五寸二分。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字。魚尾下標《論衡》幾，下有陳振、陳長、王政、□六、趙通、楊昌、李憲、童志、卓佑、王永、潘亨、李文、章宥等刻工姓

名。存卷一至卷廿五。前有細川潤次郎和文跋，謂前十二卷爲狩谷掖齋求古樓藏書，餘爲木村正辭藏書。然長短紙色實爲一書，蓋失而復合也。

金臺集一卷

元槧本。題南陽迺賢易之學、臨川危素太樸編分兩行。每半頁十一行，每行廿二字。上下黑口，上偶記字數。魚尾下標《金臺集》一。前有至正壬辰七月初吉鼇扉老人歐陽玄、又同時無日魏郡李好文此序後半葉有至正十年四月六日黃潛書十一行小字、至正甲辰二月乙未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河東張翥、臨川危素、無年月，序後半葉有至正辛卯史官新安程文書篆文十二行，並有格。至正十二年八月望日監察御史宣城貢師泰等序，卷中《新鄉媼》後有南臺中執法濮陽蓋苗耘夫書十行，集末詩後有禮部侍郎汝陰李黼子威書三行、臨川危素書二行，俱小字，低詩三格。末有至正八年三月余闕序、九年二月五日趙期頤書《潁州老人歌》跋。按：是書首尾俱題作《金臺集》卷第一，詩僅一卷，仍標次第，殊爲失檢。據危素等序，《金臺集》本有前稿，此爲後稿。《四庫提要》作二卷，乃並二稿言之。惟各序人名微有不同，蓋所收又一本也。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朱文方記。此書余曾影刻汲古影元鈔本，序跋無此之備，擬託小林攝影補槧。

十五日 雨

十時，赴文求堂取北京梁雲山寄款三百七十六圓。十一時，赴圖書寮。午後二時，偕田中訪前田侯邸之永山。出宋槧數種。內《世說新語》與圖書寮藏爲一版，刻工姓名俱同。書印在前，圖書

察本漫漶處此均清晰，且無補版，蓋紹興時刊。內藤博士謂二刻，前田侯刻較後，誤也。附錄三卷，汪藻撰，僅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他之目錄不載，中土久佚矣。按：目，一考異，凡五十一事。二名人譜，有譜者卅六族余往年《漫游錄》曾詳記之，無譜者廿六族，又增入十九人。三書名此卷仍俟前有《世說序錄》，始考其名《世說》、《劉義慶世說》、《世說新書》、《世說新語》凡四，次考其卷兩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凡四，次考其篇卅六篇、卅八篇、卅九編凡三，爲讀《世說》者必應參考之書。有“金澤學校”篆書、“金澤文庫”楷書墨長方印，又“睢陽王氏”朱文正方，殆宋元間印。又《賓退錄》，十行十八字，與南潯蔣氏密韻樓所藏同，必爲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所刊行者，序存半葉，失此題字。有“興學亭印”朱文正方，亦宋時印。又古寫本二：一爲長治元年掘河天皇，宋徽宗崇寧三年《冥報記》一帙；一爲足利時代《兩京新記》卷三一軸前缺，古芬可愛，俱金澤文庫物，有墨楷書長印記。又巾箱本《重廣會史》一百卷，每半葉十五行，每行少或十八字，多或廿三字不等。各卷仍冠以子目。白口，魚尾下標史幾，而第一至第五悉標史一，蓋彙訂一冊，忘檢其分卷也。字體質勁，藉以知北宋槧本之模範。所引多唐以前史書，每條冠以書名，頗可備校讎宋本之一助，不得以類書輕視之。前有“經筵”二大字朱文正方印，亦爲宋時印。每冊末有“高麗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三行長方朱文印。按：前田侯，十一世綱紀公，性嗜古籍，凡本邦國典藝文及漢土佚書徵求不倦。築藏書文庫，名尊經閣。明治革新，雖稍散佚，而存留尚富。博桑故家，儲藏綿遠，侯邸爲鉅擘也。六時，赴久保得二之招，在座僅鬯庵一人。久保君號天隨，所藏高麗人小說最富。內《春香傳》爲今人，餘皆爲明時人。傳奇亦富，佳者錄後。余擬擇印四種，蒙其承諾。是日接徐益齋、汪敏齋、趙晉卿各信，寄玉

娟信。

群書治要四十七卷

古寫卷子本。缺第四、第十三、第廿三，慶長紀州活字本即從此出。後復有官本，《連筠簃叢書》刻之。閱其首尾各一卷。前有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題銜。徵序稱：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帙，合爲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云云。卷末有建長七年後深草天皇，當宋理宗寶祐三年八月十四日前參河守清原跋並署押蓋章，各卷皆有，茲錄其末卷跋如後：

文應改元之曆，龜山天皇，當宋理宗景定元年。應鐘上旬之候，清家玉儒，白地上洛，蓋是及六旬之候，加五儒之末。雖無面目，不得點正爲進上革命勘文，愍所催長途旅行也。以此便宜，依越川使君教命。此書申出蓮花王院寶藏御本，終校點之功者也。此御本之外，諸儒家更無此書點本云云，尤可秘者歟。直講清原署押。

文選六十卷

宋槧本，前有鈔配。高七寸一分，寬五寸二分。書名題《文選》卷第幾，次行題梁昭明太子撰低五字，三行題五臣並李善注低八字。每卷目連正文，目低三字，總目低二字，篇目亦低二字，撰人低三字。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廿一字，小卅字。魚尾下標《文選》幾，下有陳才、高一字、徐彥、陳忠、王因、朱宥、王伸、駱晟、蔡忠、徐亮等刻工姓名。重刊則記李良重刊、朱文貴重刊、俞珍重刊、宋琳重刊、吳浩重刊。字體勁正，重刊者亦佳。據後跋，則重刊之歲月乃紹興二十八年，明州本也。大致

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亦間有善注在前，某同善注者。首冊爲鈔本，前有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李善上表、國子監准敕節文，次爲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昌延祚上表，末有高力士口宣敕。卷六十之後有跋八行，錄之於後每行以畫記之。

右《文選》板。歲久，漫漶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亥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中說十卷

宋槧本。板高五寸四分強，寬三寸九分。前有序，接正文，標阮逸注。每半葉十四行，每行大字約廿六，小字卅一二不等板心失記。避宋諱。下有姜、富、奉、正均一字，多剥蝕刻工姓名。後爲杜淹《文中子世家》、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東臯子答陳尚書書、福畤錄關子明事、王福畤王氏家書雜錄、王福畤記等文。有“狩谷望之審定宋本”朱文長方、“湯島狩谷氏求古樓鼎書記”朱文正方諸記。另紙狩谷錄錢牧齋《有學集》跋二則。

故唐律疏議六卷

元槧本。僅存前六卷，吾鄉孫淵如先生覆刊即此本也。前有唐律釋文序，序後有“至正辛卯孟春重校”一行，又有“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兩行木記，六卷之後有泰定二年乙丑秋七月下弦日眉山劉有慶序，此序魚尾下標唐律抹子序。

久保天隨氏所藏傳奇，擇其佳者附錄如後：

排悶齋溫柔鄉 江夏蕉窗編次封面題花間主人填詞，序爲亦庵王空世。

又解金貂 題名同上，序稱湘水女弟白雲來。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 古越孟稱舜，又題花嶼仙史填詞，寓山主人評。序爲祁彪佳，即寓山主人也。

按：孟稱舜字子若，又作子塞。所撰雜劇已梓入《盛明雜劇》初、二集中。傳奇惟此記及余所藏《節義鴛鴦塚姣紅記》演申純王嬌娘事。前有明崇禎己卯仲春王業浩序並陳老蓮繪嬌娘像四葉，每葉有子若題詞，評點亦爲老蓮手蹟。與是記行款同，蓋同時鋟版也。

一笠庵彙編清忠譜 蘇門嘯侶李玉元玉，序爲吳梅村。即五人墓事。

碧天霞 平水徐昆后山填詞。序二，一爲王棚鼈伯英，一爲常庚辛位西。

附金澤實時小傳《桑華蒙求》

金澤實時，北條氏之族也。性耽書籍，營庫於武州之金澤，藏書萬卷。刻金澤文庫四字，鈐於佛經者朱色，儒書者黑色。後世獲其書，異常珍秘。其裔貞顯。清原教隆於金澤講《群書治要》，今世所行者即其本也。

十六日 晴

學生吳學義來談，吳字仲常，江西南城人。朝陽大學畢業生，曾任法院書記官。擬入早稻田大學，亦有志之青年也。接趙晉卿信，即時覆之。日來所閱舊槧，多狩谷掖齋舊藏。掖齋嗜古搜奇，

頗類琴川汲古主人，夙所心折。屢欲物色其所注《見在書目》梓以行世。鬯庵謂原稿已毀，圖書寮新寫似屬未定之稿，不足以表章掖齋。《名人詞典》中有掖齋墓誌一篇，可以考見其崖略。

狩谷掖齋墓誌銘

掖齋名望之，字雲卿，別號掖齋，亦稱三右衛門。祖籍三州刈谷，數世祖始遷於江戶。和音刈、狩相通，因以狩谷爲氏。掖齋少習律令，自忖非博覽唐代故籍不足以窮其奧竅，乃取《六典》《唐律》《太平御覽》《通典》日事探索。由是上追漢代，更進而修習六經，始覺有所憬悟。終身崇奉漢學，基於此也。嘗與市野迷庵譚經義，迷庵叩所尚，答以宜主漢唐注疏。迷庵謂非從事宋儒經解，不適實用。掖齋退而發宋儒傳注，鑽研凡廿餘月，因曰：“兩漢傳經俱有淵源，自六朝以迄唐代，雖漸涉紛糅，古法未至蕩棄。宋儒悍然蔑古，殊非洙泗正宗。”就質迷庵，縱橫辯難，引證弘博。迷庵卒爲之屈，遂棄所習，專心漢學焉。掖齋又以源順《和名類聚鈔》本邦古籍最足珍秘，上自天地，下迄草木，賅載靡遺，不惟藉知當時漢字，且可考見古之方言，引用典籍尤多隋唐佚書。惜訛謬特甚，不能卒讀，乃參證校讎，撰《箋注》十卷。又以先儒論度量，雖有數十家，得失互呈，未能精確，因撰《本邦度量衡權考》。素精小學，復撰《轉注考》。此外尚有《聖德法王帝說注》《日本靈異考證》《博桑略記校訛》《古京遺文》都若干卷。撰述精審，罕與其儕。掖齋藏書極富，多唐鈔暨宋元舊槧，晉唐以來碑版法書亦廣事搜羅。曰：“吾非爭雄二酉，欲訂誤本爲善本耳。”酷嗜古泉，藏異品數百。每於明窗淨几羅列品題。曰：“徵度量、稽世代，可以覘風習也。”因所藏有漢鏡、漢幣、新莽之威斗、中

平之雙魚洗、三耳壺，號六漢老人。或曰：“此五漢，其一何在？”掖齋笑曰：“身佞漢學，豈非一漢時物邪？”天保六年閏七月四日逝世，年六十一。葬下谷天龍寺。掖齋本姓高橋，父名高敏，母佐藤氏。年二十五出嗣，從祖弟狩谷保古，即妻其季女，生一男三女。男名懷之，字少卿，有父風，年四十許即令懷之當戶。築室於淺草，名常閑書院，署其齋曰實事求是書屋，復自號蟬翁。

十七日 晴

十時，赴文求堂。接玉姬、聰寶及孟純生信，發沈駿聲、汪敏齋、徐益齋、玉姬信。十一時，至圖書寮。午後五時，吳仲常招飲於今川小路北京亭，同座有王金海、松本龜、椎木真一諸君。九時歸寓。

新修本草十冊

古鈔本。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等奉敕修，即新舊二志所錄蘇敬撰《新修本草》二十一卷也。其編輯之旨，全以陶弘景《本草集經》爲據，以謹案駁其訛誤。新志復收李勣等奉敕修之《本草》，蓋係重出。此卷存十卷，卷第十五置之卷末，殆係舛裝。後衡較新志稍有同異，且帶散官、勳官。茲將存卷卷目並各跋及銜名錄後。巴黎圖書館三七一四號燉煌寫本之《本草》，即係此書之佚卷。次條所錄宋槩本之《本草綱目》，亦中土佚書。取燉煌本與《綱目》互勘，文與注多同，則《綱目》中列有陶隱居云、唐本注云均可補此本之缺佚。若得好事者將兩書重加編輯，俾成完帙，固不朽之盛業也。有“尚賢私印”白文正方、“學古氏”朱文正方、“墨阪十一代主寫藏記”朱文

正方、“花迺家文庫”朱文楷書長方、“江戸水島氏八□醫師”白文正方、“寶素堂收藏醫書之記”朱文正方等記。

《新修本草》石玉等部中品卷第四天保十五年七月廿七日，燈下照《本草和名》一校了。○每卷均冠《新修本草》四字。

木部上品第十二

木部中品第十三天祿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一校畢，質。按：天保、天祿相距太遠，恐繙錄有誤。

木部下品第十四天祿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一校了，質。

果部卷第十七

菜部卷第十八□保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校讀畢，署押。

米部卷第十九庚戌仲秋廿一日據《大觀本草》校讎，瀘江全善森立之對讀，時在曲直瀨氏之懷仙樓，尚真。

有名無用卷第廿嘉永庚戌照《證類本草》校讀。

禽獸部第十五天平三年歲次辛未七月十七日書生田邊史。

《續日本紀》延曆六年五月戊戌，典藥寮言，蘇敬注《新修本草》與陶隱居《集注本草》相檢，增一百餘條，忽今採用草藥，既合敬說，請行用之。許焉。《延喜式》部式，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第一冊首

顯慶四年正月十七日朝議郎行右監門長史騎尉臣蘇敬上
新志作監門府

登仕郎行禮部主事雲騎尉臣顏仁楚

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參軍臣吳師哲

□子藥□局丞飛騎尉臣蔣義方

朝議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騎都尉臣賈文通志冠以太常寺丞，在呂才之下。

兼太子洗馬弘文□學士臣孔志約□志作館

朝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輕車尉臣李淳風

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護軍臣呂才志冠以太常寺丞
 □太常寺醫蒸雲騎尉臣蔣元昌志作太醫丞蔣茂昌
 太常寺太醫令臣許弘感志無感字
 朝請郎行太常寺太醫令臣蔣李屹李屹志作季屹
 朝請郎守太子樂藏監上騎都尉臣吳嗣雲雲志作宗
 朝請大夫行太子樂藏監臣蔣孝瑜孝瑜志作季瑜
 紿事郎守尚藥局侍醫雲騎尉臣巢孝儉
 尚藥局直長雲騎尉臣許弘真真志作直
 朝議郎行尚藥局直長飛騎尉臣蘭覆珪
 朝議郎守尚藥局奉御騎都尉臣蔣孝璋孝志作季
 朝散大夫守尚藥局奉御上騎都尉臣朝豕朝豕誤，志作胡子家。
 中大夫行尚藥局奉御臣許孝崇
 兼侍中護軍臣辛伐狩伐狩志作茂將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
 臣許敬宗
 司空上柱國英國公□□□志作李勣。志尚有長孫無忌。是卷題
 名之前，亦有“看官位廿三陰”六字，今祇有廿二人，是漏寫長孫無忌也。

新編類要圖注本草綱目四十二卷上五卷

宋槧初印本。板高六寸四分，寬四寸五分。每半葉十行，
 每行大小俱十九字。書名題《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卷第幾。
 魚尾下標本草幾或本幾，上下線口。前爲總目半葉五行。一、
 二卷玉石部上，三、四卷玉石部中，五、六卷玉石部下，七至九
 卷草部上之上，十、十一卷草部上之下，十二、十三卷草部中之
 上，十四、十五卷草部中之下，十六、十七卷草部下之上，十八、
 十九卷草部下之下，二十、二十一卷木部上，二十二、二十三卷

木部中,二十四、二十五卷木部下,二十六卷人部,二十七卷獸部上,二十八卷獸部中,二十九卷獸部下,三十卷禽部上、中、下,三十一卷蟲魚部上,三十二卷蟲魚部中,三十三、三十四卷蟲魚部下,三十五、三十六卷果部上、中、下,三十七卷米穀部上,三十八卷米穀部中,三十九卷米穀部下,四十卷菜部上,四十一卷菜部中,四十二卷菜部下。後一行低七字題“姚溪儒醫劉信甫校正”。次有木記云:“本草之書,最爲備急,世不可闕。舊有〔《神農》〕、〔《圖經》〕、〔《證類》〕,板皆漫滅。大則浩博而難閱,小則疏略而不備。圖相雕刻而不真,舛誤者多。今將是書鼎新刊行,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附入衍義,草木蟲魚,圖相真楷,藥性畏惡,炮製制度,標列綱領,瞭然在目,易於檢閱,色色詳具。三復參校,並無毫髮之差,庶使用者無疑,豈曰小補哉。伏幸祥鑒。”凡七行。每行十八字,有匡者陰文。次爲卷目。次即上五卷,各卷俱標上字以別於正文。一卷爲補注總序嘉祐二年臣禹錫等、本草圖經序嘉祐六年蘇頌、開寶重定序、唐本序禮部郎中孔志約撰、梁陶隱居序、序例總說,二卷爲序例、禹錫等按,千金方及本草拾遺之序例,重廣補注神農本草並圖經序元和七年林希、雷公炮炙論序,三卷爲序例上、序例中、序例下,四卷爲序例所載藥主療上,五卷爲序例所載藥主療下。一卷之首題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敕授太醫助教差充行在和劑辨驗藥材官許洪校正兩行。則此五卷之撰人爲寇宗奭也。正文每品繪圖並所出之地,藥品用陰文別之。本經作大字,所引書有陶隱居《唐本注》、禹錫《日華子圖經》《雷公衍義》《藥性論》《青霞子》《外臺秘要》《抱朴子》《神仙傳》《子母秘錄》《食醫心鏡》,醫方有《千金方》《千金翼方》《孫真人食忌方》《斗門方》《十全傳救方》《聖惠方》《經效

方》《劉禹錫傳信方》《崔氏方》《肘後方》《王氏博濟方》《簡要濟衆方》《孫用和方》《御藥院方》《靈苑方》《百一方》，不遑縷舉。凡經、史、道家及小說關於服食者，無不甄錄。鏤刻精美，筆法、刀法類建陽諸刻。顧《宋史·藝文志》並無收錄，按：木記所舉有《證類》，必坊肆據《大觀本草》增補分晰其卷也。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朱文正方印。

十八日 晴

寄玉姬及汪敏齋、徐益齋信。下午五時，偕田中、勝山赴目黑山本二峰君之招。晤汪袞甫公使、張杏生參贊、江書記官。悉北軍扼守常州，南軍占領丹陽、蕪湖，章太炎避赴津沽等消息。二峰君庭園廣約二萬坪，梅花尤盛，皆莆田名種。今歲酷寒，僅南枝吐數萼。余四年前曾入此游覽，今園中卉木較前茁壯，地肥沃故也。餐畢出燉煌寫本供客品題，多六朝人書，內《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書體遒勁，類初唐人手蹟，尤堪珍貴。所居距市頗遠，歸已逾十時。余本思廿五、六日旋洛，田中君言內藤博士因開古物保存會不日來此，月杪言旋，囑余暫緩數日，與之偕行。接玉娟函並洞庭垂露館狼毫十管。

十九日 隱

東京《日日新聞》載，南北兩軍於松江激戰，勝負尚未判明。齒痛頤腫，十時就田中託購前藥。因法科大學事與寓旭館之某公訂期今日午前晤面。正擬賃車前往，託田中先行電詢，據稱因事出外。待至十二時，疊次電詢，尚未歸來，或介紹人所傳時間有誤邪？乃回寓。途中遇雨，入夜益甚，終宵聽雨，如卧船篷。回思吾鄉親

故此時正在鎗林彈雨中，不知若何恐怖也。

二十日 雨

嚴寒，繼變爲雪。十一時，偕吳仲常赴上野公園精養軒王金堂君之約也。食品有西瓜，涼沁心脾，味頗甜美。午後購化妝品寄玉娟。勝山約赴古泉會，因泥濘未能往。在文求堂稍坐，四時回寓。是日各報南軍未交綏，已入常州。

久保天隨招飲，補贈二律

竭來問字暫停車，此是博桑揚子居。

藻掞《三都》傳紙貴《詩鈔》乙集久絕板，硯耕四序守經畲。

詩鏤短燭才慚澀，君即席賦三律，余構思艱澀，愧無以答。梅勒餘寒萼待舒。

怪底筆花騰異彩，常承藜影照修書。圖書寮，藏御書之所。君職編校。

百城坐擁日閒閒，癖嗜周郎莫笑頑。藏雜劇、傳奇至富，多罕見之本，允予攝影四種。

天寶師承傳一緒，旗亭甲乙付雙鬟。

輸君獨秀遑云傲，抗古高情孰可攀。

題遍鷄林長短驛，從教詩卷替香山。游三韓遼瀋，著有《詩鈔》。

附錄天隨和作

忻迎長者晚停車，太勝蓬蒿仲蔚居。

到底文章關氣運，真成經訓屬蓄畲。

一宵深巷雨偏細，明月小園花始舒。
時局杞憂談可罷，留君燈下看奇書。

春寒莫放酒杯閒，對坐清談羞我頑。
柳色欄前才染黛，峰容畫裏似挑鬟。
逋仙警句何由得，陶令高風不可攀。
著述從今共商酌，只言夙志在名山。

二十一日 晴

寄玉姬信。十一時詣圖書寮，始知因春季皇靈祭休暇。歸途至天賞堂購物，付一百廿三圓，下午三時回寓。接廠友張月岩函，爲介紹購入津門寫經四種目列後，甚愜余懷。閱夕刊，南軍已達龍華，北軍沿鐵路退却。畢庶澄欲與南軍通款，未調協，集中上海，租界異常警備。是日春分。

大般涅槃經

此爲涼譯本，前有比丘靈裕結五字，北周宣政元年戊戌寫本，序爲《釋藏》所無，錄後：

夫大般涅槃者，蓋是無生之秘殿，不死之神宅。迺十垢之密池，度四流之高岸。教窮了義，爲百經之冠冕；旨極性靈，衡萬途之樞要。所以身慧停空，若日出於朝山；解脫隨物，似月入於夜流。常樂淵澄，大盡新新之業；我淨希微，妙斷靡靡之故。塵障緣威，性德遂明。德且緣有而成，非性外確談性也。是心起自由來，匪未發於无始。隱顯絕於常名，虧盈詎關體號，而三歸三所復遍咏於前，四我一能一亦亘通而無簡。兩四雖異，其識同也。染淨不變，性義在焉。蓋以三火十妙，練茲

八門，頓淨皎然，建之在我。三事無缺，四實斯滿。常住兩字，義更備矣。大哉大悟，聲震於根域；海相小相，垂光於信境。種智洞開，朗萬殊於一指；十力併明，照億長於寸心。無畏制於外怨，辯才寫而莫竭。道濟蒼生，利兼天下，携人天以安。秘藏將二乘而置高原。不捨願力，此時畢矣。大般涅槃，此時足矣。而群迷久滯，籍言方曉；大旨幽微，在事方化。故使天仙命純陁於上國，召迦葉於下鄉。文殊高貴，自遠而來，師子陳如，赴同影響。寄斯碩德，假立筌蹄。優劣灼然，以成網羅之用。謂若純陁月喻，明創剪暴害，起四信之正，想菩薩行也。明狀跡辭塵，志同於金石，大眾現病。明解達今昔，悟取捨之源，五行五門。明罪累冰消，戒逾水鏡，十德十門。明位階證地，道亦斯在。師子大聖，明佛盡麗，性顯無遺。聖者迦葉，明升降雖異，凡聖且殊，而並飲彼性水，以成於身報。比丘陳如，明張無文張，張而還合。夫開合兩周，設教方竟。獎攝窮侶，同入寶城。解褐出於誑詐，縉紳參於聖朝。智爵盈宇，終斷七貧之頹；福壽無限，永帶不死之華。緩步長林，免六賊而侵害；端坐高洲，離愛河之巨溺。然立教而引始心，置義以示終極。理教兩陳，化功乃恢。三世共遵斯軌，十方同用茲轍。大寂深致，厥趣齊此。故乃神尊統收前教，名曰大般涅槃乎。

妙法蓮華經

唐咸亨三年寫本，存卷第五，首尾全。後有題款十二行，稱門下省群書手趙文審寫。考《唐六典·門下省》：“令史三人。”注：“先置楷書手，今改令史。”《六典》爲玄宗御撰，李林甫注，可知是職之沿革。曩見高野山藏《文館詞林》，間有題儀鳳二年書手呂神福寫者，與此卷同一峻整，且監者爲少府及

工部，自與通常之寫經不同。又守工部侍郎虞昶，爲世南之子，名附見二書。世南本傳官銜冠以“守”字，即《唐律》以官當徒條，《疏議》以六品散官守五品職事之意也。題款錄後：

咸亨三年四月十一日門下省群書手趙文審寫
 用小麻紙貳拾貳張
 裝潢手解善集
 初校書手趙文審
 再校福林寺僧智藏
 三校福林寺僧智興
 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
 詳閱太原寺主慧立
 詳閱太原上座道成
 判官少府監掌治署令向儀感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興縣開國公虞昶監

金光明經

武周長安二年寫本。字體方正，勁氣直達，大類褚、薛而一種靜穆之氣。閱千百年自流露於楮墨之外，當非尋常經生所能及。《金光明經》本十卷，此存第五，卷內金勝陀羅尼品第八、顯空性品第九、依空滿願品第十四、天王觀察人大品第十一。金輪以一女子暗移唐祚，甚爲讀史者之所抨擊。而承唐貞觀佛教東來之後，廣建禪刹、繙經贊佛，其假宗教以飾治迹，亦可佩其雄圖之遠也。卷內如𠃍、𠃎、𠃏、匝、𠃑、𠃒、𠃓、𠃔、𠃕、𠃖、𠃗、𠃘、𠃚、𠃛，皆爲周之造字。又考《宣和書譜》載金輪十九字，證以茲卷，月作匝，不作𠃒，證作𠃓、作𠃔、作𠃕，

不作鑿，初作匱，不作匱，授作穢，不作穢，兼可補《書譜》之異文。延字則《書譜》所無，是造字不止十九之數。曩在英倫博物館見斯丹因所得燉煌經卷，此經在內。今之所獲與彼館所藏如出一手，其爲一本無疑也。題款錄後：

大周長安三乘歲次癸卯十匝己未朔四十四壬戌玄藏法師義淨奉制於長安西明寺新譯並綴文缶字

翻經沙門婆羅門三藏寶思惟鑿梵義

翻經沙門婆羅門尸利末多讀梵文

翻經沙門七寶臺上坐法寶鑿義

翻經沙門荊州王泉寺弘景鑿義

翻經沙門大福先寺寺主法明鑿義

翻經沙門崇先寺神英鑿義

翻經沙門大興善寺伏禮鑿文

翻經沙門大福先寺上座波崙筆受

翻經沙門清禪寺寺主德感鑿義

翻經沙門大周西寺仁亮鑿義

翻經沙門大摠持寺上座大儀鑿義

翻經沙門大周西寺寺主法藏鑿義

翻經沙門佛稟記寺都維那惠表筆受

翻經沙門大福先都維那慈訓鑿義

請翻經沙門而官寺明曉

轉經沙門北庭龍興寺都維航

阿彌陀經

中間增入徵驗一段，行書頗類二王，亦寫經之星鳳也。其文錄後：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csriver.com商家古籍书城

昔長安僧叡法師、慧崇、僧顯、慧通近至彼國，實禪師、景禪師、西河鸞法師等數百人並生西方，西河綽禪師等因見鸞師得生，各率有緣，專修淨土之業。綽師又撰西方記驗，名《安樂集》流行。又晉朝遠法師入廬山，卅年不出，乃命同志白黑百有廿三人立誓，期於西方，鑿山銘願。至陳天嘉年，廬山珍禪師於坐時見人乘船往西方，乃求附載。報云：“法師未誦《阿彌陀經》，不得去也。”因誦此經，應二萬遍，未終。四七日前夜四更，有神人從西方送一白銀臺來，空中明遇於日。告云：“法師壽終，當乘此臺往生阿彌陀國，故來相示，合知定生。”終時白黑咸聞異香數日。其夜，峰頂寺僧咸見一谷內有數十炬火，火如車輪。尋驗古今生西方者非一，多見化佛，徒衆來迎。靈瑞如傳，不可繁錄。因珍禪師於此經有驗，故略述此以悟來哲，助成往之志耳。

二十二日 晴

閱日報，南軍占領上海，北四川路稍見騷動，餘尚平安。九時，偕吳仲常訪某公未值，晤其夫人。十時，至公使署。十一時，赴圖書寮，歸至文求堂。接玉姬函。下午五時，京都小林轉到潘大道、鄭允恭和文電，言上海安全，促余旋里。發玉姬函。

尚書正義二十卷

宋槧本。板高七寸六分弱，寬五寸八分。每半葉十五行，每行廿四字。此即所謂《尚書》單疏也，與湖南《毛詩》單疏俱海內孤本。前有端拱元年三月孔維等序列銜凡九人，次為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五經正義表，次為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

撰《尚書正義》序。書名題《尚書正義》卷第幾，次行題人名。銜同上，敕字提行，分兩行。魚尾下標書幾，有黃□、朱□、王政、施章、葛□、黃鍾、王紳、吳珪、王正、黃暉等刻工姓名。目錄連正文，某書低二字，目低四字，篇目頂格，卷末計若干字。避宋諱，蓋紹興時鐫本。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記。

文選六十卷

宋槧本，有補刻。板高七寸二分強，寬六寸。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十五字，小二十字。前有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表，次為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呂延祚上表，後附高力士口宣敕，次為梁昭明太子序。書名題《文選》卷第幾，次行低五字題昭明太子撰，次行低六字題唐李善注，又次行齊前行題唐五臣名全注。目錄連正文，總目低二字亦有低一字者，目及撰人俱低三字。魚尾下標名同書題，下有虞良、文用、董、姚二姓俱一字、余文、黃彥、方政、熊海、方琢、陳景昌、方惠、余彥、應世昌、龔襄、管致遠、陳補、蔡昌等刻工姓名。葉次在魚尾之下。注中數語有偶用陰文者。此刻似在前記紹興本之後。

游宦紀聞十卷

宋槧本。板高五寸八分強，寬四寸二分。書名題《游宦紀聞》卷第幾，次行低七字題鄱陽張世南。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魚尾下題紀聞幾，上計字數。似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板。卷末有李發先書一葉，有“昌平坂學問所”墨長方記。

初學記三十卷

宋槧本。板高六寸三分，寬四寸六分。前有紹興四年歲次甲寅正月上元日福唐劉本序。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四字。序之後有“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將監本寫作大字，校正雕開，並無訛謬，收書賢士幸詳鑒焉。紹興丁卯季冬日謹題”木記四行上下俱墨蓋。次爲目錄，每卷俱有墨蓋。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大二十二字至二十四字不等，小三十字。書名題《初學記》卷第幾，下空二字，題某部並記上下字。目錄及每卷之次行題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敕撰一行。魚尾下標記幾或學幾。目錄低一字接正文，篇目冠於上，用陰文，凡遇事對及所引詩文等字，亦用陰文。卷三補鈔後五葉，卷五補鈔後十葉，卷六補鈔六至十三葉，卷十三補鈔二、三葉，卷二十一補抄五、六葉。有“金澤文庫”墨楷書長方、“虎五郎文庫”朱楷書長方、“復古堂”朱文楷圓諸記。

范德機詩集

五山本。前有綱目一葉，每半葉八行。卷首、卷尾書名大字占兩行，題《范德機詩集》卷之幾，次題臨川葛離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分兩行。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魚尾下標詩幾，總目低一字如五言古詩之類，詩題低四字。上下黑口，葉次在下魚尾之下。卷七之末有“延文辛丑仲春命工刊行”一行，爲元至正二十一年。

二十三日 晴

天氣融和，寄潘力山、鄭允恭函。十一時，偕田中、張杏生參贊

及楊雪倫赴內閣文庫。樋口龍太郎出應客。導觀庫內藏書，皆德川氏所遺，用小書箱存儲，箱蓋題書名。約略分類，佳者已提入圖書寮，餘書名目尚富，足為德川幕府昌明儒教之徵。其普通板中有宋槩《陳后山詩注》，頗為希覩，蓋尚未披揀及之也。旋偕赴中央亭午餐。午後二時余仍回文庫，出小說多種，予因所藏烏衣巷藏板之《花筵賺》中有缺葉，曩用山水鄰本鈔補，終覺未協。適文庫有此書，取以互勘。未遑檢閱，擬遲二三日再為一度之參觀也。

陳后山詩注十二卷

宋槩本。板高六寸三分，寬五寸五分。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注作大字低一格。首為彭城陳先生集記，每半葉七行，每行約十四五字，政和五年五月十六日。門人彭城魏衍撰，附元城王雲題政和丙申正月甲午，次為目錄，下注“年譜附”，各卷有墨蓋，然並無年譜，疑詩係編年，或古人即作為年譜也。書名題《后山詩注》卷第幾，次行題天祐任淵，詩題低四字。魚尾下標已幾或陳詩幾，上記字數。有“淺草文庫”朱文楷書長方、“昌平坂學問所”朱文長方、“□□侯長昭黃雪書屋鑒藏圖書之記”朱文正方等記。末有題跋，錄後。明時有黑口本，即覆是刻。余舊藏《黃山谷詩注》，首有黃陳合刊序，行款與此正同，今歸大倉博物館矣。

寄藏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輓近刻書。至宋元槩，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難，而即在西土，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

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孰若舉而獻之於廟？獲藉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虔以宋元槩三十種爲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河三亥書。

二十四日

夜夢偕玉娟共坐烏篷赴陳灣上塚，烟波萬頃，上下蔚藍，扶椒、洞庭諸峰，歷歷在目。笑謂娟曰：“范大夫扁舟五湖，未識較此時奚若？”娟微愠曰：“鴟夷之沉，開藏弓先例，此獠千古忍人。”余欲有辯，忽而驚覺。起視中庭，殘星待曙。追維夢境，悵觸難勝。填小詞一闋，書寄玉姬。蓋此次倉皇出走，阿娟堅以春仲回國上塚爲約，故歷久縛結於意象中也。十二時，偕田中並其夫人子女等赴三越購物，即就食堂午餐。下午三時回。閱夕刊，南軍占領南京、鎮江，取締上海過激派，淮、徐一帶當不致糜爛。接和寶、景熙、劉春生、徐益齋函。

小重山

紀 夢

消受湖波萬頃涼。雙鬟曾共載，儘徜徉。無端巫峽阻河梁。猜心字，屈曲篆雲長。夢境耐思量。依然花解語，玉生香。擘箋試寫十三行。驚鴻影，徙倚愴陳王。

二十五日 晴

寄玉娟及徐益齋、汪敏齋、孫逸齋等信。十時勝山來，偕赴內閣文庫，並晤稻葉岩吉。此君現職朝鮮總督府幕僚，頃從京都來，因值湖南知余踪跡。披襟縱談，恨相見晚。內閣書小說最富，惜余

歸國期促，不能多留時日耳。各小說以《古今小說》《二刻拍案驚奇》為最佳，茲酌錄明版數種如後。閱夕刊，南軍在南京逐魯軍，後與英美兵衝突，死約二千餘人。入夜雨。

全像古今小說四十卷

籤題天許齋藏板、綠天主人評次，並有序云：“茂苑野史氏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是此書亦由各書集合而成也。圖甚精，款為素明刊。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朱文正方、“淺草文庫”朱文楷書長方諸記。

目 錄

一事一目。凡下記圈者見《今古奇觀》，點者日本有和譯刻本，見《喻世明言》者標記卷數於下，並存其原圈點，目與本文小有異同。

- | | | | |
|----------|----|----------|----|
|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 ○四 | 陳御史巧勘金釵鉢 | ○二 |
|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 六 | 閑雲庵阮三償冤債 | |
| 窮馬周遭際賣餽 | 十一 | 葛令公生遺弄珠兒 | |
| 羊角哀舍命全交 | | 吳保安棄家贖友 | 廿一 |
| 裴晉公義還原配 | 十三 | 滕大尹鬼斷家私 | 三 |
|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 十 | 衆名姬春風吊柳 | 七 |
| 張道陵七試趙昇 | | 陳希夷四辭朝命 | 九 |
|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 二十 | 范巨卿鷄黍死生交 | |
| 單符郎全州佳偶 | | 楊八老越國奇逢 | 廿四 |
|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 十四 |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 廿二 |
| 臨安里錢婆留發蹟 | |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 |
| 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 |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 |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八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日月和尚度柳翠 明悟禪師趕五戒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十五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十七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十八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十二
 梁武帝累修成佛 任孝子烈性爲神十六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十九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二刻拍案驚奇四十卷

板心下端標尚友堂。前有二序，一爲壬申睡鄉居士題，一爲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圖爲劉奎摹，或題劉君裕刻。每卷一事二目。其第四十卷乃宋公明鬧元宵雜劇，題《責耳集》《覽天勝語》紀事，即空觀填詞。細目凡九，提綱、破橙、訊燈、詞忤、闖禁、折柳、賜環、俠游、鬧燈。題目正名：李師師手破新橙，周待制慘賦離情。小旋風簪花禁苑，及時雨月夜觀燈。按：即空觀主人即明凌濛初，字玄房，號稚成，湖州人，爲凌迪知之子。崇禎時何騰蛟備兵淮、徐，慕其才，徵入幕。李自成薄徐，殉之。平生撰述甚富，此書著於壬申，爲崇禎五年。

即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緒餘以爲傳奇，又降而爲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壬申崇禎五年冬日睡鄉居士題並書。

丁卯天啟七年之秋，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記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

四十種所收僅三十九篇。其爲柏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恕，聊復綴爲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爲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崇禎壬申五年冬日即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

目 錄

符記同上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定終身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兒五歲朝天。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呂使君情構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沈將士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龍香女認合玉蟾蜍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滿少卿飢附飽鷗	焦文姬生仇死報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剗溪里舊鬼借新屍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甘償白蟻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據居郎署
遲取券元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剩命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女誤泄風情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賈廉訪膺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許察院感夢擒龜	王氏子因風獲盜
痴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亦見前刻
庵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珠江上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揚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官館客
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王漁翁搶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醒世恒言四十卷

金闈葉敬池梓，有天啟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序，圖較前二書稍遜。

目 錄

一事一目，圈點符記同上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賣油郎獨占花魁。• 灌園叟晚逢仙女。•
 大樹坡義虎送親 小水灣天狐貽書。
 錢秀才錯占鳳凰傳。•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陳多壽生死夫妻。• 劉小官雄雌兄弟。
 蘇小妹三難新郎。 佛印師四調琴娘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鬨樊樓多情周勝仙
 赫大卿遺恨鴛鴦縫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張孝基陳留認舅 施潤澤灘闕遇友。
 白玉娘忍苦成夫五 張廷秀逃生救父。一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吕洞賓飛劍斬黃龍
 金海陵縱欲亡身 隋煬帝逸游召謳
 獨孤生歸途鬧夢 薛錄事魚服證仙
 李玉英獄中訟冤 吳衡內鄰舟赴約。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李汎公窮邸遇俠客。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徐老僕義憤成家。 蔡瑞虹忍辱報仇。
 杜子春三入長安 李道人獨步雲門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馬當神風行滕王閣

喻世明言二十四卷

有圖。即《古今小說》剩板二十一卷所修補者，故綠天主人之序亦同。餘採於《醒世恒言》者二卷，《警世通言》者一卷。封面題為《增錄古今小說》，並附記其緣起於左方：

綠天館初刻《古今小說》四十種，見者侈為奇觀，聞者爭為擊節，而流傳未廣，擯置可惜。今板歸本坊，重加較訂，刊誤

補遺，題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顯易。可以開悟人心，相勸於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藝林衍慶堂謹識

飛花咏十六回

一名《雙玉魚》，天花藏主人序。

醋葫蘆二十回

圖至精，款項南洲刻。序三，一爲筆耕主人，一爲醉西湖心月主人，一爲且笑庵主人。題西子湖伏雌教主編，且笑庵芙蓉癖者評。

花筵賺二卷

吳儂荀鴨填詞，空谷玉人訂譜。吳儂荀鴨爲范香令之號，所著有《博山堂樂府三種》，一即此，餘爲《夢花酣》《鴛鴦棒》二種。除《夢花酣》外，並梓入《山水鄰十種傳奇》之內。俱寄託遙深，涉筆幽艷，洵足步武玉茗。是本爲烏衣巷校梓，前有二序，即填詞與訂譜者也。所譜爲溫太真以玉鏡臺賺娶姑女事。余在舊都曾購得是刻，惜多缺葉，遂據二本抄補，奈曲之襯字與白之間答微有不同，每葉字數未能適合。適携入行籃中，聞文庫有是曲，乃携以互校，並補錄二序，亦快事也。庫本末有朱筆跋二則，未識名姓，錄一於後：

太真一味痴情，幼與到底頑懶，摹寫二人光景與語言，無一字不肖，可謂描神之手矣。

二十六日

春雨淅瀝竟日，欲詣圖書寮，畏道路泥潦而止。久保來函索丁集序文並和七律二首詩見前。閱日報及夕刊，南京事日見擴大，日、英、美以保護僑民分調軍艦前往。竊謂黨軍入蘇，首宜蠲除煩苛，與民更始，用副元元渴望。諸凡外交問題，俟根基鞏固，自可迎刃而解也。

二十七日 晴

寄玉姬及孟心史、潘力山信。燉煌寫本《新修本草》謄寫畢，凡十一葉，中間因事停輟，以致多閱時日。閱報南京炮擊事出於誤會，蔣介石至南京停留三小時即至上海，已有調解方法。午後四時，吳仲常、張杏生相繼來譚，同赴北京亭晚餐。夕刊吳淞北軍殘部與南軍戰，仍敗退。晚接田中信，為物色此間古刻二種。一為《皇元風雅》前後集各六卷，五山覆元本。前集有至元二年八月虞集題詞，行書，每半葉六行。次目錄，首行題皇元風雅群英姓氏，大字占兩行，目錄後提行，姓氏二字旁注“畢”字。每卷首行題《皇元風雅》卷之幾，大字同前。下端居中有橢圓陰文白邊“前集”二字，較上稍窄。依次題名三行，為盱江梅谷、傅習說卿采集一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編類一行、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一行。每人姓上仍稍離隔不足半字，惟僅第一卷有之，他卷無。每半葉十三行，行廿一二字不等。人名低二格，上記以圈；詩題低四格，如有序低五格；遇朝廷及應尊崇者提行高一格。細黑口，魚尾下標前幾或詩前幾，“詩”字草書。下魚尾下記葉數。各卷尾題書名詳略不一致。卷之後有至元二年三月謝升孫序，行款同題詞。後集目錄首行題皇元風雅朝野群英姓氏，下端為橢園“後集”二字，餘式俱同前。目錄空白處有木記四行：“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

品齒爵爲序，四方吟壇士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歎云。古杭勤德堂謹啓。”每行十五字。卷一題名缺傳習一款，各卷首尾大字書題一致，卷末側注“終”字。每冊有“艮岳院”長方朱文楷書、“有不爲齋”正方朱文篆書諸記，即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錄之本也。槩刻樸雅，視至正原刻有青勝於藍之概，明槩更無論矣。罟里瞿氏藏有蔣易選《皇元風雅》三十卷，爲《四庫未收書目》所著錄。余曩時囑小林攝影，備製版行世，與此書堪稱雙璧。一爲《和漢令律疏》。前有明治十年十月石水道人保遠序。用朱筆將維新前所行刑律標識於官板《唐律疏議》之上。錄其序文如後。二書希覩之品，即時函囑諧價。

律令者，天下之政要也。從天智天皇草創，而歷代釐正，或沿或革。至元正天皇，更定律令，各爲十卷。爾來國家遵守爲百世之法，所以治隆於劉漢，而文媲於李唐也。中世皇綱解紐，而律令漸弛。及其衰亂也，篇帙盡亡，世不識復有律令也。及輓近，禍亂始定，治道漸興，然令十篇猶闕其三，律十二篇才有五六殘篇，其餘亡逸遺脫，終不能復其故也。余少小耽嗜典籍，憾不見律令全書。於是博索諸書，務加輯集，又證之於唐律，以《和漢令律疏》爲基礎，而就其傍以朱書之。其文同則朱點之，其文異則朱書之，無其文則朱抹之，然後和漢之同異與輕重燦然，亦可觀矣。嗚呼，古之全律，今雖不可悉見，然就此觀之，則其餘逸篇遺文亦可類推而補綴也。明治元年冬十月石水道人保遠識。

二十八日

寄玉姬信。昨寄日記內遺去七葉，今補入。十一時，詣圖書寮。午後二時，訪張杏生參贊、汪袞甫公使。

外臺秘要方十一卷

宋槧本。書體有紹興時風範。板高六寸五分強，寬四寸八分弱。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小字注略縮。書名題《外臺秘要方》卷第幾，下有雙行注，如卷第三注天行二十一門之類。次行題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等上進，此行齊下欄，或距欄空一字。目錄約低五字連正文，篇目低四字。魚尾下標《外臺方》幾，下有王成、阮于、葉邦、陳岱、徐昇、樓譚、時明、徐高、丁珪、趙宗、陳文、朱明、余珵、余青、林俊、徐攷、余全、章椿、黃季常等刻工姓名。存卷三、卷六、卷九、卷十一、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凡十一卷。每卷之後有校勘銜名一行。按：四庫據通行本著錄，作《外臺秘要》，唐王燾撰。而《唐書》及《宋·藝文志》均有“方”字，與此刻本同。題銜稱林億等上進者，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以直賢院黨禹錫、林億校理，時億爲一局之長也。此書殘缺過甚，聞京都崇蘭館福井氏有全帙，當回京都時再訪之。有“金澤文庫”墨楷書長方記。

嚴氏濟生方十卷

宋槧本。板高六寸三分，寬四寸三分弱。四周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書名題《嚴氏濟生方》卷之幾。上下線口，魚尾下標方幾。前有序二。一爲寶祐癸丑上已廬山嚴用和即撰人，一脫後半葉，不詳其名。俱每半葉四行，每行八字至十字不等。卷一、卷六、卷八、卷十鈔補。各方用橢圓陰文爲記，方之前有論治，每方並著煎製服法其中亦間有用陰文者，俱附問答以明之。“答曰”二字亦用陰文。

寒山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

宋槧本。冊子裝裱。四周欄俱切去。板高六寸八分強，寬五寸。魚尾下上記字數。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四字。前有七古一首，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二字。後有“曩閱東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適獲聖製右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題記兩行。次《寒山子詩集》序，題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間丘衡撰。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序後有四言贊語。次朱晦庵《與南老帖》四葉，次陸放翁《與明老帖》一葉半，俱從真蹟摹入。書名題《寒山詩集》，占兩行，下雙行注：“豐干、拾得詩附。”末爲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跋，國清禪寺《三隱集》記，魚尾下標一“記”字，又屠緒赤奮若隙月上澣華山除鐘男可明跋。另箋題跋一葉，內丘字衡字避諱，似中國人手蹟，文錄後。有“植村書屋”、“霞亭珍賞”俱朱文，微長方、慶福院朱文楷書長方、“暢春堂圖書翰”朱文長方諸記。

桂屋老兄所弄宋版《寒山詩》一卷，卷首間邱允序，外有比邱慧身序，朱晦翁《與南老帖》，陸放翁《與明老帖》及志南、可明二跋。二翁筆勢固佳而辭意諄諄，有“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之語。陸所寄《楚辭》集中所載多九字，蓋未得帖之前已刻者邪。視二帖亦足以見古人於事物一一致意之概也。余以萬曆間釋普文刻本及《全唐詩》讎照之，其篇數編次無有相同者，序中所云“於竹木石壁書文句三百餘首，纂集成卷”，既已成卷矣，不知何緣搖動之如此者？又篇中有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則今存者僅其半耳。余把《寒山》反復誦咏，可明所謂淵才雅思，且其詩篇必多是壯歲螢雪餘業矣。其辭采富腴贍縟，絕無寒乞相，似非其風狂子衝口而成篇。書諸竹木者

不特其至理明性、喃喃呵呵爲警世頓祛之言而已。留覽累日，書之以質之老兄。

丁巳之立秋節 菴

二十九日 晴

內藤湖南昨自京都來，寓京橋區木挽町小松屋。九時，偕田中訪之。談及《二刻拍案驚奇》爲明人度曲家所取材，中國絕無傳本，懇其設法借印，以備《曲海》之參考，湖南允之。仍約傍晚在文求堂晤會。十時，詣圖書寮，午後三時回寓休息。五時至文求堂，稻葉岩吉先至，詢及高麗《釋藏》詳見十二日日記可否再印，稻葉君言曩雖禁止印刷，近漸弛禁，如欲印書，伊當斡旋，但苦朝鮮無佳紙墨耳。湖南繼至，田中約至大學赤門前杏花樓晚餐，十時歸寓。江蘇留學生湯錫祥崇明、管品擇常州、及吳仲常來談，坐一小時而去。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古鈔本。三十巨軸，似唐時黃麻紙，界長七寸二分。每行十二三字不等，注雙行略同大字。《經籍訪古志》謂大字十四五字，小注二十二字。首行題《春秋左氏傳》序，書名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 杜氏 盡若干字，卷末題名下雙行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如隱公注經七千二百六十三字，注七千四百一十八字。末之題名後復題一行云《春秋》卷第幾，下偏注“家本如此”四字。眉端暨紙背間錄《正義》，他書有異同者亦採之。此書與刻本異文甚多，詳竹添氏《左傳會箋》中。每卷俱有跋，茲錄其第一卷如後。建保爲順德天皇年號，三年當宋嘉定八年。建長爲後深草天皇年號，八年即康元元年，當宋寶祐四年。文永爲龜山天皇年號，第五歲當宋咸淳四年也。有“金澤文庫”墨楷書長方記。

本奧云：建長八年正月廿四日以家秘說奉授越州太守
尊閣——

前參河守清原本判

本奧云：建保三年四月廿二日授秘說於末子仲光。

散班仲隆

以累代秘本寫點了此書，勘知舊史闕文，讀改後者脫漏，
秘私多存故實，非一以清家講傳家學，此書過他書之故也。子
細在口決而已。清原仲光

文永第五歲夷則十七日以家秘說奉授越州次郎尊
閣下——

音博士清原押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近藤正齋傳寫常陸國久慈郡增井村萬秀山正住持藏舊鈔
本。行款與《尚書正義》同，其從宋本出無疑。前有無忌《上
五經正義表》年月日及銜名與《尚書正義》同，次為《春秋正義》序，接
寫正文。書名題《春秋正義》卷第幾，次行題國子監祭酒上護
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敕字提行撰。每卷末計字數。
有“正齋藏”朱文楷書長方記。末附小草章跋，亦從原本遂錄。
原本並十五本之《集解》未知何在？並錄之以備後之學者採
訪也。

此書蓋天文中之繕寫也，未詳何人之手澤，字畫楷正，古
人螢雪之勞，不亦偉乎？《正義》十五題金澤文庫字，則自鑲
倉出必矣。比較之今本，魯魚相辨，損益惟祐，得益不少。
《集解》四屬缺卷，其他脫簡剥蠹間亦有焉，豈不可惜乎。余
好古之切，詢現住持周滴師裝裁為《正義》十二本、《集解》十

五本，輶匱以贈焉。同志之君子夫觀采矣。

寬政三年辛亥夏六月 小草章記

北畠和尚外集一冊

宋槧本。高六寸五分強，寬四寸五分弱。題嗣法小師大觀編，序爲大觀撰。淳祐庚戌清明後十日。每半葉七行，每葉前後各空一行。每行約十字。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凡偈頌三十六葉、贊十五葉、題跋六葉，末附行述，亦大觀撰。魚尾下各以類標或加“外集”二字，葉數之下存一小圈。末有圓月題識，殆從五山本補錄也。

畠陰語，日本未行，予忝爲耳孫，責不歸焉邪？古岩西堂募緣開版，《語錄》《外集》二冊既印行京師，予集衆讀而夸之：吾祖如此胸次也。有似葛伯不能祀其先，成湯送餉於民，使耕田爲祀，葛伯斂而食之繇。予雖讀而夸之，頰泚且如雨下。

應安庚戌夏不肖遠孫圓月拜手。

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後集十卷

是書《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疑數目倒置。《四庫提要》作十卷，云“從宋槧本抄出”，蓋僅前集也。此本宋槧，板高六寸三分強，寬四寸五分。前有重刊序，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前有目錄，次行題許學士親述，次爲治藥制度總例，書名題《類證普濟本事方》卷第幾。魚尾下標本方幾，上下黑口不甚寬。集錄經驗諸方，間附本事。凡圓湯散丹等字，皆用橢圓陰文《後集》則否以別之。《提要》引《西溪叢語》論肺蟲上行一條謂“屬辭簡雅，不諧於俗”，今文見卷七，詞義極通常，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後集》目錄之後有雙邊木記“建

安余唐卿宅刻梓”兩行，書名題《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後》卷之幾。魚尾下標本方後幾。序爲《提要》所未見，茲錄其序文如後。細繹文意，即爲撰人自序，而彼此署名各異，殊不可解。有“堅田絨造”白文正方、“田馮之印”同上諸記。

醫之道大矣。可以養生，可以全身，可以盡年，可以利天下與來世，是非淺識者所能爲也。苟精此道者，通神明，奪造化，擅回生起死之功，則精神之運，必有默相於冥冥之中者，豈可謂之藝與技術爲等邪？切疑上古之時，如岐伯輔黃帝，伊尹相商王，皆以方書以療民瘼。殆及後世，周有和緩，秦有扁鵲，漢有倉公，魏有華佗，宋有徐文伯，唐有孫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背望踵躡，代不乏人。自茲以往，其妙不傳。間有能者，僅可一二數。何古人精巧如是，而今之人不逮也？予嘗思之，古之人以此救人，故天畀其道使普惠含靈；後人以此射利，故天嗇其術而不輕畀予。無足疑者。余年十一，連遭家禍。父以時疫，母以氣中。百日之間，並失怙恃。痛念里無良醫，束手待盡。及長成人，刻意方書，誓欲以救物爲心。杳冥之中，似有所警。年運而往，今逼桑榆。漫集已試之方及所得新意錄以傳遠，題爲《普濟本事方》。孟榮有《本事詩》，楊元素有《本事曲》，皆爲當時事實，庶幾觀者見其曲折也。余既以救物爲心，予而不求其報，則是方也烏得不與衆共之？時寶祐癸丑良月夏淵余氏重刊於明經堂。

三十日 晴

清晨接玉姬函，並附散花小影，爲滬上某女士筆。鬟雲綽約，花雨繽紛，頗饒逸致。十二時，偕勝山至日本橋區購零物。午後微雨。四時，赴西夕原江蘇學生茶會，到者湯錫祥、管品擇、儲致中、

蔣化時、張毓驛五人。詢知余東航時曾接本會致各團體為余營救電即管君起草，謝其盛意。諸君僉以時局兀臬，擬電蘇當局，請以：一、綏定占領地，以民意為從違；二、融固內部，冀縮短戰征，從事建設；三、頻年內爭，由於軍閥、政客之所構締，請頒國民裁判條例，永奠澄清之基礎。仍公推管君起草，余亦允附名。暢談二時始別。

醉春風題閨人散花小影

霧幕仙山迥，銖衣剛體稱。腰纖可慣耐高寒，問問問。警影驚鴻，迴風舞鶴，定誰輕俊。撒手飛花迅，變作機中錦。
才人幾輩丐餘芬，認認認。鄭氏葩經，江郎彩筆，憑伊調整。

三十一日 晴

寄玉姬函。接池振麟十九日函。近上海郵便遲至十餘日，殊不可解。十二時，赴圖書寮。午後二時，至使署告辭，晤杏生參贊。歸寓，吳仲常來談。夜深，為天隨撰《丁籤詩草》序。

楊氏家藏方二十卷

宋槧本。板高七寸二分強，寬五寸四分。首淳熙五年三月乙未朔代郡楊惔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六字，即自序。次目錄，一諸風上、二諸風下、三傷寒、中暑、瘧疾、積熱、四風濕、腳氣、秘澀、五一切氣積聚、心腹痛、六脾胃、七泄瀉、痢疾、泄痢、八痰飲、咳嗽、九補益、痼冷、十虛勞、心氣消渴、水氣壅脹、小腸疝氣、十一眼目、咽喉、口齒、十二瘡腫、十三腸風、痔漏、十四傷折、丹藥、十五婦人上、十六婦人下、十七小兒上、十八小兒中、十九小兒下、二十雜方。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小約兩字容三字。書名題《楊氏家藏方》第幾。魚尾下標楊氏方幾或無方字，上計字數，下有左、昕、旻、昇、成俱一字、王

友、王良、張彥等刻工姓名。卷帙與《宋史·藝文志》同，《四庫》未著錄。有“金澤文庫”墨楷書長方記。

增廣音注唐許郢州丁卯詩集二卷

元槧初印本。板高六寸六分強，寬四寸三分弱。分上下二卷。目錄依標目占兩行，下有橢圓“上卷”或“下卷”二字陰文，次行題刺史許渾用晦撰，又次行題信安後學祝德子訂正。四圍間有雙邊。凡幾言俱用橢圓陰文。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書名題《增廣音注唐郢州刺史許渾丁卯詩集》。上卷尾題丁卯詩上卷終，陰文齊底欄。卷上或卷下次行如目錄，題訂正之名，詩題低四字。共計上卷近體詩七言律一百三十五首，絕句二十三首。下卷近體詩五言二十韻二首，十韻三首，八韻五首，六韻七首，四韻未注首數。一百七十六首內仍有六韻一首，絕句未注首數五首。散體詩五言八韻一首。如有異同，俱分注於下。下卷目錄題名後有“丁卯，地名也。按《集》中有《南海使院對菊懷丁卯別墅》五言六韻一首，《夜歸丁卯橋村舍》五言律一首”三行之題記。

題仕女冊子

官閨妖亂戢何時，樂部新繙祭酒詞。

昨夜媚猪初進御，承恩貌不在妍媸。《秣陵春》，梅村填詞，間演南漢波斯女事，余梓附《全集》後。

錦衣隊子萬人看，大國榮封秦虢韓。

一片漁陽鼙鼓急，猶夸生女耀門闈。

香花十贊擅珠喉，博得羅敷互倡酬。

試換質孫衣一襲，當筵容彩信無儔。嫩煌發見《十部贊》唐人寫本，景教中頌夷數者，夷數即耶穌譯音異文。質孫，元婦女舞衣。

翩翩書記不尋常，玉貌琴心伴革囊。

寄語帳中鼾睡客，防他紅線出紅妝。

書舶庸譚卷四上

四月一日二月二十九日 晴

寄玉娟函。十一時，偕勝山赴內閣文庫，閱前二次未詳檢者數種。晤樋口，得新修《內閣書目》一冊。午後二時，詣大審院謁松岡，未值。三時，偕田中訪文學博士鹽谷溫。博士研究元人雜劇，著述數巨冊，俱有心得，近輯《斯文雜誌》，出數冊見贈。四時別歸。偕吳仲常再訪松岡於私邸，略談即出。杏生參贊暨管品擇相繼來寓，挽杏生代書《天隨詩草序》畢，仲常約至大學赤門前佛蘭西酒館晚餐。九時半，走別天隨，天隨贈七律一首。知伊調查國史，明日亦有西部之行。十一時回寓，料檢行裝，至午夜二時始獲就寢。

鼓掌絕塵四十回

題“新鐫出像批評通俗小說鼓掌絕塵”，分風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首有圖，次為閉戶先生題，崇禎辛未元旦書於咫園之烹天館，各卷均有。赤城臨海逸叟序及佳會絕句。編者為古吳金木散人，閱者錢塘猗猗主人也。每集一事，雖為言情小說，仍寓針砭社會。聞大連圖書館亦有此書。

風 集

小兒童題咏梅花觀	老道士指引鳳凰山
楊柳岸奇逢麗女	玉鳧舟巧合新詩
兩書生乘戲訪嬌姿	二姊妹觀詩送紈扇

作良媒一股鳳頭釵	傳幽謎半幅花箋紙
難遮掩識破巧機關	怎提防漏泄春消息
締良姻私越百花軒	改喬裝夜奔巴陵道
寬洪相國衣飾儂姬	地理先生店房認子
泥塑周倉威靈傳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
老堪輿驚報狀元郎	衆鄉紳喜建叔清院
夫共婦百年偕老	弟和兄一榜聯登

花 集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小郎君結契贈青驄
喬識幫閒脫空扁馬	風流俠士一諾千金
要西湖喜擲泥菩薩	轉荊州怒打假神仙
察石佛驚分親父子	掬湘江差見舊東君
鳳坡湖龍舟鬥會	杏花亭狐怪迷人
假天師顯術李家莊	走盤珠聚黨楊公廟
三少年會獵魁星閣	衆獵戶齊獲火睛牛
韋丞相東館大開筵	盛總兵西廳小比射
紫石灘夏方重訴苦	天官府陳亥錯投書
兩同寮怒奏金鑾殿	二總戎榮轉汴京城

雪 集

酒痴生醉後勘絲桐	梓童君夢中傳喜信
啞園公誤賣美人圖	老畫師錯寫觀音像
訴幽情兩下傳詩	諧伉儷一場歡夢
醜姑兒園內破花心	小牧童堂上遺春譜
鬧街頭媒婆爭娶	推鬼病小姐相思

假醫生藏機探病	瞽卜士開口禳星
李二叔拿姦嗚枉法	高太尉觀句斷聯姻
文荆卿夜擒紙魍魎	李若蘭滴泪贈驪詞
赴臨安捷報探花郎	返姑蘇幸遂高車願
飾前非廳前雙膝跪	續後韻葉上兩留題

月 集

嫖賭張大話下場頭	仁慈楊員外大捨手
腐頭巾攔路說人情	醉典史私衙通賄賂
喬小官大鬧教坊司	俏姐兒夜走卑田院
鄰老嫗搬是挑非	瞎婆子捻酸剪髮
假秀才馬上剝衣巾	老童生當堂清題目
遭閹割監生命鈍	貶鳳陽奸宦權傾
求薦書蒙師爭館	避仇人縣尹辭官
乘夜月水魂託夢	報深恩驛使遭誅
猛游僧力擒二賊	賢府主看演千金
水陸道場超枉鬼	如輪長老悟終身

玄雪譜四卷

清初刻本。有圖。首有散隱道人序。摘錄著名傳奇間有雜劇。三十七種加以評點。內如《珍珠衫》《風流院》《明月璫》《想當然》，皆不經見者。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

李卓吾評。板心題容與堂藏板。前有庚戌仲夏林孫樸序，次為梁山泊一百單八人之優劣，次為批評《水滸傳》述語。

及論《水滸傳》文字。每卷標卷幾第幾回。今坊間偶見一百二十回本，亦標卓吾評點，此本似在其前。取兩本互校，今本即一百二十回本之一百一回至一百廿回，蓋為後來依據他種關涉水滸故事增輯者。目錄惟第二十六回此本作“鄭哥大鬧授官廳，武松鬥殺西門慶”，今本作“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二郎設祭”，文字迥異。其餘九十五之二、八十一之二、九十之二、九十九之二僅二字之出入，無關大要也。

二日 晴

寄玉姬信，告知行期。八時半，田中、勝山先後來館，乘自動車至中央停車場。樋口、吳仲常、湯錫祥、管品擇、儲致中、蔣化時已先至。管君出致蘇當局電報稿，余擬携至洛中修正後拍發。甫登車，鹽谷博士、張參贊踵至。鹽谷補贈《斯文雜志》一冊，內記《二拍》之事頗詳。余向諸君一一握手言別。汽笛驟鳴，車輪徐展，彼此揭冠致意。自歸航之後，久不習此等儀式矣。余居二等室，湖南居一等室，導余至其室中，各詢所見板本，甚快慰。十二時半，偕至食堂車午餐。窗外桃花絢爛，高俱不過二尺，蓋皆外國種，所謂改良者是也。過名古屋，乘客漸多。下午七時四十餘分，至京都驛。小林偕子及一店員來迎。別湖南，偕小林等仍宿長谷川旅館。舊室有客先占，乃改居新建築之室中。小林言法科大學學生有促余回國電，已轉東京數日，然余並未見及也。

三日 晴

天氣驟暖。寄徐敬齋、汪敏齋及玉姬信。致電李夢驥維持法科校務，並催詢家中書籍。接冰如三哥及靜婉信，驚悉堂弟受愷病

故，身後蕭索。弟向官江蘇高等檢察廳書記官，賴周心約廳長爲之經紀，始克成殮。

讀史記有感

秦始皇

阿母名姬父佑郎，贏家世祚久銷亡。
輶車載鮑歸來日，贏得江山臭亦香。

西楚霸王

革除暴政信奇功，失計當筵劍不雄。
罷舞虞兮歌戚氏，始知隆準遜重瞳。

漢高帝

英英遺貌上雲臺，鳥盡弓藏事可哀。
杯酒笑譚綿帶礪，合將仁聖頌香孩。

四日 陰雨

寄田中信。覆校燉煌寫本唐《新修本草》訖，欲持詣湖南掉換他種，聞因車程勞頓，偃卧不能晤客，遂止。午後二時，偕小林訪神田鬯庵。出家藏舊書數種，供客品評。內宋槧《漁隱叢話後集》甚佳，惜欠卷一至卷六。書名題《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幾。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魚尾下標寺爻幾“詩後”簡寫。中間補寫數則，乃宋人手蹟。又《前集》一冊，行數同上，每行二十三字。書題前集在下，但非陰文，似南宋時建陽本。此二本與通行覆宋本異文甚多，香巖先生有校記數紙附卷中。憶庚子拳匪之亂，曾見此書《前集》，鐫刻精整，後有題銜，今歸李木齋同年。嗣余復收得《後集》，

字較小，木齋以與所藏雖非一本，確爲一書，堅請讓去。今見鬯庵所藏，是此書在宋時已有四本。即此板本一道，亦可見殫見洽聞之不易言也。歸途過岡野兩替店，爲玉姬定製金約指一，取漱玉“人比黃花瘦”詞意，鏤菊花其上，以作此行之紀念。閱《朝日夕刊》，畢庶澄於上月二十八日在徐州槍斃。歷年爭戰，莫不以主義爲揭旗，其實皆竭億兆之精神博個人之權利。吾儕小民，耕鑿成風，依時動息。所休者兵戈，所慮者盜賊，所懼者苛繁，其他悉所不問。嘗游巴黎，見拿破崙殯宮及凱旋門，在在侈張其豐功偉烈，繼訪美國華將軍故居，計宮室、車服、器皿，在昔年平價不過數千元，而二國之興衰，輿論自有評判。所願吾國人人學易學之華將軍，庶幾偃息有期，如以拿破崙自命，則寰宇崩裂，與洚猛之灾有何分別？即使有雄才大略，可以統馭梟傑，如古來嬴政、曹瞞，蒙古成吉斯汗，所謂應運而生者，皆吾民丁劫運也。今此輩怙亂爭雄，殃民禍國，無論爲異黨所屠，或本黨火併，俱屬上應天殛，大快人心也。晚接玉姬信並朱竹垞《詞稿》兩冊，凡《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煙閣體物詞》二卷，《靜志堂詩餘》一卷，附《葉兒樂府》，舊爲漢軍楊幼雲所藏。前有曹爾堪、葉舒崇二序今刻集中，內《江湖載酒集》之《鵲橋仙》十一月八日僅留後二句，移作前闋，易名《步蟾宮》。《體物詞》之《滿江紅》西湖荷花爲《倦尋芳》所改，其爲老人手蹟無疑。中乙抹凡八十餘闋，然多半仍存刻本中，或小朱付梓時未忍割棄也。索價一千二百元，適篋中有《曝書亭集》，乃互勘過其圈點，並溢出詞四十一首、樂府十七首。虞山翁澤之刻本較此本多集外詞九首，《蕃錦集拾遺》廿四首，《葉兒樂府》內《醉太平》一首，所見又是一本。此本較翁刻《載酒集》仍多《玉連環》贈宋玉環一首、《葉兒樂府·一半兒》西溪《水仙子》繞毛大可姬人曼殊二首也。

溢出詞目

《載酒集》:金菊對芙蓉蠟①磯吊孫夫人 桂枝香贈伎桂娘
 三部樂題曹侍郎寄愁集 凤凰臺上憶吹簫答曹秋岳侍郎 折紅梅送
 元侯兄重入粵兼寄陸郡守兄孝山。浙西六家本刻 玉連環贈宋玉環 金縷
 曲壽王湛求方伯 雨中花濟南客感 浣溪沙入九仙山 西江月 憶
 秦娥 壽樓春六家本刻 徵招紅橋書所見 消息辛亥揚州除夕 拋
 球樂春日儀真江口周儀部舟中對雪。六家本刻 渡江雲重過許氏園亭懷歌
 者王楚雲 石州慢再酬陸我謀表叔 漁家傲題錢舍人垂繪圖 青玉案
 送程郎中守桂陵。六家本刻。 定風波題嚴蓀友畫扇頭雪景 垂絲釣闌
 槌度孝廉垂竿圖。六家本刻。 浣溪沙早春寄酬徐庚清 滿庭芳席上送
 客歸武林時演春燈謎劇 瑣窗寒和梁尚書後悼亡作。六家本刻。 漁家
 傲送劉震修之江寧 玉漏遲辛丑除夕馮方寅載酒過兼懷鈍翁王堯峰次韻
 四字令題李畊②客桃鄉圖 臺城路題孫赤崖垂繪圖 六么令用趙氏事
 贈舍人武昔。六家本刻。 減字木蘭花爲周櫟園使君題畫

《體物詞》:迷神引秋海棠 天香綠牡丹同宋牧仲李分虎賦。六家
 本刻。 雪獅兒錢葆翁舍人書咏猫詞索和賦得四首。按:集刻三首。 解
 紅李渭清同館以龍鬚見貽賦之

《靜志堂詩餘》:玉樓春效柳屯田體 又 又 又 長命女
 浣溪沙六家本刻 山花子 菩薩蠻

《葉兒樂府》:閱金經集字 一半兒理安寺 虎跑 西溪 雲
 樓③寺 天竺 吳山 富陽 嚴州 太倉學山園 玉峰 竹林寺 平山
 堂 東蒙 泗源 水仙子爲毛大可文輓姬人曼殊豐臺花匠女也 又前題

①②③ “蠟”原作“梟”，“畊”原作“研”，“樓”原作“溪”，據臺灣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稿本百種匯刊》集部《朱竹垞太史手定詞稿》改。

五日 晴

寄李夢驥及玉姬、張杏生信。十一時，東京轉來法科大學和文電報，電文與前小林所述微有不同。細譯其意，乃校務發展，屬余速旋籌商一切。當覆一電，言籌商校務事請李夢驥代理，此間諸務未結束，須遲二星期始回。昨天氣驟寒，較之前日，差異之點約距離兩月也。

南樓令

題個儂影

寒峭護簾櫳，香猊篆幾重。記妝成促坐喁喁。翻檢芸編
徵故事，郎蜀郡，妾臨邛。芳草逐青驄，蓬山悵望中。校
離愁兩地相同。認取經春蕉萃影，花比瘦，柳方慵。

六日 晴雨不定

十時，偕小林訪湖南。借倫敦博物館燉煌影片兩匣，又《李秀成原文口供》暨《豐後佐伯文庫獻書總目》《佐伯藏書目》各一冊、《竹苞樓鑒定宋本雜記》二冊。佐伯為日本藏書大家，文政丁亥獻諸德川幕府。至慶喜奉還政權，書儲於內閣文庫。經官內省提取佳本入圖書寮。凡鈐“佐伯侯毛利字培松”朱文巨印者，皆當時所獻也。午後一時，至鴨川某酒館洋餐。二時，訪長尾雨山。歸途理髮。參詣西本願寺。此寺規模宏大，為豐臣時代所建築。謁小林母堂。適接李夢驥覆電，謂法科大學自應維持，且已大定。所需書物已寄交小林矣。歸寓已逾五時。茲錄佐伯獻書、藏書目錄各跋如後：

總計千六百五十三部 二萬百十一本 醫書總計九十部

六百四十七本 共千七百四十三部 二萬七百五十八本

右豐後佐伯侯藏書。文政丁亥歲，獻諸江府之朝，賜馬鞍一事以報之云。侯臣中島增太示余以是書目，語其事，似甚惜之。余曰：侯家豈保累世產好讀書之人，其或不好，必有蠹餘散亂之患矣。今藏官庫，則監護職具。檢目借覽，亦猶外府。乃侯之獻而藏，非所以深藏之乎。若余則既由借觀手寫書目展玩自娛，如饌客視食次而流涎耳。

己丑四月 小竹散人識。獻書目跋

孔子歎於有馬者借人乘之，子路志於車馬衣裘與朋友共。蓋交友之道，以此之所有通彼之所無，如是而已矣。然而，有不可借者，有不可共者。夫乘人之所乘而不秣不飲，盡其足力；載人之所載而不脂不輦，以積重任；服人之所服而不厲不揭，以涉泥塗。馬爲之疲，車爲之敗，衣裘爲之涴。以此返諸其人，則雖聖賢，豈能備之乎？非爲惜其物也，爲惡於其無禮也。佐伯先侯霞山耽典籍，家有鄰架之富，人曰：侯以寬厚喜施聞，何其獨吝於借書乎？余與仁聖侯世懋客交於侯，殆二十餘歲，屢覽其書，無一不許。如其藏在封地者，無不海運陸輸以應我需，是知我不唾折、不捲腦，愛護珍賞與侯無異也。然則人之以吝咎侯者，皆所謂疲且敗涴之而不顧者也。侯嘗謂常曰：“余有好藏書之名而其實未多也。他日如至充足，則以目次示子焉。”及侯之捐館也，官慮其數世之後或屬散佚，命嗣侯又民上之目。又民乃檢其遺簏，整頓爲目進呈。又以副本各一部寄余與世懋。曰：“公等於吾先人爲莫逆友。然其存時未示全目，今也顯之官而秘諸公等，則大非先人之旨。故以致之，諸幸見留。”嗚呼！先侯之耽典籍也，其於誦讀，多多

益辦；則與夫徒牛棟是誇、縹緲是銜者豈可同日而論乎？蓋其藏儲之富，遂得升聞，而官亦慮散佚於未然者，其爲策也必矣。如义民亦可謂善繼其志、述其事者也。先侯之逝既十餘歲，世懋亦爲異物。今夏曝書，偶閱此目，感慨不已，因題所得之由於卷端云。文化丙子秋七月冠山源定常。藏書目序

七日 晴 午間微雨

發玉姬信並寄還《竹垞詞稿》。錄燉煌影片《珠英集》。按《新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收張宗昌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舊志合目計之。又總集類收《珠英學士集》五卷，注云：“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日本國現在書目》卷第同此卷據標目知爲卷四後之強半、卷五之首六行，其爲崔融所集無疑。晁氏《讀書志》作三卷，云所存祇此，是宋時已經殘缺。內劉知幾詩尤爲罕覩，餘亦當有同異。惟行款混淆，間有訛奪。姑爲逐寫，俟旋滬時當與《全唐詩》暨各專集互勘。余嘗影巴黎圖書館燉煌寫本唐詩卷子，擬彙訂爲《唐人選唐詩》，今獲是集，殊爲快愉。刻值興正寺法事，從九州四國來宿此館者約二百人。日本信仰釋教，鄉僻尤甚。京都名刹，每逢法事，結隊參詣。亦猶吾國之茅山、天竺進香也。

八日 晴

寄田中信。清繕《珠英集》五葉。《朝日》載青島專電：五日褚玉璞奉張宗昌之命槍斃畢庶澄，六日復斃其部將馬文龍。畢乃張之甥，發表罪狀爲通款南軍。有“整肅軍紀，含淚行刑”等語。余屬小林往借湖南高麗藏經目錄，爲備他日赴韓選擇印刷之用。湖南因卧病未見，傳語俟病愈檢出送來。

九日 晴

寄玉姬、李夢驥信。接劉春生信。錄《珠英集》竟，存其家數如下：

失名三首辛丑：帝京篇 失題 失題俱五言

通事舍人吳興沈佺期十首：駕幸香山寺應制七言 失題

明鏡 辛丑^①歲十月上幸長安時雲卿從在西岳作 古新別
俱五言 古意七言 古意雜言 邺山七言 長門怨 失題俱
五言

通事舍人李適四首：汾陰后土祠作 答宋之間 入崖
口五度 送友人向括州俱五言

左補闕清河崔湜九首：責躬詩 登總持寺浮圖 暮秋
書懷 雜詩 九龍潭作 酬北麟臺春思 同李員外春怨 班
婕妤 塞垣行俱五言

右補闕彭城劉知幾三首：次河神廟虞參軍船先發余阻
風不進寒夜旅泊 讀漢書作 咏史俱五言

右臺殿中侍御史內供瑯琊王無竟八首，實七首：咏漢武帝
別潤州李司馬 駕幸長安奉使先爲檢察 滅胡 君子有所
思 銅爵妓 凤臺曲俱五言

《珠英集》卷第五：

太子文學扶風馬吉甫三首：秋晴過李三山池 秋夜懷
友 同獨孤九秋闈俱五言

^① “辛丑”原作“幸萬”，據《全唐詩》卷九十五《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扈從出西嶽作》改。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21頁。

十日 晴

晨起檢查舊曆，爲三月初九日，乃博陵君第十四周忌辰。出篋中小影，薦以清茶，爇以芸餅，藉伸追想。往年此日，必爲贊佛於宣南古憫忠寺。自蟄居海上，僅於金山江天寺一修齋薦。此爲境遇牽率，屬於沒奈何也。十時，小林掣店員來攝影。十二時，偕出游覽。先詣興正寺，繼上音羽山清水寺。寺爲大同二年當唐憲宗元和三年。將軍田村麻呂因征蝦夷凱旋奏建。屢毀於火，德川幕府廣加修葺。歷階而上，約二百數十級。俯瞰下方，六街萬戶、古刹琳宮，約略可數。西眺雲烟縹渺無際，北則嵐山，南則八旛山、崎天王山諸峰也。時維春仲，草木方滋。滿山黝而碧者爲松檜，微頰者櫻之苞，淡白者櫻之花。各色相間，如纂錦繡。本堂廣袤二十餘丈，山勢峻直。後倚山作基，前植以高十餘丈之巨木，上敷厚重之板，與後取平。制最宏麗，洛中第一勝地別構。內有五墓：中爲月照上人，左爲西鄉隆盛，右爲信海和尚。兩傍左右向者，一爲近藤正慎，一爲平野國臣也。下山至陶器店購清水燒九圓。業此者以清風與平真清水、莊六清水、六兵衛三家爲最善。仿龍泉香爐價值千圓，恒有流入吾國，日本人誤以爲真龍泉，用巨價購回者，即此可知其藝之精矣。緣山至祇園寺，觀櫻樹，可合抱，枝強半枯槁。看花者結隊而來，俱揭奇異之旛以約束之。旋至田舍家店名。進餐。歸途赴大丸，爲靜婉購革帶柳行李，價廿一圓五十錢。是日寄傅沅叔、陶蘭泉、孫逸齋、劉春生信。接樞口信。

感 逝

佳城鬱鬱久埋香，緘恨長年懺不忘。
信物鏡留溫氏玉，修眉山憶卓家妝。
翠樓應悔封侯願，蓬島難求不死方。

燈焰夢回循墮緒，那堪屏枕亦滄桑。

錦瑟華年識竟成，而今何處證星盟。

畫廊屢印弓弓跡，闌苑書慳脈脈情。

縱覩玉簫傷隔世，徒憑羅帳幻傾城。

窮途一掬青衫淚，爲吊銅仙又哭卿。

十一日 陰雨微寒

錄燉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刻本，蓋出五代。首尾完善，與今本同者僅及其半，如目蓮救母、如來昇父。並及釋氏亦寓僧道拜父母之意也。接田中函，寄示舊京修綆堂託售佳刻二種目列後，索價頗高。客囊久罄，暫無以應。函中並屬刻明何楷古《周易訓詁》、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劉文淇《左傳正義》、宋翔鳳《浮溪精舍叢書》，以上各書皆此間學校之所需要，亦可知學經程度較吾國爲深也。晚寄樞口、田中、吳仲常及王姬信。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龍圖閣直學士開國伯趙汝愚輯。四圍雙邊。每半葉九行，行大小十七字。上下黑口。前有淳祐庚戌立秋日眉山史季溫跋，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王孫希滌序，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及自序，明弘治三年華燧序。次目錄四卷。自卷一至卷二十四爲君道。分君道四卷，帝學三卷，政體一卷，孝慈二卷，恭儉一卷，法祖宗一卷，用人五卷，廣言路二卷，勤政一卷，聽斷一卷，詔令二卷，風俗一卷。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五爲帝繫。分尊號一卷，皇太后一卷，皇后

二卷，嬪御一卷，皇太子二卷，宗室一卷，公主郡縣主一卷，外戚二卷以上目一卷。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五爲天道。分祥瑞一卷，灾異九卷。卷四十六至卷七十七爲百官。分宰執三卷，侍從學士待制合一卷，經筵一卷，臺諫五卷，給舍二卷，六部寺監合一卷，館閣一卷，史官東官官屬合一卷，內侍三卷，三銜一卷，帥臣一卷，奉使一卷，監司一卷，守令一卷，官制謹名器合一卷，省官優禮合一卷，考課一卷，重外任久任合一卷，致仕蔭補合一卷，戒敕辭免合一卷，朋黨一卷，轉對見辭謝合一卷以上目一卷。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四爲儒學。分學校二卷，貢舉二卷，制科武舉合一卷，學術一卷，釋老方技合一卷。卷八十五至卷九十六爲禮樂。分郊祀一卷，明堂祖宗侑祀合一卷，宗廟二卷，濮議二卷，崇先聖一卷，朝會宴享臨幸合一卷，喪禮二卷，謚法一卷，士庶五禮議樂合一卷。卷九十七至卷一百爲刑賞。分賞罰一卷，法令禁約合一卷，恤刑護獄合一卷，赦宥錫賚合一卷。卷一百一至卷一百十九爲財賦。分理財三卷，稅賦寬恤合一卷，勸課營屯田合一卷，荒政一卷，內帑常平義倉合一卷，茶法鹽法合一卷，新法十一卷以上目一卷。卷一百二十至卷一百二十五爲兵。分兵議二卷，禁衛州郡兵合一卷，民兵二卷，蕃兵馬政合一卷。卷一百二十六至卷一百二十八爲方域。分宮禁都城合一卷，河議一卷，營造一卷。卷一百二十九至卷一百四十四爲邊防。分遼夏十二卷，青唐高麗合一卷，女真一卷，交趾蠻猺合一卷，盜賊一卷。卷一百四十五至卷一百五十爲總議，共六卷。明季刻書，以錫山華氏爲最風行，亦最珍貴，以所據皆宋槧或名鈔也。而活字本有二，一蘭雪堂，爲華堅、華鏡；一即會通館，爲華燧、華煜。是書奏進後刻於蜀中，淳熙時史季隱重刻之。吳興陸氏、罟里翟氏俱藏有淳熙

本，此本當即從之擺印。《愛日精廬藏書志》列舉其刪宋本殘缺若干處，又錯簡誤連若干處，即卷中亦仍有於葉數上冠以前字者。蓋當時所據之本有脫葉，後經察出，用他本補正，致字有溢出，行款有改動也。然是書除宋槧及華氏外並無他刻，煌煌巨帙，亦不容以中有脫佚棄而不收。按：瞿氏並藏是本，《藏書志》載邵朗仙跋，有“會通館活字本。中間訛謬舛躡，幾不可讀。甲申秋七月，假張月霄所藏宋板讎校，缺者補之，訛者正之，以甲之前半篇接乙之後半篇而不能句讀者足之，宋板漫漶者缺之，凡雙行夾注者悉以紅點誌之”云云。瞿氏後裔良耜與余至契。他日購定，借校付梓，固亦書生之洪願也。卷中有“笑讀古人書”篆書白文長方、“當湖胡遂江氏珍藏”篆書白文長方、“陳仲氏國章”篆書白文正方、“今是堂收藏書籍之記”篆書朱文正方、“黃葉村莊”篆書朱文正方諸記。又每冊有“校完”楷書朱文長方一記，似擺印時之木戳也。

仕學規範四十卷

宋張鑑撰。鑑字功甫，號約齋，西秦人，循王諸孫，官奉議郎，直秘閣。是本宋槧宋印。約高七寸左右。左右雙邊。前有淳熙丙申四月自序，次為總目。卷一至卷三為學，卷四至卷十三行己，卷十四至卷二十八莅官，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陰德，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五作文，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作詩。次為所編書目，計一百種。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序九行，行十四字。題《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幾，卷尾隔一行題同前。白口，魚尾下題規範幾。目低四格，每段次行以下低一格，下注所引書，分別部居。雖襲宋儒面目，而考制度、存典章、重事實，蓋仿劉向《說苑》之例，實南宋掌故之書。若所引《九朝名

臣傳》，多可補正史之缺。其作文作詩二類，俱採各家詩話，兩宋人遺聞佚說多賴以傳，斯又文藝之林也。考楊誠齋《功甫畫像贊》，謂門有朱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而《齊東野語》載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紫桃軒雜著》亦謂功甫豪侈而有清尚。來海鹽，令歌兒衍曲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云云。記其行略，大致相同。即所撰《玉照堂詞》，綿邈清妍，自張一幟，不容以道學迂腐一流目之。檢閱各家書目，杭州丁氏《善本書室》有影宋鈔本，琴川張氏《愛日精廬》有明刻本。曩在廠肆見是刻，字較大，爲黑口。至宋本，一見於吳縣潘氏《滂喜齋》，一見於獨山莫有芝《經眼錄》。惟屢經變故，不知尚存天壤間否。此爲南海孔氏岳雪樓舊藏，繼歸德化李氏慶嘉館中。傅沅叔同年曾借以校《樂善錄》《韻語陽秋》，中多異文。他日端居多暇，若能將編目之存於今者逐一校讎，詎非人生一快事哉。有“慧海樓藏書印”白文正方、“廬山李氏山房”朱文長方、“李印盛鐸”白文正方、“慶嘉館藏”朱文正方、“木犀軒藏書”朱文長方、“明墀之印”白文正方、“木齋宋元秘笈”朱文正方、“木齋審定”朱文長方、“兩晉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軒”朱文正方諸記。

十二日 晴

寄天隨信。接孫逸齋、玉姬、徐益齋信並玉姬等七人攝影。上海工潮未靖，淨滌渝廁者停工竟至一旬，居人殊苦不便，即近來通信異常遲緩。蓋不逞之徒受野心政治之唆使，致生此騷動之徵象。所願當局默順民意，以綏輯地方爲唯一之職志。江浙安則大局可漸冀底定。如任其潰決，蘇事前途固未可知，而星火煽燎原之焰，蔓草鮮剪蘿之方，悔之晚矣。晚接田中信並支票一千五百圓。此

款乃鬻古泉先到期之兩千圓，專以撥小林印書之用。田中因小林儲款之村井銀行停業，不敷周轉，已墊付一千圓。此次僅扣去五數，蓋偶誤記。餘囑小林將浮出之五百圓寄還之。

旅邸無憇，歸程尚滯，得天隨賜詩，循環步武二律並報玉姬
 棋劫香禪證幻因，郵筒遠賁懼心神。
 羨君咳唾皆珠玉，悵我鄉關尚莽榛。
 長伴湘累悲濁世，難追徐福軼飛塵。
 又愆緩緩歸來約，辜負花開陌上春。

蟬蠹生涯秋復春，東山往事久成塵。
 欲然犀燭分魑魅，屢見駔銅委棘榛。
 句似長江宜獻佛，山趨蓬海合稱神。
 偶尋靈蹟頻虔祝，一舸烟波了夙因。昨登音羽山清水寺，感田
 村麻呂征夷之靈蹟，虔叩伽藍，但冀平安，一舸依戀烟波。以此因緣，長承甘露。
 他之建樹，非所期也。

附錄天隨原作

由來離合亦前因，千里懷君更愴神。
 弛迹異邦空歲月，關心行路只荆榛。
 話言偶爾喜同調，詞翰終然輸後塵。
 爲問看花吟穩否，東山雨霽繪濃春。

十三日 晴

閱報南軍黨派軋鏘，致生衝突，北軍捲土重來，占領某某等處，深恐此次戰事蔓延也。發玉姬、徐益齋、汪敏齋信，並寄書物。聞

倉石新由鄉里回，於午後一時偕小林往訪於上雲院。院在黑谷境內。東山排闥，風景幽妍。閱其所藏說部數種，內有明版《警世通言》，為內閣文庫所無。序係天啟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有圖甚精，卷目有缺佚塗改、前後易置處，而書實完足。手民誤以三十五卷板心卷目葉數仍作三十四卷相承而下，閱者不察，益以竄改，殊可發噱耳。目錄與《斯文雜誌》所載微異，或《雜志》別據他刻著錄也。今記之如後。偕倉石至狩野宅談一時許，余復訪內藤，借得燉煌影片數種回。

《警世通言》目錄

圈點符記依前例

俞伯牙摔琴遇知音。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王荊公三難蘇學士。•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俞仲還題詩遇上皇
陳可常端陽遷化	崔待詔生死冤家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蘇知縣羅衫再合	范鯀兒雙鏡重圓
三現身包龍圖斷案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鈍秀才一朝交泰。	老門生三世報恩。•
崔衙內白鷁招妖	計押番金鰻產禍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樂小舍拚生覓偶	《斯文雜誌》作覓喜順
<small>玉堂春遇難逢夫</small>	
《斯文雜誌》作卓文君慧眼識相如	
桂員外窮途懺悔	唐解元出奇玩世。•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宿香亭張浩遇鴛鴦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喬彥杰一妾破家 王嬌鸞百年長恨。
 況太守路斷死孩兒 趙知縣火燒皂角林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福祿壽三星度世 旌陽官鐵樹鎮妖《斯文雜志》作葉法師

符石鎮妖

十四日 雨

寄玉姬信，催詢書籍。晚接夢驂電，謂查詢之書二種前因罷工停頓，今日付攝影即寄。和文微有誤，電局簽注願負電詢更正之責，余固了了也。

菩薩蠻

題福祿鴛鴦冊子效王衍波

玉臺注定今生史，玉簫猶記前生事。香夢託蘅蕪，相貽一斛珠。 問年瓜未剖，可解拋紅豆。琴趣叶偷聲，消磨骯臟情。聘珠

慧心學織蘇娘錦，芳情羞授陳王枕。扇底送微波，生疏沒奈何。 春宵憐惜盡，難寫梨渦暈。明日玉盆中，防他臂褪紅。却扇

沉沉官餅花間炷，絲絲幽緒星前吐。金石兩情融，黃姑鑒此衷。 寒盟儂負責，井定胭脂入。歡若微微之，生生晉惠痴。星夜

香綿吹散簾鈎雨，枝頭互答雛鶯語。打疊一春忙，看花出洞房。
人花同眷屬，消受溫柔福。邢尹品無偏，花妍人更妍。花時

鬟雲雙靨循時尚，鏡中纖影摹周昉。漸漸枕痕消，生拚憶昨宵。
浣花驅婢子，額髮煩郎理。金剪試從容，工夫眉樣同。妝臺

明眸秀鬢銀缸燐，綠窗俊侶分胡越。蘭譜有薪傳，《馬吊譜》，明妓馬湘所著。近時盛行麻雀乃馬吊之轉音。皆昔人葉子戲所演化。休辭玉指寒。
錢籌羅將馬，古泉有大觀將馬、崇禎將馬，本唐人打馬錢之遺製。孤注今番也。郎負若何償，纏金索一雙。博局

橫塘生小垂楊共，心期結託芳蘭重。前世蕊官仙，卿卿本裊烟。裊煙，雲翹夫人侍妾。見《太平廣記》五十引裴铏《傳奇》。
儂身非醋醋，分織機中素。積癖莫郎嗤，縹緲好護持。課婢

玳梁爭羨雙棲穩，絪緼吉象占來準。招展數花枝，綠陰子結時。
阿侯誰肖得，業守清芬克。性格比耶強，同娘玉琢龐。弄兒

十五日 雨 午後稍止

寄玉姬信。接趙晉卿及法科大學鄭允恭、方文政、李劍華、趙韻逸諸教員信，皆促余回國者，並言余被舉監執委員。此職莫詳其性質。余素不談政治，更何能作政治中之機械？爲蠲除煩惱計，仍

宜淡漠置之。晚得田中覆函，謂前之匯款多五百圓，慮余旅費不充，特預計以備不時之需，後日可從他款扣還。殷殷之意，固可感也。大阪《每日夕刊》載，孫軍出入於滬寧線之丹陽，十四日不戰而向揚子江岸退却，常錫尚安謐，本日可開始通車。孫軍復防黨軍襲擊，放棄鎮江，集中於西距鎮江八十華里之地點，殘部尚有萬人。黨軍增兵援應，以一部壓迫孫軍，一部渡江，已入揚州。津浦線方面，第七軍李宗仁氏占領蚌埠，向固鎮前進。蚌埠以南魯軍全被包圍。黨軍占優勢云云。錄之以俟滬上新聞印證。傍晚晴霽，入浴後赴各書鋪游覽。於細川店頭見舊鈔本《綠窗新語》二巨冊，題皇都風月主人撰。所錄純涉麗情，強半出《太平廣記》。每條仿《青瑣高議》，目錄用章回式，亦頗新異。索價頗高，記得吳興劉氏嘉業堂有此書，乃借歸錄其目焉。

齊諧記 書名依本編所引次序

劉阮遇天台仙女

傳奇 按唐書志裴硎撰

裴航遇藍橋雲英 封涉拒上元夫人

德麟娶洞庭韋女

麗情集

任生娶天上書仙 杜牧之睹張好好

趙娘因詩句動心 崔徽私會裴敬中

王仙客得劉無雙 沈真真歸鄭還古

灼灼染淚寄裴質 陸郎中媚娘爭寵

趙象慕非煙擾秦 崔寶羨薛瓊彈箏

馮燕殺主將之妻

南卓解題叙

謝生娶江中水仙

幽怪錄

崔生遇玉卮娘子

異聞錄

星女配姚御史兒 張倩娘離魂奪婿

商芸小說

邢鳳遇西湖水仙

青瑣高議

張愈驪山遇太真	楊貴妃私安祿山
周簿切脈娶孫氏	王幼玉慕戀柳富
曹縣令朱氏奪權	越州女姿色冠代
譚意哥教張氏女	

異聞集

韋卿娶華陰神女

劄玉小說

金彥游春遇會娘

湖湘近事

張詵游春得佳偶

本事詩

崔護覓水逢女子

聞見錄

楊生私通孫玉娘 伴喜私犯張禪娘
陳吉私犯熊小娘

可怪錄

楚娘矜姿色悔嫁

趙后外傳

趙飛燕私通赤鳳 漢成帝服謹恤膠

史記呂不韋傳

秦太后私通嫪毐

江都野錄

李少婦私通封師

楊湜古今詞話

楊師純跳舟結好 楊端臣密會舊姬
張子野逢謝媚卿 盼盼陳詞媚涪翁
柳耆卿因詞得妓 劉濬喜花奴杖鼓

聶勝璣事李公妻 點酥娘精神善對
 趙才卿黠慧敏詞 翠鬟以玉篦結主
 任昉以木刀誑妓 張才翁欲動邛守
 柳耆卿欲見孫相 張公嫌李氏醜容

唐宋遺史

玉簫再生爲韋妾

張碩流紅記

韓夫人題葉成親

南楚新聞

章導與梁楚雙懸

異志

沙吒利奪韓翃妻

天寶遺事

唐明皇咽助情花

江南遺錄

韓妓與諸生淫雜 陳處士暫寄師叔

詩話

錢起咏湘靈鼓瑟

詩話細覽

楊妃竊寧王玉笛

段安節

沈翹翹善敲方響

樂府雜錄

張紅紅善記拍板 麻奴服將軍觱篥
永新娘最好善歌

瑣言

蜀官妓舞搖頭令

雲溪友議

韋中丞女舞柘枝 嚴武斃乃父之妾
柳家婢不事牙郎 譚銖譏人偏重色
李令妻于歸評事

南部煙花錄

吳絳仙蛾綠畫眉 袁寶兒最多憨態

盧氏雜記

□茂美年少風流

閑中新錄

楚蓮香國色無雙

王子年拾遺記

薛靈芸容貌絕世 越國美人如神仙

杜陽雜編

薛瓊英香肌絕妙

蘇子美文

楊愛愛不嫁後夫

五代史

王凝妻守節斷臂

玉泉子

鄭小姐遇賊赴江 李福虛嚙溺一甌

列女傳

蔡文姬博學知音

麗娟記

張建封家姬吟詩

啟顏錄

鄭康成家婢引詩

紀異錄

薛濤妓滑稽改令 史君實贈己還俗

湘江近事

党家妓不識雲景

文選

宋玉辨已不好色

南部新書

崔女怨盧郎年紀

陶岳荆湖近事

李太監傳語縣君

三水小牘

却要然燭照四子

冷齋夜話

蘇東坡携妓參禪

南唐近事

陳沅嘲道士啗肉

詩史

蔣氏嘲和尚解酒

失題書名

王子喬遇芙蓉仙 賢鳴君遇西真仙

陳純會上元夫人	永娘配翠雲洞仙
錢忠娶吳江女仙	王軒苧蘿逢西子
韋生遇后土夫人	劉卿遇康王廟女
柳毅娶洞庭龍女	郭華買脂慕粉郎
張公子遇崔鶯鶯	謝真真識韓真卿
楊生共秀奴同游	崔郊甫因詩得婢
楚兒遭郭鋟鞭打	朝雲爲老嫗吹簫
白公聽商婦琵琶	簫史教弄玉鳳簫
白樂天辨華原磬	虜騎感劉琨胡笳
蚩尤畏黃帝鼓角	鄭都知醞藉巧談
徐令女干陳太師	

十六日 晴

寄玉姬、姜佐禹、法科諸教員及吳仲常信。校錄英倫博物館藏
燉煌古寫本《古文尚書·大禹謨》三葉。是夜月色甚清朗。

春訊欲闌，綺懷叢集，偶成四絕，復書

阿娟小影上以志歸時歡遇

攬轡何因滯洛濱，京都襲吾國舊稱，亦名洛都。驚鴻今喜晤真真。
春來仍是秋來瘦，省識紅闌恨緒頻。自余西航，娟櫻怯症，屢瀕
於危。今小別數月，益羸弱，甚憐。

東風吹綠柳絲絲，天際歸舟辨影遲。

一樣江潮管迎送，那堪追憶斷腸時。函問歸期，將於江干迎迓。

避人鏡聽卜行藏，雙燕從今穩畫梁。

莫向四時歌子夜，預儲十索狎丁娘。

威鳳焉能罹雉罿，松楸瞻望鬱餘哀。

橫塘夢裏經行慣，準共雙桃泛宅來。先太夫人新阡在峽山，瞰太湖。去歲潯陽返棹，正思偕玉姬上冢，已儲楮幣供品，猝遭橫逆中輶。然魂夢常依戀松楸也。清明佳節，屢訂歸期，此其時矣。

十七日 晴

校錄燉煌本《古文尚書·泰誓中》至《武成》第五。午後一時，偕小林赴佐佐木書店，偶見架頭有吾鄉鄒程村《倚聲集》一部，以五十圓購得。與《瑤華集》皆清詞人最善之選本，而此尤罕覩。旋詣博物館，擬觀入唐僧最澄遺墨數種，館員加藤修以是日祇應某皇族請俟異日。乃至山本岡陶器店，購清水燒十六圓。旋詣南禪寺。入境高松蔽日，泉流有聲，心慮俱清。寺左爲第九十一代龜山天皇陵當宋理宗，中經傾圮，天正元和間當明萬曆間，親王號桂昌院者重爲修葺，得復舊觀。六時，在東洋亭晚餐。內閣因救濟臺銀案提交樞密院，以違法否決，全體辭職。此銀行關係財界至巨，政府爲之救濟，所以免金融之破裂，而結果如此，殊出意料。月色微茫，夜夢博陵君植立中庭，不勝悽惋，迹之乃秋海棠一叢。蓋余刀環之期不遠，泉下人預示徵兆也。

十八日 晴

接玉娟及徐益齋信。玉娟並寄我清孫無言選《十六名家詞》十巨冊。兩日來各報所錄皆內閣重組事，於吾國時局闇寂無聞，殊爲沉悶。晚小林來譚，擬於廿一日作高野之游。

帳 帳

帳帳閑抄本事詩，聯芳樓遠昔棲遲。

崔盧繡戶論中表，霍鄭雛齡擅妙姿。

鉢盒久承慈母諾，錦箋那避侍兒知。

蹇修底事多乖忤，從此蠶抽自縛絲。

求鳳幽緒咽琴音，重遘慶亭歲月深。

一妹雲鬟皎逆旅，雙文羅襪刻花陰。

荒唐賦稿臣題玉，旖旎風懷屋貯金。

哀樂乘除消寡積，已灰爐篆未灰心。

香車緩緩不辭遙，偕隱宣南結綺寮。

樂府聲傳中婦艷，妝臺眉待使君描。

泥他玉甲調銀柱，妒我青衣號綠翹謂綠子。

一卷裴硎工記錄，而今追憶黯魂消。

琳宇花畦發舊妍，雲輜曾此共流連。憫忠寺東院牡丹盛開。

遄歸碧海因靈藥，小住藍橋是謫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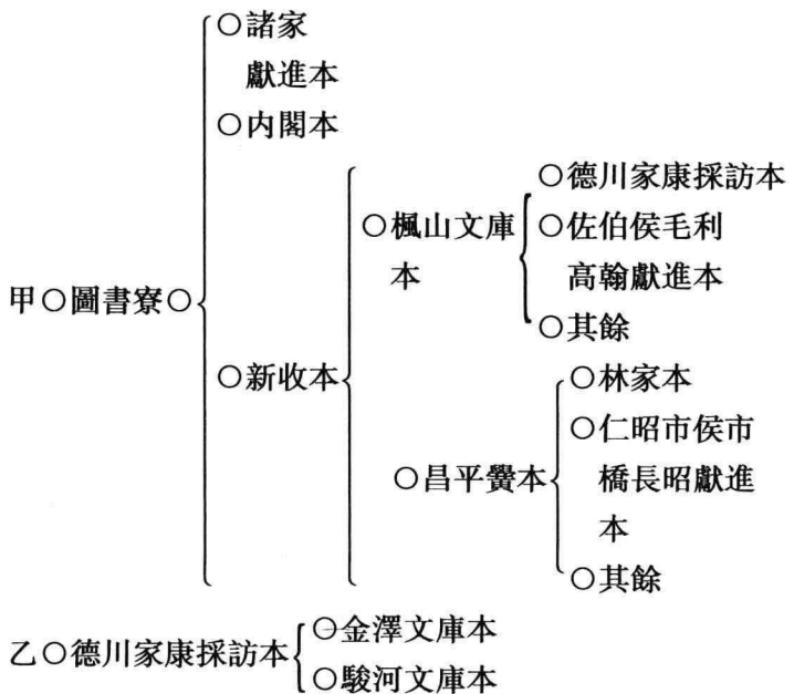
影鬱波凌驚夢裏，恨添悽黛寫春前。指《紅豆圖》。

金函虔禮臺城法，好祝雲華續斷緣。梓《法華懺儀》四十卷，就寺中建法華道場。

十九日 晴

寄玉娟函。閱《朝日》知後繼內閣總理為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氏。湘省赤焰頗熾，士紳被戮凡廿人，葉德輝與焉。葉字彥彬，性喜藏書，刻有《觀古閣叢書》。曾於宣南一晤，其人談詞風激，眸

予露光太甚。初疑其不獲令終，今竟罹禍，爲之惋惜。午後二時，鬯庵來談，詢以秘閣藏書之源流，鬯庵繪甲乙兩表如後，頗爲明瞭，並允別撰一源流考，俾世人知蓬瀛世界亦有蘭臺、東觀。若清室天祿舊藏，贊本爲多，實不逮其什一也。晚接玉姬電，促余從速歸航。吳仲常書至，詢余行期，欲來洛稍罄離悰。



二十日 陰

兩日來取鄒選《倚聲集》與十六家本麗農、蓉渡兩家對勘。鄒選溢出者頗多，補錄於眉端，並過其圈點，備歸航時付刊。內閣成立，外務田中義一兼，內務鈴木喜三郎，大藏高橋是清曾任總理，陸軍白川義則，海軍岡田啟介，司法原嘉道，文部三土忠造，農林山本

梯二郎，商工中橋德五郎，遞信望月圭介，鐵道小川平吉，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法制局長前田米藏，警視總監宮田光雄，全部皆政友會員，此日本第一次政黨內閣也。午後雨，寄張杏生參贊信。前託山本陶器店覓佳製清水燒觀音，晚九時送十餘尊來。內雲龍五采觀音瑞相端嚴，工尤精細，殊非吾國景德鎮所能及，議價二十二圓。並另製一木龕以資供奉。小林來，約明日赴高野山，如天雨中止。

二十一日

晨起，大雨如注。小林遣子來，約登山事暫展一日。數日校錄倫敦博物館燉煌本《古文尚書·蔡仲之命》至《立政》，至是始校畢。接徐益齋十四日信，屬余緩回。計發信之日，即東報所載孫軍出入於丹陽、蘇州之日。是時因內閣問題，迄未紀中國戰事。然滬寧照舊通車，十五日且在南京開聯席會議，本日復有南京組織政府之提議，記事頗多鑿枘。或滬上先有此風傳，今已歸於平靖也。午後雨止放霽，寄田中信，詢鹽谷節山介紹印《二刻拍案驚奇》事。《夕刊》載有第一次閣議，命外務次官及局長研究積極方針之事。

二十二日 晴

八時，偕小林氏乘八時二十五分之汽車至大阪，改乘南海電車赴高野山。甫登車，小林下車購物，待之久不至，車依時駛動。行至次驛，小林氏猝至，余訝其追蹤神速。蓋同時高野行之車凡三，余車第三，小林購物回，誤登第二，方欲退下，而車輪已展，故至此下驛專待余車至，始復會合，然彼此俱懸懸矣。電車軌單線，至交叉點，必須待來車始前進，不及汽車之速。而途中風景頗佳。至千早城口，山路已逐步而高，路旁飛泉激玉，亦隨山路而分階段。過

天目驛，有隧道長十五町，出隧道，逾紀伊大川，約十二時抵高野山下。往時僅達橋本，今較為便利矣。賃自動車每人往復卅二錢，每車乘七人，同行約十餘臺。日本農家春時尚未播種，國民皈依佛教，每遇名山古刹，大率結團體參詣。吾國香市以茅山、天竺為最盛，頻年征戰，沿途非兵即匪，香客因之絕跡。同為亞東民族，幸與不幸，殊判霄壤。電車路至極樂橋止。山峰曲折，每折益高。俯視深壑，惴惴祗懼。下車後午餐。憶及往年余登此山，因不慣籃輿之屈曲，棄昇而步。革履堅冰，屢次顛躡。乃改著足袋芒鞋，於午後一時柱杖進行。二時，抵女人堂。至是始入本山境內，距極樂橋廿四町，拔海三千尺。高處平坦，八峰環抱一橢圓之大平原，周廣凡十數里。蒼松屏列，琳宇相望。余嘗書“靈山第一”額留鎮此山，詢無愧色。仍投宿常喜院。部署稍定，詣靈寶館訪主任井村米太郎，當贈本館及金剛峰寺正智院、實性院《文館詞林》各一部，並取唐寫本互勘，接葉之處稍有倒置。據富岡調查之目，尚有卷四百五十二、卷六百九十一。井村君言乃後世傳寫，並非原本。五時半回宿所。入夜，鐘聲沉遠，諸天遙接，亦必聆此數杵之清韻也。

書舶庸譚卷四下

二十三日 晴

晨起，恭詣永代祠堂內謁先慈暨博陵君神位。八時，至金剛峰寺，原名青岩寺，明治初年改今名。贈《文館詞林》一部。館長適赴大阪，晤理事官崎忍海。本山金堂規模壯麗，上年被毀，余捐十圓，忍海請留墨蹟，爲題“莊嚴世界”四字。閱題名簿，久保天隨於二十日來此，急用電話追訊，已於次日下山赴熊本矣。館長室外有巨幹老梅一株，紅萼爛熳如早春，因山中氣候高寒，今始著花也。客座旁爲柳之間，廣十六疊，唐襖皆繪高柳，即豐臣秀次事略詳後切腹之所。寺經改建，室中位置仍照當年。忍海贈前館長土宜法龍著《木母堂集》一部，皆闡明宗教之講演錄。茗譚片刻辭出，於寺門購《秀次公》一小冊，中紀豐臣家事頗詳，擇其悲壯者節譯數段於後，以存此山之掌故也。九時，至郵便局，發玉姬及李夢鵞信。由金剛峰寺至奥之院凡二十八町，路廣而平，旁植杉檜，高十餘丈。綠陰蔽空，時聞天籟。所過名刹稱某某院者約數十所，以清心院庭園最勝，皇族登山者多宿此，宿料無定率，恒高於他院數倍。渡一之橋，兩旁皆名人及京坂富商之家。或植石欄，或築浮圖。有《景教流行中國碑》，乃英婦某所募建者。次爲中之橋。又四五町之左爲歷朝御陵，右爲御供所。至此引玉川之水，架以木橋，其下清流潺潺，游鱗可數，儲爲放生之用。橋下銅佛數軀，名水向地藏。參詣者持薄木片，書亡人姓氏，投之水中爲祈冥福。渡橋數十武爲燈籠堂，中供大師。歷階而升，堂中頗廣，各獻香燭虔禮或讚梵唄。堂後有窣波堵，中龕大師趺坐之肉軀。相傳每年端節館主敬謹啟

龕，爲之易衣，然此式已久不行。余亦隨衆焚香致敬，虔祝吾國修偃有期，獲安桑梓。略事休息，即循原路而返。十一時，在一茶室午餐。此山名物以豆腐爲最，分乾濕二種，乾者略似吾國凍豆腐，每塊售一錢五釐至二錢；濕者攏和胡麻，嫩不受箸，其味尤佳。此外皆竹木價廉之品，不過因山得名耳。小林氏購郵便杓子寄所知，乃木製飯杓，外髹以漆，價三錢至十錢。杓之中心黏方寸藍格白紙，隨題所受人姓名住址，貼三錢切手投之郵筒。受者得之，即供使用，亦取每飯不忘之意。午後一時，仍赴靈寶館訪井村君，導觀所藏國寶。佛像居十之八，皆七百年以前製作。有《宋藏》四千零五十九卷，《高麗藏》六千五百十五卷，梵夾初印，較增上寺印本爲先。井村贈余和歌一首，復導至正智院，訪《文館詞林》。院被焚，尚未修復。住持春秋已高，出《文館詞林》數種。間有刻本，前所云卷四百五十二、卷六百九十一俱近十餘年寫本也。井村君送余至宿所別去。三時，料簡行囊下山。沿途皆游僧丐者，屬小林多易銅幣，每人布施一枚，約及兩圓，尚多觖望。四時抵極樂橋，仍易自動車至高野山下。待至四時半，乘電車遵舊路於六時半抵大阪，在停車場前西餐館晚餐。七時廿餘分，乘汽車上行，八時抵京都。接杏生信。是日各報載日本政府爲解決財政問題於下月召集緊急會議。

空海傳譯《名人辭典》

空海，高僧也。姓佐伯氏，讚州多摩郡人。父曰田公。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孕十二月而生。幼從舅氏朝散大夫阿刀大足學世典，弱冠出家，依石淵寺之勤操法師博習經典。德宗貞元二十年入唐，抵長安，遍游諸刹求名師。會遇慧果阿闍梨，慧果一見喜之，即爲灌頂，授以阿闍梨之位並諸法具，使歸

國傳布其教。又罽賓般若三藏亦付以《華嚴》《六波羅蜜經》等梵經。大同元年歸國，弘仁帝詔入宮中，集諸宗碩師論佛法。空海辯論精敏，莫能與抗。帝曰：“陳義雖精，亦有證歟？”空海則入禪定，俄於頂上涌出五佛三寶冠，放五色光明，威容顯赫。帝乃作禮，諸師皆屈服。十三年，大同上皇悅其道，受灌頂禮。天長元年大旱，帝敕其祈禱，遂大雨三日。或於寺中無水，呪之即出。今之龍泉寺，即其遺跡也。有時修不動使者之法，則身現火焰；有時以手書空中，則顯見字體，其神異多類此。雕刻佛菩薩像遍滿國中，其數不可勝計。弘仁七年登高野山，創金剛峰寺，建大浮屠以福天下。承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結毗盧之印，結跏趺坐，寂然入定。先此七日，與諸弟子念彌勒寶號，至是日氣絕，蓋持定以待龍華也。定後五旬體尚溫，鬚髮漸長，其徒剃而藏之。上敕令吊慰。空海平生撰述頗多，至今舉國誦習之。延喜二十一年賜謚弘法大師，死年六十二。和文《伊呂波》四十七字歌，即大師所作也。

豐臣秀次傳譯《名人辭典》

豐臣秀次爲秀吉外甥，秀吉養之爲子。父武藏守吉房，母爲秀吉之異母妹智子，號陽龍寺。吉房一名昌之助，稱木下彌介。其族稱爲長尾，後改爲三好，居尾州犬山城。剃度後號爲常閑，旋叙法印稱三位法印，又稱武藏入道。秀次生於永祿十一年，初字次兵衛，改爲孫七郎，三好康長養子。天正十一年正月率兵二萬伐瀧川一益於伊勢，攻拔嶺城。二月，從秀吉於淺岳。十四年四月，秀吉與織田信雄有隙，家康助信雄與秀吉對抗於小牧。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長谷川秀一將侵參河以搗其虛，秀次將後軍，士卒總數三萬。信輝等進拔岩崎，

報捷於後軍。秀次繼進，九日至稻葉，停師傳餐。東將榊原康政、本多康重及尾將丹羽氏次等自後急逼，全師驚愕潰走。秀次下令整軍搏鬪，死傷甚衆。秀次馬斃，僅以身免。信輝部將土肥權左衛門以己馬乘之，扶掖而遁。其麾下木下助左衛門、木下勘解由穗富山城守等均死之。家康追至長湫，士卒土崩，逃入秀政之軍。秀次初出時，其兵八千，此時多死傷，唯吉田久左衛門保全器杖、獲得首一級而還樂田。十三年三月爲副帥伐根來之僧於紀伊，攻陷千石隍塞，斬首千六百餘級。五月，與美濃守秀長率舟師入阿波，圍和氣城，克之，合兵拔一官、木津兩城。七月，遂平四州還。是月，秀吉任關白，秀次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權中將，更三好姓羽柴氏。十四年十一月，進位參議。十五年二月，從秀吉征伐九州。十一月，遷權中納言，叙正三位。十六年四月，詔列清華之上，升從二位。十八年，從秀吉討北條氏，率師攻中山城。中村一氏以偏師薄城，一柳直末先登，死之。師進，拔外郭，迫其牙城。秀次鼓衆繼之，獲松田秀植、間宮康俊，守將北條氏勝越城而逃。七月，以尾張及北伊勢五郡封秀次。十一月，九戶政實叛於陸奥，木村秀俊屢敗，乞援於秀吉，秀吉命秀次率師赴援，與蒲生氏鄉共救之。十九年正月，還京師。二月，叙正二位，遷權大納言。五月九日，政實復叛，南部信直屢戰不克，秀吉以秀次爲元帥，使其赴援。命曰：“此行當掃穴滅種，以奠東陲，凡事受家康節制。”因以蒲生氏鄉、伊達政宗等爲前軍。八月，政實納降，諸將遂誘擒敵卒三十餘人，錮其餘黨數百人於子城而戮之。時秀次師次三峽，諸將送俘，秀次悉斬之，傳首京師。秀次與家康遂宣撫奧羽諸地，分定境域，除苛法，蠲賦役，約制法而還。十一月，秀吉以秀次爲養子。十二月，任內大臣，尋詔爲

關白。文祿元年正月，升任左大臣。秀次居職，日流驕侈傲誕。秀吉欲以秀次征韓，秀次憚遠征不奉旨。二年正月，秀次田獵，或諫曰：“上皇升遐未久，無乃不可？”不聽。復携婢妾登叢山，僉曰：“此山自延曆以降，嚴禁婦女。”秀次曰：“我爲關白，不可視同群庶。”又刮鳥獸於南光坊，見僧侶所蓄之鹽豉，則投以魚鳥腸骨，舉山厭其暴戾。黑田如水諫曰：“太閤櫛風沐雨以剗平禍亂，春秋既高，兵革尚未全戢，實智士肝腦塗地之秋也。殿下以外甥而爲嗣子，職位超衆，自公卿列侯以下靡不望風奔走，皆太閤之恩惠，非殿下之功也。及今不圖報效，晏然以逞嗜欲，非至計也。方今太閤倦厭外征，殿下曷改過悔非，請往行營名古屋以攝軍務，則太閤必喜，而富貴乃得長保。否則，讒慝競興，禍變不測，其熟思之。”秀次不聽。蒲生氏鄉亦恐秀次獲罪，屢勸航海，又不聽。三年正月，秀吉愛秀賴，陰欲以大任讓之。然秀次並無遜讓之色，且昏暴日甚，動輒手刃侍臣，夜屢微行，戮人道上。又自城樓發銃，以彈行人爲樂。初，秀賴生後，秀次威權衰替，將士厭其悖虐，人心日益離去。秀次知之，嚴整武備。每值田獵，輒多齎兵器以備不虞。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交相惡之，於是二人讒於秀吉曰：“關白畋獵多齎甲兵，其意不測。”七月三日，秀吉遣使詰問，秀次惶恐謝罪，獻載書七紙，以明無異志，秀吉意稍解。初，秀次恐諸侯之不助己，多與金帛，以至殷勤，尤欲與毛利輝元結納，送以載書之稿請盟。至是，諸侯各陳其有異志。是日，輝光獻其稿書，曰：“去歲秀次遣白井備後來言曰：速載盟書。云太閤雖逝世，必不叛秀次。故今將其載書獻呈。”秀吉大怒，使山内一豐、堀尾吉晴等召秀次。秀次與白井範秀、木村重茲、熊谷直澄相議，皆言謝罪無益，可據兵力以決雌雄，而嬖

幸等則勸其親往謝罪。八日，遂率左右三十人往伏見，途次五條，至方廣寺前，見寺前騷擾，或曰征討使已到，秀次大悔。秀吉命幽於木下大膳之邸，遣使命赴高野待命，並附以僧興山。時從者猶數百人，石田三成減之，僅令其左右三十人隨往。秀次遂附高野山，入青岩寺。秀吉奏其大逆，詔削其官爵，廢爲庶人。又收秀次之子女妻妾三十餘人，禁錮於龜山城。秀次尋剃髮，號道意。三成竊諭興山，使勸秀次自盡。興山悉會滿山法徒，欲爲減死一等，不果。三成及長盛以秀次尚存，意猶不安，因勸秀吉將秀次明正典刑。秀吉乃遣福島正則、福原高直等率兵一萬，於十四日抵高野，傳達秀吉之命。僧徒猶籲救，不允。正則等率兵圍青岩寺。秀次大怒，遣興山往諭退兵。十五日黎明，秀次遂自殺。年二十八。十六日，使者還獻其首，三成請懸首京師以表其叛。後謚曰善正寺法名高岩道意。秀次嗜內，博求名姝。自公卿列侯以至士庶，凡以姝色聞名者，皆迫使致後房，殆有數百人。其耦嫡者二十餘人。八月，秀吉命三成、長盛等與致秀次之幼子及妻妾三十四人，悉斬之。

記秀次切腹事譯《秀次公》小冊子

一，文祿四年明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五時，福島大夫、池田伊豫《野史春秋》福原右馬三人銜豐臣秀吉命，令秀次切腹。甫謁高野山，關白秀次與隆西堂博將棋，篠部淡路白：“二使蒞臨。”秀次詰何事。淡路守達二使意，謂事既如斯，從事緩頰，終多遺憾，請公自裁。維時諦視局中，秀次方勝，隆西堂桂馬奪圍無路。秀次取侯駒入之篋中，取隆西堂侯駒置之蓋上，意不令二駒失散也。收貯訖，謂二使曰：“時尚炎蒸，途次勞苦，

且至白洲待命。”復曰：“余欲作書遺家人，可乎？”二使曰：“度日之長，請從容將事。”秀次濡筆命紙，一致親父御二様，一致親母北之方，一致三十四姪人，命富田齋投。富田曰：“請遣他人，余輩早知有今日，誓生死隨公。”秀次以郵書重於殉死倍蓰，剖諭肫切，富田始允。秀次予以五十金，並云若福島詢途中所需，可任便資給，若詳問，即言預籌已裕，無勞措意。富田出，福島飭二僕伴送至京都。

一，隆西堂原非秀次之從者，東福寺僧也。十三日清晨來高野，實後於秀次。本幸藏主爲及池田伊豫之甥，秀次度死後，伊豫必可挈之同行。欲誘令出於室外，曰：“外間有人訪汝。”隆西堂悟其旨，曰：“愚僧蓄志殉公。”頃晤伊豫，已鞠誠相告，並託轉語幸藏，來生再奉杖履。商略既定，此時方回也。

一，僕之司傘者名吉若，備湯，請秀次入浴。竟，衣冠如平時。取鑰，從篋出劍，命山田三十郎仍納劍函於篋中。別出則重江、藥淬藤四郎、光國、貞宗、中當一作中堂五劍，用紙裹劍刃三寸許，備書自裁者姓名於其上，於是從者屬集。秀次謂隆西堂曰：“汝職非侍從，且屬縉徒，速去速去。”隆西堂曰：“愚僧前日始至，亦三世緣，此志已決，無多囑。”秀次曰：“若然，且聽君。”從死者題己姓名於劍之紙上。取几至，承以紙，分列五劍。秀次所用者名獅子正宗，未題己名，橫陳於五劍之腰際。

一，從死之人既定，乃張最後之宴。肴品淨素，行酌者爲木食之弟子，年十五六小沙彌也。秀次居中，左次隆西堂，次山田，右次篠部淡路，次山本主殿，次不破萬作。吉若由白洲來，植立庭中，請入給仕。秀次許之，入廊，距淡路約一敷。淡路詢其名，自陳名服部，秀次命改爲吉兵衛。秀次舉杯欲酌隆

西堂，隆西堂惶悚上陳曰：“此杯宜先酌介錯人。”凡切腹後須斷其首，承此役者名介錯人。山田曰：“此杯宜傳於我。”淡路曰：“余當承此役。”二人競辯。秀次停杯凝慮，以山田之祖即隸郎籍，依習慣宜屬之，惟座中淡路年最長，遺長而命少者，於理未順，乃勸山田讓於淡路。山田首肯，即謂淡路曰：“余等赴三塗之大河，宜互相提携，以奉主公，如違是訓，即戾前旨，余固無芥蒂也，君其速受斯酒。”淡路乃與山田握手爲禮，接杯飲畢，依次傳於隆西堂、山田、山本，末爲萬作。萬作跪而言曰：“余素不嗜飲，然值此時，須沃素顏，以誌特徵。”強飲而盡。傳觴竣事，萬作曰：“余取饌奉主公。”座中群注視，以爲別取饌以進，而事殊不然，第見萬作由几取萬作名之劍徑赴白洲，秀次揣知其首先自裁，曰：“稍待，我當爲汝介錯人。”諸人離此室赴白洲。隆西堂自廊欲下，秀次命取大夫刀，繼而曰：“庶民刀亦可。”即奉二刀。時萬作已將腹切作十字形，萬作、山田皆十八歲，腸出。秀次揮刃，刃鈍，二斫方殊其首。乃易大夫刀，意謂此刃不論何物，當犀利也。淡路置萬作骸於牆側。山田亦切作十字形，臟腑皆出，秀次一斫即殊，親爲置骸。主殿亦如上自殺，秀次復爲揮刃。三人之骸俱置一所。

一，秀次入廊，隆西堂約各度一聲，同時納刃，乃據几上。秀次東向，隆西堂欲易座。秀次曰：“十方皆在佛土中，拘執胡爲？”隆西堂曰：“誠然，所謂無二亦無三也。”吉兵衛爲隆西堂之介錯人。甫舉聲，各切一橫刀，尚未切直刀，淡路即進刃，首揮中肩，次復過高，秀次屬以鎮靜，三刃始殊。淡路納其首於新桶，封題交二使，復納屍體於桶，覆蓋加封焉。

一，淡路語二使曰：“技拙，殊惶愧，今介錯者爲主公，目眩心悸，狼狽特甚。”二使曰：“曩時介錯平民，余等處之泰然，

今見關白切腹，俱俯首淚濡，誠狼狽也。”淡路曰：“余今奏技，請公等拭目，若覆前轍，斯狼狽也。”即切腹作十字形，出其臍腑於兩股，置劍合掌，吉衛兵就而進刃焉。吉兵衛即據其處呼曰：“誰人介錯我者？謹待命。”二使亟止之一云即自刎死。

隆西堂一作隆西常，誤。名玄隆。西堂，其僧職，略稱隆西堂，爲京都東福寺山法雲寺之開基，後改南昌院，今廢。字虎巖。受秀次之皈依，天正十九年，秀次爲建法雲寺以居之。難作，秀次即入其寺，就隆西堂商所處。隆西堂度不能免，勸入高野再作良籌。迨秀次切腹於青岩寺，乃殉焉。

秀次被誅家族名冊依瑞泉寺之《事略緣起》

文祿四年八月二日清晨，聚樂城中秀次之子女及姬侍三十餘人載以檻車，辭昔居之華邸，赴廣漠之郊原。該地周冪闡圍，諸姬靚妝，引至秀次首之前，依名冊次第戮之，各有絕命詞，殊悲慘也。

瑞泉寺在京都本屋町三條南入，慶長十六年居士角倉了爲追薦秀次及家族並殉死諸士用大佛殿餘木所建立，山號蒸舟山。文祿之際行刑場所爲三條河原。茲錄被戮之名及絕命詞如左和歌略。

秀次之子仙千代丸，六歲一作五歲，母於和子之前，日野下野守之女。

次百丸，四歲，母於辰之前，尾州山口將監之女。

次十九，三歲一作二歲，母於佐子之前。

次土丸，未周晬，母於知屋之前。

女九歲，母中納言之局。

秀次姬侍多大家閨秀，其中一之臺菊亭，右大夫晴季之

女，夙稱絕世美人，三十一歲。

小上謫於妻之前，四條三位中將之女，十六歲。

中納言之局，於龜之方女之母攝州小濱殿，三十三歲。

於和子之前，仙千代丸之母，十八歲。

於辰之前，百丸之母，十九歲。

於知屋之前，土丸之母，十八歲。

於佐子之前，十九之母，北野松梅院之女，十九歲。

於萬之前，二十三歲。

於與メ之前，尾州堀田次郎右衛門正時之女，三十六歲。

於河子之前，濃州日比野下野守之女，十六歲。

於伊滿之前，出羽最上洛之女，十五歲。上洛欲求淀君營救，未及。

按察使之前，京都秋葉某之女，三十五歲。

小少將備前，本鄉主膳之女，二十四歲。

左衛門後，河内國岡本某後室，三十八歲。

右衛門後，播州村瀨某之妻，村井善右衛門之女，三十五歲。

於美屋之前，一之臺之女，十三歲。

於菊之前，攝州伊丹兵庫之女，十四歲。

於松之前，右衛門後之女，十二歲。

於佐伊之前，別所豐後守之女，十五歲。

於古保之前，江州鰯江樺之助之女，十五歲。

於假名之前，十七歲。

於竹之前，十七歲。

於愛之前，京都古州主膳之女，二十三歲。

於藤之前，大原三河守之女，二十一歲。

於牧之前，齋藤平兵衛之女，十六歲。

於國之前，泉州大島新右衛門之女，二十二歲。戮時欲令西向，答曰：“本無東西。”乃對秀次首就戮。

於杉之前，十九歲。

於阿屋之前，御末之人，三十一歲。

於喝食之前，十五歲。

此外復有於三津東津保見、於千保及妙心老尼。

以上參酌秀次局方肖像及絕命時之和歌錄之。尚有一本，有於奈阿，年十八歲。

行刑之時，先斬子女，後及姬侍。諸姬皆咏辭世歌，鎮定如常時，毫無兒女驚懼之色。知其已達覺悟之程，實悽愴之極也。監刑者爲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楠正家、前田玄以四人。屍體穴葬一處，勒石題“秀次惡逆冢”一名畜生冢。冢在瑞泉寺。

二日清晨，緹騎至門，轟轟狺狺，達於竟日。群衆疊呼從速著手，音悽而厲。諸姬知無幸免，三十餘人依次出邸。緹騎捉其小臂，納入檻車，每車乘二三人，世子、姬君惶怖欲死。此時境況，不知被逮者之感覺如何。觀衆無良賤歡歎飲泣之外，感覺俱喪。往時秀次眷屬出入邸第，僕從如雲，若何烜赫？今則下偶平民，所謂昨日今朝大不同也。世子、姬君已無乳母相隨，懷抱所親膝上，不期而吮其母之乳，爲狀亦殊悲慘。比至三條河原，諸姬下車，爭趨於秀次之首前，盈盈俠拜中略。劔子年約五旬，有鬚，狀頗獰惡，見姣好之世子，提之若狗，刺以二刀。其母及衆姬侍皆哭失聲，觀者咸以袖拭淚，此亦當然之理也。一年甫三齡之姬君，投於其母於辰之懷，於辰前作百九君之母，此作姬君之母，待考。問曰：“將及我否？”於辰曰：“虔誦南無阿彌陀佛號，行與汝父關白公相晤。”姬君誦至十聲，粗暴之

護決兵士群呼曰：“如此作態，亦殊無益。”就其母之膝奪之，當胸刺以二刀，擲棄於地。其母見之，理宜昏瞀，而事殊不然，延頸西向呼曰：“速殺我！速殺我！”劙子即時斷其首，觀者魂膽俱落。如是者已戮八九人，俱累其屍於世子屍體之上。忽一女子走入，曰：或曰婦人名東“關白之子不應如此狼籍，監刑者所司何事？胡不制止？”監刑者任其訕詈，置之不聞。觀者皆曰：“不圖今日見此慘劇，若預知之，皆不來此。”追悔之聲，到處皆聞。凡戮三十餘人，河流皆赤，監刑者指石田等絕無矜愍之容，咸知此輩皆讒人也。是夜，洛都街市遍黏匿名揭帖，云：“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關白家犯罪，當依關白家之例行之，斯為正理。今日狼籍若此，下儕齊民毋乃非正道歟！噫！因果之說，尚希注意焉。”楮尾綴以和歌云：“世間因果如車輪之昭然兮，善耶，惡耶，皆循環兮。”據項甫庵《太閤記》

其後，石田三成戰於關力原，一敗塗地。幸而逃入山野，飢病交迫，遂為邏者所得，械送京師，斬於四條河原，梟於三條河原。因果之說，洵不誣也。

柳之間吊秀次

前胡親愛後胡嚴，骨肉交乘二五讒。

待命原知終不免，從教野史話青岩。青岩待命

角勝楸枰掃穴同，虎兒到此尚英雄。

阿耶且戢雷霆怒，聊作征韓未竟功。將棋游

國士酬恩敢惜身，遑分縉侶與家臣。

青鋒彈指三塗近，舉盞先觴介錯人。從死諸士

崇丘名合署鴛鴦葬處亦名畜生冢，碧血紅顏太滲傷。
搜剔貞珉編小傳，宜隨金谷播餘芳。卅四姬侍

二十四日 晴

閱《朝日新聞》，政府因救濟銀行準於下月召集緊急會議。午後二時，訪內藤、狩野，均未值。詣黑谷寺上雲院倉石處，談一時許回。接徐益齋信。

滿江紅

高野歸，檢舊曆，知前日爲余生日，書此寄慨。

罷飲流觴，驚歲序，又逢丁卯。屈指數，蒼茫身世，悲多歡少。劍技偶師磨鏡叟，鞭絲曾逐章臺道。剩而今，獨棹泛滄溟，鄰鷗鳥。歌幾疊，湘靈調。撾幾陣，漁陽操。且一尊自祝，長空吟嘯。野史亭幽諱國故，花間人麗箋愁稿。只平生積癖與柔情，難除掃。曾刻《中州》《花間》等集，故詞中及之。

二十五日 晴

寄田中、孫逸齋、玉姬、李夢驥信。準備內航，託小林代定二十九日長崎丸艙位。晚七時，訪內藤，將調查高野山正智院《文館詞林》詳情告之，內藤以四五二及六九一兩卷確經編入國寶帳內，且富岡氏稽古功深，既經披覽，必無訛謬。此中恐有問題。次訪狩野，狩野喜談滿清舊聞，庚子時，適留學北京，拳匪之役起，日使署警衛不及廿人，曾充兵役。聯軍入城，隸柴五郎部下。維時余官刑部主事，於此事顛末均屬目擊，且於接收監獄、誅戮禍首亦承其乏。各證所聞，若合符節。歸時已午夜矣。

補錄庚子拳禍

戊戌政變，兩官情感益惡。孝欽錮德宗於瀛臺，假稱不豫，徵外醫數人留京師，日頒脈案於各部院，其用意已可概見，顧慮外人干涉，未敢肆毒。翌年，山東大刀匪徒起，改名義和團。揭扶清滅洋旗幟，結壇惑衆。項城撫魯，治之嚴，竄避直隸界。闔豎讐其靈異於孝欽，潛招致神武門附近，俾衆傳習，欲以行廢立也。歲杪，立端王子溥儕爲大阿哥，起用穆宗毅皇后父崇綺充師傅，附之者爲大學士徐桐及子刑部左侍郎承煜，軍機大臣啟秀、剛毅，親貴中爲莊王、瀾公等。庚子春，保定府有拳教相仇事，派軍機大臣趙舒翹查辦。趙爲剛毅援引，模棱覆奏，由是匪焰益熾，殺人放火，官府不爲過問。承煜且招匪於大堂，設壇用示敬禮。五月初旬，匪焚大柵欄老德記藥房。炎日歛風，涼棚櫛比，火勢蔓延。南至施家胡同，東越前門大街至肉市褂子店並廊房頭條，西至西河沿，關帝廟，北爲東西兩荷包巷、前門箭樓、敵樓，城內歷棋盤街、官廳、敷文牌樓，東至兵部街止。廣袤七八里，商店精華悉萃於是，損失殆二億元以上。方火盛時，兩官開御前會議，自尚、侍以迄京堂咸預其列，班次凌亂，無復朝儀。太常卿袁昶被擠於後，大呼“臣袁昶有奏”。德宗問“袁昶何在？”乃膝行而前，痛陳義和拳之不足恃。端王斥曰：“阻撓大計，袁昶可斬也。”總理衙門奏各使欲出兵靖亂，乃派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徐用儀、聯元止外兵。德宗牽許衣，欲有後言，顧孝欽囁嚅不敢發。孝欽正色曰：“皇帝胡得牽許景澄衣？”乃釋之去。閱數日，德使克林德被戕；各使調天津海軍起陸入衛。日使署遺書記山杉彬迎候，被戮於永定門。時局緊張，朝廷亦有開衅意，調甘肅提督董福祥

率回兵數千攻使署，拳匪協助於後，自茲錦繡都城日淪沒於槍林彈雨中矣。直隸總督裕祿向亦附和拳匪，促提督聶士成出戰。士成力竭陣亡，朝廷雖加褒恤，而深咎其失機，裕祿旋仰藥死。於是，政府昏醉日甚，以剪除異己爲急務，先殺許景澄、袁昶、聯元，繼殺內務府大臣立山及徐用儀。袁因論奏激切，許、徐、聯蓋因馳譽外交，立山饒於資，素得孝欽歡心，莊王挾借貸未遂之嫌，藉以陷之。許臨刑時歎曰：“臣死不足惜，其如國事何？”立山家屬已遠颺，爲之摒擋後事者乃所眷裝旦之某像姑也。未幾，以廷寄殺前戶部尚書張蔭桓於戍所。有人晤剛毅於西苑，剛毅痛詆前大學士翁同龢誤國，人爲翁危，廷寄迄未發出，亦云幸矣。嗣調李文忠補直隸總督，文忠由粵航滬，揣知政府非善意，逗留不進。時京師盛傳有殺一龍二虎十三羊之謠，龍爲德宗，虎爲文忠、榮祿，羊則指戊戌案斥逐諸臣及當時名流不附義和團者。拳匪亦睚眦必報，永定門外某某數村皆業工藝，指爲白蓮教，捆載交部行刑，前後三次，凡一百二十人。載囚須用車，坊巷通衢每有停住之車，名跑海車，甚至有奪其車、縛其人以實囚數併戮之者，可謂恐怖時代矣。刑部秋審處提調段書雲言於趙尚書云：“秋曹行戮，宜有爰書，若蒙乞鞠，可杜冤濫。”趙躊躇良久，曰：“此天數也。”趙治獄有聲。幼時育於嫡母，事之以孝聞。於拳匪一役，僅阿附取容，尚無大過，以和議故列其名於禍首，誠爲太嚴。段嘗詣榮文忠爲趙緩頰，懸從末減，榮徐應之曰：“此天數也。”證以前語，若有循環之理在。段於民國官湖北省民政長，常舉此事語人。余時官刑部主事，隸陝西司，與使署係直線相距約半里，與同官江右許受衡、黔中韓紹徽猶間日入署治事，屢戰方殷，廣庭彈子如雨下，余等恒避於牆隅，槍聲稍息，始趨而出，習以爲常，生死度外置之。六月間聞邸鈔，諭旨令各省痛殺洋人，

有“雖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之語。此旨爲軍機章京連文沖所擬，頗舉以自豪云。諭旨達南中，大理少卿盛宣懷密電鄂督張文襄，倡東南互保之議，賴以安謐。盛後加官保銜，以此。各城黏貼提督銜門三堂會銜殺洋人告示，男子與婦孺區異其價值。三堂者，端王、瀾公及英年也。聯軍窺進京師，京津間僅宋慶、馬玉崑二軍，音訊阻隔，不得確報。旋調李秉衡本東南互保列銜之一人、夏辛酉、陳湜勤王。各軍由西穿外城而東，軍容甚盛。未數日，仍折而西，狼狽不堪。蓋行抵通州河西務已爲聯軍所創，李且以殉難聞矣。朝廷知事不可爲，密圈各路車輛數百於保定待命，備西狩。七月初旬，董軍一半撤駐南城，挨戶搜索車馬，不堪其擾。各商店之店員、學徒俱遣歸鄉里，雨傘肩包絡繹亘數里。菜市已停止攤肆，慘楚狀況至今心悸。余寓居丞相胡同，視使館界爲東北。每夜砲聲不絕，若值陰雨，使署出疑兵以擾之，前後營互相環擊，所斃尤多，其實皆己之兵隊也。二十日，聞砲聲移向東南，較常時倍烈。居民競傳謂董福祥借得纏頭兵至矣。余固逆料外城已破，聯軍之印度兵占領天壇也。是日，老僕曹貴出外未回，入夜升屋瞭望，內城火起凡十數處。往時門前結隊拳匪高呼“燒香”，至是寂然。明晨曹貴回寓，見余大泣，謂被印兵捉擄牧馬，乘間逃回。聞刑部監犯逸出，一司官自縊於陝西司堂。余曰：“此必韓君紹徽無疑。”嗣晤部中胥隸，詢之果然。各門懸英文旗幟，謠傳德宗御門見各使，已媾和矣。實則是晚貝子溥倫夜叩官門報知警耗，孝欽立召珍妃至，推墜之於井中，用巨石壓之。緣妃與瑾妃爲同胞，因牽涉魯伯陽案，曾被孝欽痛杖，至是故斃之也。夤夜，偕德宗、大阿哥並官眷數人倉皇出宮，雇跑海車數乘西行，遲明至頤和園。令熬粥，未熟，訛言聯軍追及，復發，途中僅得燒

餅、麻花充飢，由草地至某縣始獲肩輿乘坐。抵懷來，縣令吳永，曾惠敏婿，識爲兩官，騰銜舍與居，盛治行裝。孝欽詰知門閥，殊爲嘉悅。居數日，飭扈從西幸，至長安始駐蹕焉。先是聯軍將首善圖劃分疆界，既入京，各依綫屯駐。菜市南屬美，最屬寧靜。次日，聯軍大索朝臣之附義和團者。崇綺合門自埋殉節。徐桐年老，頗鎮靜，家人照常治餐。僕某於梁間結二繩，語承煜曰：“中堂義當死國，即奴才亦當殉主。”意諷承煜同殉，詎承煜扶其父投繩後未即死，乃破衣櫃盛其父屍，埋於階下。無何，逮者至，並逮啟秀，同拘於順天府署中。主者爲日本柴五郎，即聯軍總司令也。維時慶王避居西山，都人迎之入京，分電遮留車駕，並促李文忠北上議和。文忠至，寓賢良寺。南城紳商推侍講學士惲毓鼎、刑部主事喬樹枏暨余設立協巡公所，綏輯地方，以補官治。南漕久不到，民食維艱，請於慶王，開倉出積米，糧價頓平。大內亦由聯軍分段保護，不時饋給米薪。一日，各使率文武官瞻仰內庭，鳴砲二十餘響以誌敬禮，循序而行，秋毫無犯，莫不佩其紀律之嚴肅，程度之文明也。是時，探悉車駕同官赴行在者漸多，旋奉諭旨起用前刑部尚書貴恒復任是職。各國以秋曹治事尚洽輿評，首先將刑部交還。漢員之在京者僅數人，余因是擢提牢廳主事，總辦秋審兼陝西司主稿。京師秩序，頓復舊觀。李文忠開始和議，而兩官尚無還京之意。各使欲於親貴中別擁一人，以專責任，其意屬於慶邸。經磋商多次，漸就範圍，草案大致擬就，要求先誅禍首。幸行在得榮祿左右其間，尚無隔閡。是年冬，褫溥儕“大阿哥”名號，頒“母子一心，厲行新政”之諭。會啟秀母死，乞假回宅治喪，承煜亦援例改殮其父。事畢，二人密議奔赴行在冀幸免，聯軍復捕入前之拘所。除夕，余輪值貫垣，貴尚書

便服至，言禍首名單已定，總署商諸柴五郎，言新正初五前例不辦事，初六、七兩日復爲某廟某后忌辰，行刑之期當在初八，屬預備一室。余固知啟、徐二公之不能免也。辛丑正月初五日，堂司各官入署，貴尚書出示禍首諭旨擬死罪者，乃剛毅、徐桐、莊王、毓賢、趙舒翹、英年、啟秀、徐承煜數人。剛毅、徐桐已死，仍宣布其罪狀。莊王、趙舒翹、英年加恩賜自盡，莊王則派葛寶華莅視，除毓在山西，由地方官監刑外，啟、徐在京，由刑部堂官莅視。遂定八日行刑，推定滿左侍郎景灋、漢右侍郎胡適芬前往監視，余及郎中琦璋、主事孫文翰、王守恂監刑。咨行總署接犯收禁，柴五郎慮有他故，允俟臨時解部完成手續。至期，余等詣順天府，柴言各國武官連日餞別啟、徐，今二公死而和議成，亦忠臣也。詢知中國大臣行刑故事，謂待遇太薄。又言啟大人尚安定如恒，徐大人已神識瞀亂矣。命待詔爲二人整容，並就各私第取赴市朝衣。承其事者爲安藤虎男，余昔年在某報館同事也。安藤斯須携一圖至，繪囚車經由之路徑及各國護決兵隊之次序。二人乘綠呢大轎，舁赴刑部大堂，列陣於廣庭。柴五郎至白雲亭稍坐，啟夫人欲與夫訣，爲白於柴，令在提牢書記室敘話。柴催張筵宴，倉猝備糕點四簋。啟夫人以盡忠報國相勸，無惺惺兒女子態。啟言：“我不畏死，曾一度投繯垂盡，遇救復蘇，仍有今日，其意何居？”各人易素乘之驃車，三時許抵菜市。琦郎中宣讀諭旨，於瑞昌乾果鋪門首，次第就戮焉。景侍郎與徐總角交，且同官，行刑後大慟，柴五郎慰藉而去。是日，外人觀者殆數千人，俱挾快鏡攝影以資佐證。和議告成，文忠亦薨於京邸。清祚之斬，實緣斯役。迄今東華夢覺，瀛海萍飄，追憶前塵，亦猶蒲團之一小劫也。

二十六日 晴

寄張杏生參贊信。郵船會社送船票來，價九十圓卅錢。此間古刹及舊家尚多宋元舊槧，在東京時，預計旋洛至東福寺閱《太平御覽》《義楚六帖》、張九成《中庸說》等，與寺僧一再訂期，詞多推託。昨復由小林氏持內藤信特晤住持，仍以未檢出爲對，留此信二日，不意此事竟成幻想矣。十一時，偕小林至瓢亭午餐，亭在南禪寺境內，室僅三疊，殊饒幽趣。廿年前曾觴神田香巖翁於此，今度重來，恍如棲燕之認舊巢也。小林氏因博物館加藤氏前次堅定後約，物品雖不多，亦聊供品評。餐後一時，同往博物館。待至半小時，加藤始出見，以持取障礙謝客。繼赴清水山本陶器店購京人形二。一名源義經之姬侍，名靜御前，爲日本著名美人；一咏歌之使者，亦稱文使，蓋掖庭中專司歌咏之女官。俱藤原時代之裝束，乃購寄陶蘭泉以作紀念。繼赴吉田山神樂岡故居。松檜槿籬，位置如舊。屋爲民國二年建，地僅二百餘坪，翠峰環抱，檻外萬象悉爲我有，天然勝地。爾時藤田綠子被傭爲女中，余賞其楷書娟秀，且有大家風範，令專司繕錄，並爲銀寶課和歌及和文書札。每值春融，萬卉齊苗，領群雛折花戲階下，望之如畫圖中人。嘗攝山居圖於素縑寄松鄰，松鄰題詞有云“愧我紅兒度曲，輸他綠子抄書”。曾幾何時，松鄰墓已宿草，銀寶亦於上年夭折，綠子復因營業關繫未獲來洛。徘徊門外者久之，雖與小林如常問答，而余心實悽結也。歸途至細川書店以七圓購《野山名靈集》一部。復訪鬯庵，晤鴛淵一，爲內藤之婿。昔人觀榜遇異姓謂之榜花，此姓亦日本之榜花也。晚得田中函，言明日因事來京都。

水調歌頭

書瓢亭壁

宇宙一何窄，濯足此間游。東山長日坐對，黛寫鏡中秋。
此是長安都市，京都襲唐時舊名，亦稱平安府。可有唐時人物，與我互賡酬？不盡蒼茫感，都付洛川流。春去也，江南憶，總休休。料想個儂此際，妝竟怯登樓。篋貯名山著述，筆挾玉臺詩思，落拓孰爲傳？且買瓢亭醉，一浣古今愁。

過吉田故居有感

幽居合擬瀼之西，曝腹當年此息棲。
閑檢畫圖尋舊句，詞人墓草已萋萋。

掃眉書記本翩翩，厄閨同悲壓綫年。
幽舊半稜岩土月，畫屏曾照勘書妍。

記靜御前事節錄《名人辭典》

按：靜，京師之白拍子舞妓之一種，源義經蓄之爲妾。義經爲鎌倉幕府賴朝之弟，短小精悍，富有策略。討木曾義仲及平氏有功，文甚長從略。文治元年當宋孝宗淳熙十二年任伊豫守兼院厩別當。賴朝陰忌之，遣土佐房昌俊至京師。義經疑其圖己，召而詳詰。昌俊謂奉命赴奈良七大寺酬夙願。焚誓書，明無他志，義經舍之。是夜三鼓，昌俊率六十騎襲義經。義經執刃起，靜曰：“勿輕小敵。”乃進甲冑弓矢，開門突出，縱橫奮擊。

昌俊敗退，匿馬鞍山，爲山僧所獲，縛以獻。義經責其背誓，宜蒙神罰。昌俊曰：“余奉二位家即賴朝之命，何懼神罰？”義經批其頰，昌俊神色不變，曰：“此面非吾面，乃二位家之

面。”義經壯其言，釋之令回。昌俊曰：“發鎌倉日，未望生還，以速死爲榮。”義經遂殺之，謂左右曰：“人各爲其主，固宜如是也。”賴朝聞昌俊敗，自將兵擊之，進駐黃瀨川。義經慮京師騷擾，奏於法皇，避遷鎮西。賴朝聞義經已去，還鎌倉。義經抵攝津河，尻州人多田行綱率兵要擊，爲義經所破。義經進大物浦，航行遇颶風壞舟，與部衆相失，僅靜及源有綱、屈景光、辨慶從。法皇懼觸賴朝之憤，下令褫義經職並逮捕義經。走吉野山，山僧將攻之，義經賜靜金寶令綱紀衛之行。綱紀奪其金寶，委靜他去。山僧捕靜，送京師，北條時政具狀以聞。賴朝召致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始終未承。以有孕，遂留鎌倉。賴朝妻政子聞靜善歌舞，召而奏技，靜稱疾不赴，曰：“妾本賤流，誠不足惜，然既充豫州後房，豈能於稠人中獻耻邪？”一日，賴朝偕政子詣鶴岡神社，仍召靜。靜固辭曰：“妾今不堪離別之悲，寧有歌舞意邪？”強之再三，靜乃作和歌曰：“芳野山峰之白雪兮，欣值伊誰之足迹兮。”繼歌離別之曲，衆皆悽愴。賴朝不憚曰：“今日歌舞神前，正宜歌頌關東萬歲，乃慕叛人而歌離別之曲，是何居心？”政子爲排解，始罷。後舉一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棄於由井濱。靜不與，清經奪而殺之。遣靜還京師，政子憐之，時加賞賚焉。

二十七日 晴

吳仲常由東京來。八時許，赴京都驛迎田中，因西本願寺前館長某鬻所藏書入札猶廠肆封書，價高者得之而來也。十一時，倉石來談，旋去。午後寄蘭泉信並書物。接玉姬及徐益齋信。晚，田中來談，投宿寺町三條某旅館，仲常即宿此。余留此已數月，今翻然歸去，亦頗怊悵。夜深，發柳行李，檢點書籍，猝見綺雲之《妨繡編》一

冊，乃余携入篋中，欲刊正評點者。音多悽麗，附錄數首於後：

咏 鏡

寫翠傳紅競入時，芳春姣媚只君知。

昭陽舊侶如相問，安用黃金買畫師。

家國興亡黛影寒，樓頭簫語咽辛酸。

那堪朱邸重逢日，相對新官見故宮。樂昌合鏡事

重華締合亦殊恩，拂拭青銅認劫痕。

深羨書生多艷福，澄心帖伴美人魂。黃展娘失鏡離魂見吳梅村

譜《秣陵春》

剩有花枝伴寂寥，唾絨心事鎮朝朝。

休嫌綺戶閑雙陸，且向妝臺對二喬。張麗人事見《鰯刺》

玉鈎斜

三千殿脚孰班頭，激灑隋渠舊跡留。

今日芳魂渺何許，猶憑霜月佇龍舟。

拚將佚樂換頭顱，承輦嬪娟總艷姝。

一自陳皇傳噩夢，頓教珠樹集啼鳥。

莫祝來生化有情，秋螢長照夜臺明。

遙瞻虎阜埋香地，不及貞娘有姓名。

賦罷蕪城愴劫塵，詞流幾輩墨華新。
阿儂亦抱興亡感，爲奠霞漿吊美人。

題玉壺山人《瓊樓三艷圖》

瀟湘館

身世伶俜託杜鵑，修篁倚處態嫣然。
釵鈿綺夢憐雙影，指兼美入夢事，邢尹深閨競兩賢。釵、黛頗有
瑜、亮並世之感。
讀曲誰堪同此況，埋香獨愴奈何天。
珍珠淚盡胡麻熟，不羨鴛鴦且作仙。

蘅蕪院

靜對芸編女亦儒，竊義仍詞意，慵來梳裹號裝愚。
羞籠麝串非窺宋，移住麋臺定沼吳。
窣地夢鞋傷紫玉，登第出亡等於拋棄。《紅樓夢補》釵且以身殉，情景
酷類霍郡主。枉教簪筆動椒塗。
麋蕪恨逐湘波遠，一樣情天補得無？

枕霞閣

衆中最小最輕盈，真率天成詎解情。
縱使期期生愛愛，雲幼時口吃，呼二哥爲愛哥。從無醋醋到
卿卿。
石床花夢人同艷，寶鏡雲鬟視許平。
知否鴛鴦歌福祿，雙星早已締三生。末聯據原本《紅樓夢》

偶有感於古劍俠事，爲賦三絕

紅 拂

楊李枯榮顧盼間，從教艷俠播塵寰。
夫工籌筆妻工鑑，合上凌烟繪玉顏。

紅 紓

手語分明記得無？侯門閉置亦何辜。
紅牆縱似銀潢隔，慰藉相思有老奴。

紅 線

御風來去太匆匆，一劍賢於十萬功。
若代黃衫殲薄幸，買絲儂亦繡紅紅。

寄 外

簾衣窣窣釀輕寒，紅瘦花枝怯影單。
織錦自慚針縷弱，披圖應訝帶圍寬。
鏡攢蛾翠題新怨，座擁蟬殘締古歡。
分付嬌鶯休絮語，任儂魂夢上長安。

題綺雲夫人遺照 雙照樓主人

漫理愁蛾鎖不開，東風紅豆化春埃。
舊時花藥回廊外，檢點香魂或夜來。

二十八日 晴

晨起，仲常來，卒然問余曰：“神州俶擾，何時定乎？”余曰：“果有太原公子、夾馬香孩之雄才偉略，參以若干成分公天下之心，當

可寧靜一時。若美之華盛頓，於真正共和時代自足膺旋轉巨任，然尚須賴國民知識程度與時俱進方能有濟。否則，以權利為轉移，失鑒別之定力，雖有華將軍其人，亦徒呼負負。徵諸歷史，一治一亂，為循環之成例。誠能明於義利之辨，或可挽回劫運耳。”八時，小林來談，余行篋中藏有《彙纂元譜》一書，為茂苑徐于室撰，乃糾正明沈詞隱《南九宮譜》之失，援證淹博，當推曲譜第一。中引元時傳奇約一百餘種，曩時曾錄一目，未識夾置何處。且附唐骷髏格三十餘調，每調分句讀平仄，並點拍板，誌以圓圈，纍纍如骷髏，故有是名。或作歌樓格，各調雖習今名，與時譜迥別。內藤見之，詫為秘笈，即檢出贈之，以作紀念。于室刻有《一笠庵曲譜》，即北九宮譜。撰名作子室，未知孰是。正擬外出，接北京陶北溟小包郵便，內為大周國寶拓本及樊雲門、易實甫、王仁山、冒鶴亭諸題咏，丐余加墨。曩時曾見此寶，玉質，鼉龍鈕，膩潤如脂，得未曾有。論金輪之一代，敕撰《文館詞林》《三教珠英》諸巨製，所製碑版如《昇仙太子碑》《封祀壇記》等，飛白章草，兼擅其長。語以右文，洵無愧色。其時日本遣朝臣聘問，奠親善始基，目光手腕亦非後世庸闇之主所能企及。來函知余嗜燉煌古卷，特附寄所介紹隋唐寫經三種目列後，尤足慰余飢渴也。乃偕小林過印刷所，檢閱歷年所攝書籍碑版，尚無佚失。復赴細川書店，以三十圓購零本少許。十二時回寓，發行篋交山崎運送店運神戶。初擬約小林於是日游嵐山及比叡峰，適仲常挽小林偕赴大學接洽入校事，不果行。神田鬯庵來談，旋去。午後二時，赴大丸購物。六時，鬯庵、小林於同福樓為余祖餞，同坐者內藤、狩野、吉川、倉石並田中、仲常諸君。西本願寺住持某在某俱樂部競賣所藏書籍，田中亦往。入札鬻出之價約逾萬圓，渠亦得標千四五百圓。陳列書內有初印《高麗藏》目錄一冊，為一居士以八十圓得之，殊可惜也。余以《天隨集》中有《香妃

曲》，摭拾傳聞，謂妃完節殉夫。然今之北京新華門爲妃當年之寶月樓，其南即回回營，中有極巨麗之禮拜寺，備妃思鄉時登眺。樓中舊懸妃之小影，作滿洲裝，手持茗杯，牽帷而出，態極妍妙。循覽遺蹟，證以《嘯亭雜錄》，似妃久承雨露。天隨所引，大率皆改革時排斥滿清之資料，不足爲據。舉以質之湖南，湖南亦言往時於奉天行宮曾見所藏高宗與香妃並獵圖，妃納一矢於帝，神情美滿，洵稱寫生妙手。又航歐時於西班牙歷史中有高宗徵該國公主備職掖庭之文書，出於本國人之撰述，當非誣譏高宗獵艷嗜奇，則香妃之爲入宮花蕊無疑義也。僉以此論爲然。謾聞譚藝，賓主盡歡。至十一時，田中偕仲常旋東京，余亦回寓。是日，接玉姬、劉叔裴丈信。寄管逸園、張杏生信。連日報載黨軍內部情形，知時局宜處靜默。管所交電稿並附還。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自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起至本卷止，後題菩薩戒弟子蕭大嚴敬造注第九百一部，道麗樸雅，“世”字不缺筆，此隋寫經中之至美者。

顯揚聖教論卷第五

首缺數行。後有許敬宗以上二十二人題銜，並貞觀廿二年八月一日識語，乃唐寫經中之最早者。考《慈恩傳》六：貞觀二十二年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至長安，居弘福寺，翻經五部。此論即在其內。卷凡二十，《傳》有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遣司供給，而無許敬宗之監閱，或偶略之也。又筆受、證文等名除文備、明琰、法祥、道深、明濬、玄應並所冠之寺從同外，玄忠爲真諦寺非演覺寺，神泰爲栖巖寺非普救寺，辯機爲大總

持寺非會昌寺，道卓爲瑤臺寺非棲巖寺，玄謨爲弘福寺非大興善寺，又靖邁，“靖”《傳》作“靜”，爲聚福寺非福聚寺，普救寺之行支，“支”《傳》作“友”，均當從燉煌本也。銜名及識語如後：

弘福寺沙門知仁筆受

弘福寺沙門靈雋筆受

大總疑脫持字寺沙門道觀筆受

瑤臺寺沙門道卓筆受

清禪寺沙門明覺筆受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證文

簡州衆福寺沙門靖邁證文

蒲州普救寺沙門行支證文

普光寺沙門道智證文

汴州真諦寺沙門玄忠證文

弘福寺沙門明濬正字

大總持寺沙門玄應正字

弘福寺沙門玄謨梵語

弘福寺沙門文備證義

蒲州栖巖寺沙門神泰證義

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證義

寶昌寺沙門法祥證義

羅漢寺沙門慧貴證義

實際寺沙門明琰證義

大總持寺沙門道洪證義

慈恩寺沙門玄奘譯

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高陽縣開國男臣許敬宗監閱

夫物情斯惑，資於教悟，大聖貽則，寔啟疑徒。而先匠譯辰，蔑爾無絕，爰使後學積滯於懷，今故具書，以彰來信，願傳寫之濤，與余同志，庶幾彌劫，永無惑焉。

貞觀廿二年八月一日菩薩戒弟子蘇士方發心願漸轉寫諸經論等，奉為至尊皇后、殿下、儲妃，又師僧父母諸親眷屬，四生六道等出塵勞。法界有窮，斯願無泯。頌曰：寫《妙法》功德，普施於一切，同證會真如，速成無上覺。傳誤濤，泯誤氓。

阿毗曇經卷第廿六

首缺數行，卷尾題名前有“阿毗曇緣品第卅五竟一行。胡本一百八十四首盧一行一千六百二十四言”一行之題字三行。盧蓋經之記號，猶釋藏以千文分部也，後復有“大周長壽二年歲次癸巳三月四日大福先寺主法明譯，白馬寺主懷義校”題識。

二十九日 晴

七時，詣小林母堂告辭。偕小林及伊二子赴京都驛，鬯庵、倉石已久待，乘二十五分之下行車，與倉石握別，鬯庵、小林伴送至神戶，車中頗不落寞。鬯庵欲仿楊星吾《留真譜》之例影公私各家所儲宋槧之首尾各葉，問名於余，余為題《百宋書影》。首圖書寮、次足利學校暨各圖書館所藏；私家則前田侯尊經閣、岩崎靜嘉堂、內藤及其餘諸家選擇之。凡孤本精槧及普通宋刻有關書林掌故者，以百種為一集。鬯庵擬即從事進行。九時許，抵三之宮，下車檢查行李，登長崎丸。余室居愛字四番。十一時鳴鑼啟碇，鬯庵等上陸，登波止場之二階。笛鳴柁轉，旅人暨送行者各拋紅黃青之紙條

以誌懸繫。舟離岸丈許，鬯庵等高颺手拭，余亦遙應。初不過交際恒儀，然觸念身世飄零，不覺淚涔涔下也。遂颺遂拭，迨波止場杳冥不可見乃入己室。見杏生之侄名紹載者，賚杏生書至。紹載為約翰學生，兼諳日語。向充館員，因使署停閉回國。余東航時同舟之江幸子女史為譯員子英之長女，仍同乘是船旋滬，可謂偶然。女史室鄰余室，詢知上年假名之由，俱為莞爾。午餐後閑步船舷，波平如鏡，海中諸山層疊，以遠近而分濃淡，為海氣所涵，峰腰如束白素。此等風景，惟日本內海有之，各國遠不逮也。是日電夢驅及法科大學，告行期及船名。

金縷曲

將發京都題旅舍壁

憊憊經年也。又廉纖，幾番風雨，餞春迎夏。一棹圖書愁共載，可奈鄉關戎馬。尋舊巷、恐非王謝。秦鹿楚猴翻故事，嚴筆誅、誰繼鱗經者。新亭淚，空揮灑。摩天壯志銷沉罷。未忘情，五湖深處，烟波陶寫。夢裏簾櫳經歷慣，記得相逢昨夜。鴟褪却、裙腰一把。庚卜刀鑲今始準，佇雲帆、定在江干迓。相慰問，銀缸下。

三十日 晴

十二時許，抵長崎港。午餐畢，偕張君及江女史登陸散步，並寄杏生、小林、鬯庵信。長崎於明時為日本唯一商港，面積約日六十二里，每里較吾國二倍有奇。人口十八萬餘，為東邦文明發源地。自大阪、神戶、橫濱相繼開放，頓形衰落。所產為嘉壽天羅即蛋糕、鱉甲製品及鋼針。就文具店購風景明信片二組歸舟。舟尾小商販分

列售物，五時出帆。

五月一日四月初一

夢中爲汽笛驚醒，知已遇霧，起視果然。小雨廉纖，早餐畢，作書致小林。昨今兩日時計展長一小時，經度不同故也。十二時過崇明，旋入吳淞。午後二時抵匯山碼頭，風力頗勁，經一時許抵岸。玉姬偕兒子輩並少卿弟、葆之、妹倩暨法科大學代表迎於江岸，登陸一一握手爲禮，檢齊行篋，御汽車歸寓。

書舶庸譚卷五

十一月八日陰曆九月二十一日 晴

余復有日本之游。先是，東京法學博士松本蒸治等組織中國法制研究會，由滬上法學士村上貞吉託司法常次石友如介往講演，屢辭不獲。而余亦因內藤、狩野、田中、倉石諸舊友契闊有年，並聞高野山發見《文館詞林》三卷，欲竟癸、丁訪書之役，乃允其請。村上訂上月偕行，余以小妹慎芳姻事展緩一月，村上乃留書記大谷以待。余遂邀虞山詩人楊無恙、丹徒孫逸齋、鄉人劉錫堂同行。閩中龔禮南之女公子玉徽亦請加入游團。購定是日上海丸船位，於六時起床更裝服。玉姬謂七年前君自日本回，儂佇迎江岸，遙見江流滾滾中船大如葉，漸行漸近，斯須達岸，欣喜如何，不意今復作江頭送別人也。言之悽愴，余以暫別慰之。七時頃，高三分院長梁雲山、大東經理沈駿聲、親家陶蘭泉自津來、少卿堂弟暨盛綬臣、瞿鳳起先後集寓所。前農次趙晉卿亦遣技士高文英御車衛送。玉姬率申寶、雙寶、全寶分乘雲山、駿聲、晉卿、少卿四車，八時抵匯山碼頭。遼寧高直青、閩中蔡伯侖、山左袁景唐、河北查良鑑已在船株候，一一握手。玉姬雙泪縷垂，余情難自禁，屬雲山載之先回。地方法院長沈錫慶弟子史良最後至。九時啟碇，與江干諸君揚巾告辭，入船室部署行篋。余室一〇五，無恙等一〇七，玉徽一二二。長崎警察署警士三岳春男檢查旅客，而於余之歷貫頗詫。日本勵精圖治，即此一端，令人驚異。晚餐後，船主演活動寫真娛客。

木蘭花慢代閨人送別

奏驪歌一曲，情槭槭，韻悠悠。問候潮遄發，不因重利，可爲封侯？凝眸，遙思此後，託雲鬟、玉臂儘溫柔。離緒未銷眉際，前塵蕪上心頭。 知不，燕市骨誰酬，鴻雪跡曾留。奈棋劫頻更，風淒太液，鳥集延秋。工愁，低徊翠袖，伴金仙、一樣泪橫流。鄭重一聲將息，海天佇盼歸舟。

九日 晴

早餐後倚舷眺望，海程恬適。午後一時抵長崎，同儕五人登陸游覽。寄上海各法院信，電京都小林告行程。新聞記者遮問余此行之感想，答以勉膺研究講學之招，乘便溫循舊跡而已。是處爲軍港，兩岸諸峰環峙，天然畫境。詣大德寺，寺供菅原道真。道真爲日本歷史上人物，因忠讒放，歿於戍所，即爲此地。國人哀之，遍處爲立神社，又稱天滿宮。歸途至一鱉甲商店，購鱉甲鋼筆二本以貽兒輩。鱉甲吾國名玳瑁，世界惟長崎與意大利最良。復至一商店，購繪葉書十餘枚。壁間黏剪髮女子攝影，悉爲東京電影明星，瘦肥修短並皆妍妙。歐風東漸，妝束絢染之效力爲尤速。昔人咏美人，大都於低鬟峨髻寄其遐想，設生今日，不知更易何種名詞以摩寫之。四時半出帆，晚神戶稅關員入室詳檢。爲防赤化宣傳，於書籍綦嚴。檢查畢，復介一兵庫縣廳特高課吉川爲藏來譚，於余等行踪已甚了了，不過作私人之間答而已。夜夢博陵君侍母至，彷彿當年館甥情形。醒後追維，彌增悵楚。

水調歌頭玄海放歌

上下玻瓈碧，著我一扁舟。容與周髀之内，幾點辨沙鷗。
人道滄溟灝淼，余曰滄浪清淺，濯足任長謳。東望蓬壺接，西

指是神州。環柱七，當筵鼓，足千秋。昨宵欹枕彷彿，大集古人謀。既向中流擊楫，更上燕然勒石，夙負略爲酬。炊熟黃粱未？依舊付浮漚。

十日 晴

八時過栗島。雙峽對峙，似揚子江之東西梁山。潮流至斯驟束，浪花捲雪，激盪可觀。午後三時抵神戶，小林偕長君長文並辯護士奧平昌洪迎於留繫場。遙相爲禮，斯須登舟，握手道契闊，欣喜可知。總領事江華本踵至，知雨岩公使南都旅行未回。同儕上陸，分乘三車。手行篋爲紙煙專賣局巡查遞留檢查。詎余素無此嗜，聽其詳檢而去。入倭林旅館，啜茗稍憩。電田中告行程，並寄家信。聞七時之上行車已無寢臺，乃至三宮驛附近百貨場晚餐，預購九時半之寢臺車券。小林以時間尚早，改乘他車赴京都驛，在二階食堂閑話以待。十時許車至，別小林，乘車東駛，殊爲車中蒸汽所苦。

十一日

六時起床，車停國府津驛。窗外微雨，無從觀富士真相。八時許，抵東京驛。法學博士松本蒸治、田中耕次郎、瀧川政次郎暨村上、田中二君均出迎，一一爲禮。由田中、村上導入麹町區六丁目六番地萬平旅館，新聞界邀入客座攝影，田中別去。龔女士暫居余侄婿劉斐家。村上偕余答謁出迎諸公並法、學兩界之名宿。晤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帝大總長小野塚平次、司法大臣小山松吉暨次官皆川治廣。新聞記者踵至，於司法省會客室攝一三人合影。回旅館部署行篋，寓四樓五二四番。接一宮志田博士電，候起居也。

十二日 晴

清晨，登屋頂花園眺遠，見商店均下半旗。本約九時訪村上，得電話謂朝香宮妃即明治天皇第八女薨逝，舉行葬儀，仗衛嚴肅，路絕行人，請改緩二小時。比貨車前往，乃繞道始達。村上留午餐，商略講演事宜。三時回寓，覆志田電。偕同人訪田中，未遇。長君乾郎導游墨堤，適值競艇，觀者遙為呼應。岸邊高樓矗立，為競艇之裁判所。沿堤素以櫻花著名，遇震災悉毀，補植新本，無復昔日偉觀矣。次詣淺草觀音寺，乾郎言環寺民居俱罹浩劫，惟寺巋然獨存，以故香火尤盛。寺之前市廛櫛比，長約半里許，皆貨玩具暨低廉物品，彷彿吾蘇之玄妙觀。而肩摩踵接，殊難作比例觀。升階祇謁，金錢布施之聲不絕於耳。旁有僧人專司卜筈問休咎，乾郎為余掣得九十二，無恙掣得三十二，均標吉字。詞為五言韻語，逐句和譯，後附人事，如問病、尋物、招婿、入子之類。此等心理，中日有同情也。出寺至梅園品嘗知留粉即赤豆湯、團子，風味亦與蘇臺相似。回寓已屆上燈時候，田中偕妻君暨次君震二並村上來譚。最後檢察署外務課亞細亞係石井軍治調查歷貫，以示特別保護，均先後辭去。

十三日 晴

蔣雨岩公使偕秘書孫伯醇來。公使與余於北京內閣時有同官之雅。海國相逢，亦殊感愴今昔。詳詢昨日朝香宮葬儀，知內外官均循國習，致送榦樹，分陳如儀。以皇族之尊屬，典禮至為隆重。村上繼至，與伯醇商定講演日期而去。午後，服部介紹法學博士仁井田昇來見，贈余所著《唐令拾遺》一冊。中唐本令自官品至雜，為三十三門，都七百十五條。採漢籍六十四部，和籍十一部。博士年近三旬，搜羅如此宏富，誠後生可畏也。三時，移居神田區駿河

町三丁目四番地龍名館，余入松字三番室八疊，餘入辰字二番，較萬平幽寂。無恙等異常愉快，不以趺坐為苦。志田由一官來，饋優美食品，彼此慰勞。志田語錫堂云：“余與董君勝於親類。”則我二人交誼之摯可知矣。晚餐後，乾郎昆玉邀無恙等三人赴淺草觀劇。田中偕楊鼎甫來談。鼎甫為北平圖書館校理，守和約其襄助調查事務也。

十四日 晴

午後，留學生黃監督率林秘書來，欲開會歡迎。以整理譯稿無暇，謝其盛意，並述此次之來與北平圖書館長袁守和兼有教育部任務，俟袁到此，再與諸同學圖暢敘。黃監督等辭去，復晤學生代表三人。

十五日 晴

田中借來“二十四史”供參考之用。為籌備講演事宜，日來稍親書史。午後，村上送講演日程，復有改定。四時，偕無恙、錫堂至上野訪勝山，邀其導游博物館、美術館，已逾閱覽時間。出公園至不忍池閑步。池之中央有辨天寺，祈福者衆，香火極盛。復至勝山家稍坐，見其妻女，以久客燕臺，能操京語。勝山出示龜形銅蓋，背鐫河圖洛書文，裏有陽文行楷書四行：“觀象能作卦，採蓍即成爻兩行。貞元四戊辰一行。巳日一行。”乃占課所用之盒，失其底也。索價五百圓，惜其製作不精，未予論值。歸乘電車，僅達須田町。道路災後變更，探詢數處，始達寓所。八時，田中來，譚一時許而去。

十六日 雨 午後晴

村上來，偕赴外務省訪大臣暨有吉公使，均未遇。秘書某君曾

任杭州領事，接待殷摯。六時半，偕無恙赴學士會館歡迎會。入門遇岡田博士，握手歡然道故。莅會者文、法兩界凡七十餘人，大半富於著作者，瀧川、仁井田均在座。前司法大臣原嘉道主席致歡迎詞，述日本改革法律歷史，繼述研究東方法制之必要，終述余之行歷。次由蔣雨岩公使述因研究法制，兩國益形親善之故。余致詞答謝，復由服部、岡田兩博士演說，誠偉大熱烈之盛況也。回寓後，勝山來談。

十七日 晴

晚六時半，赴蔣雨岩公使之宴。於玄關晤臺灣林光熊，在橫濱營保險業，昔年舊相識也。同座有劉斐、長崎領事張翹，詢以長崎商務近況並中國僑民人口。張言長崎屬九州，僑民凡五千人，長崎約千人。明時航渡者為多，年深代遠，習用日人姓氏，同化已久，無從識別，惟有一戶尚留明代祖先像。港內舊刹數處，如崇福等三寺，皆明清以來閩浙僧開山建造祖堂，歷代住持皆中國籍，今始改為日本僧人。九州火山一為阿蘇，一為雲仙。雲仙距長崎乘自動車僅三時，約回國時前往游覽云。九時，由劉斐伴送回寓。

十八日 晴

日來草《春秋刑制考》，挽孫伯醇譯述。伯醇為陶心如親家之內侄、壽州相國文正公侄曾孫。將余稿逐條研究，於群經諸子洞悉內蘊。舊家子弟，自異等倫。留伯醇午餐，備鋤燒暨卵蒸，味甚佳。薄暮，村上至。已將原稿譯作現代日文，臨時講授，或無隔閡之虞也。

十九日 晴

九時，孫伯醇來，校正譯稿訛誤數處。邀赴北京亭午餐，居然

舊京風味。伯醇言日本言語今昔大不相同，而和文在昔惟女子擅長。如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語》，多難達其意。此書已改為現代語，是否合於當日神情，是一問題。至中國傳入之書，音分吳、漢，如《文選》之“文”讀為“孟”平聲，《文館詞林》之“文”讀為“蓬”，此類不一而足，皆本於最初傳來人之讀法。其中區別，詢之日人，無從詳答。故譯述之時，於中國古書之名詞，極應加以注意。歸接鐵保信，家中平安。景熙侄由滬經長崎改乘汽車來此，寓萬平。知仍因訟累。深悟老子禍福倚伏之理固有定分也。

二十日 晴

午後二時半，村上導余暨伯醇赴學士院講演。先入客座，晤服部博士、平沼副樞密。民國十二年，余游歐美回，平沼時長大審，治尊浣塵談次，猶記憶之。電報通訊社來攝影，繼由平沼介紹到者大學教授約五十人，至五時半輟講。此次稿中將《周禮》弁列於前，視為成周一代之會要。村上來，言《周禮》之屬於王莽偽作，日本學者頗信其說，公能為之解決此疑義，固所願也。余曰：“此問題宋人聚訟至今，除余講稿所引《書錄解題》暨《四庫提要》之評判外，斷為成周時之撰述尚有二說：一、莽為漢賊，是人皆知。二鄭為漢之經師，如知出莽之制作，必不為之注釋，此從事實上觀察不能認為偽作者一也。二、果為偽作，當極端排斥，必無研究之餘地。今使聚反對《周禮》者於一堂，置三禮令各擇所業，吾知擇《周禮》者必多。所以然者，此經之注俱出二鄭，其時上距春秋較近，於一切制度尚可尋因革之跡，雖不能起鄧析、李悝等於九京叩其得失，而獲漢之緒論，與面壁虛造者不同。猶之生清之世，上譚明代之史料，比元以上為親切也。如無研究價值，何必敝精神於無用地乎？此從心理上推定認為非偽作者又一也。英國為世界守舊之國，其

犯罪年齡完全同於《周禮》。余昔年客倫敦，值英皇議會宣布愛爾蘭自由，見控訴院長朱衣扈從，與《秋官·大司寇》‘使其屬蹕’之意相符，安知此非東來法耶？”村上屬將此義蘊宣諸講座，必為諸博士之所樂聞也。夜勝山來談。寄玉姬信。

二十一日 晴

午間勝山來，介紹平尾贊平，約於本星期日餐叙。晚偕無恙訪田中。無恙游興勃發，擬明晨赴元箱根觀紅葉，震二君願為導引。

菩薩慢 田中夫人晴靄女史繪雲山一角便面，無恙題此關於上，余亦倚聲。

鐸鈴上界更番續，蓬瀛方寸羅心目。何處覓樊劉？山山雲氣稠。 玉臺耽雅課，難辨伊同我。載夢渡吾妻，而今識仲姬。女史攻繪畫已廿年，韶秀如錢叔美，與子祥伉儷尤篤。

二十二日 晴

接武昌吳仲常信，言波蘭刑法已載於昭和八年《法學論叢》中，屬就便購閱。無恙偕錫堂赴元箱根。小林自京都至，談影印各書。從此驚人秘笈傳布人間，大慰余之宿望。晚田中夫婦來談。

二十三日 晴

無恙從熱海回，言此游以元箱根為快意。午後一時，赴學士院講演，晤大學教授小野博士。博士治刑法有名，余叩以刑法之新趨向，伊言刑法從歷史來方有根據也，深有契於余之溫故知新之說。小林來談，留共晚餐。景熙饋我美國甜瓜一枚，聞價值二圓，即以貽小林。

二十四日 晴

大谷來別，將於日內返滬。午後陰雨。晚偕無恙、逸齋赴劉爲章陶陶亭之約。同座爲公使館孫伯醇、陸軍學生監督唐天閑及龔玉徽、吳夫人、景熙侄並其姊賓主十人。

二十五日 晴

午後三時，由乾郎導引余輩至高田馬場訪劉爲章，謝其招待。繼詣明治神宮外苑，爲青山練兵場所改建，神宮規制仿法之凡爾塞，廣袤異常，樹則震後新栽者。青山離宮即在附近，大正天皇居東宮時之青山御所，故皇太后仍居於此。薄暮歸寓。伯醇來，與無恙合繪一幀贈余，亦此次東行之紀念也。

二十六日 陰雨

午後六時，平尾贊平招余輩赴萬安樓夜宴。座有平尾會社顧問二人及勝山岳陽伊子，平尾贊最後至。贊平風儀伉爽，嗜古泉，因號“聚泉”。出拓片二冊，並仿“壯泉”範爲“聚泉三十”遺客作紀念。萬安艷姬與芝區紅葉館埒，夙爲江戶銷金之窟。嘉肴多海錯，酒半效唐人歌舞，曼聲低唱，有“四君子”、“我之青春”、“松之綠”等名。金扇長裾，雲鬟羅襪，猶夷狀態，宜於錢舜舉《仕女圖》求之。雖同一娛樂，與時世裝之裸臂袒胸實分雅鄭。既而主人召寫真師合攝一影。無恙以佳會稀逢，令姬各書名，準備作重來劉阮，各姬腼腆應命，亦有楷書清秀者。一姬名鈴甲子大黑貞子，乃冠以三姓，蓋平康中人多冒假母姓氏，此等風習中日從同矣。十時回寓，雨聲淅瀝徹夜。

萬安樓艷集贈平尾聚泉

歌樓遺譜溯三哥，歌樓格爲明皇飭供奉所譜，附見徐子室《南曲譜》。夢入連昌劫屢過。一曲云謠誰省得，《云謠集》凡三十二闋，皆唐人曲調，燉煌殘卷今存英倫博物院。笑他胡舞習天魔。

競寫芳名筆格妍，吾妻月色照瓊筵。聞歌驀觸青春感，紅葉題襟已卅年。最初航渡，與沈子培諸公觴咏於芝區紅葉館，距今閱三十年矣。

二十七日 晴

村上來，述帝大欲另送講演料，余婉却之。午後三時，赴學士院。七時，景熙來辭行，定於明晚由長崎返，與龔女士俱。大谷復至，篋中存中鈔一百五十元，託其帶滙。文求堂轉來故都傅沅叔同年函，並附《光岳英華》一函四冊。此書舊爲徐梧生所藏，後歸其婿某太史。曩在廠肆寄售，以索價太昂未能收購。茲由沅叔諧價得之，殊欣慰也。即時覆謝。

光岳英華十五卷

明洪武本。黑口，四圍雙邊，鏤刻古雅。題“汝南後學許中麗仲孚編輯，豫章揭軌孟同校正”。前有洪武十九年丙寅正月望日軌序，次爲目錄。卷一至卷三唐，卷四至卷十元，卷十一至卷十五明。每卷下並注七言律詩卷之幾。中略宋金，於序中約略言之，並於書題上冠以“有唐”、“有元”、“皇明”等字，殊爲創例。按：是書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帙同。惟繫以揭名，乃偶爾失檢。《四庫提要》依浙江天一閣本錄存其目，引竹垞《明詩綜》稱“明初操選政者有許中麗”云云，推

定爲洪武中人。是當時進呈本，並失洪武揭序也。又錢牧齋《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卷十收《光岳英華》六人，爲吳會七首、王翊一首、游莊二首、王中十五首、陳安三首、鎔廉一首，今卷中並無一人，而目錄第四葉至周啟戛然而止，且揭序中有歌行而卷中無之，是此本出之叢殘可以斷言。又甲集卷十八收《光岳英華》三體十二人，爲甘瑾四十首、張率四首、揭軌十六首、周啟二首、劉秩五首、元宣二首、危進二首、吳世忠三首、朱弘祖二首、余守約二首、聶同文二首、高伯恂一首。是編所選與《列朝詩集》同者，僅元宣五首、危進七首、張率十五首、揭軌二十一首、吳世忠六首、甘瑾十五首、周啟八首，七人。互相比核，溢出之詩及人頗多，且有古體詩，是牧齋所見之本乃足本也。

詩自漢魏而下，莫盛於唐，唐之後莫盛於元，是以君子尚焉。開元、大曆，諸賢繼起，歌詞風格一掃六朝之習；皇慶、延祐，作者杰出，悉變宋金之風，歌詞爛然，後之言詩者，不越乎此也。汝南許仲孚雅好吟咏，嘗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若干首，刻之於梓，題之曰《光岳英華》。觀其編次之序，以有元直接盛唐，其知詩也哉。近世襄城楊伯謙作《唐音》，不可謂之不精，求其備則未也；薊人宋聚著《國朝風雅》，亦不可謂之不備，言其精則未也。若夫審其音節，辨其體製，精而不失之略，備而不傷於雜，則不出乎仲孚之所錄。吾嘗有志於此，病其識之未博而不能也。若仲孚者，度越常情遠哉。嗟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此有以見世道之降也。邵子有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王通氏起魏晉數百年之後，得聖人之遺意，慨然有志於續詩，而卒不見其書之傳，蓋不復有《關雎》《麟趾》之咏，《鳩鷺》《既醉》之音可錄者矣。風俗之趨愈下，聲文之變日靡，不能不爲之深歎也。然而乾坤

之清氣所鍾，山川之神秀所萃，特起之才未嘗無焉，此則《光岳英華》之所由作也。仲孚既刻二代之詩於環翠亭，又採聖朝治世之音，得其善鳴者並刻之以續於後，意謂皇家厚人倫美教化將於此乎徵也，仲孚其知詩之所以爲教也哉。洪武十九年歲次丙寅正月望日豫章揭軌序。

此爲汝南許中麗所編，專選唐、元、明三朝七律詩爲一集，凡十五卷。卷一至三題“有唐”，卷四至十題“大元”，卷十一至十五題“皇明”，皆以二字冠於書名上，下注七言律詩卷之幾。各卷首題“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豫章揭軌孟同校正”。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欄，鑄工古雅，字體樞松雪，猶是元板風格。前有洪武十九年丙寅揭軌序。略言“詩莫盛於唐，唐之後莫盛於元。開元、大曆諸賢一掃六朝之習；皇慶、延祐作者悉變宋金之風。仲孚嘗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刻之於梓，題曰《光岳英華》。觀其編定之序，以有元直接盛唐云”。此其選詩之大旨也。序末又言“既刻二代之詩於環翠亭，又採聖朝治世之音並刻於後”。是明詩其所續選增入者也。夫元明間選唐詩者衆矣。選元詩者如《皇元風雅》《元詩體要》《元音》《乾坤清氣》《正聲類編》《大雅集》《元風雅》等，亦不下十數家。若合唐元爲一爐，專七律之一體，則斯集實爲創作。第所錄祇杜少陵專爲一卷，其他每人選一二首，多不越七八首，殊不足盡其所長。元詩六卷，凡取百家，其人頗有稀見者，或足補秀野《元選》之遺耳。此集始見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亦載之，乾隆時下詔徵書，浙江曾採以進，遂附入存目。惟焦、黃二目題作揭軌撰，四庫館所見爲天一閣鈔本，以其祇有七律一體，疑爲缺佚，竟題作殘本，於許中麗籍貫年代均未詳悉。蓋咸未得見原刻，而傳鈔者又

失其序目，故詞多惝恍也。書自洪武以後不聞再刻，遍檢近代藏書日錄，亦未著其名，流傳之罕可知。此本有“安樂堂”、“明善堂”二印，舊藏怡王邸中，近時入福山王文敏家。其書雖非佳選，楮墨亦未為初印，然洪武迄今已五百五十年，歷經名輩珍儲，卷帙完整，為昔人之所未見，亦並世之所不傳，寧不可謂之奇秘耶？誦芬同年夙嗜元人集，余為訪得於盧氏太史家，為考其原委，詳著於編。且余方撰《乾坤清氣》解題，得見是書，正堪作佳對也。孟同著籍臨川，當為文安族人。洪武初舉明經，知新河縣，秩滿歸省，居郡西茅峰下，築杏花春雨亭教授生徒。二十五年，命為江西主考官。明年，召入京，校定《書傳會選》，以宿儒嘗被顧問。書成，乞歸。此集蓋居家授徒時所校刻也。辛未仲冬藏園識。

二十八日 晴

奧平昌洪以所著《泉譜》乞叙。譜中所黏泉影皆此間著名珍品，可稱大觀，體例亦完密，並附有日本藏泉家小傳，以現值料簡講演事宜無暇握管還之。楊鼎甫來，出守和函，知伊因事羈絆，不克東航。附有目錄數紙，屬鑒定應印書籍，乃邀集長澤、田中來寓共同選出。屬於圖書寮者為《玉堂類稿》《宋景文集》《王文公集》《太平寰宇記》均宋本、《金臺集》元本、《群書治要》古抄本七種，屬於靜嘉堂者為《吳志》《王右丞集》均宋本二種，俱人間孤本也。午後四時，瀧川博士來，詢問此間甄用法官，先經國家試驗，程序大致同於吾國。初試及格，予以試補名稱，歲俸千元，分裁判所執行判、檢事務各一年。而司法當局於審判、偵查成績外，獨注重人格家世，始能再試，及格拔十得五，以故風紀嚴肅，無簠簋不飭之弊。是日狂飈震撼，寒信驟增。

再贈平尾聚泉

泉刀銖兩足生涯，擅蠟頻年燦墨華。

今日墨堤傳韻事，範金吉語補新家。

二十九日 晴

接上海趙晉卿函，內附工部局何德全函，代英人鍾思索此次講演錄中日文各稿。稿為仁井田譯，商諸村上君，允譯全寄滬。

三十日 晴

午後三時，赴學士會館講演。閱某新聞，知鈞任專任司法部，已將外交辭去。該新聞並載有某銀行破產消息，此受時局影響，固意中事。所願此信不確，庶不致牽動全國金融也。傍晚詣田中情話，見案頭有廠肆寄來明人撰述四種目列後，諧價携之回。入夜雨。

四不如類抄九卷

錢一本撰。一本字國瑞，吾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事蹟詳《明史》本傳。是抄前有自序癸丑長至日，于□□題辭失末葉，史孟麟引首萬曆癸丑季冬，吳亮序昭陽赤奮。四不如者，一不如異類。上卷為德性、孝慈、忠義、別序、樂群五類，中卷為靈頡、性命、感應、禪玄四類，下卷為記言。二不如賤類。上卷為僕隸、妾婢二類，中卷為倡優、乞盜二類，下卷為記言。三不如婦寺。上卷為婦忠、婦孝、婦節三類，中卷為婦義、寺人二類，下卷為記言。四不如夷狄。上卷為尊華、用夏二類，中卷為變夷、雜種二類，下卷為記言。記言者，裒集傳記及雜文之屬也。每類後繫之以論，卷末復有

自序並韻語七行。考本傳載其論相、建儲二疏，以憲直爲帝所衡，於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斥爲民，歸主東林講席。此抄即里居所作，以寄其牢騷伊鬱耳。雖多採自子史，每事詳載顛末，尚無他類書割裂釘鉗之弊。

玄羽外編六種

張大齡撰。大齡號玄羽逸史，四川眉山人。是編前有《晉唐指掌》，萬曆辛丑題首六種。一爲《史論》四卷，二爲《說史雋言》十卷，每立一目，而以列史相同之事實隸之。三爲《晉五胡指掌》六卷，前有總論二篇，卷一羯石氏，卷二鮮卑慕容氏，卷三氐苻氏，卷四索虜拓拔氏，卷五羌姚氏、前涼張氏，卷六西涼李氏。四爲《唐藩鎮指掌》六卷，卷一盧龍、成德二鎮，前有總論三篇，卷二魏博、澤潞、平盧、朔方四鎮，卷三河東、隴右、河西二鎮爲一篇、鄆寧、涇原、鳳翔六鎮，卷四荆南、山南東道、河中、河南、淮南五鎮，卷五淮西、劍南、興元三鎮及晉王、梁王，卷六趙王、吳王附齊王、蜀王、吳越王、閩王、岐王、燕王、楚王、鄴王、渤海王、越王。五爲《隨筆》八卷。六爲《支離漫語》三卷。眉山自宋以來文士輩出，如李贊、彭百川尤以史學著名。玄羽識見宏通，徵引淵雅，足見先輩流風之遠。考《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類僅載《五胡》《藩鎮》二種，而《藩鎮》祇一卷，又別出《晉唐指掌》四卷。今讀題首即包舉《五胡》《藩鎮》二種，亦即二種之自序，殆著錄時未加詳審也。

翠樓集一卷二集一卷新集一卷

題淮南劉云份字平勝輯號青少。前有自序，每集冠以族里。《四庫》錄入存目，卷帙同。《靜志居詩話》徵引明人選閨

秀詩，誤“云”作“之”。惟是編列俞憲《淑秀集》之前，其人當屬萬曆以上。存目繫以國朝，殊為失檢。所錄皆以金屋之名姝寫玉臺之麗句，繹其題名之義，即知其宗旨所在矣。

原夫歌咏之興，興於官壺；辭華之艷，艷於釵裙。列國因之而有風，尼山用是而垂戒。秦漢而還，何代蔑有？昭明之《選》，不遺聲韻於瓊裾；《玉臺》一編，純借藻思於彤管。香奩官體，唐宋人擅此名家。雖不無淫蕩之言，然下世冥頑，士人鹵莽，未必非性情之鍼砭也。有明三百年間，閨閣琅函幾成瀚海，讀之有令人心動者，因輯為一書，名曰《翠樓集》。正想其春日凝妝，新愁不解，誰與^①傳也？握是編者，寧老死於溫柔鄉耶？抑直取封侯卧沙場而不作兒女子態耶？淮南劉云份撰。

《品花箋》四十三種

清苕花史輯。前有小引並圖口葉，甚精美。凡分四類。一、名姬品第，引書九種；二、名姬藻飾，引書十種；三、名花譜系，引書十二種；四、名花燕賞，引書十二種。青蓮詩云“名花傾國兩相歡”，花耶？人耶？無非寫其風懷之旖旎而已。

自昔名花比妃子，而芍藥釋沉香之恨，海棠留春睡之名。瓶裏一枝寵如金屋，苑中百朵共出蘂珠。故每對紅粉而惜飄零，未嘗不歎葬華而傷青草也。近代楊太史、曹學士、潘髯公皆人倫騷雅，風流主盟，左擁如花之姝，右搖夢彩之筆，名花傾國兩故相歡，夕秀朝花一唯所品，以此詞爭拱璧，字軼兼金，不使《北里》《教坊》獨傳佳話，遂將秦樓蜀館並艷名都。且品姬

① “與”原作“興”，據康熙十二年野香堂《翠樓集》序改。

而及藻飾，若謂情來魂夢，別後怨歌，不解此一木衷粉觸體矣。品花而及燕賞，若謂非紫絲白鼻、弦索鼎彝，一村鄙窮措大矣。於是既表逸事小名，復次琴樽歡具，點綴風光，益滋神韻。茲集也，雖才情之餘事，抑亦可備風雅之逸編云。清苕花史題。

名姬品第 金陵麗人記 秦淮士女表 曲中志 吳姬錄
燕都妓品 江花品藻 北里志 青樓集 教坊記
名姬藻飾 巫山夢 湘中怨 溫柔鄉 錦字書 青樓唾珠
十索 妆樓記 小名錄 吳箋譜 蜀錦譜
名花譜系 牡丹志 芍藥譜 海棠譜 梅譜 蘭譜 菊譜
花小名 花瑣事 花曆 花志 花疏 瓶花志
名花燕賞 羯鼓錄 吹笛記 弦子記 歌者記 觸政茶疏
香箋 琴箋 畫舫約 古奇器錄 錦帶書 明月篇

書舶庸譚卷六

十二月一日十月十四日 晴

《春秋刑制考略》今日草畢，交村上，次第託仁井田譯後再校。稿中擇載籍之有似法文者概輯於內，錄《墨子》尤多。村上君言：“此當係墨子私人之見，必非爾時頒定之法。”余曰：姑無論是否國家法令，而此文屬墨子或弟子之記錄，其為秦以前人撰述無疑。每條概用法文體，則其人必習見當時之法文可知。况其中入場園取桃李瓜薑、角府庫竊金玉蚕累、踰垣牆扭格子女、入闈牢竊牛馬四項言堯舜禹湯文武亦同。而秦商鞅之不告要斬，亦符於《尚同》篇。所引《大誓》“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之逸文，則鞅當亦私淑墨子者，種種證據，必非後人僞作也。

二日 晴

午後一時，赴學士會館講演。晤會田君，言獲聆前日講壇所述，可破吾國《周禮》為新莽僞作之說，甚佩。執別歸寓，乾郎適至，無恙觸動游興，擬明晨偕赴葉山。余以楮墨鮮暇，愧未能從也。錫堂覓得動物園麒麟攝影，牝者體高，雄者頸長。聞某新聞懸賞徵求題名，有人題以長太郎、高子二名，居然獲賞，可謂謔而虐矣。

三日 晴

楊鼎甫、長澤偕寫真師博來，商略印書事，余亦因時值歲晏，輒講後即摒擋歸國，不能久留，允予進行。

四日 晴

接鐵保函。上午十一時，偕楊鼎甫赴上野博物館，謁館長杉博士。博士前任圖書寮寮頭，時余請願印寮中宋本《論衡》，迄未從事，今北平圖書館欲印此書，請博士向新任證明此事也。十二時，赴帝國大學午餐，松本、小野、中村諸博士均列席。小野塚總長舉觴致敬，謂伊始終服務本大學，迄未膺他校之聘。有之曾為梅謙之法政大學及寺尾某之某校兩任講師。何也？因是二校專為中國人留學者而設。回溯日本文化之發源，在在皆由西鄰之波及，為報德故也。余簡略致謝。小野塚君復云：“是室專以宴歐美學者，為中國學者設宴，公第一次也。”率松本博士等導游各處，惟藏書樓規模宏敞，為安田銀行捐助建設。其中會議室作半圓形，容一千八百座，可擴充之二千四百座，已需一百二十萬圓。所藏書七十萬冊，各國文字咸備。館長某出示《李朝實錄》，謂：“豐臣秀吉征韓，無役不勝。是書諱勝為敗，此何說也？”館之中央築高臺，可以眺遠。有閱覽室數處，學生百餘人據案抄錄，大似巴黎之圖書館。即此可推知學術之成績。三時二十分攝影，入大講堂，學生約二百有奇，秩敘整肅。先由松本致介紹詞，講題為《中國修訂法律之經過》，略述清季、北政府、國民政府三時期之各法案。五時半輟講，由中村答謝，歸寓。夜，田中來談。

五日 晴

接玉姬並南潯劉翰怡信。滬上寄石印《衆香詞》，裝訂雅潔。午後二時，明治大學教授大谷美隆御自動車來迓，導入客室。岡田、志田二博士先後至，二君為余昔年至契。岡田君出前清修訂法律館豎額為張杏生所書並云：“革命時此額為勞動者所得，欲劈以代薪，出資留之。返國，寄附於此作紀念。”余環顧身世，不勝今昔之

感。有中國留學劉、向二生代表全生致候，知是校因風潮停課。大谷君導入刑事博物館，種種殘酷刑具，非夷所思。有一明治初年獄門刑攝影，獄門外設架，上有首級六，以鐵樁貫之，矗立不欹。又一木箱，中有木樁，蓋以木板二，鑿圓孔，甫容人頭，上有鋸刀二。館員云：“此箱明治初年得諸刑人場，專以懲治奴殺主者。執行時將犯人跪縛樁上，加蓋，露其首，埋於土中，用刀鋸之，維新時始廢。”又一銅板耶穌像，爾時禁止祆教，令犯者踐踏之，否則處以死刑。館中新製說明書已成首冊，允印畢相贈。有文告數通，一木版製，高一尺，長六尺，書禁令以榜示群衆，亦即象魏懸書之意，字文隆起，但墨色剥落不可辨。一為禁止仇洋，用娑羅文體。一為討西鄉隆盛起兵時所頒，文云：“投降官軍者免死。”下署官軍先鋒大營。逐一研求，大有興味。諸教授留晚餐，並召寫真師攝影，七時餘回寓。

附切腹儀式譯博物館即各種刑制之說明書

其一

切腹以在庭上行之為正式。此時庭上設疊兩條，上鋪淺葱色五幅寬之綿被，敷以細砂。不用白布者，減少血跡之狼藉也。切腹席成，於左右及後之三面張白布幕圍繞之，幕寬四幅，不附物見，其後面之幕則自左右以反對之方向互相喰違，以充切腹人本身之入口。其筵上置棺及白版製四折之屏風半幅，此處充介錯人、介副人、料理死屍之徒卒七八人及指揮從卒官長之居所。及至定時，檢使正副二人坐於對切腹座敷之正面，正使居左，副使居右。官長二人坐於檐之左右，檐下鋪小石處，充隨從檢使兵卒之居所。是時，官長報曰：“切腹人來到！”傳達役同聲高和。介錯人應聲而上，衣無紋之服，下

著袴，不佩劍，右手持刀，自白幕後喰違處進入切腹席。介添人亦隨之而入，俱向檢使一禮。介錯人立於切腹人坐席之斜側，介添人蹲於介錯人之側面。介錯人及介添人位置既定，切腹人將髻向後折下，於後襟縫緊之白衣上，衣水色無紋之衣，自後幕喰違處入幕就所設席，向檢使一禮，後與介錯人互申致敬詞，飲士卒所進水，接受三方面所載之切腹刀，取出用紙捲裹之真劍，向腹刺入，介錯人即斬其首。圖所據同時代赤穗義士在細川邸行切腹之儀式也。

其二

介錯人斬首後，介添人回轉白版之屏風，實行首之檢驗。至是，檢使監視切腹事畢，偕赴值班之老中宅內報告某某檢使已完成任務。而老中宅內待檢使到來，述慰勞之詞。如是，切腹之事即行終了。檢使已去，後之切腹場為準備切腹人家屬領屍起見，將屍停置席上，其首置於屍之左肩，引導肩輿及領屍人由正門進至屍場，使領屍人料理屍身，再由不淨之門引出。此向例也。

六日 晴

覆翰怡信。午後二時，中央大學教授瀧川政次郎御車來迓，由原嘉道介紹講演。學生約二百人，四時半輟講。客座外陳列漢文書籍並余與瀧川君之書札，瀏覽畢回寓。

七日 晴

十二時，法政大學教授藤井新一導赴本校秋山雅之介之宴。是校光緒季年法學博士梅謙次郎為中國留學生所創設，原在九段

坂上，余曾就梅博士聽講民法數次，今梅博士墓木拱矣。秋山君理校中庶務，歐戰時日軍逐德戍兵占領青島，秋山君膺民政署委員。吾國接收後回國，仍服務於本校。今年已逾七旬，精神尚強健。是日演題為《中國歷代刑制之變遷》，學生二百餘人，三時半輒講回寓。於書堆中獲申寶十七日、玉姬二十二日信，不知何時到此。午夜地震，余已入黑甜鄉，不知也。

八日 晴

午前十一時偕孫伯醇、楊鼎甫赴圖書寮，謁寮頭渡部君並山本科長。寮原在虎之門，今移於北羽門內。地屬官掖，門禁森嚴，入者詳加盤詰，並於其所至之處用電話探問，符合，予以門證，始放人。有官良者出應客，六年前來此，與之熟稔，允此後閱覽以便利。余謝其盛意別去。午後二時，由早稻田大學教授清水君導往講演，晤青柳篤恒、寺尾、中村諸教授，寺尾君介紹講演，題為《中國編纂法典之進化》。聽者最盛，並有博士數人在內。青柳君諳北京語，素稱支那通，廿年之舊相識，談四谷區徵逐故事，余不盡記憶矣。校為大隈伯所創造，晚年即將邸第捐助。八時在校中聚餐，贈余英文豪《錫格司比耶文集》一部。歸，值會田範治來談，漢學根基頗深，十時辭去。是日，接上海玉姬、南京管逸園信。

九日 雨

寄玉姬及石友如函。午後一時，赴慶應大學講演，題為《採用證據之今昔觀》。適值試驗期中，聽講僅三十餘人，均希望講前清考試制度，允俟數日後草講義稿送校。是日，接申寶並景熙函。

十日 晴

上午十時，偕鼎甫時鼎甫移來同寓、無恙、錫堂赴砧村閱岩崎文庫藏書。長澤君已先至。文庫所儲，名滿東京，除陸氏舊藏外，餘為和文書籍。前數日開展覽會，承諸橋博士招令閱覽，以講演羈絆，未克來此。今獲長澤君介紹，亦眼福也。閱宋槧廿餘種，約舉最佳者如後。是日為星期休息日，慮館中人招待之煩，約略摩挲，餘俟得暇再來瀏覽。是處亭園幽寂，幾忘其密邇朝市。青翠中有大塚，即創建靜嘉堂岩崎彌助之墓。歸訪田中，田中言適偕幼女訪公，不意相左也。架上有閩魏憲補《石倉詩選》，余藏有此君所輯《詩持》，遂議價留之。今年十月間滬上晤邃雅齋趙子豐，以三百九十五元購嘉靖本《六朝詩集》，凡二十四家，前有謝枋得序並目錄，以其價昂復讓於他人。《文求目錄》亦有之，前有吾鄉薛方山序，諦視之，乃隆慶間翻嘉靖本也。

周禮殘本

宋蜀大字本。高七寸八分，寬五寸三分。存《秋官》二卷。首行題《周禮》卷第幾，次行題《秋官司寇》第五，下題漢鄭玄注。每半葉八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板心上記大小字數，魚尾下周禮幾，下間有刻工姓名。避玄、縣、殷、徵、讓、桓、慎等諱。有蒙古官印並黃、汪諸記，蕘圃跋二通，已見適園刻《士禮居題跋》中，即《百宋一廛賦》所云“《周禮》一官”是也。

廣韻五卷

相傳為北宋本，字體實類紹興。高七寸，寬四寸九分。每半葉九行，雙行二十七字。有景德四年及大中祥符五年牒、隋

仁壽元年陸法言、唐儀鳳二年鄭知玄、陳州司法孫惲^①《唐韻》各序。每卷首目錄連正文。板心有刻工姓名。諱缺禎字。有“黃省曾”、“黃叔子”、“脇安元”^②、“八雲軒”^③、“脇坂氏淡路守”諸記。流傳此間頗早，舊爲竹添井井所藏。

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紹興刊，紹熙、淳熙、慶元疊有修補。高七寸三分，寬四寸六分。首行小題在上，中空一字，撰人下空一字大題，次行題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空二字師古空二字注。前有序目。每半葉十四行，每行大二十六至二十九字，小三十一至四十字。魚尾下前漢幾，下有刻工姓名，補板則無之。諱缺玄、敬、驚、弘、殷、匡、境、恒、徵、樹、讓、完、構、慎等字。後有淳熙二載黃果、沈綸序並張璿、梅世昌題名二行。世稱庾司或提舉茶鹽司本，實一署而異名也。有明正德二年孫道靜題識二，舊爲藝芸書舍藏書，余愛其古雅，度必有與他宋槧不同之處，屬鼎甫亟予攝影。

湖北庾司舊所刊《西漢史》，今五六十年。壬辰歲，前提舉官梅公嘗修治，今又二十餘年矣。鋟木既久，板缺字脫，觀者病之。余將命於茲職事，暇日因取其朽腐漫漶者凡百二十有七板，命工重刊或加修剔，俾稍如舊，以便覽閱。然板刻歲深，勞於櫟木，則損壞日增，此理必然。隨時繕治，誠有待於來者，因誌其後以告。紹熙癸丑二月望日歷陽張孝曾題。此跋每行十九字

^{①②③} “惲”原作“炳”；“脇坂安元”原作“脇安元”，脫“坂”字；“八雲軒”原作“八雲科”。以上均據嚴紹璽《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經部》“廣韻五卷”條改。中華書局2007年版，上冊290頁。

本司舊有《西漢史》，歲久益漫，因命工刊整，計一百七十板，仍委常德法曹廬陵郭洵直是正訛舛二千五百五十八字，庶幾復爲全書。慶元戊午中元括蒼梁季珌題。此跋每行十二字

吳志二十卷

宋咸平國子監本。分上下兩帙，從舊制也。卷二十四、十六、十八之末有校正者之官銜。高六寸六分，寬五寸九分。前有《上三國志表》、目錄、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牒、三年校刊官夏侯督等銜名。首行小題在上，中吳志，下國志幾。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注大字低一格。魚尾下吳志幾，下有刻工姓名。余所見《三國志》一爲小字殘本，原藏愛日精廬；一爲紹興本，今藏商務印書館；一爲紹熙本，聊城楊氏暨此間圖書寮有之，當以此本刊印爲最早。曩爲翰怡作《三國志》校記，惜未得是書也。舊爲蕘圃藏書，題跋已見張氏適園刻本，茲補錄顧蘊、陳鱣、徐雲路三跋焉。此書經長澤君介紹影印，已承書庫主人許可。

癸亥除夕，蕘翁祭書於百宋一廛。時已二鼓，以書招余與鳧香往觀，且曰今歲所得書以此爲第一，故列史部之首。予既爲題籤，並記數語於卷末。顧蘊。

去冬偕蕘翁泛舟虎丘，訪購是書，自謂追隨樂事。今春過士禮居，蕘翁出示，則裝潢已就。適徐君嬾雲亦在坐，相與展玩，並續跋語，歎賞不置。甲子三月陳鱣記。

癸酉九日，翟木夫招同人泛櫂石湖，時蕘翁甫得是書，攜示諸友，咸共欣賞。已而泊舟登陸，尋幽選勝，蕘翁獨兀坐艤中，披覽不釋手，爲歎當世好古乃有斯人。甲子三月廿又三日，過士禮居，陳君仲魚在坐，蕘翁復出見示，相與展玩久之，

並綴數語。鹿城徐雲路。

梧溪集七卷

明洪武本。舊藏毛氏，罟里瞿氏亦有此書。未識撫印若何，屬博井攝之，並錄顧千里跋於後。

鮑丈祿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子晉所藏在從兄抱冲小讀書堆，屬余勘定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望山姪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唯是六七兩卷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跡，於次第頗舛錯，蓋景泰板模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求記》具言之。予並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嘉慶丁丑歲，顧千里書。

十一日 晴

服部博士遣仁井田來，訂期二十日至東方文化會與諸名流談話。

十二日 晴

仁井田來，借所校《神龍散頌格》去，擬刊入雜誌。從松雲堂購近衛公校刊明正德本《唐六典》一部，價三十三圓。楮墨均佳，原板尚在京都。此昭和登極，印以作紀念者。

十三日 晴

清晨訪鹽谷溫博士。博士曾充經筵講官，去年游歐，從巴黎印《韓湖十義記》，詞甚佳。巴黎圖書館亦有《二刻拍案驚奇》，凡三十卷，鈔存其目。除前十卷同內閣所藏，已見前外。錄其十一卷以下之目如後。是晚，會田範治君偕其室人三浦英蘭女史來訪。貽《群書類從》第七十五《律令部》上中下三卷，文純本《唐律》酌加修改，遂句用《疏議》作注解。又《令集解》一冊，據金澤文庫本排印。又《法曹治要抄》一冊，長承、保延年明法博士坂上明兼之撰，當吾國紹興時間也。女史前年遍游江浙名勝，題詠頗多。兼工山水，落筆灑脫不俗。余識扶桑詩人多矣，閨秀則僅見也。

二刻拍案驚奇回目 巴黎圖書館藏本

不苟存心終不苟	淫奔受辱悔淫奔
李侍講無心還寶物	王指揮有意救恩人
恤孤仗義反遭殃	好色行兇終有報
延名師誤子喪妻	設奸謀敗名殞命
曖淫朋癡兒蕩產	仗義僕敗子回頭
耽風情店婦宣淫	全孝義孤兒完節
貪淫婦圖歡偏受死	烈俠士就戮轉超生
老衲識書生於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終
賣富差貧夫妻拆散	尋親行孝父子團圓
死殉夫一時義重	生盡節千古名香
奸淫漢殺李移桃	神明官進屍斷鬼
任金剛假官劫庫銀	張銅梁僞蟬誅大盜
認惡友謀財害命	捨正身斷獄懲兇
無福官叛而尋死	有才將巧以成功

狠毒郎圖財失妻	老石頭憑天得婦
忠臣死義鐵錚錚	貞女全名香撲撲
報父仇六載伸冤	全父屍九泉含笑
癡人望貴空遭騙	窮禿貪財却受誅
財色兼貪何分僧俗	冤仇互報那怕官人
飲盡毒禍起蕭牆	資哲謀珠還合浦
積陰功陡遷極品	棄糟糠暴死窮途
騙來物牽連成禍種	遇故主始終是功臣
逞奸計以婦賣姑	盡孝道將妻換母
孝女割肝救祖母	真尼避地絕塵緣

十四日 晴

午後三時，赴上野學士院講演。聞京都內藤博士來寓銀座小松屋，亟圖一晤。博士適患腹疾，受醫生治療，電約次日來館。今日為紀念赤穗義士之期，墓在品川，都人感其壯烈，競往展拜。義士凡四十七人，領袖為大石良雄，仕赤穗城，城主淺野氏長矩為吉良義央所構，坐大不敬，賜死，國除，收其城邑。良雄欲扶傾繼絕，請於幕府，有大野九郎兵衛異議。乃離赤穗，密與幕僚謀服讐。會義央謝病家居，良雄等蟄伏於其邸第左右，熟稔出入道路。夤夜，衷甲梯垣而入，大呼曰：“吾儕皆淺野氏遺臣，為報主讐而來，欲禦者出！”邸中人多竄避。至寢所，義央已去。探其床褥尚微溫，皆曰出未久。搜之未獲，在側室有二人擲器皿拒鬪，卒斃之。驗之，一人即義央。斬其首，詢諸門者果是。鳴笛而出，並以帛裹義央首懸之槍竿，詣長矩之墓，取長矩所賜匕首擊之，三泣拜而出。幕府召良雄問狀，直陳無諱，遂一並賜死。其中如赤埴重賢、武林隆重、崛部武庸皆最著者。武林實姓孟氏，亞聖之裔，杭州人，祖二寬本

兵士，從明援韓之役被虜，遂為日本人也。吾蘇“五人墓”亦頗以義俠聞，而墓在山塘米店櫃內，迄無人過問。提倡武士道精神，遙日本遠矣。

十五日 晴

午後五時，內藤博士來譚。握手寒暄未畢，謂今日大發見，從某舊家見《古文尚書·周書》末一卷，有全目。又《文選》白文廿餘卷，乃三十卷之舊第，蓋所缺無幾矣。又《文選集注》八、九兩卷，行款與金澤本異，俱千年前之古鈔本。伊此來為文部省審定國寶，明日返洛。談一時餘，訂一月初在奈良晤聚而去。鼎甫代表北平圖書館攝影書籍事與博井寫真師訂約，長澤為委託人，余與田中為見證人，均留共晚餐。

十六日 晴

天氣驟寒，閱報信越各地方見雪二三尺不等，名“處女雪”，形容其初次也。余左目內障散光已逮九年，大學總長小野塚博士為介紹於大學病院石原眼科部長，午前十二時赴院診療，以余用腦過度，越時既久，無從療治，並屬此後節省目力云云。辭出回館，知鹽谷溫來此答謁。午後一時赴學士院講演，較前聽講者為多，並有大學教授及外務省職員數人在內。歸途經文求堂，見萬曆刻《明初四杰集》首二冊，以二百五十圓購之，餘在北京文友堂，屬其即時寄東。又《樂府珊瑚集》二冊，刊目不知卷數。田中饋我白菜煮雞，回寓與同人共饗之。鼎甫從長澤借《內閣書目》油印本，較印本所注刊刻時代為確。摘抄一目，備將來閱覽。接程雲岑函，言吳湖帆允以千元借印貝義淵所書滎陽王及敬太妃二誌。此為宇宙間孤本，俟歸國時當盡力圖之。入夜雨聲淅瀝，抱膝靜聽，亦頗閑適。

訪靜嘉堂文庫閱陸氏藏書，無恙有詩，余亦繼作
裙屐翩翩此駐車，羨君先業紹經鋤。
載將典冊隨徐福，應是秦庭禁挾書。

藜光東壁徹霄騰，百宋題塵額倍增。陸氏書號稱宋刊二百種，
顧其樓曰皕宋，以壓菟園。

詳檢牙籤評甲乙，恍微掌故繼吳興。

觸蠻蝸角任縱橫，展卷令予百慨生。
好借名園爲石室，免教浩劫吊臺城。

十七日 晴

接滬函，知劉叔裴丈於十二日逝世，玉姬即於是日旋里。回憶九月間因事赴常，與丈晤聚。見其神氣頽唐，深以爲念，不竟成永訣。聞茲噩耗，深用悵然。晚小野博士來談，贈所著《吾國刑法總則》暨《日刑訴》各一冊。夜夢兒時隨祖父官山左，寓濟南東城根光景，並手植石榴一株。廊榭窗牖，歷歷在目。忽躁熱驚醒，開燈稍坐，神定復寢。

十八日 晴

午前十時，偕無恙、鼎甫赴北羽門圖書寮閱宋槧多種，大半記入丙寅記中。此次承袁君守和之託選印善本，自宜以孤本且有聲價者爲限，故前日與長澤、田中合定若干種。乃今日鼎甫交來袁君函，大致傾向於類書《廣韻》，俱吾國習見刻本者，莫測其意之所在。下午三時，赴學士院講演。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刊本。高七寸三四分不等，寬四寸九分。每半葉八行，每行大小十七字。左右雙邊。首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次行上空六字杜氏，空一字盡幾年。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左氏幾下記刻工姓名。卷末爲《經傳識異》四葉，後有“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一行，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兩行，又校刊官銜沈景淵、聞人模、鄭緝、趙師夏、葉凱五行。有“枝山”“允明”記。

本學五經舊板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教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嘉定甲戌夏，有鄭緝來貳郡，嘗商略及此，但爲費浩瀚，未易遽就。越明年，司直趙公師夏易符是邦，模因有請，慨然領略，即相與捐金出粟。模亦撙節廩士之餘，督工鋟木。書將成，奏院。葉公凱下車觀此，且惜五經舊板之不稱。模於是並請於守貳，復得工費。更帥主學糧幕據沈景淵同計置而更新之，乃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誤，並考諸家字說而訂正其偏旁點畫。粗得大概，庶或有補於觀者云。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聞人模敬書。

初學記三十卷

宋刊本。高六寸四分，寬四寸六分。每半葉十二行或十三行，每行大字二十二至二十六，小字二十八至三十一不等。左右雙邊。板心魚尾下學幾或學已幾。前有紹興四年福唐劉本序，序後木記“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一行。將監本寫作大字，校正雕開一行，並無訛謬，收書賢士幸詳一行鑒焉。紹興

丁卯季冬日謹題”。舊藏金澤文庫。

游宦紀聞十卷

宋刊本。首行《游宦紀聞》卷第幾，次行鄱陽世南。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魚尾下紀聞幾。尾有紹定壬辰李發先跋。

靜嘉堂觀書，意有未盡，復補一絕

連床遺稿慶天留，毛鮑汪黃儼唱酬。

地下若知同夙癖，于于聯袂渡瀛洲。秀野選元詩，夢元人高冠，于于來拜。是庫為各藏書家精神所聚，當亦諸精靈雅集之所也。“遺稿天留”鮑氏章。

十九日 晴

寄玉姬信，並附輓叔裴丈聯語，榆社頌耆英，廿年杖履追隨，忝廡烏衣蒙藻鑒。蓬山驚惡夢，一旦天人睽隔，徒憑黃籙憶宗風。屬其託范友杰代書寄之。丈為吾鄉夙德，酷嗜老莊之學。余於卅年前與小阮靜齋訂交杵臼，數數過從。嗣迎玉姬，每旋里下榻其家，以館甥遇我，較二王尤摯。前年繼室谷夫人逝世，秋間屬余誌其墓，以倉猝東航未及屬稿也。

二十日 晴

上午十時，鹽谷博士遣其弟子齋藤導引余等赴內閣文庫。庫在大手門內，幾察出入，較北羽門為嚴。俟電話通知庫中僚屬，持許可閱覽證始予放行。至文庫，科長川島款接殷勤，並晤龍口君，從前職掌典籍，今改任他職。即在事務室陳書廿餘種，恣令閱覽，

並允攝印，誠異數也。小字《前漢書》爲岩井氏所藏之覆本，不逮初刻遠甚，餘錄數種如後。晚偕錫堂、伯醇應東方文化會服部博士之宴，座中如宇野、岩谷、小柳皆東京文學界鉅子，酬酢歡洽。宇野詢考試制度，並言伊曾漫游長安，彼處貢院號舍如昔，國家掄才大典，而拘置士子於咫尺之地，令其構思，諺所謂“試驗地獄”也。余曰：“不然，鈍秀才風檜寸晷，日移花影，執筆不能下一俊語，雖儲之高廳大厦，仍地獄也；若懷才特異之士，藉此片刻，抒其胸臆，貢獻國家，且天堂視之矣。”宇野邃於經學，詢孫詒讓而後研究群經諸子繼起何人，余謂若書院之制盛行，則擎經之士輩出。如詰經、學海、南菁等，萃高材生昕夕摩練，裒其撰述，皆足羽翼經傳。若木天、清闊爲儲才之地，敝精神於摺楷，同一訓育而趨向不同。改革後世風趨於權利一途，研索注疏之學者實乏其選。宇野頗贊余言。有佐伯好郎者爲會中重要職員，通意大利文，耽景教，贈余元主忽必烈時遣赴歐洲景教僧之旅行誌一冊，可作訂證《元史》資料，即從意大利文景教典籍中譯出也。

鉅宋重修廣韻五卷

宋刊本。高六寸七分，寬四寸八分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大字二十一字，小字三約當大字二。左右雙邊。板心魚尾下韻幾。首爲丁丑大唐儀鳳二年序，次陳州司法孫惲序，序後隔二行有“己丑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印行”一行。每卷首行題《鉅宋廣韻》某聲平聲則題上下平卷第幾，餘爲韻目，分三排，連正文。有“蒹葭堂藏書印”長方朱文篆書、“蒹葭藏書”正方白文篆書。諸記。

東萊詩集二十卷

宋刊初印本。高六寸四分，寬四寸九分。每半葉十一行，

每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左右雙邊。首爲乾道二年曾幾序。每卷首行題《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幾，空二格呂本中居仁，題目低三字，卷尾隔一行或二行題書名如首行。板心魚尾高約低正文二字半，下呂集幾，下記刻工姓名。有“昌平坂學問所”長方墨印篆書、“文化己巳”無邊長方朱文隸書諸記。

箋注陶淵明集十卷

宋刊本。高五寸六分強，寬三寸八分。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小十六字。上下線口。梁昭明太子序誤訂卷末。首爲目錄四葉，次爲《補注陶淵明集總論》，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每卷首行題《箋注陶淵明集》卷之幾，分目連正文，題目低二字，題目後並詩後錄諸家評語，均低三字。板心題陶詩，或二字單題一字。靖節詩僅見湯漢注四卷，此孤本也。

淮海集四十卷長短句三卷淮海後集六卷

宋刊本未量尺寸。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首爲《淮海閑居文集》序，以次《舒王答蘇內翰薦秦公書》《蘇內翰答淮海居士書》、《後山陳師道撰淮海居士序》。次爲目錄。每卷首行題《淮海集》卷第幾，次行秦觀少游，秦上低八格，下空一格，觀下空兩格，卷尾隔一行題同首行。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秦卷幾，下記刻工姓名。次爲《淮海居士長短句》，首行題《長短句》上中下。板心魚尾下題字同。有目錄。次爲《淮海居士後集》，凡詩四卷，雜文二卷。撰人題款同上。後有《淮海居士集》序，乾道癸巳林機景度撰。有“仁正侯長昭黃雪書屋鑒藏圖書之印”、“昌平坂學問所”俱長方朱文篆書、

“淺草文庫”長方朱文楷書諸記。

高郵軍學《淮海文集》，計四百四十九板，並副葉裱背等共用紙五百張。

三省紙每張二十文，計一十貫文。

新管紙每張一十文，計五貫文省。

竹下紙每張五文，計二貫五百文省。

墨工每板一十文，計五百文省。

青紙標背作一十冊，每冊七十文，計七百文省。

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

軍學諭韓濤林經輯校勘。

左修職郎高郵軍錄事參軍兼推官兼教授趙伯膚。

右承事郎權發遣高郵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督田屯田事王定國。

豫章先生文集

宋刊本。存卷五至九、十六、十七、二十至二十一、二十四至二十六、外集五至十五。左右雙邊。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五字。每卷首行題《豫章先生文集》卷第幾。板心魚尾下豫章幾，下記刻工姓名。有“仁正侯長昭黃雪書屋鑒藏圖書之印”長方朱文篆書、“淺草文庫”長方朱文楷書諸記，“《顏氏家訓》曰：‘借人典一行籍，皆須愛護。先有缺一行壞，就爲補治。此亦士一行大夫百行之一也。’一行鄭江衛氏謹志”長方朱文楷書大木記。

玉山名勝集不分卷

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板心上端題集名。從可師齋起至拜石壇止。題額大字分別篆隸占兩行。葉數自一至八

十二，而魚尾下記二至四，中間實未分卷數也。末葉有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吳人楊循吉題一行。此書《四庫》鈔本爲五卷，曩見一不分卷本，較《四庫》本爲多，未識是本有無溢出。雖明時刻，亦孤本也。

文館詞林

舊鈔本。存一百五十二詩十二、一百五十六四言、一百五十七詩十七、三百四十六頌十六、四百一十四七言、四百五十二碑三十二、四百五十三碑三十三、四百五十七碑三十七、四百五十九碑三十九、六百六十五詔三十五、六百六十九詔三十九、六百七十詔四十、六百九十一敕上、六百九十五令下、六百九十九。

二十一日 晴

午後三時，赴上野學士會講演《中國分權問題》。余以爲，周制純爲地方分權，秦迄清爲絕對之中央集權。除割據外，間有類似地方分權者。如唐之藩鎮，乃一時外重內輕，釀成尾大不掉之勢，初非定制。宋太祖之於錢吳，因其奉中朝正朔，大度包容，不忍收其土地。然至太宗時即納土賜第，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矣。清之封吳三桂於滇南，官吏且由其自任，謂爲西遷。然逮伊子吳璠即行戡定，南服歸一。若官制類分權者，遼之南北院。南以治漢人，北以治契丹，此因種族之區別而然。元之行中書省，用中書省之名，此代表非獨立，明清且沿其省制。又明之南京北京各部院，此成祖靖難告成，不敢冒不韙之名革太祖舊制，故兩者對峙。或南或北，冠以“行在”二字。至正統時，南京加“行在”，遂永爲定稱。朝官之擢，南京者官署清閑，直等左遷。清之設奉天五部侍郎，亦因祖宗發祥重地，定作陪都，採明制而縮小其範圍，俱非地方分權也。

輟講後由小野博士略述敬詞，攝影各散。

二十二日 晴

上午十時，赴圖書寮。閱韓活字本晉唐等書，即後之慶長活字也。歸途訪田中，稍坐即歸。午後四時，偕鼎甫等赴淺草倉屋書店，搜求二時，無佳帙。所謂乘興而來盡興而返也。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詩二十五卷

宋刊本。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二十二字，小二十七字。左右雙邊。每卷首行題《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幾，次行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蘇軾軾上空一字，三行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尾隔三行題同首行。間有無“分類”二字者。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詩幾。有“平安崛氏時習齋藏”長方朱文篆書、“衛”圓白文篆書、“淺草文庫”長方朱文楷書、“昌平坂學問所”長方墨文篆書諸記。

樊川文集夾注四卷

韓本，夾注多佚書，蓋出宋人手，未有正統五年六月□日全羅道錦山開刊一行。

小杜詩古^①稱可法，而善本甚罕。世^②所有者字多魚魯，學者病之。今監司權公克和與經歷^③李君蓄議之，符下知錦山郡事李君賴，令詳校前本之訛謬而刊之。始於庚申三月，歷數月而告成，公之嘉惠學者，其可量^④哉。前通政大夫成均大

^{①②③④⑤} “古”原作“可”，“世”原作“無”，“歷”原作“理”，“量”原作“重”，“跋”原作“題”，均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正統五年全羅道錦山刻本跋改。

司成知制製教鄭坤跋^⑤。

方輿勝覽□□卷

宋刊本。每半葉十四行。凡遇路、州、府及卷中故實，大字占兩行。左右雙邊。首爲嘉熙己亥良月望日新安呂午序，次嘉熙己亥仲冬既望建州祝穆和甫序，次目錄。上下小黑口，板心方幾。

史學提要三卷

元刊本。臨川黃繼善成性編，盱江吳志伊此民校勘。卷一上古至戰國，卷二秦至南北朝，卷三隋至宋。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大小二十二字。左右雙邊。上下小黑口，魚尾下史要幾。卷尾有“皇元混一，奄有敷天，聖子神孫，於斯萬年”兩行。

玄玄棋經六冊

明刊本。皇祐中學士張擬撰，分論局、得算、權輿、合戰、虛實、自知、審局、度情、邪正、洞微、名數、品格、雜誌十三篇。首爲至正年虞集、歐陽玄、晏天章序，後有棋譜五冊。

二十三日 晴

清晨聞號外聲，繼聞館中給侍人等歡呼大喜，產皇太子矣。出外諦視，見各家旭旗高懸。九時半，赴內閣文庫，遙見二重橋外羅拜者約及萬人。至文庫，調取小說若干種。鼎甫約赴北京亭午餐。午後赴明治大學談話，會岡田，志田以次諸教授均集，大谷美隆贈上次所攝之影片。諸教授詢問刑法歷史上之掌故，是日伯醇未至，

用筆答之。岡田詢子母姦作何判斷，余曰：“《公羊傳》邾婁叔術妻嫂一事昭公三十一年，唐徐彥疏引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所指血族爲姑姊妹，非血族爲父祖妾，當爲漢律之禽獸行，然罪已至極，過此則非筆墨所忍言。”岡田謂：“日本古時確有是項罪例，但非死刑。有犯令對神設誓，湔濯復其清潔之身分，但其家資予以全部沒收。今《大祓祝詞》中之某項即指此事。”遂贈余祝詞數紙，此亦海東法律上之軼聞也。六時，赴蔣公使宴，到者爲小山司法大臣，原前司法大臣，杉博物館長，渡部圖書寮頭，鈴木科長，坪上外務省文化科長，服部、岩谷兩博士，石田東洋文庫長，長澤、村上、黃監督及館員。席中蔣公使致敬詞，並介紹余此來兼調查司法、教育事項。余亦略述及《北史》志日本爲泰伯後裔及武周時朝卿真人故事，以證親善。小山大臣答詞，深佩中國古昔聽訟之公平，爲德川時代大岡越前守所則仿，皆頌之爲日本包孝肅也。席終，立談片刻，爲岩谷、長澤拉入赤坂春梅樓。杉暨渡部繼至，二公俱服務宮內省有年，膺親任之待遇，以誕育皇儲，異常歡忭。招藝者舞子十餘人侑觴，興酣群起，聯袂蹈舞，高呼萬歲。忠愛之情，天然流露，釵冠錯雜，形跡都忘。余以歷劫餘生，對之不禁觸夢華之感也。迨堅辭放行，已逾午夜矣。

丰韻情書六卷

豫章竹溪主人彙編，南陽居士評閱。前有萬曆戊午夏坦然生小引。卷中夾圖甚精，分室家、金蘭、青樓、幽閨、情詞、情詩六門，尺牘情致綿邈，詞與詩皆習見者。

《語》有云“詞達而已矣”，曷嘗言情哉？書以情名者，予鏡諸古矣。詠白頭而歌虞虧，非室家之情耶？思雲樹而懷梁月，非金蘭之情耶？憶章臺柳枝，戀吳江鱸魚，非青樓之情耶？

炎祆廟之火，贈湊洧之蘭，非幽閨之情耶？顧情而不達以書，何以語情？書而不表以情，何以語情？茲編室家寄好矣，金蘭遞悃矣，青樓與閨幃通殷勤矣。一紙素箋，露出五衷丹悃；寸心微意，寫來滿眼嬾詞。其丰韻之洒洒，真如婕之戀花、魚之樂水矣。是用殺青之，以怡風流者眸睫。萬曆戊午夏穀穀之吉坦然生漫題。

附大祓祝詞

謹告集侍於此之親王、王諸臣、百官，奉天皇諭曰：主膳之官，武衛之士、百官人等所犯諸罪悉以今年十二月晦日祓除之，其謹聽焉。唯我皇祖，坐鎮於高天原，糾合衆神議，委我皇孫平治豐葦原瑞穗國，於此國土，有敢不服，問而後討。於時山石草木莫不靜謐，皇孫乃離高天原之玉座，排層雲而下，降於天之中央，曰大倭國，以爲安土。乃立宮柱，下及石根，仍樹群木，上參天際，以爲皇孫之居。天日覆蔭，安治國土，生齒既繁，罪戾用滋。曰天罪者，畔放、溝埋、樞放、頻蒔、串刺、生剥、逆剥、屎戶，凡此諸罪，是謂天罪。謂人罪者，生膚斷、死膚斷、白人、胡久美、母犯之罪、子犯之罪、子與母所犯之罪、母與子所犯之罪、畜犯之罪、昆蟲之災、高神之災、高鳥之災、畜僕蟲物之罪。其罪益滋，是用效天神之儀，使大中臣以細木，切其兩端，執其中段置於臺上，再以菅麻切其兩端，取其中段，以針剖析。口唱天神所授祓詞，天神乃開天門，排層雲而聽之。國神既登山頂，披嵐氣而聽之。神聽既達，則上自朝廷，下迄四方，一切罪戾，消滅無餘。如神飈之吹浮雲，如疾風之散烟霧，如大舟解維而放諸海，如利鎌刈木罔有孽遺。於是此諸罪戾，由山而下。有神曰瀨織姬，持而送之大海，尾間所洩，騰波百

道。於此有神曰速開姬，便加吞飲。地門有神曰氣吹戶主，復將罪穢吹入地底。地底之神曰速佐須良，復接此罪，散之於無何有之鄉。朝廷百官、天下四方，自今日始滅一切罪。乃牽馬而立，祝曰：今年十二月晦日之夕，行此大祓，參集之罪，其共聽之。又稱曰：四國卜部，持此祓物棄諸大川。

二十四日 晴

上午十時，赴上黑目訪山本二峰，亭園幽邃。前六年來此，樹甫移植，今居然喬木，故家固土壤之沃，亦培植之功也。二峰言日本近來中小學校偏重歐化，致令道德墮落，擬於今日至議會，建議加增漢籍功課，叩余之意見何如。余亦告以中國同感此項痛苦，自廢止讀經後，青年俱饒有獨立思想，但未從根本上著腳，趨入異端者日衆。今錫山唐侍郎倡一中學，提倡讀經，際此潮流中，未易作狂瀾之障。繼談及袁甫病故，深致惋惜。贈余詩集一冊而回。狩野函詢赴洛之期，作函覆之：小山大臣遣屬來，訂廿七晚設宴於官邸。夜，田中來談。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十二時，長澤君來商定攝印書籍。岩崎文庫為《吳志》已印成《王右丞集》《周禮》殘卷《集韻》《梧溪集》，圖書寮為《論衡》《春秋集解》《金臺集》《玄玄棋經》，內閣文庫為《淮海集》《廣韻》《史略》《丹忠錄》，共若干種。傍晚，文泉閣職員村田君來。此君於民國四年作客舊都，時余官廷尉，曾令充藏書樓典守也。

二十六日 晴

接玉姬、劉陳太夫人及袁景唐函。午後四時，赴江蘇同鄉青年

會之歡迎會。張清鑑介紹講演，到者百餘人，秩序整肅，余略述中國編纂法律之進化。輟講後，約赴新宿白十字堂夜宴。同座為朱大昭、邵亮煥、石堅白、徐方幹、王建今、王世義等凡十人，暢談時政得失及科學之進步，賓主歡洽，歸寓已逾十時矣。日前岩谷博士出燉煌寫本《茶酒論》，令箋其疑誤，勘畢送還。此文作賦體，皆嘲笑詼諧之語，不離鄉學究口吻。內有“脊上少須十七”，余謂自宋以後杖不足數，元每十以七計，所謂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也。茲稱十七者，詳《宋刑統》五刑條下。檢原書以示無恙，乃杖八十者應決臀十七下放，無恙謂此條非專家莫能對也。

二十七日 晴

下午一時許，赴小石川區留學生監督事務所答謁黃監督，繼至帝大文學部研究室訪岩谷博士暨齋藤君。出小說數十種，縱余觀覽。內《萬錦情林》記宋元軼事尚佳，又《浪史》亦舊鈔本。岩谷君款余於四樓之茶室，夕陽璀璨，雲中富士隱約可辨。回寓稍歇，赴小山大臣之招。綦履駢集，原樞密顧問、和仁大審院長、林檢事總長、蔣公使均先至。席間小山大臣以余此次講演刑法與禮教之一問題，多資啟沃。日本立法趨向禮教，如刑訴子孫不得告尊長、醫院因案解剖女屍先行致祭以及夫妻間制度。兩國風習相同，深願從司法事務永締親睦。蔣公使致謝余此次來航各界招待之盛意。余略述日本昔年司法由中國產生，中國前清季年編訂法律，概由日本學者顧問，則中國今日司法復由日本產生。就司法一端，中日本合一團體。余往年漫游歐美，特別注重司法一項，覺英之法院手續單簡，人民尊敬法院之判決，上訴寥寥。關於幼年及夫妻制度，純與吾國未革新前相似，始信英國亦為我東方法系所馴染也。繼至巴黎，參觀最高法院。該院法官倍於我而積案等於我，濡滯之苦勝

於我。詢以有無速結之方法，院中人云：“當事人之權利不宜駁奪，惟於民事勵行最新之調解法。”以視英上級法院之清簡，遠不逮矣。歸國後擬向政府建議改革，適值國家多故，無置喙之地，亦惟卷而懷之而已。劫影疊更，淳至今日。學校思潮誤於邪僻，閨闥風紀墮入自由，瞻念將來，憂心滋切。茲膺研究會之召，負笈來游，所晤朝野名流，譚及立法事業，與康同一懷抱，則懸崖勒馬，規復故常，亦意中事。吾國服務法院以留東占大多數，平心而論，貴國法學較昔年為銳進，今後留東學生之程途，水長船高，亦屬自然之理，則未來膺司法之付託者，仍屬此莘莘之學子。由是測之，因法學之汚結，不論何時，此大團體決不容其渙散也。座客咸以為然。席終，復暢談一時始回。

二十八日 晴

上午，村田偕平凡社書藝編輯野本白雲來談。野本善寫經體，遒勁絕倫，於南北朝書體沿革言之瞭然，知其於此道三折肱矣。村田贈余珂羅版印古帖數帙，內臨川李氏藏之《孟法師碑》尤佳。晚應外務省東方文化局坪上局長之招，松本博士、船津前天津總領事均在座，餘知名士凡十人。坪上致敬詞，謂余此次講演，日本學界能洞悉東方法制之古歷史，獲益良多云云。余答詞錄後。入夜雨。

晚翠軒答詞

今晚承外務省東方文化局坪上局長招待，並蒙松本博士、船津前總領事暨諸名流於歲末撥冗陪席，鄙人萬分榮幸。刻聞坪上局長席間致詞，禮宜作答。論吾日華兩國自隋唐以來親善之蹟，載在史書，在座皆法、文兩界俊彥，博學多聞，早已洞悉，無庸複述。茲就個人關係足為親善之實據者，為諸公陳

之。自來談及鄙人之行歷，莫不以法律、文學二端爲獎飾。竊以爲法律一端，鄙人南中下士，科第濫叨，習於案牘之塵勞，未聞名師之講貫，不過在新陳遞遷之秋，服官三十餘載，因襄助修訂法律事宜，迫於必要，始從事探討。迨謝政歸田，爲生活計，忝擁皋比。平心而論，則鄙人之研究法律，屬於強制性，不敢於松本博士前以法家自詡也。惟於文學一端，確係出於自然性，非強制性，且爲貴國奔走此事，成績有三：在昔束髮受書，酷嗜典籍。始讀朱竹垞《曝書亭集》，見《吾妻鏡跋》，心向往之。旋購得森立之《日本訪古志》，知唐宋孤本流傳於貴國之多，益形忻慕。嗣疊因公務東航，與貴國紳士多所接納，遂依《訪古志》所載，四出搜求，於金澤稱名寺敝簏中發見五代時寫本《文選集注》三十二卷，繼於高野山尋獲唐儀鳳年寫本《文館詞林》二十餘卷，俱白諸內藤博士轉達政府編列國寶。其他殘簡逸編，不可縷計。此因訪書證明親善之成績一也。貴國珂羅版一業，擅東方美術之名。然最初所製，爲繪葉端書，推而廣之，僅及尺餘之畫幅。時鄙人僑寓京都，始發明用佳楮印書之法。如上述之《詞林》暨福岡氏崇蘭館宋本《劉夢得集》，其他類此之鉅帙，不下廿種。以寒士滄海餘生，獨力營此名山事業，凡此皆日華兩國所共聞者。今帝室圖書寮印宋本《尚書》單疏、前田侯印宋本《世說新語》，其餘私家如靜嘉堂文庫、成賓堂之印書影，尤風行一時。廣百宋之名槧，平三都之市價，此因印書證明親善之成績又一也。鄙人曾兩筦司農，以團匪賠償事件爲清庭不幸之事，國體更新，不應於敦槃留此污點，建議將庚款留充別項事業。未及實行，旋即辭職。漫游於美國，晤威明敦丟彭之顏料廠普恰君。其時美之庚款僅以其半充清華教育基金，餘額尚多。此君爲歐戰歷史

上人物，政府暨輿論界均所信仰。談及此事，極端贊助。即由其周旋，提出議會通過。繼至英倫，與前駐華公使朱邇典君有舊，告以美之善意，朱遂仿而行之。大正十二年春歸航過貴國，受山本二峰之招待。席間，山本君言日本擬由國庫歲支七十萬圓創立大規模之漢文大學，惟文部省尚多隔閡，鄙人即告以英美處分庚款之法，勸其改轍，山本君欣諾，未幾通過議會。今英美雖設立庚款委員會，尚未具體進行。而貴國於東西二京暨平滬分設文化機關，節節設備，並納鄙人續修四庫之議，從事編輯。此因文化事業證明親善之成績，尤其一也。茲者同座諸公俱一時勝流，將來在歷史上有所發展，可以斷言今夕之會非同尋常酬酢，從此兩國藉此等事業，締結一永永親善之團體，即諸公亦爲未來之朝臣真人、仲曆、弘法大師也。此則鄙人所深冀者也。

二十九日 晴

上午田中來，導余赴服部三越購饋贈物品，約用去二百八十圓。午後一時，偕同行赴黃霖監督上目黑雅叙園之招。園之主人某執役浴室，爲某資本家所特賞，贈以地二萬坪，建築費達三百萬圓，專業支那料理。營業茂盛，亦擁資千方圓以上，爲東京料理屋之冠。若芝區紅葉館，不能望其肩項。廣廈長廊，儼如阿房複道，廁所地板，用黑漆螺鈿。其淫侈逾制可知矣。是日，接石友如、黃公覺、陶蘭泉信。

三十日 晴

下午四時，仁井田博士來校正前所錄《神龍散頌格》之訛誤。松本博士代表學界來謝。六時，赴柳橋津久松樽井君之招。長澤

君在座，召藝妓侑觴。歸時晤孫伯醇，爲余繪山水一幀。是日，寄小山大臣信，謝其招待。入夜雨。

三十一日 晴

清晨赴文求堂，付田中書價四百圓，又託其匯寄四百四十圓於蘇寓。由次君震二導往丸善，爲鐵保等購西文書籍。家家扎松枝、稻草。松取其長青，各國皆同。稻草則歷史上之關係，蓋日本古稱瑞穗，亦數典不忘祖之意。吾人心理陽曆不逮陰曆之感覺，然睹此點綴年景，亦頗起思鄉之念。是日，寄玉姬、小林、謝景山、黃公覺信。

虞美人 篮中存弟子謝景山閩人毛孟琰繪《彈琴美人》，檢出題此闋寄還。孟琰受業於吾鄉馮超然，氣韻閑雅，有青勝於藍之概。

鬟雲堆綠脂凝玉，靜坐屏山曲。侍兒悄爇博山爐，等閑妨却半日繡工夫。
新聲學得求凰譜，試味絃中語。爲防花外有人聽，但奏落霞孤鶩寄高情。

書舶庸譚卷七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十一月十六日 晴

清晨，居停設饌，以屠蘇餉客。接司法部編輯董其鳴、申保暨長子婦劉德如各函。其鳴，江西玉山人，自云出於廬陵。以與余始祖籍貫同，屬其取譜一閱。茲來函謂係出江都，繼遷廬陵，復遷玉山，譜中且言一支遷武進云云。董之發源廬陵，證以蘇之溧陽、浙之慈谿皆同。惟余家宋時由廬陵遷吳江，元時始遷武進，並非直接遷來也。

二日 晴

賀年郵件紛至，余以楮墨鮮暇，未及省視。午間，長澤、田中相繼來談。

三日 晴

傍晚，野本偕村田來，約赴綠風莊夜宴，順道為田中賀年，欲拉同行，辭以小恙。綠風莊為日本式之支那料理，長廊廣疊，令人心曠神怡。河井仙郎繼至，此君工鐵筆，屢客海上，為雪堂叟之舊友。久耳其名，曾用高寸許之田白託京都書友丐其刻篆，嗣其人身故，無從查詢。今因年齡高，刻印謝不作矣。評論當代書畫家，多與余合，尤不以吳昌碩派為然，可見賞鑒自有真也。

四日 晴

下午六時，偕鼎甫赴北京亭宴客。圖書寮宮良君、內閣文庫山

田君暨田中、博井先後至，商略北平圖書館印書事。是集本長澤君動議，詎臨時不至，合座頗失望。

五日 晴

起草《春秋刑事訴訟法》。用現代文體將《周禮》《禮記》《春秋》《大戴禮》等書凡關涉斷獄事宜者悉駁入內。余曩時曾用此體編《唐律名例改稱總則》，讀者稱便。今仍仿之，尚不爲難，惟資料較少耳。午間，勝山來談。二時，《朝日新聞》記者磯部佑治偕一寫真師來攝影，詳叩東來底蘊，並訊及日本對於法律之改革，及余對日本之感想。余約略答之而去。入夜，田中夫婦偕三女來談，聞余有人洛消息，頗致拳拳也。是日，無恙偕錫堂游日光未回。

與勝山話柳橋舊游，感賦一律贈之

墨堤璚月滌心胸，窈窕河房隱玉容。
睹壁何妨輸酒醕，同岑雅合契潮鐘。
丁娘齒稚人稱麗，子夜歌殘夢亦慵。
幾度昆明尋劫影，那堪惆悵話前蹤。

六日 晴

天氣嚴寒，勝山約來譚，爽約未至。本定於八日入洛，村上以各處仍須辭行爲展期一日。

七日 晴

上午十二時，田中招飲赤門前某餐館，晴靄女史暨三女均在座。因鐵保有來東入第一高等留學之志願，屬其以父執之誼盡監督之義務，田中欣然承諾。一時，赴森川町訪松岡博士，適病廢稍

瘥，能出對客，並晤其妻女。博士病床中猶注釋《物債》兩編出版行世，撰述勤苦，無出其上。詢以母堂安否，始知於十二月間患糖尿病逝世。談一時許辭出，博士攜杖送至玄關，鄭重而別。歸過文求堂稍坐。至小川町水晶堂，訪昔年女友仲子。晤其女，知仲子病卧鄉里，遂購水晶少許而回。

八日 晴

赴各處辭行，晤大學各教授、平沼副議長、司法小山大臣、皆川次官、杉博物館長、外務重光次官、坪上局長、松本博士、蔣公使、田中慶。平沼為卅年舊相識，自述因宮中鮮暇，未及盡私人酬酢之誼為歉。微談及政治問題，惟希望中國當局區別義利二字自省云云。是日回寓甚晚，檢點行李，已逾午夜。復為村上草東方圖書館啟事，寢已三時矣。

九日 陰雪

上午九時，乘燕子急行車南返，伯醇加入團體。送行者為平沼副樞密，圖書寮鈴木科長，松本、小野、田中三博士，中央秋山庶務科長，蔣公使，楊、丁二參事，青年會代表，監督處代表。田中、勝山夫婦及留學生多人，頗極一時之盛。開車握手作別，同人入七號車。午餐甚美。過名古屋以南，積雪甚厚。四時四十餘分，抵京都驛。狩野、倉石、吉川、三浦、小林、喬梓俱出迎，仍入長谷川旅館之雙佳樓，余所題額也。晚餐後謁小林母堂，年八十五之高齡尚康健。余與小林向叙昆仲，因之待遇尤摯。夜至古梅園購墨，繼赴佐佐木書店閱覽舊書，惟元槧宋高宗草書《集韻》尚佳，惜僅餘三冊，以索價太高未收也。

十日 陰

同人游高野山，定於午前集電車停留場。十時，余偕楊鼎甫、孫伯醇、小林及其長君長文訪狩野博士，譚一時許，旋至大阪《每日新聞》社京都支局，晤局長岩井武俊及藤田信勝、城南健三。因岩井君與高野山親王院住持水原堯榮稔，託其用電話通知備宿所。社中人為余等攝影別去。會合同人，乘車至大阪，改乘自動車赴難波。在南海食堂午餐後，乘電車南駛，即曩時與小林相失之處。小林談往事，歷歷如在目前。途中風雪交加，倚窗遠望，頓成琉璃世界。三時半至極樂橋，改乘開勃車登山，易自動車，至女人堂，隨衆頂禮。維時雪大如掌，道途被雪掩沒，無從辨識，復乘人力車至親王院。時已昏黑，電燈不明，蓋每遇風雪電燈線即生障礙。遂燒高燭二枝，燃爐取暖。水原住持先得杉博士之介紹書，出應客。詢知《文館詞林》仍儲靈寶館，主者避寒下山，館經扃閉，不無悵悵。惟茲山為東方第一靈境，冒雪游山，亦殊快意。晚餐俱素饌，味至美。方剪燭夜話，電燈驟明，同人鼓掌歡忭。住持招余至客座圍爐，旋贈余所著書二冊，皆關涉野山掌故者。並出內藤及亡友天囚手蹟，令余鑒賞。雖為近時人墨蹟，駸駸與弘法大師抗衡，亦他年留鎮山門之物也。伯醇、無恙各就燈作繪二幀，伯醇圖本山雪景，無恙寫青松紅燭，尤饒逸趣。是日寒暑表在零點下，滴水成凍，惟余尚能入浴，他人則無此勇氣矣。

十一日

雪續紛未止，深約二三尺。早餐畢，水原住持導游各處勝跡。金堂為全山最莊嚴之區域，前被焚毀，募資重建，將次工竣，較前壯麗。柱大可合抱，黏以五寸正方之金箔二層，即此一款，所費已恒河沙數。繼至金剛峰啜茗，循途至奧之院展謁。踏雪登山，較前游

尤暢。偕同人攝影於一之橋，余復與伯醇攝影於淀君墓，以誌企慕美人之意。秀次之死，雖由讒人內幕，實因淀君生子秀賴，最後屢敗於德川氏，奉命安置高野，卒致母子自殺，亦果報也。途中有明智日廣守光明之墓，即弑其主織田信長者。聞其遺族屢次修葺，而石欄自裂，此類行為不惟人棄之，地且厭之矣。午後二時回院餐後，具香資一百圓為先慈唐太夫人暨博陵君於永代祠堂設位。復出資三十圓為製金漆牌位，懇其每日諷經，用資冥福。余前次以未至秀次墓為缺望，住持見余游興未闌，飭役前往掃雪，屬《每日新聞》通信員城南健之伴予同往。墓極小，僅植一高尺許石表，因憚於乃翁豐城氏之威稜，雖切腹時壯烈，無人為之修葺也。墓之對面有良助親王墓。四時半至女人堂，自動車人數擁擠，錫堂、伯醇先登，俟依次之車至，別住持諸人，乘之下山。易開勃循舊路返。仍在難波晚餐，比入洛，已十一時矣。是日洛中雖寒，並未見雪。

十二日 晴

早餐後，偕謁小林母堂。小林為余等攝影，單獨或共同不等，以作紀念，並留午餐。一時許，偕伯醇、鼎甫、小林雇自動車至瓶原村訪湖南。是處有木津河，可航小艇。四山環抱如甕，亦稱甕原村。湖南於山半小築數椽，題為恭仁山莊，因屬恭仁京之舊址也。湖南適臥病，延余等在榻旁清話。知余之來，預儲古書以待。內藤原朝寫本《古文孝經》《周易》單疏，新以五百圓得之田中者。並出莫子偲舊藏唐寫本《說文》木部，俾余題跋。余以不善書堅辭不獲，勉題四行於後。湖南指余為文化侵略大將，余安能具此資力？然自問不無宣傳之功。若準以祆教之牧師，固無忝矣。四時半辭出，令余等在附近某小學訪恭仁殿舊址。比至，時已薄暮。有一巨礎居乾方上，可容六七人，則柱之偉大可知，殿之廣袤更可知。依

次陳列瓦當數箇，上有大伴國分出雲我反文數字，皆藤原、鎌倉、室町、新安、奈良諸朝之物。蓋都此七年，屢因地震，始遷回洛云。回寓已八時，伯醇得神戶電，知眷屬東來，定明晚先回。

十三日 晴

午前十一時，狩野博士偕倉石來迎赴講演。倉石示我明刻殘本《剪燈新話》《餘話》，聞與余前刻本有同異。又百卷本李卓吾評《水滸》，惜殘十一至三十，余一并借之。狩野與余評論《水滸》及《紅樓》人物。余於《水滸》之宋公明無所可否，金聖歎極端攻擊，未為至論，然第一流當屬之林教頭。若《紅樓》一書，評者皆揚林抑薛，且指薛為柔奸。余嘗閱脂硯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屬一人。脂硯齋主人即雪芹之號，實怡紅公子之代名。卷中寫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視；寫其情，不脫閨娃態度，純用虛筆出之。設置二人於此，吾知傾倒寶兒者必多於顰卿也。狩野深贊余言。狩野精公羊家言，歷指關涉法制各條，俱已為余採入《春秋刑制考》中矣。午後一時許，倉石君復至，導余至會演。題為《追憶前清考試制度》，由倉石代譯。聽者約百五十人，如大學總長暨諸教授，與余稔者約三分之一。湖南亦扶病由瓶原來，並有荷蘭漢務司顧問細部安郎偕其室人在座。七時偕伯醇、鼎甫仍來會晚餐。

十四日 晴

午前十時，狩野代表東方研究會致謝，談二時始去。作書致田中、鈴木。午後二時，偕同人游嵐山，登龜山，是處以秋深紅葉擅名，今非其時，然喬木中窺見對面嵐光作深綠色，亦天然圖畫也。山有階段，登其最高處俯視河流，有木筏聯絡而下，以數人枝柱其

上，一日可達大阪。山氣著衣如細雨，有凜乎不可久留之勢。下山經小督局墓，題二絕於後。旋至金閣寺，庭園位置甲於洛中。一石一木，俱書來歷。余素愛東山，以其處處擅林壑之美，小築其間，均可吸收為我所有。昔年此寺之建築，頗先得我心。歸途至小林別莊，亦在東山境內，推窗可挹比叡諸峰。惜時已昏黑，無從辨識，但俯視下方萬家燈火而已。小林出示畫帖，內有松鄰題余東山寄廬詞，錄之以歸。

嵐山道上有古冢，大僅如拳，碑題小督局墓，吊以二絕
嵯峨歲月幾經過，夢裏君王雨露多。
蘭珮終貽湘水恨，勝他遠嫁慘笳歌。

玉鈎一掬古苔侵，霸業平家蹟可尋。
縱使胭脂逃鉅劫，香魂依舊怨韓禽。

附小督局傳

小督局者，高倉帝之寵妃也。權中納言藤原成範之女，長門本《平家物語》曰：藤原通憲之季女，居三條小河，故號小河殿。善琴，有姿色，由是入宮，大見寵。建禮門院，寵稍弛。《平家物語》曰：葵前卒，帝甚哀慟，中官乃納小督慰之，未知孰是。初，小督在家時，通於清盛之婿藤原隆房。及入宮，隆房眷戀不已。清盛因中官寵衰，又隆房憂鬱，皆小督之故，欲殺之。小督潛出宮，匿嵯峨之民舍。帝命北面之士源仲國索之。仲國單騎至嵯峨，遙聞琴聲，縱而得之。回宮，寵逾渥，生坊門院。清盛聞之大怒，捕以爲尼，時年二十三。長門本《平家物語》曰：清盛入宮引小督出，視其美，心動，耳語不已。小督不從，清盛大怒，截其耳鼻，命爲尼放之。帝憂憤發病崩，後小督

投大堰川死云。《大日本史》

風入松 松鄰

董授經兄游京都，新營吉田山居，寫真寄示，率賦此闋。昌綬辛亥冬，駐居庸南口，兄屢來相訪。展畫如睹舊游，而吉田遠近山樹葱蔚，風景尤勝，恨不得移家過從。

翛然塵外識君廬，山翠吉田居。中原劫火匆匆過，已侵尋、海涸桑枯。旅逸暫容游釣，行吟漫誤樵漁。相從襍被記應無，小別隔年餘。重關一握征車迅，想嵐痕、樹影還如。剩我紅兒讀曲，輸他綠子鈔書。

十五日 晴

清晨，小林處送赤豆沙煮團子來，因是日為元宵節。雖為陽曆，無從測知月之圓缺，仍存舊風俗也。十時，倉井至，並小林偕赴裁判所控訴院。院長久保田英美、地方裁判所檢事正三橋市太郎出迎，導觀民刑各庭。庭之位置及訊問制度大致同於吾國，惟有特異處三點：一、調停庭。此法頒行已數年，用圓桌會議式以判事。一人居中，處於監督地位。左右調停員二人，由判事以職權指定。此職選舉有資望者充之，各業咸備。餘為雙方當事人之座。凡債權在一千圓以下，若商業及因家產爭訟，各事件不問價額多寡，先行調停手續。其便利有二：一可於最短期間獲真正之結果，免致訟累多年，受實際之損失；一雙方泯勝訴及負訴之痕跡，致傷感情。勵行此法，成績優良。以上年計算，商業三百餘起，債權九百餘起，家產一千三百餘起，總計可減少民事二千五百餘起。至繼承婚姻事件，不入此範圍之內。然亦有人提議，正在審查中也。二、陪審制度。專責陪審員以調查證據，與泰西之陪審名同而實異。三、思

想犯之檢事偵查庭。此即共產事件，特設專名，於以見政府防範之嚴密也。二君情意殷摯，贈以上年各項統計表冊，遂辭出。至狩野家，留午餐，贈余玻璃版殘本宋槧《禮記正義》二冊、古寫本《春秋正義》一部，余報以嘉靖本黃刻《水經注》一部。狩野詢前清刑部現審、秋審事宜，將所歷者逐一告之。狩野詫為創聞，言：“《會典》何以不載？”余曰：“《會典》乃彙輯一朝之法制，猶各國之法規大全，而法制範圍內之掌故及變更，固不能詳也。”狩野屬余仿《東京夢華錄》筆之於書，附此次講演錄後，余諾之。別狩野，至京極購紫式部人形，復至岡野兩替屋購物，費去數十圓。回寓，擬偕同人游東山印證鴻雪，詎時已昏黑，徒呼負負。晚餐後至小林家，與其母堂暨家人話別。十時許，荷蘭人細部安郎來談。此君諳唐時法制，自言在中國職東方稅關之試補，在中國稱漢務部，名賀思培。在日本職和務部，以細部二字訓讀與原名相近，故易此名。蓋荷蘭與中日通商在明之中葉，歷史上有此職務，實際則使署之學習員也。叩余研究唐制應參考各書，舉所知以對。而尤屬其留意唐人如孔穎達、賈公彥等之經疏，因昔賢喜以時制箋釋古籍，如二鄭注之今律，知為漢律；孔等疏之今律，知為唐律也。又如手模《周禮》鄭注為大手書，而《尚書》某篇疏引唐律甚詳，其例一也。細部辭出，遺一財賦，中貯日幣、日記、書目等，作書遣旅館役人送還。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紫式部小像，所著《源氏物語》為和學最高深課本。

官漏移磚，衣香題句衣衿遍書和歌，個儂翰墨翩翩。奈羅敷花艷，青女霜堅。本是迦陵俊侶，曼天恨、語入哀絃。妾心似、盈盈古井，不被風牽。堪憐。仗湘管一枝，揮洒年年。比絳芸選夢，滕薛誰先相傳情節似《石頭記》。此是三朝實錄，重鷄林、爭解囊錢《物語》泰西俱有譯本。且博得、然脂人麗，為作長箋

某女士解以現代體。

附紫式部傳譯《大日本史本朝烈女傳》

紫式部者，式部丞藤原爲時之女也，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式部資性敏慧，幼時聞人讀書，輒能暗記。爲時甚愛之，常撫之曰：“恨汝不爲男子。”長能和歌，博涉和漢舊籍，兼通朝廷典故。時上東門院名藤原彰子，一條天皇之中宮，藤原道長之女。方好詞學，擇婦人之有才學者引置左右，式部亦以寡居仕之。上東門院欲讀《白氏文集》，式部授以樂府三卷。上東門院之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而不從。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假託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之實錄，架空憑虛，結構精妙，度越古今，後人下箋注釋疑難，爲一代詞家之宗。一條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人呼之曰“日本紀局人”。婉順淑良，不矜己之所長。其謹慎持重之大略，詳於所著之《日記》。有女曰大貳三位辨局。

十六日

黎明即起，雨雪繽紛。檢點行李，遣錫堂於七時偕小林次君送神戶上海丸。因在東京與村上有約，同舟赴滬也。八時，小林至，偕長君並鼎甫送余登舟。鼎甫亦擬待船二日，直接航津。錫堂仍留此業製版。至京都驛，狩野、倉石、吉川相繼來送，執別登車，閱一時半著神戶。比登舟，與村上君相晤。十一時出帆，小林等在留繫場植立雨雪中，揚巾作別。余亦遙應，不覺淚涔涔下。此等況味，平生於此地嘗之最深。遙矚至不見人影始入船室。余之室爲一一三，村上君一一五，貼居鄰室。楊、孫二君爲一二二。夜半過門司出栗島，頗有風浪。室中蒸汽暖度過高，不能成寐。作七律一

首寄小林。

**小林忠治送余登舟別去，入夜追憶舊游，
不能成寐，捻燈吮墨，作此寄之**

鶴林聲價舊傳揚，縞紵論交軼范張。丙寅避匿東航，易名沈玉聲。忝拜母堂承慰問，太孺八旬晉六，尚康健。能於藝術見文章。君製版爲東西二京之冠，今流傳《尚書》《禮記》《春秋》正義、其他宋集，皆所攝印也。東坡買宅誠虛幻，余昔年結廬東山，歸航棄去。徐福求仙太渺茫。風雪津亭勞遠送，那堪身世屢滄桑。十年中在此處握手已三度矣。

十七日 晴

早餐後，寫小林信。九時抵長崎。村上君約登陸散步，余亦因寄京都信並發滬迎接電偕孫、楊二君隨同至市內。村上邀至控訴院訪其友某君。繼登諏訪山，上有神社，歷石級一百七十餘。無恙因足力不健，在半山二銅柱間株候。忽聞午炮，余促其歸舟。村上君言五時出帆，不妨盡興游覽。蓋記伊由滬航渡，出港爲下午五時，殊不知回航屬一時，往復時間不同也。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至留繫場而舟已去，同人驚愕。有本社役人至，謂船主待至一時半，已越定晷，見公等不回，無從用電話詢問，船客催出帆，不得已將各室行李留此，並改滬航行券，可少安勿躁。檢點行李相符，惟倉庫內之書箱柳筍共十個不在其內，隨至郵船會社事務所拍無線電於上海丸，請其抵滬時將箱筍負責保管，即投海岸小山之巔平野屋住宿。是館臨海面山，境地幽寂，客房設備周至，女侍三五，婉媚可人，爲歷次旅行中第一適意之旅邸。無恙大悅，作小詩紀事，余亦繼作。長崎爲東行第一海程，風景至佳，秦人所謂海上仙山者即

此。余航渡廿餘次，獨於本港未及流覽，殆出此意外之錯誤，山靈責令償笠屐緣也。此間領事張羽生在東京有一面之雅，遂與通電。張君偕日書記并手至，告以誤舟之巔末，並懇其轉電滬寓，暫展行程。六時許，羽生招飲於克魯魯斯之皆花園。園有某鉅公“滿地皆花”額，據以名。此亦襲昔年北京陸文貞公題江蘇會館額，依庾蘭成《江南春賦》末句“無江南兮江北”爲“並春堂”之故事也。回館已十時。

因登諺訪山誤舟，投宿平野屋

不隔神州路幾千，採風問俗且留連。
無端觸起迷津感，爲欠名山笠屐緣。

仙踪採藥渺難尋，勝負楸枰閱昔今。
擊楫中流誰健者，頓教祖逖輶雄心。

新詞慣唱采春劉，幾度江干誤去舟。
昨夜燈檠空結蕊，又勞鏡聽祝刀頭。

張羽生領事招飲皆花園，即席賦此，時羽生有內遷消息

名園樽酒暢高情，兩度相逢歲律更。
歸去神州程萬里，輶車佇傍使星明。

誤舟長崎，留宿平野屋有作 無恙
千里毫釐問渡難，何須興歎枉闌珊。
海航頗解行人意，留滯高樓飽看山。

授老示詩，予亦同夢，襲其意成廿八字

長崎日月同中夏，西少東多暫爾違。

勸住薰磯山外曲，年頭歲尾阮郎歸。

十八日 晴

上午十一時，偕同人答謁羽生領事。此署建於光緒初元，歷五十餘稔，久應翻造。然各國使領署除美及日本外，俱租屋爲之，所謂慰情聊勝於無也。長崎舊屬九州，區內以雲仙山爲勝，近由政府闢爲公園。羽生約同游，慮往還信宿，有滯行程，遂由羽生導觀左之三唐寺，皆明時中國商人招集浙、閩名僧駐錫開山，殿宇悉仿天台。累代住持皆唐僧，今則易爲日本人，寺且列入國寶矣。寺凡三：一、福濟寺。建於寛永二年碑稱五年。最初爲泉州僧覺海東渡時選岩原鄉勝地即是地結構精舍，供奉天后聖母，以祝普渡漳、泉、永三處之船舶。慶安二年，應檀首額川藤左衛門之請，召溫陵紫雲山開元寺僧蘊謙第一代戒琬禪師東渡入寺，分號紫山。翌三年，拓左右地，建圓通殿，構衆寮齋堂等。面目更新，香火不絕。承應三年，迎請興福寺應化東來，隱元禪師隨喜。又明曆元年，邀秋木庵禪師侍僧雪機、喝禪、慈岳第二代等東渡。蘊謙讓席，令開堂說法。自茲，紫山派之宗風，播揚於遐邇矣。明曆三年，能書之悅山渡來。萬治元年秋，額川氏建立山門。延寶元年六月，蘊謙圓寂。此後，東瀾第三代、獨文第四代、喝浪第五代踵至。值延寶、天和之荒歉，慈岳蹶起，謀諸東瀾等施行賑濟，長崎之民仰之爲救世大士，至今頌其遺德。又寶永七年全岩第六代、享保七年畫竹大鵬第七代相繼來。第七代之主席，即出之本寺。出世於黃蘖山之木庵、悅山、獨文、大鵬四僧賜紫衣。隱元恩遇尤隆。沐後永尾法皇暨歷代天皇尊爲國師，大正天皇封謚真空大師，誠逾格之光榮也。大雄寶殿本尊三像

從普陀山傳來，相傳爲唐楊貴妃所供奉。以上節譯《大修塔意趣書》。
二、興福寺。本寺開基之真圓，江西浮梁縣人。元和六年渡來長崎，即本寺之現地結庵。小隱時，明人中每有吉利支丹教徒，長崎奉行奉幕府命嚴重取締。居留民南京地方船主自願捐建一寺，即於本寺現在地建設佛殿，以真圓爲之開基也。唐僧默子如定者，寬永九年渡來，至十一年，於酒屋町與古川町之間建設長十二間半、寬二間六合之眼鏡橋。日本有明朝式之石橋，自此始也。黃蘖宗開祖隱元禪師承應三年七月五日夜入長崎，翌日上陸，本寺三代逸然率檀徒並諸弟子迎之入寺，則本寺爲隱元初登之寺也。自初代至九代唐僧，十代以下和僧，今松尾旭峰爲三十一代矣。節譯本寺之印刷物。
三、崇福寺。創立於寬永六年。延寶、天和間饑饉，第二代千呆鬻書籍墨蹟，製大釜熬粥賑濟貧民。釜猶存寺內，故又名大釜寺。山門名龍宮門，嘉永二年重建。有“聖壽山”額，隱元大師筆。兩旁有屈門，右云如意，左云吉祥。大雄寶殿正保三年建，中奉釋迦，旁侍伽葉波、阿難陀二尊者，左右十八大阿羅漢。明佛師印官范道生作護法堂，亦云關帝堂，享保十六年建。中央觀音大士，旁侍善財、龍女。右壇關帝，傍侍關平、周倉；左壇韋陀天、彌勒、五方五帝。本寺開山者超然外長老，重興者道者超元，開法者即非如一，各禪師俱福州渡來之高僧，又呼福州寺。最初奉馬祖，祝航海平安者。前後駐錫之唐僧近三十餘人，其中黃蘖宗爲千呆、靈源、伯珣、大成四人。超然之來爲慶安三年，先於隱元四年，傳黃蘖禪最早者也。下午三時，羽生送同人回館即辭去。是館主人爲平野信子，乃守貞之女。年五十餘，工烹飪。是晚特別治饌，煮大頭魚，肥美得未曾有。無恙即席賦詩，有“絕似西湖宋五嫂，紅爐親手煮魚羹”之句。又東坡肉，絕類吳中風味。自東航以來，公私講會，當推此次爲第一也。

福濟寺本尊三像，由普陀傳來，
相傳爲楊貴妃所供奉

杯渡於今罔計年，雪衣也沐蛻塵緣。
如何一滴楊枝露，不洒驪山馬足前。

華冠世外足風流，睽隔華清春復秋。
枉使鴻都窮上下，香魂先已渡瀛洲。借用香山《長恨歌》意。

附無恙作

一別金身恨已長，塵緣還借海南香。太真一度爲女道士。
珠鈿未醒梨花夢，唐土如來久姓楊。

縹渺仙山此一隅，精靈道士說鴻都。
今看金粟旃檀影，得似沉香亭子無？

贈居停主人平野信子

歧路感蹉跎，相逢雅誼多。
清樽開北海，佳饌出東坡。
估舶門前繫，山雲檻外過。
聊將今夕意，書此鎮巖阿。

十九日 晴

畏寒未出門，屬逸齋書近日各詩留與主人張之於壁。無恙並作畫三幅贈之。女侍悅子，美而慧，亦有所獲，同列中有缺望者。小林聞余等誤舟，來電慰問。

二十日

早起風勁，雪洒窗淅瀝有聲。下午一時許，聞海面汽笛嗚嗚鳴，遙睇上海丸已入港停艤。挽村上登舟，詢問箱笈保管情形，彼此各道歉忱。比村上君回，本思赴領事署辭行，奈寒度較昨日尤低，遂改期明日。村上君言：“長崎附近有唐人村落，景至佳，自動車往返僅一小時，如看山未饜，盍往游諸？”余曰：“甚善，再留四日仍乘上海丸歸航，不第可補前之缺陷，楊君又可得詩若干首以壓歸裝，余將更飭佳工梓續稿也。”同人大粲。居停主人仍治饌餉客，無不精美。肉炙骨一味，去骨存肉，酸甜類家鄉風味。

二十一日 晴

晨起，檢點行篋。九時，見窗外長崎丸停泊山下。別居停主人，詣領事署辭行，時羽生領事尚偃卧，至東濱町二枝鱗甲店購飾物數事。登舟遇南京總領事須曆、靜嘉堂職員今關並白堅甫，今關贈余《四僧詩》一冊。堅甫則由長春回，詢問遼左情形，與日本新聞無異。午後一時出帆，遙見羽生在海岸致別，蓋伊來時余適在客座與諸人談話，瞬即箏鳴，遂倉卒登陸也。四時許，風浪驟作。晚餐僅五六人。預作函致小林。

邁陂塘

過二枝購玳瑁懷中鏡，因賦此闋，用代銘詞。

解絞綃、細加拂拭，一輪明月清朗。西征前度留鴻雪，佳製同裁心匠。玳瑁製物品長崎外以意大利爲最。堪珍賞，宜博得、鬱金堂裏人相傍。翠紅春盞，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唐鏡銘。與耳後珠璫，星前鉢盒，盡錄珊瑚網。溫別况，猶記去年江上，淚與秋潮俱漲。欲題紅葉流波渺，辜負樓頭凝望。休惆悵，驀地

裏、妝臺嬉子風輕颺。歸期不爽。看擎出春葱，評量肥瘦，可是前時樣。

二十二日陰曆腊八 晴

風稍定，浪仍汹涌。與須齋等在客座閑話，並作書分寄兩京知友。逸齋等勉赴食堂。午後一時入吳淞，二時抵匯山碼頭。玉姬率子女迎於江岸，受海關檢查後，別無恙，乘汽車回寓。

書舶庸譚卷八上

乙亥四月二十三日陰曆三月二十一日 晴

余復有日本之行。先是，東京湯島聖堂毀於大正十二年震災，國人醵貲五十萬圓興復。前次之游，斯文會友人約余參預落成典禮。本年一月間留滯舊都，晤日本參事清水董，知四月之三十日舉行孔子祭。斯文會董事德川家達公爵函請吾國南北文學界多人前往觀禮，余忝與其列。比回滬上，日本參事有野學持會中函復申前意，余以校務孔亟，函託陶心如向清水婉辭。清水君以余名居首，事關國際，屬勉為一行。未幾，心如南來慇勸，不得已，遂定是日乘長崎丸東航，並約心如權職秘書。而杭州高生錫昌亦奉命至東留學，結伴同行。是日清晨，陶、高二人來舍，料簡行裝啟程。玉姬伴送登舟，親友至者為沈駿聲、史存初、鄭觀松、李紫東、唐豪、田安邦、盛綏臣、孫逸齋、劉錫堂、家景熙侄夫婦、侄孫婿梁某並井手武人。新聞記者遮余與玉姬於甲板攝影，始知孔、顏二氏之裔亦附是舟而往。余所居室為一〇五，陶、高二君之室為一〇七。九時鳴金，示將出帆。玉姬等登陸，循歐風擲五色紙條以示牽繫。鼓輪轉舵，瞬至江心，遙見江岸玉姬尚手執斷縷用巾拭淚也。十時頃，受長崎警務並神戶稅關各職員檢查，出有吉公使分致各機關函視之。午餐與無錫湯錫祥同桌，前年曾遇之於東京，為蠶桑學校之畢業生，今奉江蘇建設廳之命，考察蠶桑改良事業。午後，小林船長及原田事務員俱來問候。入夜，微有風浪。

二十四日 晴

海程寧靜。午後一時許入長崎港，偕高、陶、湯三君登陸。發小林電及家信，游大德園天滿神社。繼至崇福寺，晤其住持，贈繪葉端書一帖。次登諭訪公園，為港內最高處。旋至茶寮小憩，歸舟五時出帆。十一時頃，見兩岸電燈明耀，知已過栗島，漸迫近下關矣。湯君叩詢前清西曹掌故甚詳。是日為余與心如誕辰，親友中與余同生日者凡五人，若仁和孫慕韓並同歲，書肆所刊星命書常引之。慕韓已於八年前捐館，余挽之云：“領中書助在旂常，子姓慶繩繩，合媿汾陽留故事；過卜肆賦參《珞琭》，頭銜徒僕僕，愧從洛社話齊年。”我二人家庭境遇均相似，惟甲科世蔭出身不同。年來耕耨硯田，文債山積，近且奔走四方，幾以舟車為生活矣。夜夢綺卿，彷彿館甥初夜，覺而悵然。

游仙詩

一別悠悠阻化城，胡麻炊熟劫頻更。

摩挲玉鏡人間物，應識檀奴舊姓名。

天青海碧漢翻銀，所遇群姝總上真。

偶檢雲籤徵位次，原來儂亦謫仙人。

碧玉鬟雲耳後偏，採春詞句筆生妍。

散花事了今何世，開落璣桃卅六年。

蓬萊清淺望中低，若有人兮此息棲。

安得洪都通信使，也教魂夢戀吾妻。日本武尊，景行帝之子，一名日本童男。嘗征東夷，經相模至上總渡小海，中流暴風起，舟將覆

沒。寵姬橘媛請曰：“是海神爲祟，妾請當之。”言訖投海，風止。著岸，轉上總入陸奧，至蝦夷境，俘其酋長還。至碓日嶺東望，懷橘媛，歌曰：“吾妻已矣。”後人因號東陸曰吾妻國。妻一作孀。

二十五日 晴

航行瀨戶內海，風微不波，海氣空濛中時見島嶼。上年楊無恙曾題一絕，錄之，如畫中游也。下午二時頃，小林船長來話別。四時頃，受神戶警務員檢查，恂恂有儒者氣象。漸抵留繫場，見小林偕少子透已株候。斯須登舟，欣然握手。部署行李，交運送店送三官驛。領署派員專迎孔、顏二氏，蓋伊等之來，呈奉政府之命也。余等登陸，分乘二自動車，仍受專賣局役人檢查，達三官驛，附六時半汽車至京都驛下車，宿長谷川旅館。小林母堂來談，已登八五高齡，尚健飯，贈余手製財賦數事，與陶、高二人均分之。小林談至夜深始別。

內 海 錄無恙作

水面晴嵐遠近峰，村村煙景吐層松。
恰如霧鬢臨妝鏡，簾縠窗紗隔幾重。

二十六日 晴

八時，余等至小林寫真製本所。長文及透肅客而入，出新作品供鑒賞。內有內藤湖南《恭仁山莊書目》，乃大阪陳列時所製作紀念者。余昔年僑寓東山與湖南訂交杵臼，曾贈以《永樂大典》“臺”字韻一冊，爲《憲臺通紀》之全部，亦在此目。湖南淹博多文，書體似隋唐寫經，於金石書畫尤精鑒別，青氈事業與余相似。身後遺書萬卷，異本居多。國人仰之如山陽、如掖齋，即政府亦有陋巷之謠

詢。而余湖海漂流，動與時忤，持較湖南，判霄壤矣。十時頃回旅館，小林自別莊來召，二子為余等整飭行裝，伴送至京都驛執別，並託令分電使署孫伯醇及田中子祥、勝山岳陽告行程。途中風物如昨，而心如則孕無窮之感慨。七時三十分抵東京驛，服部博士率斯文會各員如中川義彌、見尾勝馬、松本洪、松本忠正暨村上均出迓。時田中、勝山督龍名館店員亦至，使署則有孫孟超、楊雪倫二參贊，蓋因孔、顏二氏之裔亦將於是時之先後來也。下車後與諸君握手致敬。偕田中、勝山、孟超赴龍名館，余居松之間六番，陶、高二君居五番，為上年楊無恙之室。斯須伯醇至，以赴醫院稍後期，暢談至十一時始各別去。

二十七日 晴

發玉姬函。九時，北京大學助教張莊伯及伯醇、村上先後來。余等偕伯醇赴斯文會訪服部博士。午後二時，訪蔣公使雨岩並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重遠、小野清一郎、我妻榮、田中耕太郎諸博士均晤。繼至伯醇宅小憩。宅在芝公園附近小弄，路傍杜鵑始花，叢叢競艷，境頗幽寂。歸寓，長澤、村上先後來，復偕往聖堂聽岩谷、服部二博士講演。以滿員退入事務所，晤岩村成允，貽祀孔各印刷物。順道訪田中而回。晚，梁衆異、湯愛理、袁帥南並田中來譚。是日高君移居彌生町一番地彌生公寓一階二九番，與張莊伯同居。

二十八日 晴

九時，田中來，偕赴東京會館儒道大會。心如因事未往。會為斯文會及其他學會所合組。入門，貽印刷物一束並《論語》各本書影及慶長活字本《孝經》各一冊，導入來賓席。繼孔、顏二氏至，全體肅立。主席德川公爵為二氏介紹，二氏答謝如儀。復依日程進

行，余被推爲來賓演說之一，乃就大學條目以科學與精神互相提携爲主旨，示孔子爲聖之時者，所以鍼砭廢孔之說也。晤大倉喜七郎及古城貞吉、小柳氣司太，小柳君贈所撰《北京白雲觀考》一冊。到會者約百餘人，均備西餐。午後二時頃，余與田中先退。晚，德川公爵設宴於帝國飯店，辭之。

二十九日 晴

十時，田中夫婦及乾郎來，偕余及心如至榛原服部三越購物。在三越食堂午餐，食品爲天夫羅，味至美，心如尤嗜之。斯文會邀赴東寶劇院觀少女踊，余屬乾郎伴心如代表前往。晚，勝山來談。

三十日 晴

西風頗勁。八時半，偕心如赴聖堂。原約與田中同詣，田中起稍遲，乃由村上導往。入門，至斯文會，文化會長服部博士及斯文會長德川公爵肅客人。德川氏主祭，服日本祭服。烏紗幞頭後垂一翅，有簪導，冠白纓。玄衣寬袖圓領，衣前短後長，紗質白色中衣，繫板帶，黑履。右手執木笏，上圓下銳，蓋仍沿吾國唐宋制。至事務所小憩，壁懸明人墨蹟數幅，案陳石刻七十二賢帖明翻本，拓尚舊。九時開始祭儀。隨衆出，西行數武，北向入仰高門。由南歷階而升，爲入德門。繼爲杏壇門，門內有廣庭，上張油布幕，爲風撼動，戛戛作聲。中爲舞臺，高三尺，臨時設置。北即大成殿，東西有兩廡。日本之孔廟計仙臺、水戶、神奈川縣程谷岩間町、足利學校、三重縣田九町、岡谷縣閑谷、廣島縣福山市、香川縣陵哥郡瀧之宮村天滿神社境內、佐賀縣杵島郡山口村白木、又山城郡多久村、長崎、沖繩縣、臺北、臺南、朝鮮京城。並此凡十六處。時代最遠爲足利，最近爲明末朱舜水所創興。若臺灣，猶隸吾國版圖時所建設也。孔子丁春秋之世，

不能行其志。栖栖畢生，而興乘桴之歎，不意留影像於今日。宋趙普尚以半部《論語》於五季收奠定之功，而東鄰如此尊崇，雖婦孺亦銘佩之而不忘，是聖教乃治平之木鐸也。吾國自光復後，各地方撤除壇廟文廟之充游藝場或作他用，不知凡幾，廟學典禮，無人過問。三代以前之禍，烈於戰征者厥維洚猛，如抱挽回洚猛劫運之思想者，其於聖教加之意歟！茲錄是日祭儀如下：

甲 大成殿及內部

殿五楹，深約七楹，階五級，每楹四扉，扉格六角式，立脊獸吻，四出廈，內外皆三才大斗拱，柱扉黑漆加金線一，懲於前次震災，全部用鐵骨水泥製。

殿中正北設三龕。中奉至聖，左爲子思、顏子，右爲曾子、孟子。有像，木質，爲宮內省所頒發。龕有扉，祭時始啟。

正中設篚案一，簠、簋、籩、豆、爵各三共案一，俎案三，香案一，兩燭各案一。

左右配位各設簠、簋、籩、豆共案一，俎案一。

殿右門設樽案一，上置樽爵，反坫於案。

殿左第二楹旁設總裁伏見官殿下位一，位後爲總裁侍從官座，俱西向。右第二楹旁設祭主德川公爵位一，東向。

乙 廣庭席序

階之右設神官席，凡五列。前一列爲神官總務，名神田義胤，東京之文學世家，獨居一席。神官服五色紗袍，前短後長，烏紗高帽，圓領大袖，繫板帶，草履，執木笏。餘四列爲神官，約十六人，服與總務同。

次設伶官席。席數、人數同神官，服紫色紗袍，烏紗帽後

垂巾，餘亦與神官同。另設案陳羯鼓、大鼓、鈸鼓、簾篥、笛、笙。

西廡下設歌曲學生席。以上各席皆東向。

舞臺之北距階約丈餘分設與祭者席。各席植高脚牌。分書來賓席、會員席以爲標識，席俱北向。

東席首列內閣總理、內務、官內各大臣、東京府知事及市長，次歐、美、滿洲，次朝鮮、琉球、臺灣，餘爲會員。朝鮮戴梁冠，玄衣，纏裳，佩綬。

西席首列孔、顏後裔，次北平、上海、山東、河南，餘爲會員。

杏壇門內後廊幕以紅白色幕，備樂人、舞人化妝之所。另設案陳舞時之樂器。在舞臺後設樂舞人座，亦北向。此樂人乃舞時作樂之人，非伶人也。

丙 祭時儀式

一，會員著席

二，來賓著席

三，主祭、神官、伶人著席

四，總裁官殿下御著席 伏見官服官禮服，如軍服式，玄色金緣帽，不輟羽纓。導引官二人引伏見官由杏壇門入。侍從官二人，左右後隨，繞舞臺西歷中階而上，進殿中門入座。伏見官到時，衆均起立。俟伏見官入座，始各就座。

五，總務挨拶 祭主以次入座後，神官總務起立，至殿外中階下，面北向上鞠躬，摺笏於懷，合掌致辭。拍掌者再，蓋宣告行祭典之意也。畢，仍執笏向各神官俯首致敬，復坐。

六，總裁官殿下御受祓 神官座中一人起立，手執帶葉樹

枝，加以白紙細條，入殿中門，向總裁俯首致敬。總裁起立受祓，衆俱起立。神官離總裁坐約尺許，將祓向總裁略一拂，又俯首致敬，退。總裁復坐，衆就座。

七，修祓 神官轉向祭主，以次致敬，修祓如前。受祓者起立。畢，復坐。

八，開扉奏樂 總務起立，向各神官、各伶官俯首致敬如前。伶官乃奏樂。神官中二人起立，敬謹行，止中階下。一人向上俯首，口中喝號警蹕，其聲由小而大，復小而止。悠然而長，如喝道然。其一人由中階入殿，至神龕前開扉啟神龕之門也。先正龕，次左右龕。此時總裁以下均起立。開扉畢，神官出殿中門，復由中階下。二人共退，復坐。總裁以次皆坐。

九，奠幣 樂止，總務起立向各神官致敬。神官一人捧篚出西廡，由中階入殿。至篚案前，舉篚致敬。陳篚於案，退復坐。篚，竹絲製，與吾國制式相同，惟短而有蓋。

十，奠饌奏樂 總務起立，向各神官俯首致敬。各神官均起立，循序前行，分列階之上下。殿之內外，每人相距六七步許，均兩人東西向對立，分爲八對，各執笏肅立恭侍。總務起立，向各伶人致敬，樂作。在殿內之神官詣尊案前捧爵於案一分陳，畢，西廡下神官一人捧饌出，至中階下，將饌授於分立之神官，遞傳而進，陳列於案。皆先爵、次簠、次簋、次籩、次豆。正位凡三次。畢，再進俎案三。東西配以次進陳，亦如之。退復坐。簠制方形，深腹如瓶式，有蓋，遠視似磁質，古銅色，錯金一道。簋圓形，深腹，有蓋，質色一如簠。籩，竹絲製，如高足盤，較我國之籩略扁而大，黑邊口。豆同籩，兩配。簠、簋、籩、豆諸器式樣同，惟皆黑色金線一道。

十一，祭主捧讀祝文 衆起立，總務向各神官致敬。神官一人遂捧祝文由中階入殿內，總裁以下均起立。祭主詣香案

前受祝文，一鞠躬。宣讀祝文畢，神官置案而退，均復坐。祝文係書於版，與我國祝版同，惟略大。

十二，舞樂 乃進舞樂，樂人先就位，冠如盃，衣圓領寬袖，紫色，草履，繫板帶。舞者四人，服彩衣，圓領寬袖，前短後長，垂地約四五尺，繫板帶，烏紗幞頭白纓同祭主，惟後翅旋卷不垂，兩耳邊加髮翅，白履，執笏版。序次登舞臺，相向立。樂作，乃擢笏於懷，兩手起舞，旋轉爲五常之樂。相傳唐貞觀末太宗所作。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約半時許畢，徐行且舞，以次而退入休息處，樂止。少頃，樂又作，爲地久之樂。舞者四人，服裝似武士狀，著假面具，冠綵繪鷄冠，如盃。衣彩色有繪文，前甚短，露內衣，白底綵繪，有縷若甲狀，後長及地。束帶，左佩短劍。袴亦白底綵繪。白靴，有彩布縛腿，垂總。面具紅色，高顴銳鼻，濃眉大耳，張口微髭，蓋胡舞遺制也。四人徐行，次第登臺，相向立，作種種舞狀，比前氣壯而疾。約半時許，且舞且行，下臺而退，樂止。

十三，總裁御拜 衆起立，總務向各神官致敬。神官一人歷中階入殿，向總裁俯首致敬，請御拜。總裁乃詣香案前，行三鞠躬禮。畢，復坐。衆皆坐。

十四，孔、顏後裔參拜 會員一人起立，至階前宣言，請孔、顏後裔入拜。二氏後裔先後由中階入殿，詣香案前三鞠躬。畢退，復位坐。

十五，《孔子頌德歌》合唱 會員一人起立，宣言合唱《孔子頌德歌》云云，衆皆起立。西廡歌生乃同歌，四闋皆述日本賴孔教以振興也。歌畢，俱復坐。

十六，文部大臣式辭 會員一人向文部大臣致敬，文部大臣出席，衆起立。文部大臣至中階下，西向，宣讀式辭。畢，復

位。俱坐。

十七，來賓祝辭 會員一人起立，宣言請來賓祝辭。於是，內閣總理、官內、內務三大臣、東京府知事及市長以次出席致祝辭。畢，復位。俱坐。

十八，撤饌 總務起立，向各神官及各伶官致敬，樂作。神官二人起立，分左右並行，由中階入殿，詣饌案，分左右相向，俯首致敬，乃撤饌。先正位，次東西配。畢，復位坐。

十九，撤幣 總務起立，向神官致敬。神官一人起立，由中階入殿，詣篚案前，鞠躬，將篚恭捧而退至西廡，授神官。訖，復坐。樂止。

二十，閉扉 衆起立，總務向各神官、各伶官致敬。樂作，神官先一人至中階下，向上俯首喝號警蹕如前。復一人由中階入殿，至正位神龕前，俯首致敬，謹敬合扉，次東西配。合扉畢，各退復位。俱坐。樂止。

廿一，祭典部長挨拶 祭典部長至中階下，俯首致辭，宣告禮成。畢，復位。

廿二，總裁御退下 總裁之侍從起，請總裁駕回。衆起立，總裁離座出殿中門。會員二人在階下導引，由舞臺東出杏壇門退。

廿三，祭主、祭官、伶人退下，來賓退下，會員退下 預祭諸人以次退出，杏壇門外招待員數人一一分送祭胙一包，爲饅頭兩枚，代存其制而已。

按：吾國祀孔始於漢，歷代加崇，典禮極爲隆重，俱載《會典》諸書。宣統之季，復升爲大祀。民初因之，略有更改，如服制、樂章，均有專書。歷年不輟。迨國民政府成立，斯禮遂廢。迄上年秋，政府始命復祭，其儀節顧非舊制矣。日本歷年祭孔，

向無樂舞。去夏曾派員至北平調查吾國舊時樂舞，欲仿行之，以非朝夕所能成就未果。今所用者，爲宮內大朝會之樂舞也。竊惟古樂可考者惟鐘、應鐘、鑄鐘、編鐘等，金類。磬、又編磬，石類。琴瑟、絲類。排簫、篪、竹類。笙、匏類。埙、土類。鼉鼓、鼗鼓、革類。敔柷，木類。所謂八音。自漢以降，西域之樂流入中國日多，唐代尤甚，古樂遂亡。如箏、琵琶、三弦、胡琴、管、筚篥、方響、羯鼓、鉦鼓、鈴、雲鑼、喇叭等，不及詳記，或用於軍中，或來從西域，並非古樂。及祀孔，議用古樂佾舞，於是古樂於祀孔中略存一二。歷代一仍其制，然瑟與埙、排簫已不知所用矣。歷代朝會大樂各有損益，亦非古樂矣。日本樂人、舞人世世相傳，無所損益，故今日所見樂舞，謂爲唐代遺制，尚屬可信也。

五月一日三月二十九日 晴

內閣總理岡田、外務廣田、文部松田三大臣於總理官邸午宴，余以疏懶辭之。心如亦未赴。二時頃，齋藤來，導余與心如赴東方文化研究會之茶話會。服部會長導余等至研究室，陳列近頃玻璃版印古書甚多。又某博士以化驗法於戰國以前刀幣就其銅質斷定其時代，如齊刀各品認爲田齊時物，與余等之鑒定吻合。又唐過所一，舊藏京都琵琶湖三井寺，因與唐代之制度有關，擬錄其文。服部別以一卷相贈，如獲瓊寶也。案：過所一名傳，即今之護照。《漢書·文帝紀》：十二年春三月，除關無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二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是唐亦沿漢魏舊稱，不過用木或繒帛或楮爲異耳。《唐律·衛禁下》不應度關條有不應度關而給過所或冒請過所等罪名，又私度關條之《疏議》：“水陸等關，兩處各有門禁，行人來往皆有公文，謂驛使驗符券，傳送據遞牒，軍防、丁夫有總曆，自餘各請過所而度。”則此類公文，名稱不一，過所爲給普通人民者。得此可藉知唐代之程式也。過所中有越州都督府印，篆文朱印二，餘三印不清晰。原文錄後。茶話畢，仁井田導客觀書樓。五時頃，回寓。晚赴文求堂，田中偕余等及乾郎、震二至天滿佐小酌，烹調以天夫羅著名。僅此一味，勝於食前方丈矣。

越州都督府一行題首

日本國內供奉敕賜紫衣僧圓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滿年伍拾驢
兩頭並隨身經書衣鉢等。

上都已來，路次檢案，內人貳、驢兩頭並經書、衣鉢等，得狀稱：仁壽三年七月十六日離本國，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唐國福州，至八年九月廿日到越州開元寺住聽習。今欲略往兩京及五台山等巡禮求法，却來此聽讀，恐所在州縣鎮鋪關津堰寺不練行由，伏乞給往還過所。勘得開元寺三綱僧長泰等狀，同事須給過所者，准給者此已給訖，幸依勘過。

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給

功曹參軍 秦

府葉 新

潼關五月十五日勘入

史

丞 一鼎

尚書省司門：

福壽寺僧圓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滿，年伍拾，並隨身衣道具等、功德等。

韶廣兩□□來關防，主者上件人貳，今月 日，得萬年縣申稱，今欲歸本貫觀省，並往請道州府巡禮名山祖塔。恐所在關津守□不練行由，請給過所者准狀，勘賚張同，此已准給。上件到奉行。

主事袁 泉

都官員外郎判紙

令史戴敬悰

書令史

大中玖年拾壹月拾伍日下

蒲關十二月日勘出

丞郢

二日 晴

清晨，心如隨團體參觀新宿御苑。余以吾國最高法院與從前大理多所變更，欲參考此間大審院之訴訟程序，歸向當局建議。昨由村上君與和仁院長訂期今日會晤。九時頃，村上、田中、高錫昌、張莊伯四君先後來寓，相偕赴院。先訪林檢事總長，導至院長室，並晤民事池田部長、刑事泉二部長。池田君於民國五六年間偕前司法大臣小山君赴北京調查司法，與之相識，泉二君則此間之刑法大家也。談話約二小時，並導觀民刑各部審判。日本訴訟程序從前規仿泰西，多與習慣鑿枘，近則判事之程度日高，訴訟法厲行改革，尤趨重職權調查。全院判事四十五人，民事五部，刑事四部，檢事額設十三人，今祇九人。茲將所談大略分識如下：一、民事更新

審理最為進行之障礙。設主任者，遞相告假，則更無終結之期。故新民訴注重準備程序，凡上訴到院，先由受命判事調查證據，製成卷宗，交庭審理。如主任更替，繼任者據卷宗賡續進行，免致犧牲時間，貽當事人之拖累。二、統計刑事訴訟，全國約二十五萬件。上訴於本院者，僅百分之一。檢事收案，即時送院，意見書限於三十五日內提出，判決之期不得逾五十日。若上訴無理由者，無須對方答辯，即予却下。至審理形式，定期開庭，先由檢事論告，次由辯護人辯護，審判長即諭稱辯論終結，聽候某日宣告。雖以法律審為原則，然有刑訴四一二至四一四之情形，如量刑不當及重大錯誤之類，仍有事實審之權。每年約有四十餘件。此項立法，例昉自何國，無從證明。而歐陸新法律案注重事實，乃一致之趨向也。死刑人犯日見其少，年僅十人之譜。關於法律疑義，從前偶有經省院解釋之事，今則絕對無之矣。日已平午，辭出，赴蔣雨岩公使之宴。心如繼至，同座約廿餘人，並晤蔣百里，知暫寓山形旅館，不日將游熱海。雨岩召寫真攝影紀念。四時頃，百里偕余等回館，稍談而別。

附錄開庭節略

昭和十年五月二日木曜開庭三號法庭

大審院第一刑事部

裁(原)判長判事： 泉二新熊

判事： 日高要次郎

判事： 遠藤誠

判事： 植月愛明

判事： 稲田競

檢事： 秋山要

裁判所書記：鈴木英吉
一強盜殺人、強盜強姦被告事件

上告人 { 一、被告人 有泉潔
 二、同 田口義治

辯護人：官選 島田伊織

第一審：甲府地方裁判所

第二審：東京控訴院

第二審判決結果：一、死刑，二、無期懲役

事件之概要：

被告等於昭和九年九月三日午前二時半頃在山梨縣北都留郡大月町字駒橋藉爲久米菊惠子助產依賴之名起意，強取其金錢，借其所持金，前後共同協力姦淫該女，將其殺害。

三日 晴

九時頃，村上君來，偕余與心如赴外務省訪文化實業部長岡田及駐華公使有吉，均未值。歸途訪舊友，晤松本蒸治及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任法政大學總長。午後二時，張、高二君來，邀余等至上野公園之動物園觀麒麟。繼至德川氏之東照宮，牆垣雕刻裝飾，罩以鐵絲網，以其爲三百年前物，國寶視之也。復游不忍池。五時頃，至文求堂小坐，偕田中應張、高二君鉢之木之招，爲此間有名佛蘭西式之料理。座有使署二孫，笑談歡洽。伯醇謂：“日本沿用漢文，每失其本意。有日本人甲與中國人乙筆談，以乙初至，慰問言近日先生寂寞否。寂寞向書作淋，乙大駭，疑警視廳偵查其淋病。舉以告人，傳爲笑柄。”余曰：“此有出典。昔明皇蜀道聞鈴，後人有‘雨淋鈴’之曲。因其岑寂，益觸幽懷，處境更較寂字爲甚，根據於此無疑。今本鄉區有悽戀食堂，此亦出於日本武尊橘媛之故事。因

崇拜其人，不問字義如何也。”

四日 晴

清晨，心如偕乾郎赴江之島鐮倉旅行，薄暮始回。見尾來，屬撰《孔子頌》，待付石印。郵寄黃公渚代作。公渚詞華，非余之所企及也。

聖德頌

歲在乙亥，日本東京湯島聖堂落成，僉以吾中土爲至聖誕靈所在，先期禮肅聖裔代表及南北耆碩東渡觀禮，甚盛事也。伏念素王受命，履端太極之初；玄靈開符，敷教大同之旨。刪定六經，垂範百世。橫目冒形之倫，蟻動跂行之屬，罔不驥思仰鏡，餐佩休德。矧乃震方啟國，誼屬同文？叔世崇儒，功存返樸。執丹漆以南行，優元風之東漸。肅雖獻享，禮亦宜之。康湖海餘生，幸預賓列。瞻榱甍之烏奕，仰堂廡之有赫。擎跽修虔，大樂具舉，敬爲頌曰：懿歟至聖，厥縱自天。轍轔棲棲，木鐸攸宣。刪訂垂後，鈎撻河洛。歷漢暨清，仰止歸若。去聖彌遠，大道榛芳。霧亂群言，有悍莫懲。旄頭西落，殺伐彷彿。震方文物，烏乎墜地。我鄰有邦，書軌具同。崇化勵賢，障川以東。聿新廟堂，宏規大起。靈繹屑侵，浮桴至止。至止維何？棟桷聳飛。釋奠楹間，洞屬靡違。恭預班行，執旛忭舞。混一儒風，昭茲靈矩。

五日 晴

十時，勝山介堂野前種松來見。此君素在北海道開採煤礦，酷嗜金石，以余等夙抱同癖，不啻磁石之引鍼也。昨晚田中偕曹汝欽

約赴中國文學會講演。午後二時，二君來，偕同赴會。會設於學士會，到者二十七人，如竹田復實、藤惠秀、土屋明治、七里重惠皆知名土。演題為《文學之我見》：一、小說戲劇；二、目錄；三、注疏。大都從經驗上立論，示由淺入深之徑途。原稿為一會員索去。演述歷二時，田中、竹田伴送余回。竹田為第一高等之校長，秋間余擬遣兒子申保來東留學，託二君為之照料。七時頃，偕心如赴堂野前星岡茶寮之約。茶寮歷史最久，侍女周旋，動合禮法。大家閨秀于歸有期，多遣令至此習儀。視紅葉館以色藝獻媚者萬萬矣。座中惟勝山一人。席終回寓，岩村成允將岡田之命來言訂於十日設宴。聞余等歸期在即，屬令少留，允之。是日，接楊無恙函並詩一首。

綏公參預湯島聖堂祭儀，詩以送之 無恙

海外崇文煥廟堂，采風問禮更東航。

弦歌佾舞人嫋習，歎鳳嗟麟我竊傷。

本意同源吳太伯，日本為太伯之後，見《北史》。自慚壞宅
魯恭王。

壁中幸有殘經在，化遠前時蹟已彰。前明朱舜水僑日，創
議興文廟。

六日 晴

內閣文庫為幕府德川氏儲書之所。就累代幕府之歷史觀之，誠一右文之時代也。不惟所藏宋元舊槧俱流傳有緒，即小說一類秘笈尤多。往時國人已分儲宋本於宮內省之圖書寮，刊有目錄行世。余每游踪至此，必託人介紹作數日之摩挲，復鑒定宋本十餘種，因之與典藏主任樋口龍太郎交契尤深。近年樋口君另界他職，

吾國凡參觀者必須由使署開列所閱書名，函知外務省訂期前往，不復如曩時之便利。此次幸承岩村君周旋，定期今日參詣，並加入梁、湯、袁、高四君。九時，田中託齋藤護一、見尾勝馬伴同照料，分乘二車至大手門。守衛預得外務省通知，給符放入，主者已檢宋槧六種、小說一種以待。時晷雖促，同人分部記錄，較前次殊為詳審。日影漸昃，投刺晤樋口並書記官長川島君，寒暄辭出，餐於杏花樓，回寓三時頃。偕勝山答謁堂野前君，出三代鼎彝及秦漢印鈐供鑒定，多新坑佳品，價亦不貲。室中人淡妝低髻，祇應座右，大似趙明誠歸來堂上光景也。八時，偕田中伉儷赴淺草觀劇，歌舞仿西式，座客盈溢。十一時回，粵人曾新山偕臺籍戴炎輝、孔錫祐在此株候已久。三君皆帝大畢業生，暢談至十二時始別。竟夕雨聲浙瀝不止。是日得北平劉抱愿函。

司馬溫公全集一百十六卷

宋槧宋印本。缺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三、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八。左右雙邊。書題《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幾，大字占兩行。次行作序人銜名，題朝奉郎邛州錄事賜緋魚袋黃革撰。有目錄，一至五手錄，六稽古錄，七、八論，九策問，十至廿一律詩，廿二至廿四雜詩，廿五至廿七古詩，廿八歌行、曲謡、致語、樂章，廿九古賦、古詩，卅至卅四章疏，卅五至八十七奏議，八十八至九十書，九十一至九十四□書，九十五序，九十六序、劄子、御狀，九十七表、啟，九十八啟、狀、手書，九十九記，一百雜著，一零一疑孟史□，一零二迂叟日錄有序，一零三至一零五日錄，一零六詩話，一零七傳，一零八祭文、哀詞，一零九挽詞，一一零傳、墓誌，一一一至一一四墓誌，一一五行狀，一一六神道碑、司馬溫公□□□功覆議。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標溫手錄、錄、溫公記、溫四種式不等，下魚尾下記葉數，又刻工姓名，如吳永、魏正、詹元、葉明等。每卷類目空三字，上冠以魚尾，下加一小圈。分卷目空四字接正文，篇目空五字，卷末隔一行題名同首行。有文化五年二月下總守市橋長昭跋。

東坡集四十卷

宋槧宋印本。存序目、一、二、七至十、十三、十四、十九、二十、二十四至二十七、三十一至三十五、三十八至四十。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序目之首爲贊，題御製文忠蘇軾贊並序。末行後雙行無欄，有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題記，比正文略小。集首行題《東坡集》卷第幾，尾同。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標東坡□第幾，下記葉數，又刻工姓名，如李憲、張俊、周彥、宋圭、許昌、東興等。後有文化新元甲子七月二十三日黃雪山人跋。首冊副葉有楷書朱文木記“《顏氏家訓》曰：‘借人與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鄭江衛氏謹識”五行，“與”爲“典”之誤。餘有“昌平坂問學所”、“仁正侯長昭黃雪書屋鑒藏圖書之印”俱篆書朱文、“淺草文庫”楷書朱文諸記。

穎濱集一百三十七卷

宋槧宋印本。每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六字。無序目。凡詩六十卷，文七十七卷。書題《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幾，卷尾隔一行題同前。每卷次行有分類標目，如記行、述懷、風雪、冰霜、寒食、端午等目甚繁細，未暇詳檢。標目上冠以魚尾，下加一小圈，約低二格。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

標類編濱幾或由幾，下魚尾下記葉數。分卷與明清刻本不同。李木齋同年有宋槧《黃山谷大全集》，與此板式及分類俱同。詩文溢出甚多，疑同時刊行，不得以通常之本目之也。有“昌平坂學問所”篆書朱文、“淺草文庫”楷書朱文、“文化戊辰”隸書朱文諸記。

史略六卷

宋槧宋印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前有目錄，序題寶慶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十日畢，似孫序，首行題《史略》卷幾，卷尾隔正文二行題同前。次行題撰人名高似孫續古，或增作續古修，距下欄三格。每卷正文題低四格，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史略》幾，近下欄記刻工名，如昌、珪、禾等，俱一字。有“蒹葭堂藏書”、“木氏永保”俱篆書朱文、“淺草文庫”楷書朱文、“文化甲子”隸書朱文及“慈照院梅熟軒”諸記。

子略三卷

與前同一行款，蓋同時梓行，前有序目，序未署名。

遼海丹忠錄四十回

此書爲悼毛文龍而作。書中記大金皇帝遺書並當時往還公牘甚多，且每卷仿正史紀年，決非虛構附會。清初此類之書自不容其存在，今海外尚留孤本。雖爲章回體裁，援《元秘史》之例，應以信史目之也。

一腔熱血洒何地？不洒於國爲誰洒乎？所可痛者，賀蘭山下之俠骨，猶蒙詬詈之聲；錢塘江上之鴟夷，祇快忌嫉之口。此忠臣飲恨九原，旁觀者亦爲之憤懣也。如渾河之殉爲違制，

鎮武之殞爲浪戰，老謀對國，竟以左排右擠，先楊王而傳首九邊至遼海，所恃爲長城者，蟻而殺之，至釀逆胡犯闕，不得竟牽掣之功。所謂青徐蜃氣猶爲吐冤氣於天壤，溟渤濤聲猶爲瀉冤聲於昕夕。檀子若在，胡馬寧至飲江哉？顧鑠金之口，能死豪杰於舌端；而如椽之筆，亦能生忠貞於毫下。此予弟《丹忠》所繇錄也。至其詞之寧雅而不俚，事之寧核而不誕，不勦襲於陳言，不借吻於俗輩，議論發抒，其經緯好惡一本於大公，具眼者自鑒之，予亦何敢阿所好乎？因其欲付剞劂也，謹發其意以弁諸首。時崇禎之重午，翠娛閣主人題。

卷之一 起萬曆四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秋

第一回

斬叛夷奴酋濫爵 急備禦群賢伐謀

第二回

哈赤計襲撫順 承胤師覆清河

第三回

拒招降張旆死君 議勦賊楊鎬出師

第四回

牙旗折報杜松亡 五星鬥兆劉挺死

第五回

作士氣芝岡斬降 死王事台失自焚

卷之二 起萬曆四十七年秋至天啟元年夏

第六回

振南出奇毒虜 芝岡力固全遼

第七回

易經臣禍產亡遼 收降夷謀疏覆瀋

第八回

侍御罵賊殉節 兩賢殺身成仁

第九回

款西夷牽東虜 撫南衛固西河

第十回

遍巡島嶼撫窮民 夜戰鎮江擒叛將

卷之三 起天啟元年夏至天啟二年秋

第十一回

避敵鋒寄跡朝鮮 得地勝雄據皮島

第十二回

劉渠力戰鎮武 一貴死守西平“平”總目作“川”

第十三回

廣寧城叛將降奴 松山堡監軍死義

第十四回

群賢憂國薦才 奇士東征建節

第十五回

陳方略形成聚米 分屯駐勢合聯珪

卷之四 起天啟二年至天啟三年七月

第十六回

大屯田戰守兼行 通商賈軍資兼足

第十七回

毛帥規取建州路 陳忠首捷櫻桃渦

第十八回

大孝克伸母節 孤忠上格天心

第十九回

張盤恢復金州 杜貴大戰滿浦

第二十回

亮馬佃官兵破賊 牛毛塞虜衆再衄

卷之五起天啟三年秋至天啟五年春

第二十一回

鐵山八路興師 烏鵲連戰破敵

第二十二回

屬國變生肘腋 帥臣勢定輔車

第二十三回

王千總臘夜擒胡 張都司奇兵拒敵

第二十四回

皇恩兩敕褒忠 偏師三戰奏捷

第二十五回

天神頓息邪謀 急雨盡消賊計

卷之六起天啟五年春至天啟六年

第二十六回

建重關朱張死節 遏歸虜茂春立功

第二十七回

聖眷隆貂璫遠使 朝鮮封唇齒勢成

第二十八回

寧遠城火攻走賊 威寧海力戰牽奴

第二十九回

官軍奇撓斃奴
裨將潛師獲虜

第三十回

亟拯恤寒儒生色
請附試文脈重延

卷之七起天啟七年春至崇禎元年

第三十一回

有俊自刎鐵山關
承祿扼虜義州路

第三十二回

除民害立斬叛賊
抒丹心縛送孤山

第三十三回

請鎮江中外合力
分屯駐父子同功

第三十四回

滿總理寧遠奇勳
趙元戎錦州大捷

第三十五回

疏歸不居寵利
奏辨大息雌黃

卷之八起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

第三十六回

奇間欲離骨肉
招降竟潰腹心

第三十七回

改運道計鎖東江
轉軍民急控登鎮

第三十八回

雙島屠忠有恨
東江牽制無人

第三十九回

後患除醜虜入寇
大安失群賢盡節

第四十回

督師頓失前功 島衆克承遺烈

擇本回中題句繪圖二十葉：

- 一，斬叛首微勞，飢鷹暫就縲。
- 二，紛紛金繒委氈裘，自擬和戎有勝籌。
- 三，烽火照宸京，樞臣事遠征。
- 四，種種頗毛氣自雄，身經百戰奏奇功。
- 五，一旦丹心隨焰滅，邊隅何勝齒寒悲。
- 六，欲作飛熊兆，還爲□蝶游。
- 七，援絕孤城歎不支，幾多膏血飽胡兒。
- 八，挾齒步睢陽，心堅百煉鋼。
- 九，得遇孫陽識，乘風任遠騁。
- 十，枯槁皆生色，歡呼瀚海涯。
- 十一，一鞭驕馬去匆匆，避敵他鄉效古公。
- 十二，各抱忠君志，齊懷殮敵心。
- 十三，列嶼成星共，居中氣象尊。
- 十四，高堂白髮也繁情，弄蟄如何敢墨身。
- 十五，滿眼江山滿腹兵，神謀還令鬼神驚。
- 十六，努力開新畝，加手散綠雲。
- 十七，輕兵直遏胡南牧，應是三韓第一功。
- 十八，動地起洪濤，舟輕似一毛。
- 十九，從今永得沾王化，夾路壺漿不敢遲。
- 二十，大將勤兵入不毛，紛紛熱血汙弓刀。
- 廿一，大將謀疑神鬼，三軍勇類貔貅。
- 廿二，變起蕭牆歎莫禦，故宮煙柳日離離。
- 廿三，王師乘不易，平賊片時間。

廿四，鐵石似心堅，豈爲浮言奪。
 廿五，霖雨消奇焰，神兵破鬼謀。
 廿六，報國苦無力，詈舌徒有舌。
 廿七，楫舉疑蛟奮，舟行似鳥翔。
 廿八，莫道火攻爲下策，已看折軸委荒煙。
 廿九，王師神百戰，虜騎自分崩。
 三十，急浪鼓神龍，輕風惜大鵬。
 卅一，漢兵奮霆擊，醜虜如雨散。
 卅二，一似酈生游即墨，危詞未罄骨先殘。
 卅三，何妨戴淵至，共固國藩籬。
 卅四，兵威無敢近，血戰掃鯨鯢。
 卅五，報國真心天地知，那堪人事故相疑。
 卅六，永脫氈裘域，遠登大將臺。
 卅七，一腔忠憤無由達，却向相知話夙心。
 卅八，歡情浹洽醉顏酡，笑裏吳鈎幾次磨。
 卅九，絕塵無飛將，長驅有黠奴。
 四十，結陣承遺烈，犁庭繼夙心。

墨堤訪堂野前種松，歸航有期，即以誌別

薄寒勝剪錢春才，且向山莊訪戴來。
 酒賭旗亭星喜聚前夕宴於星岡茶寮，車停朔野雪仍皚。
 近從北海道來，彼處正雪花大如掌也。
 欣看蠹簡留金薤，妒殺螺痕艷玉臺。
 又別柳橋歸去也，蓬壺凝佇悵岑苔。

書舶庸譚卷八下

七日 晴

靜嘉堂文庫爲吳興皕宋樓故物。岩崎氏購入，價雖廉而孤本實多。岩崎氏延長澤君爲之校理，別刊目錄行世，聲價幾埒於圖書寮。凡輶車東來，無不稅駕於砧田村也。前歲偕無恙來此，爾時日役役於講壇，同於走馬看花。日前，長澤君約作二度之游。心如、愛理亦鼓興會，田中並爲準備饗橐，遂約高君幫助逐錄，訂期今日同往。九時頃，同人先後會集，賃自動車歷一時許抵岩崎別莊。仁井田君已先至，典守者仍飯田君，檢目出舊槧十一種，分功筆記，較前度爲諦切矣。四時閱畢，邀同人至新宿一印度料理晚餐。附電車至御茶水橋，徒步回寓。寄玉姬函。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

宋紹定本。存卷一至卷二十，餘五卷並補刊俱汪闡源影抄。四周單邊。序四篇：一、前太學生莆田陳均，三葉半葉六行。二、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德秀，七葉半葉六行。三、紹定乙丑中秋長樂鄭性之，五葉半葉五行。四、紹定二年冬十一月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岳，□葉半葉□行，四序俱草書。次凡例，題《皇朝編年備要》參用凡例，正例分災祥、沿革、號令、征伐、殺生、除拜六則，雜例分行幸、賜宴、繕修、郊祀、賞賜、進書、振恤、蠻夷朝貢、蠻夷君長死立九則。次引用書目，題《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引用書目，各目俱低三格。次目錄，題《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目錄，尾同。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

字。每代帝王頂格，干支紀年以楷圓白文以別之。末葉後半葉第四行有“已後五卷見成出售”一行，此即嗣出之意。汪抄即據嗣出者抄補，是此本乃初印未足，非殘本也。正文行款同目錄，小字二十三四字不等，雙行用線界隔。首行題《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幾，齊下欄紀凡幾年，卷首隔數行題同首行而無紀年字。次行題壺山陳均編，每字離隔。板心上下線口，上記字數，魚尾下標《備要》幾，凡例照標，或一例字，序目於備要下增序目字。下魚尾下記葉數。欄外左角有元號紀年而無匡。補抄之二十一至二十五“編年”空格，無“綱目”二字；補刊之影宋本卷第銜接而下，行款俱同。前無目錄。卷二十六至二十九爲徽宗，卷三十爲欽宗，首行題《九朝編年備要》卷第幾，卷尾同。惟欽宗每首行無凡幾年。宋諱避匡、義、貞、勛、桓、構、購、慎等字。有“二酉齋藏書”、“士禮居丕烈叢圖”、“閩源真賞”俱篆書朱文、“嚴蔚”、“汪印士鐘”俱篆書白文等記。

目錄

皇朝國史紀志列傳

皇朝實錄

皇朝會要

續會要

稽古錄

司馬文正公

續通鑑

李侍郎素

國紀

徐侍郎度

中興小曆

熊舍人克

九朝通略

前人

東都事略

王公偁

丙申錄	李公丙
丁未錄	前人
十朝綱要	李左史
十朝政要	蔡尚書幼榮
開基事略	陳侍郎傅良
建炎以來繫年錄	李秘讀心傳
經濟錄	趙丞相汝愚
長編紀事本末	楊公仲良
三朝北盟會編	徐參議夢莘
八朝名臣言行錄	朱文公熹
中興紀事本末	學士院進
右諸書外，他有旁參互證者，不盡錄。	

重修毗陵志三十卷

宋咸淳刊。初印本。存卷七至二十，仍有抄補。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小俱二十字。首行題《重修毗陵志》卷第幾。卷尾同，惟隔一行至三行不等，或直接正文。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標書名，下魚尾下記葉數。題跋如後：

卷十二存一至四，下缺。末葉板心有剜痕，特不知趙氏重刊本已否補完藥之屬。

閱趙氏亦有《生齋文集》，卷七有是書跋，甚詳。錄附後。又《續集》卷四有重刻《毗陵志》跋，重刻本求之數年不得。此陸氏筆，批於下跋之旁。

是本紙墨行款與余所見士禮居藏宋刊本《中興館閣錄》《續錄》同，惜前闕六卷，無從考其原始。《志》中秩官人物皆截止咸淳年，故定爲咸淳《毗陵志》。其曰重修者，考馬端臨《經籍

志》史部有《毗陵志》十二卷，鄒補之撰。此書存七卷至十九卷，末一卷乃剜去二十以下字以配足者，是書當有二十幾卷，其爲據十二卷而重修者，當可知已。《經籍志》既不載，他亦罕見，宜珍之。

丁卯十一月翰□記以上俱在首冊副葉。

鄒補之，州學教授，淳熙十四年八月滿在卷九。

武經七書

宋槧宋印本。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前有總目，凡《孫子》上、中、下三卷，《吳子》上、下二卷，《司馬法》上、中、下三卷，《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上、中、下三卷，《尉繚子》五卷，《黃石公三略》上、中、下三卷，《六韜》六卷，每種首行題某書卷幾，尾同。《六韜》內子目低五格或四格。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標本書名並次第，不節，中記葉數，下記刻工姓名如吳榮求、施白雲、弓文用、汪萼、金嵩等。有“禮部官書”、“泰峰”俱篆書朱文、“郁印松年”、“汪印士鐘”俱篆書白文諸記。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宋蜀刻本。每半葉十一行，大字二十字，小字雙行約二格作三字。左右雙邊。首行題《李太白文集》卷第幾，各卷後隔一行題款同。前有目錄，目低三字。卷一爲李陽冰草堂集序、前進士魏顥李翰林集序、樂史李翰林別集序、李華翰林學士李君墓誌、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卷二至卷二十四爲歌詩，卷二十五以下爲文。前有目，並題學士贈右拾遺李白李白二字跳行。卷末有李太白文集後序，□次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南豐

曾鞏序，元豐二年夏四月信安毛衛校正敬題，俱聯屬。魚尾作李幾，目作李目，後序作後序。宋諱避玄、弦、敬、警、驚、弘、殷、匡、鏡、竟、胤、貞、頴、徵、樹、讓、桓等字。收藏圖記漏紀。

王右丞文集十卷

南宋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大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小字雙行。左右雙邊。前有目錄十二葉，每卷首行題《王右丞文集》卷第幾，卷尾隔一行題同。卷一第三行、卷二至卷四次行題銜名尚書右丞贈秘書監王維，王下空一格，維下空四格或一二格不等，卷三以下俱連接，卷四、卷五直接正文，尾及首行題字並銜名俱略，蓋從唐卷子出也。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王詩幾、王集幾或文集幾，下魚尾上記葉數，下記刻工姓名，如茂、吳、先、通、官信、發、洪、王、徐彥、阮光、官先、祥、信、俊等。有“徐乾學”、“乾學之印”、“健庵”、“季振宜”、“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季振宜藏書”、“振宜之印”、“黃丕烈”、“百宋一塵”、“黃丕烈印”、“復翁”、“蕘圃過眼”、“士禮居”、“蕘圃三十年精力所聚”、“汪士鐘”、“平陽汪氏藏書印”、“汪士鐘印”、“閩源真賞”、“秋浦”、“憲奎”、“張□私印”、“李銘私印”、“省□”、“謙牧堂藏書記”、“賞奇閣閱”、“顧千里以字行”、“有竹居”諸記。卷六後空行有識語四行零二字如下每行十五字：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其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卷十末葉欄外

此麻沙宋刻《王右丞詩文全集》。道光丙戌歲從藝芸主人借出，影寫一部，復遍取他本勘其得失，雖宋刻亦有誤，而不似以後之妄改，究爲第一也，遂題數語於帙端，餘文繁不俱出。思適居士顧千里。卷一副葉

第六卷第二首《出塞作》脫一行，計二十字，今據時刻本補焉：“秋日平原好射雕。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此宋刻之不可掩者。

辛丑秋孟

蕘圃氏丕烈識卷六副葉

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二冊，頃余友陶蘊輝從都中寄來而得之者也。先是，蘊輝在蘇時，余與商榷古書，謂《讀書敏求記》中物須爲我購之。今茲八月中旬，有人自北來者，寄我三種書。此本而外，尚有元刻《許丁卯集》及宋刻小字本《說文》。來札云：“《王右丞文集》即所謂山中一半雨本，《許丁卯集》即所謂較宋板多詩幾大半本。”可見留心搜訪，竟熟讀也是翁書以爲左券，而不負余託。惜以物主居奇，必與《說文》並售，索值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說文》已置一部，不復重出，作書復之，許以二十六金得此。兩書札往返再三，竟能如願。不特幸余得書之福，亦重感余友購書之力也。此書作山中一半雨本，尚見劉須溪評點元刻，止詩六卷，見藏周香嚴家。香嚴又藏何義門校宋本，亦止詩無文。雖同出傳是樓，而敘次紊亂，字句不同，非一本矣。十月三日，毛二榕坪並爲余言，向見桐鄉全氏本，板刻差大，詩中亦作山中一半雨，文則無有也，與此更非一本。益見此刻最善，而爲余所藏，抑或幸歟。客去，携書插架，即跋數語於尾。蕘圃黃丕烈識。

嘉慶癸酉中秋後八日，偶過五柳居，知新從無錫人買得元

刻劉須溪評點《王右丞詩》，即借歸與宋刻對，其序次悉同。擬購之，未知許否也。二十四日復翁記。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宋贛州刊元修本。每半葉十行，大小均十八字。左右雙邊。前有目錄二十三葉、補鈔李序，每卷有分目接正文，首行題《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幾，尾同，隔數行不等，卷末附行狀、誌、銘等六篇及神宗即位使遼語錄。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古靈集》幾，下魚尾下記葉數並刻工姓名，如魏、葛文、楊亨、君、黃太、盧志等。宋諱避玄、畜、浹、恒、耿、徵、讓、樹、桓、媾、慎、敦、擴、馴等字，有跋並“吳騫”、“拜經樓吳氏藏書”、“甲”、“宋本”、“事學鍾離存義概書”、“求宛委續餘編□□公孫翰題印”、“長壽小桐溪上人家”、“天水”、“露鈔雪購”、“鷁安校勘秘籍”俱篆書朱文諸記，有跋。

是書缺筆有擴字，當是理宗以後刊改宋本往往有此。字畫道勁，是南宋槧本之致精者。目錄第四有《贈剡縣過頊秘丞》，頊字不作缺筆書，竟作“神宗廟諱”四字，是據稿本原文也。

殘本周益文忠公集四十冊

宋寧宗以後刊本。每半葉十行，大小俱十六字。左右雙邊。存《省齋文稿》目錄兩冊、卷一至卷八、卷二十八至三十六；《平園續稿》序徐誼、目、卷一至卷十五、卷二十至卷三十、卷三十六至卷四十；《玉堂類稿》卷六至卷八、卷十一至卷十三；《歷官表奏》目錄二十六葉、卷一至卷五、卷十至卷十二；《承明集》目錄兩葉、卷一至卷六；《書稿》卷五、卷九至卷十一；附錄五卷前缺八葉，共七十卷。每卷首行類目在上，總目在

下，如《省齋文稿》卷第一，□□《周益文忠公集》之類，卷尾題同首行。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某種幾，下魚尾下記葉數並刻工姓名，如胡昌、胡彥、鄧振、昌、胡元、蔡懋、恩、懋、劉宗等。宋諱避懸、徵、樹、慎、廓等字。有“汪士鐘”、“汪士鐘印”、“三十五峰園主人”、“趙宋本”諸記。

慶元條法事類三十六卷

鈔本。余於清季提調法律館時曾借錄鄭天一閣藏明鈔本付諸刪刷，因值改革中輟，至今耿耿於懷。此間亦有是書，疑亦從天一閣出也。卷首有提要一則，不知何人所作，存之。

《淳熙新書》既成，孝宗詔仿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使得便於檢閱。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而據其成書之日，則曰嘉泰。考《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四年九月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又，嘉泰二年八月甲午，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三年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據史文，正當名爲慶元，故《玉海》載《慶元修敕令格式》附《條法事類》云：“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慶元條法事類》四百三十七卷，《書目》云八十卷。”其所云《書目》者，《館閣書目》也。然則八十卷者，又非原修之書，陳氏改爲嘉泰，其中似不能無故；至其爲一書，則固無可疑矣。其闕卷，卷一卷二及卷三首數葉，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凡四十二卷。然一代典制賴以可考者尚多。如《玉海》載《建隆考課令》有四善四最，而四最僅有其三，據《事類》則仍有氏籍增益，進丁、入老，爲生齒云最。其餘如十科薦舉之令，則本紹興三年三省樞密院請後舉行；元祐司馬光所

請之法，見《宋史·選舉志》；武臣薦舉之格，則本之隆興元年正月一日三省樞密院所奏，見於《玉海》銓選類。蓋雖沿革損益時有差池，而宏綱細目、正復脈縷可尋。存之，自足以裨史志之闕。至其卷尾附錄《開禧重修尚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雖似不倫，然考葉盛《菉竹堂書目》政事類有《開禧吏部七司法》二十冊，《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首卷缺佚，未詳撰人姓氏。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宰相天台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則此為謝深甫監修之書無可疑者。振孫又云：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十冊，則兩書原自統行，故《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開禧元年六月己巳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開禧二年三月甲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如紀所言，則此二卷又為陳自強所上《吏部七司法》，《直齋書錄解題》亦名《嘉泰吏部條法總類》。因仿《四庫全書》收《乾道臨安志》之例著之，以見其書之崖略云。

八日 晴

長澤來，偕余等訪服部於東方研究所，並晤仁井田。十一時，赴東洋文庫，晤白鳥、岩丹二君，贈余藏書目一冊。前聞《明實錄》日本存三部，文庫居一，至是索閱。雖為明抄，內多缺失，且無世宗一朝。餘書尚多佳本。即在食堂午餐。四時，別長澤回寓。晚田中來談，並有贈品。

詩人玉屑二十二卷

五山覆元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淳祐甲辰長至日玉林黃易叔賜序。次目錄三葉，題《詩人玉屑》門

目，每半葉五行，分兩排。每卷首行題《詩人玉屑》卷幾，尾同，在末行。類目占兩行，低二格。上下黑口，魚尾下玉幾、或玉屑幾或無字。目“玉屑目”，序“玉屑序”，下魚尾上記葉數。末於書題後刊題識云空二格：“本云空四格茲書一部，批點句讀畢。胸臆之決，錯謬多焉。後學之君子望正之耳下復提行。正中改元臘月下澣約空三字洗心子空一字玄惠誌。”按：是書明清均有刻本，板式同。余曾以此本對勘，約缺三十餘葉。凡脫葉之處，俱改易數字連屬之，讀者罔覺。世稱五山所據多佳本，信然。

冷齋夜話十卷

五山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凡九十二葉。前有目錄十葉。每卷首行題《冷齋夜話》卷之幾，尾同，隔數行不等。魚尾下僅“夜話”。昔年余藏有是書，今歸沅叔同年。較通行本多數則也。

文選六臣注六十卷

宋槧初印本。每半葉十行，行大二十一字。小三十字。四圍雙邊。前有李善上《文選注》表、進《集注文選》表、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每卷題《文選》卷第幾，尾同卷五十九後無題尾。板心魚尾下《文選》幾，下有刻工姓名，如陳文重刊、陳高重刀、王進重刊、潘二權重刊、施蘊、方祐重刀、洪乘重刀、俞珍、洪重、江政重刀、洪茂重刀、忠、楊昌重刊、陳才重刊。卷六末第七行低三格有下之題字六行：“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有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免魯魚亥豕之

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歷代地理指掌圖

宋槧。每半葉十四行，行大二十八字，小三十九字。左右雙邊，圖四圍雙邊。前有眉山蘇軾序。次目錄，分三排十五行。凡圖四十六葉，有題跋紀於下方及左右不等。總論二葉，魚尾下僅指掌二字，末葉之末行題西川成都府市西俞家印。印字未直長占二格，波撇向左。

樂善錄十卷

宋槧。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補抄一葉。前有隆興甲申七夕日蒙塋何榮孫序、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李石詩、紹定二年三月望日郡人趙汝謐識語。檢查葉數，卷一十四葉、卷二十五葉、卷三十四葉，卷四十八葉、卷五十六葉、卷六二十三葉、卷七十七葉、卷八二十七葉、卷九十八葉、卷十二十二葉俱補抄。每卷首行題《樂善錄》卷幾，尾同，隔數行不等。次行題李昌齡編，姓及名下均空格。下空二格。魚尾下記書名。此書所錄故事不盡限於勸戒。《稗海》本僅三分之一，誠驚人秘笈也。

九日 晴

九時，勝山偕余等訪中村不折翁。翁以書畫雄於一時，明治神宮之壁畫皆其結構。生平嗜金石如命，硯田收穫概備儲藏。積卅年之功，已達百萬以上。是日新病初愈，聞余等至，倒屣以迎。入座道契闊後，導觀所藏。樓下皆石誌磚瓦等器，如《司馬昇誌》，乃

購自端氏者。又漢碑一，斲其四周，中穿一孔，蓋以充他碑之座者，文字頗類禮器。樓上陳列彝鼎、古泉、印鉨、古鏡之屬，多銘心之品。因繼承無人，擬仿東洋文庫例，作為財團法人，藉公衆之力為之保存，則翁之名與古物同壽矣。斯須別去，贈漢碑攝影及古鏡拓本各一。至文求堂，偕田中赴使署晤蔣公使，即赴斯文會投刺留別。順道至明治大學訪志田，因事赴南京；岡田則在葉山未來也。晚田中夫婦來送行，並代余購得足本《大日本史》三百九十七卷。為德川家刻本。紀，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圓修；志、表，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補。凡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內后妃十二卷一至十二、皇子十四卷十三至二十六、皇女六卷二十七至三十二、諸臣無稱謂者七十三卷三十三至一百零五、將軍八卷一百零六至一百十三、將軍家族四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七、將軍家臣二十二卷一百十八至一百三十九、文學五卷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十四、歌人四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孝子一卷一百四十九、義烈一卷一百五十、列女一卷一百五十一、隱逸一卷一百五十二、方技一卷一百五十三、叛臣四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七、逆臣一卷一百五十八、諸蕃十二卷一百五十九至一百七十。志一百二十六卷，內神祇二十三卷一至二十三、民族十三卷二十四至三十六、職官五卷三十七至四十一、國郡三十三卷四十二至七十四、食貨十六卷七十五至九十、禮樂十六卷九十一至一百零六、兵六卷一百零七至一百十二、刑法二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陰陽六卷一百十五至一百二十、佛事六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六。表二十八卷，內臣連二造二卷一、二、公卿七卷三至九、國郡司十二卷十至二十一、藏人檢非違使四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將軍僚屬三卷二十六至二十八、後有“德川家藏版”印篆書朱文，乃明治初年所印者。日本古史見於《四庫存目》及《曝書亭文集》者惟《吾妻鑒》，雖屬日曆，大率以漢字代方言，艱澀難讀，此則饒有班馬風範矣。通行本僅二百四十三卷，屬於紀、傳部分，附志表者罕購。託田中求之十年，今始獲之，

殊為快意，暢談二時許始別。

十日 晴

上午十二時，偕心如赴岡田之宴。到者中日名流四十人，蔣公使及伯醇、雪倫均在座。二時回寓，田中、勝山、高錫昌、張莊伯均先至。三時辭居停，偕田中等赴東京驛，仁井田、見尾、田島、堂野前相繼至。田中遣乾郎伴送至熱海，約逾十分，與諸君握別。五時餘，至小田原。下車改乘自動車，約四十分至底倉，寓鳶屋。鳶字和讀與津田同，蓋即津田改書也。是館就山建築，余等寓四階。廊外分矗數峰，青翠如滴。峰為白雲籠罩，時隱時現。薄暮電燈四耀，繁如明星。山徑通車，小有塵市。動中寓靜，頗饒佳趣。是日酬應跋涉兼疲精力，入浴後即就枕鼾睡矣。

十一日 雨

早餐後乘自動車歷勝景多處，至長尾峠森永茶寮稍憩。有對嶽亭，下視白雲洶涌，迄無所見。地迫高寒，有不可久留之慨。復登車，約十分至湖尻。附汽油船渡湖，至元箱根登陸。回憶宣統改元之七月，余下富士後曾由御殿場策騎至此，爾時湖中往還僅有瓜皮艇子，今則設備周密矣。在湖濱茶寮料簡行篋後，偕同人詣箱根神社。歷百數十級，盡處有兄弟樹，游人至此，均嵌名刺於樹隙以代題名，望之儼生鱗甲。中殿祀權現不知何代人，或云權時奉為山嶽之神，故假定其稱以昭如在，實無其人，然靈響頗著。殿被震災，傾欹欲圮，正在設計重建而移其神於左之偏殿。隨衆參拜，投香資而出。殿之右有範銅臥獅，偉大生動，亦數百年前物也。凡給仕於神社，皆縞袂絳裙之少女，蓋附近各村自幼舍身者。湖濱有官幣小社，舊為關所。因德川幕府時代，由江戶入洛須乘筍輿，宿泊之所

凡五十三，此爲五十三之一，設所以嚴稽行旅。關東關西至今猶習此稱，亦東西交界之點，神爲當時之官吏也。十二時，至箱根旅館午餐。遙睇湖心，時見蒸汽上騰，疑其下爲未熄火山。溫泉俱發源於此，爆發之險仍在可虞。一時半，附長途汽車赴熱海，駛行雲霧中，持較吾國黃山雲海，不知孰爲巨觀。是晚宿古屋，余居二階，俯瞰相模灣全景。入夜，風聲挾潮聲震撼不已，亦頗感此身之如寄也。

箱根道中口號

歷盡高樓陟盡山，山山秀聳軼塵寰。

屐聲橐橐松聲逸，都伴泉聲到枕間。萬屋隨山而升，余居四階，俯視玄關，如在深壑，其上青翠插天，流泉競響，而屐韻松濤了了可數，動中含存靜機，非塵世人所能領悟。

蠟屐頻年爲底忙，豈因採藥避秦皇。

忻余霄漢搏秋翮，任爾煙雲蔽下方。

路傍之江任屈旋，方言合許補陳編。

遙瞻蒼翠屏風上，馳夢衝雲瞬卅年。爲天武天皇所製新字，開山徑爲之，字形取其便於升降之意。宣統紀元，余下富嶽，自御殿場策騎經此，回溯已三十年矣。

萬松深處殿嵯峨，肸蠁於今展拜多。

縞袂絳裙年十五，休將巫峽誤神娥。

爲嚴鎖鑰仗丸泥，到此平分東與西。

周道而今歌砥矢，無煩食客數鳴鶉。

湖堤小築勝旗亭，湖尾山容上下青。

添個採蓮湖上棹，夢魂無復戀西泠。湖壠有茶亭，面富士倒影。湖爲諸峰所瀦蓄，其深莫測，不似西湖隨處蓮葉田田也。

十二日 雨

八時入浴後出外散步。附近有古刹，額題清水。山門外古樹參天，泉聲聒耳。入門歷級而升，盡三十餘，道旁有藤原藤房卿手植松，高數丈，大數圍。又歷而上，左右有楠楨等樹，俱數百年物。居中神堂奉祀藤原君，左爲溫泉寺，後爲大觀閣，旁有明治十二年碑，爲紀念藤原氏五百年忌辰所立。繼游海岸，有松蟠屈古奧，不可名狀，懸牌標曰宮之松，俗呼金色夜叉之松，爲此間名勝之一。商塵櫛比如椿，油漆器、竹器、雁皮紙製器俱稱名產。曩時鐵道經御殿場，今改道於此，故繁盛倍蓰往昔也。至電報局拍電小林告行程。回寓午餐。十二時十分至熱海驛，別乾郎，乘下關車南行，七時五十分抵京都驛，小林、喬梓出迓，仍宿長谷川家。

京都寄田中

又作博桑客，逢君鬢未華。

鶴梅仙眷屬，蟬蠹舊生涯。

高誼雲天迥，離愁驛路賒。

雙魚無限思，飧飯勸常加。

十三日 晴

八時，小林來。談次，因出洛中某舊家託售書目一冊。循覽一

過，已出數種，懇其取閱。小林詢大坂某會社屬介紹收購上海某君所藏《文選集注》之結果。《文選集注》者，吾國五代時寫本。除六臣外，兼及曹憲等注，即六臣注亦較通行本為長。以分卷計之，當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言金澤稱名寺藏有零本，余於光宣之際偕島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語內藤博士白諸政府列入國寶。時吾國公使署田參贊購得殘本數卷，余從田君收得誄詞一卷。田君歸國後，悉鬻之於廠肆正文齋。今某君所藏即從正文齋購之也。甲寅歲，余因迎玉姬無資備辦奩具，乃翻《靜志居詩話》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後漢書》故事，割讓於津門某氏。嗣廠友張月巖得此卷，以萬元巨值鬻於勝山。藝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賤售。經小林疊次函託，迄未得要領。詳告顛末，仍屬留為後圖。偕余等游嵐山清水金閣寺等處，即在一休庵午餐，為此間著名之精進料理，猶滬上之功德林也。三時許，詣文化研究會訪狩野，並晤倉石、吉川。會中所儲叢書全部皆由蘭泉讓渡，以故與心如相契尤深。導心如至二階，逐一摩挲。陶氏以聚叢書鳴於一時，各部精選初印及足本，於藏宋元舊槧外特樹一幟。得本會為之永遠儲藏，不負蘭泉廿年襄積之苦矣。與狩野討論續修四庫之進行。此事為余所提議，本列編輯，以濫竽學校無暇兼顧。因閩中黃公渚博學多聞，薦膺斯席，狩野首肯。繼談湖南作古，俱不勝人琴之感也。繼至小林別墅謁其母堂，仍強健如故。晚，小林設宴於陶陶亭，頗類京津風味。歸途至佐佐木書店，購紫式部《源氏物語》一部。此書紀宮闈瑣事，儼然吾國之《紅樓夢》。惜文筆為當日方言，非深於和學者無從味其神境也。心如耽於紅學，曾見脂硯齋第四次改本，著《脂硯餘聞》一篇。始知是書為雪芹寫家門之榮蕪，通行本評語乃隔靴搔癢耳。是日田中匯日金二千圓，屬轉交程雲岑。

十四日 晴

八時，小林偕同長君送書來，選兩種目列後。諧價留之。遂偕余等游高野，路線一循上年一月十二日之舊。至極樂橋，預通電話於親王院。易汽車至大門，水原住持已遣給仕祇候。往歲俱由女人堂，由大門此為第一次。徒行經金堂大塔，比抵親王院，已逾十二時。晤水原，各道契闊。午餐後，金剛峰寺遣井村來迓。井村之父曾充靈寶館職員，與之相識，詢其起居，已於上年物化，不勝憇然。隨井村至金剛峰寺，水原已先在，偕寺僧肅客於柳之間新築內。唐襖子繪印度全部雪山，力頗雄健。談一時許，贈余等高野山歷史珍物影片一帖。辭出，仍由井村伴送至靈寶館，晤主任崛田。此君久客燕臺，能操華語，出示新發見之《文館詞林》六六六、六六七兩卷。長七丈餘，匣內別紙題“寶壽院”，匣端題“寶性院”，詰其異名，始知原為“寶性”，今改“寶壽”，故前次遍訪不得也。繼至奧之院，展拜而回。水原約共晚餐，製豆腐甚美。為書“白雲山房”、“琉璃山房”二額，以留紀念。

剪燈叢話十二卷

明刻本。未著編輯姓氏。薈萃唐以後各家小說，亦《青瑣高議》《剪燈新話》之流亞也。錄其詳目如後。內有未見傳本，殊為可貴。

卷之一

《嬌紅記》中州李訥 《桃帕傳》宋王右 《玉簫傳》江群文木
《流紅記》魏陵張實 《遠烟記》元劉斧 《賈午傳》唐王彬 《崔護傳》唐孟啟

卷之二

《博異志》唐鄭還古 《春夢錄》元鄭禧 《却要傳》闕名 《陶峴傳》唐司空圖 《狄氏傳》宋康譽之 《河間傳》唐柳宗元 《滌婦傳》欽潘之恒 《裴諶傳》闕名 《梁清傳》宋劉敬叔 《王魁傳》宋柳貫

卷之三

《芙蓉屏記》廬陵李楨 《鞦韆會記》廬陵李楨 《聯芳樓記》
闕名 《聚景園記》山陽瞿祐 《牡丹燈記》元陳愔 《金鳳釵記》
元柳貫 《綠衣人記》元吾衍 《鬱輪袍傳》唐鄭還古 《金縷裙
記》□□ 《丹青扇記》元周士 《燕子樓傳》宋王惲

卷之四

《天上玉女記》晉賈善翔 《太古蠶馬記》吳張儼 《古墓斑
狐記》晉郭頌 《東越祭蛇記》晉干寶 《秦女賣枕記》晉干寶
《楚王鑄劍記》漢趙曄 《蘇娥訴冤記》晉干寶 《夜冢決賭記》涿
州孫緒 《泰山生令記》晉司馬彪 《糜生瘞卹記》晉王嘉 《烏衣
鬼軍記》晉李朏 《夏侯鬼語記》晉孔曄 《泰岳府君記》晉庾翼
《司馬才仲傳》宋王宇

卷之五

《吳女紫玉傳》漢趙曄 《同昌宮主傳》唐蘇鵝 《陽羨書生
傳》唐鄭還古 《櫻桃青衣傳》唐任蕃 《震澤龍女傳》唐薛瑩
《彭蠡小龍傳》宋王惲 《於菟夜兒傳》明王禮 《度朔君別傳》晉
干寶 《山陽死友傳》晉蔣濟 《華岳神女傳》闕名 《嵩岳嫁女
記》闕名 《江淮異人錄》宋吳淑

卷之六

《香車和雪記》廬陵李楨 《西閣寄梅記》錢塘瞿祐 《渭塘奇遇傳》明馬龍 《蓮塘二姬傳》元徐觀 《桃花仕女傳》青門沈仕
 《紅裳女子傳》宋鄭景璧 《南樓美人傳》元楊維楨 《徐氏洞簫記》長洲陸□ 《獨孤見夢記》唐孫顏 《王幼玉記》淇上李師尹
 《趙喜奴傳》閻名 《三星女傳》元吳衍 《織女星傳》宋張君房
 《張女郎傳》元劉斧

卷之七

《章臺柳傳》唐許堯佐 《陳希夷傳》南燕龐覺 《揚州夢傳》
 唐干鄭 《杜子春傳》唐鄭還古 《王之渙傳》唐薛用弱 《蔣子文傳》唐羅鄭 《奇男子傳》唐許棠 《黑崑崙傳》唐馮延巳 《聾隱娘傳》唐鄭文寶 《董漢女傳》閻名 《琵琶婦傳》唐白居易

卷之八

《烏將軍傳》江瑩 《中山狼傳》宋謝良 《義虎傳》吳郡祝允明 《人虎傳》唐李景亮 《小蓮記》元劉斧 《獵狐記》唐孫恂
 《白蛇記》閻名 《鸚哥傳》宋何蓮 《才鬼記》宋張君房 《靈鬼記》唐荀氏 《鬼國記》宋洪邁 《鬼國續記》宋洪邁

卷之九

《太清樓宴記》宋蔡京 《保和曲宴記》宋蔡京 《延福曲宴記》宋李邦彥 《廣寒殿記》宣德御製 《龍壽丹記》宋蔡襄 《游仙夢記》宋蘇軾 《煮茶夢記》元楊維楨 《巫山夢記》楚宋玉 《謝石拆字傳》宋陳直 《鬼靈相墓傳》宋陳直 《惠民藥局記》宋沈括

《樂平耕民傳》宋劉渭

卷之十

《閩海蠱毒記》宋楊朏 《海外怪洋記》宋洪芻 《寺塔放光記》吳郡王世貞 《瓦缶冰花記》宋何薳 《海市奇觀記》明張沂
 《獨脚五通記》宋方亮 《江南木客記》宋洪邁 《中雷神記》宋何薳 《金華神記》宋崔伯易 《猿王神記》宋洪邁 《五方神記》楚柳胡 《子姑神傳》宋蘇軾 《紫姑神傳》宋沈括

卷之十一

《韓仙傳》唐韓若雲 《邢仙傳》宋王明清 《申宗傳》唐孫頤
 《唐珏傳》明張孟兼 《阿寄傳》錢唐田汝成 《朱冲傳》宋趙彥衛
 《仙箕傳》宋周密 《杜秋傳》唐杜牧 《妙女傳》唐顧非熊 《向氏傳》宋周密 《文捷傳》宋沈括

卷之十二

《碁待詔傳》宋李述 《暢純父傳》宋陸友仁 《方萬里傳》宋陳侃 《張鋤柄傳》宋張世南 《何蓑衣傳》宋岳珂 《王實之傳》宋周密 《王玄之傳》莆田陳音 《錢履道傳》睦州陳旺 《丁新婦傳》晉殷基 《鍼異人傳》宋虞防

劍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十二卷

明崇禎刻本。無撰人名。前有吉衣主人序，殆即撰人也。每卷五回，凡六十回。每回出像，筆墨精雅絕倫。大致節取《隋唐演義》隋之部分，並刪其與《隋煬艷史》重複者。取《演義》對照，可尋其刪改之跡也。錄其目如後：

卷一

第一回

圖奪嫡晉王樹功 塞亂源李淵惹恨

第二回

隋主信讒廢太子 張衡造讖危李淵

第三回

齊州城豪杰奮身 檀樹崗唐公遇盜

第四回

秦叔寶途次救唐公 寶夫人寺中生世子

第五回

柴公子舞劍得姻緣 秦解頭領文喫擔閣

卷二

第六回

蔡太守隨時行賞罰 王小二轉面起炎涼

第七回

三義坊當簡受腌臘 二賢莊賣馬識豪傑

第八回

入酒肆驕逢舊識人 還飯錢徑取回鄉路

第九回

魏玄成留住東岳廟 單員外迎往二賢莊

第十回

樊建威冒雪訪行踪 單員外贈金貽禍水

卷三

第十一回

衆捕人大鬧皂角林 好漢子縛進潞州府

第十二回

定罪案發配幽州地 打擂臺揚名順義村

第十三回

張公瑾轉託二尉遲 秦叔寶解到羅帥府

第十四回

羅夫人見侄起傷悲 羅公子瞞父玩操演

第十五回

勇秦瓊舞簡服三軍 小羅成射鷹助一弩

卷四

第十六回

羅元帥作書貽蔡守 秦叔寶贈金報柳氏

第十七回

單雄信促歸秦叔寶 來總管遺賀楊越公

第十八回

齊國遠嘯聚少華山 秦叔寶引入承福寺

第十九回

柴郡馬留寓報德祠 陶蒼頭送進光泰門

第二十回

收禮官英雄識氣色 打球場公子逞豪華

卷五

第二十一回

齊國遠漫興立球場 柴郡馬挾伴游燈市

第二十二回

長安婦人觀燈步月 宇文公子倚勢宣淫

第二十三回

老婦人失去訴冤情 衆好漢抱憤成義舉

第二十四回

恣蒸淫太子迷花 躬弑逆楊廣篡位

第二十五回

新皇大逞驕奢 黵首備遭塗毒

卷六

第二十六回

二百里海山開勝景 十六院嬪御鬪豪華

第二十七回

程咬金無處賣柴扒 尤俊達有心劫銀摃

第二十八回

長葉林響馬自通名 齊州城太守請捕盜

第二十九回

單雄信馳送綠林箭 程咬金端斷楊木板

第三十回

秦叔寶回官受笞責 賈潤甫接客惹疑猜

卷七

第三十一回

程咬金酒筵供盜狀 秦叔寶燭焰燒捕批

第三十二回

衆豪傑登堂祝鶴算 老夫人受慶飲霞觴

第三十三回

李玄邃關節來總管 柴嗣昌請託劉刺史

第三十四回

牛家集努力除奸 睢陽城直言觸忌

第三十五回

徐世勣杯酒論英雄 秦叔寶邂逅得異士

卷八

第三十六回

隋主遠征影國 郡丞下禮賢豪

第三十七回

秦叔寶智取湞水 來護兒大戰平壤

第三十八回

宇文述計報冤仇 來總管力援豪傑

第三十九回

王薄倡衆亂山東 須陀一日破四賊

第四十回

寡敵衆濰水成功 客作主祝阿奏捷

卷九

第四十一回

楊玄感復諫敗成 李玄邃輕財脫禍

第四十二回

叔寶計全密友 宇文巧陷忠貞

第四十三回

雪秦瓊須陀馳密疏 保秦母士信反山東

第四十四回

瓦崗寨雄信重會 榮陽郡須陀死節

第四十五回

祭須陀逢李密 戰回洛取倉城

卷十

第四十六回

閔甫巧說仁基 世勣智取黎陽

第四十七回

殺翟讓魏公獨霸 破世充叔寶建功

第四十八回

唐公晉陽舉義 李氏鄆縣聚兵

第四十九回

李密結盟唐公 叔寶力救李靖

第五十回

宇文江都弑主 李密永濟塵兵

卷十一**第五十一回**

世充擅政殺文都 知節單騎救行儼

第五十二回

世充詭計敗魏兵 玄邃反覆死熊耳

第五十三回

秦叔寶失主歸鄭 程知節決計降唐

第五十四回

寇河東武周入犯 戰美良叔寶豎功

第五十五回

降敬德河東大定 救李藝兄弟相逢

卷十二**第五十六回**

士信槍挑玄應 敬德槊刺雄信

第五十七回

秦王兵圍洛陽 鄭王求救夏主

第五十八回

秦王虎牢扼要 建德汜水就擒

第五十九回

羽翼孤鄭王面縛 交情深叔寶割股

第六十回

二慤除秦王即真 百戰勛叔寶錫爵

十五日

清晨，大雨如注。昨本議定今日參觀大學林及金堂內部，歸途並紓道法隆寺調查百萬塔，以余等未携雨具中止。八時，余至永代祠堂參謁，並留百圓充香火資。辭水原，由女人堂下山。余等居登山車之最下層，俯視白雲無際，始悟軌線作銳角形，不獲睹天地之交界點也。循舊路於午後二時半至京都驛。回旅館稍憩，赴大丸購物，繼至小林工場，調查積年書籍影片。余等船票本限定上海、長崎二聯絡船，因歸期心切，已先期托小林向會社改乘航歐之秩父丸，遂商定明日出發次第，比回寓已午夜矣。

留別水原上人

杖策青岩愜壯游，高寒此是古瀛州。
梵魚遙和霜鯨遠，文教翻從慧業留。
世變遑知談魏晉，地靈只許住樊劉。
空王禮罷催歸去，一雨淋浪助悵惆。

十六日 晴

九時辭居停，偕小林父子等至京都驛。狩野已先至，執手語別。細數舊雨僅此一人，不勝依戀。仍由小林等伴送神戶登舟，余等之室為一四四番。因秩父丸出帆時間展緩，登陸至大丸午餐，仍由小林伴送回舟。二時啟碇，船體一萬七千五百噸，為航歐最新之船。設備周至，並有游泳池，適與衆異。及袁某對門，途中頗不岑寂。

十七日 晴

航行甚速，晨起詰問侍者，已於四時過下關矣。薄暮，大雨如注。晚餐後，客座演電影娛客。

十八日 晴

午後一時抵黃浦匯山碼頭，玉姬偕家人候於江岸。別心如，賃車回寓。

書舶庸譚卷九

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丙子七月初三日 晴

余自上年在國立北京大學擔任講座，入六月，例有暑假。擬偕玉姬至日本熱海避暑，託田中代定古屋旅館。詎人事牽率，迄未成行。月之十一日，由舊京旋滬，始擇定今日乘長崎丸東航。以村田政子入吾家廿餘年，能諳華語，囑其同行，為玉姬伴。七時頃，少卿弟偕侄婦季並李紫東先後來寓送行，賃車至大坂碼頭登舟。景熙侄已先至，為余照料行李。余室為一二二番，劉錫堂暨劉松存、井手武人踵至，錫堂為余等攝影。九時出帆，玉姬謂余曰：“自民國十一年以來，春申浦上灑淚送君屢矣，今蒙與俱，何快愉也。”余曰：“自諧眷屬，廿載於茲，卿則苕華如昔，余則湖海長年。此行無他目的，為卿補度蜜月耳。”玉姬為之莞爾。至客座，長崎警署略事詰問，繼稅關員入室檢查行篋，以挈帶書籍稍多，頗不為然。余始悟日本以思想之故，書籍懸為國禁。聞此船改易航線，僅達長崎，乃拍電於許靜仁大使，請飭長崎領事照料。舟行玄海中，玉姬眩暈僵卧。室小不耐鬱蒸，夜數起。憑舷覽眺，不知東方之既白。

二十日 晴

寄毅孫信，並拍電小林告行程。十二時，入長崎港。長崎領事宜興任家豐偕館員王廷璟、井手某至。言昨奉使館電屬致候，並為照料。詢知長崎丸停止航神，因雲仙避暑各西人急於旋滬也。船長送乘車券二，登陸至客座休息，所携書籍幸經解釋免予詳檢。二時頃，登門司行之急行車東駛。所歷為肥前國，沃土宜稻，青畦櫛

比，大似吾鄉。七時五十分抵門司，駐門司辦事處。長崎副領事周仲敏接任領事電出迓，伴登輪渡，航至下關，於八時半啟行。寢臺已無低鋪，車中炎熱，至十二時始寢。

二十一日 晴

六時起床，胡梯升降不便，誤墮於地，傷左足大指。七時半抵京都驛，小林偕子長文勝政出迓，招至伊別莊暫住左京區下鴨北園町三丁目七番之一。小林已納婦同居，款應周摯。本擬訪狩野博士等，以不良於行而止。

二十二日 陰

九時頃，小林夫婦暨長文等兄弟伴送京都驛。十時餘啟行，下午五時五十五分至熱海驛。古屋旅館主人得洛電，遣番頭出迓。宿於三階之四三番，右倚魚見岬，俯相模灣，風景致佳。入夜雨。

二十三日 陰

晨寄田中函。午後二時，玉姬偕政子赴海岸散步，余因足創未從。旅邸岑寂，出近得宋拓帖三種賞玩，錄其題誌如後。內《二哥帖》已有花押，嘗見海昌余懋學《辯林》誌云：“今人作花押，每上必加一畫者，始於王荊公。‘石’字初橫一畫，左引一脚，中爲一圈。公性急，每有長短粗細處，後以爲佳，遂效之。”按日本古寫本大率在鎌倉時代，卷末題名下每書一押，即同此體，是早經流傳海外。今觀此帖，則《辯林》爲失考也。入夜雨。海岸藝妓躊躇大會，烟火甚盛，爆發於天空，繁星數萬點，作紅黃綠三色之圓形，徑約十餘丈，並幻出花卉形象，頗呈偉觀。

濟美帖 王羲之《二哥帖》，王獻之《乞假表》

世傳右軍《借船帖》最佳，今不可得睹矣。《二哥帖》係山陰張氏所藏。丙午冬，司農公由浙赴閩臬司之任，得於錢唐，如獲異寶，日事臨摹。屈指於今，已六十餘載。延取宋拓《淳化閣》《太清樓》《淳熙續帖》《絳帖》《鼎帖》《汝帖》《長沙帖》《星鳳樓》十數種細加校對，總無此帖，真希世之珍，行將訪名手重勒貞珉，以傳不朽。康熙壬辰重九琅琊山人周在延謹識。

得宋拓《聖教》後十日，復獲此帖。鈎勒之妙，得未曾有。愈歎閣帖流傳全失二王真面目也。己酉春下浣書於毗陵郡署之來雨齋中。廷敬。

右軍七子，長元之，早卒，次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皆知名，在《晉書》有傳。餘二人無考。此二哥即凝之也。此帖既不在宋帖中，又非《官奴》《玉潤》諸單行本可考者。余嘗見《建業昇元》殘帖三卷，精古可次定武禊叙，此帖及《大令表》或後主文房所收撫者耶？米南宮論石本以轉折毫芒備盡爲宗，此猶足以當之，所謂下真蹟一等者也。鄭府購得見示，因識冊後。成親王。

十三行 錢大昕題籤

毗陵錢維喬曾觀。

右晉中書令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並柳誠懸題，宋拓本也。

余所見大令《十三行》，此本特佳。鈐豐三印，古篆朱色斑然。吾鄉豐考功藏本多用此印。此後小楷二十五字，雖未署名，其爲考功筆無疑。云宋拓本，信然。戊申秋九月書船居士盧登焯識。

考功書法明代第一，小楷更妙，雖有文、董，莫能及也。所得其二十五字，不能揚目。世多狂怪草書，皆贗本，宜鑒之。書船又識。

《宣和譜》中所收《十三行》後亦有柳公權跋，趙吳興以爲神物也。此本割截裝成十三行，世所未見之本。書船。

《洛神十三行》，賈似道所藏，趙文敏得之。真蹟今不可見矣。石刻惟宋拓下真跡一等，此本石刻中至寶也。嘉慶甲子四月廿五日桃源農夫焯。

大令《十三行》，徽宗時得九行，賈秋壑復得四行，合爲十三行。元時歸松雪，明時歸孫文介，公刻諸于宴齋，非《停雲》《快雪》所能及。此本竹汀定爲宋拓，又在于宴齋以前古刻乎？嘉慶戊辰九月金沙段玉裁題。

此越州石氏本也。光緒十六年七月費念慈觀於幼詰丈齋中記之。

樂毅論

古今正書以右軍爲第一，右軍正書以《樂毅論》爲第一，《樂毅論》以未改兩字古本爲第一。此非唐以後所有也。宋拓云乎哉？室有此《論》，當必有吉祥雲日日護之。

以唐摹本比較，無怪“致從”二字不連貫也。此本在宋惟米老見之，明則藏吳文定公家。

宋拓《樂毅論》字形比世所傳大小不類，又有鍾法，定是古本可寶也。丙寅正月廿二日題於龍江關舟中。

此梁拓本，字極奇。古今世俗所傳皆唐人硬黃，褚中令書也，對此如商周彝鼎三代法物。晚研觀。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

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睹其真，閑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宋米芾《書史》：“《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舍子之凍蠅而謂人之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棋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黃庭堅。

朱晦翁跋舊石本《樂毅論》：“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唐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所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

燕子四點，前人謂之連飛，於字兩點蟬聯。此非潛心細玩，不能知其筆法之神奇。既已知之，則《蘭亭》真僞到眼即

知，無須尋行數墨矣。古本所貴在是，然難與外人道也。

趙希鶴《洞天清錄》：“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摹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道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樂毅論》，梁世所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梁摹本也；予家《戲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予跋，亦有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予猶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蹟爲新都吳生所有。”

幼拙仁兄得梁摹《樂毅論》，屬錄諸家跋語以資考鏡。予舊有題語，索附於後，未免貽續貂之謬矣。

余嘗疑《樂毅論》結體平正，與《黃庭經》《曹娥碑》《東方畫贊》大相徑庭。以之摹寫試卷，則甚相宜。今睹此本，始知梁摹宋拓之可貴。停雲館所刻，乃唐人臨本，已非廬山真面，況轉相摹勒耶？此本第十一行“使”字今作“致”，第二十五行“後”字今作“從”；燕字四點連飛，於字兩點蟬聯，皆與俗不同。可寶可寶。光緒戊戌夏四月嘉興張鳴珂。

幼拙二兄：世大人賜覽《樂毅論》，留案頭多日，朝夕賞玩。一昨程雄庵見之，云涿州馮相國刻本爲世珍弆，然無此精采也。第一跋審定以爲董香光真蹟，圖章皆收藏家所蓋。未知確否，祈高明察之。拙跋附上，敬請道安。弟鳴珂頓首。四月初九日。

二十四日 晴

八時頃，偕玉姫、政子赴東京，十一時抵驛。至文求堂。適田中次子震二於一周前病故，全家赴葉山本宅。震二畢業於第一高等學校，和漢學俱深造。年廿六遽召玉樓，殊為惋惜。因主人不在，政子邀玉姫至世谷區赤堤町二丁目四百五十七番。伊之鄉里瀏覽。余則至使署訪靜仁大使，日前赴輕井澤避暑未回。晤孫伯醇秘書，偕至伊寓午餐。二時頃，偕赴上野花園町訪勝山，並晤美術學校敎習鐸倉芳太郎。三時半，玉姫亦來，乘五時十分之汽車回熱海。比至驛，已七時餘矣。政子母家田園豐饒，兄子女凡十人。客座陳玉姫廿一歲攝影，政子抱鐵保，旁侍群訝，玉姫亭亭猶昔也。入夜雨。

二十五日 晴

寄鐵保函。接李紫東函，附宋槧一葉。板高五寸餘，左右雙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上下線口，板心上記字數，魚尾下標“斷”字，乃律書之斷獄篇。下魚尾上記葉數，下為“明百”二字之草書，疑為刻工名。凡存諸考囚限滿、諸鞠獄官停囚待問者、諸鞠獄者三條，俱頂格。次行低一字，以“類說”二字冠首，即解釋也。言出自清內閣大庫。散葉未裝訂，後腦至寬。廠肆文祿堂王晉卿得之於彥明允惠家。約五十餘葉，無首尾。已鬻於北平圖書館，留此葉屬考書名。首段之“類說”，其題應為“諸考囚不過三度”。初疑據《唐律》原文，其實非是。茲訂正如後。其文云“類說”，上條以訊囚立法，此條以過度生文，上下若不相干，本末同歸法度。若“考過三度”至“杖一百”，罪與下條“違法移囚違律”同科。“杖數過者，反坐所剩”，亦與下條“從輕入重，以所剩論”無別。“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坐是五刑中制”，亦與下條“諸婦人犯死罪”至“徒二年違制”類也。其曰“即有瘡病”至“亦杖一百”，上文類也。若決

杖笞，是違令也。“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罪同擅興律，“若有所造作”至“徒一年半”是其類也。“若依法考決”至“□□違者杖六十”，罪與上條立案同，判同。是法也，一云“亦與下條諸婦人犯死罪”至“徒二年違制”類也，一云“若決杖笞，是違令也”。又下條“停囚待問下不即發遣，違令罪也”，“三日以上，杖一百，違律罪也”。按《唐律·雜律篇下》違令條“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並無“違制”及“違律”之文，是必宋時編敕，有此區別，故“類說”引之。宋時編敕重於律文，而大庫之藏皆元伯顏滅宋時由臨安船載北上，且本書後腦不加穿訂，與庫藏他宋本如《文苑英華》等一式，其為宋人之撰述無疑也。下午六時，女中導玉姬至銀座街理髮，傍晚回寓。

二十六日 陰雨

由四三番遷入三階三一番。此室較前室大四疊，臨眺尤佳。竟日霧氣彌漫，山海莫辨。入夜雨，海潮乾岸有聲，窗戶亦為震撼。

江城子

裙腰寬褪病新瘥。試輕羅，倚庭柯。廿載軟紅，影事記曾
麼？蠟燼香溫花欲暝，垂偏髻，頰雙渦。而今羈館帳蹉跎。
鎖修蛾，奈愁何。且展龍鬚，消受晚涼多。等是風塵誰省得，
卿一妹，我三哥。

二十七日 晴

乘八時五十五分車赴東京。勝山出迎，偕至使署，晤孫伯醇。村上君繼至，伊正輯《中國鴉片禁令考》。余曰鴉片原名罌粟，《本草》當有之。至懸為禁例，宜從《十一朝東華錄》考其巔末，並參以

歷朝修律案語，當無遺漏矣。村上偕余至文求堂而去。田中一人來東京，余向之慰問。晴靄夫人尚蘊餘哀，仍居葉山未回。從文求堂購得《毛西河曼殊留影》一冊。此冊余見商務書館印本，至今耿耿不忘。初不知其流入扶桑，為故友永坂石埭周所得也。冊中名人題識甚多，記其大略如下。田中並言石埭藏宋紹興本《梅宛陵集》，存強半，以一千二百圓獲之，鬻於廠肆，獲價三千二百圓，問知其踪跡否。舊京嗜宋本僅傅沅叔同年及周叔弢二人，然余南下時並未聞有購此書之事。疑為滬上潘明訓、陳澄衷所得也。勝山繼至，稍坐，伴送至東京驛，乘三時十分之車回熱海。

曼殊留視冊

杜聯序會稽

趙魏“優曇勝劫”題額字洛生，號普齋，仁和人。考證碑版最精，所藏金石有《竹崦金石目》。年老尤篤，雖衣褐不完，猶堅守勿釋，可謂好古成癖者矣。

小影無款

張闡然七絕四首茂苑

梁清標沁園春詞字玉立，號蕉林，直隸真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清朝官至保文殿大學士。精於鑒賞，所藏法書名畫甲天下。刻《秋碧堂法帖》，有《蕉林詩集》。

張奐七絕四首字敦復，晚號圃翁，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著《存誠堂詩集》。

曹禾七絕二首字頌嘉，號峨眉，江南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官內閣中書，舉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祭酒，有《峨眉集》。

方象瑛七絕四首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進士，舉學鴻博，官編修，有《健松齋詩》。

張鴻烈七絕四首字毅文，號涇原，山陽人。廩監生，舉鴻博，授檢討，降級改國子監助教，遷大理寺副，以憂歸，善畫山水。

蔡升元月上紗窗烏夜啼詞字徵元，號方麓，德清人。康熙壬戌第一人及第，官至禮部尚書，有《紀恩詩》。

朱彝尊水仙子二首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有《曝書亭集》。

田需七絕四首字鹿闢，濟南人。舉鴻博，官編修。

馮勛七絕八首字方寅，號勉曾，又號葑東逸叟，元和人。以布衣舉鴻詞，授檢討，著有《葑東集》。

陸弘定七絕四首字紫度，號輪山，嘉興人。官至文學。

任辰旦七絕四首字千之，號待庵，蕭山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

張廷瓊七絕四首字卣臣，桐城人。康熙己未進士，大學士英之子。

姜啟七律一首字開心，又字青鳥，會稽人。官州丞。

鄭勛七絕四首字簡香，山陰人。官驃騎都尉。

王三傑哀詞發矧詞山陰人。

趙執信七絕二首字仲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編修，有《皓山詩集》。

張睿七絕二首

李澄中七律一首字渭生，號雷田，又號漁村，山東諸城人。拔貢生，舉鴻博，授檢討，官至翰林侍讀，有《卧象山房集》《白雲村集》等。

毛奇齡曼殊葬銘、金絨兒從葬銘、曼殊別傳及題識

王源跋

王宗炎跋

二十八日 晴

接毅孫函，知鐵保暑假旅行演習測量事竣返滬，並述申保試北大地質科及格，玉姬聞之殊欣慰。又接北平劉抱愿函，知校中法律系增公牘一課，令余擔任。自廢科舉，各大學畢業生雖富於新知，

迨膺各項考試，入選分曹，觀政於此項事業，率不能操觚從事，殊不知歷史以來經綸鉅製無不賴公牘以表現之。本校主任顧慮及此，誠當務之急也。顧二自東京來，留共午餐別去。寄小林信，並附百圓，請轉寄高野山親王院住持水原堯榮，爲貞慧作香火之資。緣在北平時曾接本山令參詣孟蘭會之通知，爾時行李匆匆，未顧及此，今補之也。復寄申保函，詢考試情形。

貞慧夫人小傳

夫人小名娃，字綺卿，源出博陵，爲余第五姨，適河東氏者養女。姿性明嬪，儀止詳華，婉孌承歡，備見鍾愛。姨夫筱颯徵君單門孤，允門絕期功，篤老慰情，視同己出。姨與先慈爲孿生，情誼素摯，憐余孤露，願任鞠誨。年十四，招入其家，延名師課舉業，即令夫人伴讀。師授以《毛詩》《女誠》，諳耳成誦。稍長，習韻語《花間》《才調》，上口了了。比余補博士弟子員，姨與先慈協議，待夫人笄年，贊承其業。事爲叔贈公所聞，以覬覦絕產爲嫌誠毀議，且爲論婚弘農氏，姨心滋不懌。戊子，余捷秋闈。己丑，聯捷南宮。庚寅，補殿廷諸試，觀政西曹。是年，姨病歿。垂危，執先慈手以夫人相屬。先慈以余出繼，允援兼祧子納婦俗例復申前約，姨始瞑。歲杪，余乞假省親，先慈嬰傷寒危殆，藥爐病榻，俱賴夫人調護以痊。已諱吉先迎弘農氏，余欲俟夫人服終並舉，固請緩期，不可。翌年畢姻，入都供職，部署稍定，板輿迎養。癸甲之交，丁先慈暨嗣慈憂，歸謀窀穸，仍寓姨家。每燕見權藝，執中表禮惟謹，讀禮家居，人事牽率，慈闇治命，遂致沉淪。服闋北上，夫人以郎潛清素，出金條脫以補匱竭。未幾，徵君下世，由族弟某入嗣。庚子拳禍作，畿輔騷然。車駕西幸，余守職未去。同鄉某鉅公釀

金賑京僚，夫人附二百金至。揩柱危城未捐溝壑者，沐其德也。辛亥之役，避地東游，春明夢醒，時切鄉思，尺素往還，莫喻勞結。癸丑，舶書東航，旋里走訪，適赴親串家慶筵，迹之裙屐盈庭，聞信出迓。聽鏡卜箕，未萌閨憶，花慵玉粲，正茂華年。命輿偕返，安置行縢於曩之書室。余曰：“不虞游子今作館甥。”夫人嫣然微頰。自茲飧饌，躬自潔治。每晚携小鬟出情話，至午夜始歸。藝風老人約游滬評論故書，未及旬日，遣介邀歸，蓋其心潮之漩渦，幾於一日三秋也。籬菊初霜，届先人孿生雙慶，合建道場於清涼蘭若，侍老妗嚴憩於僧寮。嚴詰舊約，力謀脾合。爰馳報弘農氏，納漢長毋相忘竟暨小蓬萊閣鏤鴛鴦印爲聘，由嚴代主告祭成禮。偶絮前悰，頗譏薄倖。余曰：“玉鏡臺事千古艷傳，終以年齡未愜於姑女耳。”夫人曰：“禮稱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蓋依生理而爲定衡，所以補茂陵買妾之缺陷。儂之與君適符其期，胡云匪匹？”適梁新會長司法，以商榷法制電促入都，夫人謂：殘枰之陣壘，難支五湖之烟波無恙，諱屬戢封侯之念。方思却聘，因春明故知疊函敦促，始於次年春仲成行。尋領廷尉，乃迎至，貨廡作久遠計。維時祚運雖更，而累朝法物遺跡燦然。公餘，偕歷名區，間有題咏。余性喜聚書，終日埋頭故簡。每至几案陵櫟，夫人爲之典守整理。如覩異本，鈐紅泥小印於上。顧居恒對鏡悽嘿，叩之，曰：“禍福倚伏，老氏名言，今既合歡，頗慮造物忌人。”多方解慰，終未釋然。乙卯春，猝感溫證，潮熱往還，傷胎流產，醫療罔效，至三月初九日失血而殞，年三十六。挽曉鐘禪師讚佛皈依，命名貞慧，並梓行《華嚴懺儀》四十二卷，用增善業。禪師弟子現明上人精金光明法，嘗於素幕爲叩三生，始現天女散花相，次現一甲第，綠楊樓閣，翠荔垣牆，一人佇候

於門，介士侍側，有嬾娟女郎乘油璧至，於以知修短有數也。遺稿叢殘，尚待編訂。

課花主人曰：余與夫人以禮、以義、以情允宜，定分閨中，克端倫始。詎中格餘親，致歧定軌。迨玉釵尋約，未弭前愆。紅豆題詩有紅豆圖一幀，遽催逝景。溫循夢境，盡焉神傷矣。

二十九日 晴

寄孫逸齋函。與玉姬倚欄遙矚，見白雲滃靄之下有遠山一桁，則大島也。稍近如叢苔一簇浮於海面者，則初島也。迤東爲伊東，每日有輪渡自伊東經此至大島往復一次，早晚八時在海岸暫泊。據侍女云，鄰大島有三原山石壁，烟出如縷，亦日本火山之一，失意之青年男女常於此情死，今有巡士邏守，禁止前往。初島居民僅四十二戶，政府法律限定戶口，如孳生，令分居他處。島中缺井泉，飲天水。無從與外界通電，猶燃燈檠。居人以捕魚爲業。

三十日 晴

午後三時，偕玉姬赴海濱散步，撫金色夜叉松，盤桓久之。松主幹大可合抱，平偃距地二尺許，蓋原本二幹，一因枯鋸去，一被風吹折，生機未絕，枝葉反茂盛也。下有鬻宮子小影者，乃德川時代之女，與中表貫一有婚約，父母奪其志，嫁一富人。貫一向在女家讀書，至是離去。大學畢業後獨立營生計，亦致富饒。女後被離棄，屢致書，貫一不答。一日在某戚串家晤之，詰以故，求復合。貫一曰：“余爲戀愛未婚之妻宮子，誓今生不復娶；今已被離棄之宮子，非我所願也。”女遂至此蹈海死。赴果肆購西瓜二枚，携歸剖食，甚美。

三十一日 晴

接毅孫暨田中函。入夜大雨。

水調歌頭即事書示玉姪

深邃山之麓，縹渺駕層樓。樓上瓶花娟楚，樓下綠莎柔。
消受華清膩漲，宮內溫泉爲此間冠，想象摩訶初夜，依樣擅風流。
且祓漂零感，狂態曠吾儔。潮聲激，風聲咽，鎮無休。久醒
春明殘夢，何樂更何憂？起視天空皓魄，恰好時逢八月是日適
爲舊曆七月之望，一例醉中秋。共此蒼茫景，聊作五湖游。

九月一日 陰 霧

海中諸島莫辨，天氣稍涼爽。寄抱願及申保函。午後五時
雷雨。

二日 陰 霧

接徐森玉函，寄易州新發現北魏皇帝東巡之碑^①，即《水經注》
易水御射碑。奇拙類爨寶子，惟磨泐不完，釋之如後，並補錄《水
經注》以資印證。寄小林函，調查歷年代印舊槧乾片。

皇帝東巡之碑陽文篆額雙行。碑文每行二十六字。

前泐一行，澤歷定翼下泐二十六字，垣山北行而歸十有二月，下泐九
字，崇□之□峙乃□駕路隅援弓而射之，矢踰于一□三百餘□於

^① 董康過錄徐鴻寶先生所寄拓本文字間或有誤，如首行“翼”或爲“冀”誤，“垣”或爲“恒”誤，今保持原貌不作校改。現代學者校訂碑文，可參考羅新《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 11 輯，2005 年 8 月。

是復命左右將士善射者射之若武衛將軍昌黎公□□前將軍浮陽侯阿齊中堅將軍藍田侯代田積射將軍曲陽侯□□射聲校尉武安子韓亡興次飛旨安熹子李羔等數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過崖者或至峰傍或及巖側於是群臣內外始知上□□之□□□代□□□嗟歎聖藝之神明。雖古有窮蓬蒙之善方之於今下泐八字過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樂良公下泐十一字立銘□廣德美垂之來世三年丁丑功訖會樂良公去官□刺史□東□□張掖公寶周初臨續讚其事遂刊建□□乃作頌曰□皇神武應期挺生含弘寔大下濟光明□亡不□□□不□肅清四海遠至邇平蕩蕩聖猷民□能□□□□□下咸寧

按：《水經注》引碑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回之險邃，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趙一清本以“巖山”下有缺文，補《寰宇記》引此碑云：“飛矢踰于巖山三百餘步，後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樂良公乞文於射所立碑，中山安喜賈聰書。”是宋時有拓本行世。雖《注》與《記》所引各有詳略，其爲一碑無疑也。惟現石無書碑人姓名，其頌詞後尚有餘石數行，剥蝕不可辨，殆磨滅乎？碑中人名可與《魏書》參考者，昌黎公爲元丘，見《太武帝紀》延和元年八月；浮陽侯即河間公齊；代田姓豆，《魏書》暨《北史》均有傳，但無封藍田侯語；張掖公寶周即保周，爲禿髮傉檀子，於延和元年棄沮渠蒙遜奔魏爲張掖公，見《太武帝紀》延和元年，於太延五年進爵爲王。

三日 晴

接田中及武昌吳仲常函。八時五十五分，偕玉姬赴東京，十一時抵驛。田中令媛柳子及勝山出迓，至三越瀏覽。一時許，訪田中

於文求堂，託其赴靜嘉堂文庫為沅叔同年校對《翰林珠玉》缺葉，內閣文庫為心如校對宋本《秦淮海詞》一葉。勝山辭去，政子乞假歸省，並晤郭沫若及柳子之婿增井經夫。午餐後偕柳子夫婦至銀座購物，乘三時十分之車返，柳子等親送至東京驛，並贈余精雕銅畫，亦美術品也。

四日 陰 霧

寄孫逸齋及李紫東函。入夜雨。

題曼殊留視冊

傾城顏色照花枝，獲偶才人遇亦奇。
至竟豐臺留韻事，小名贏得遍人知。

繽紛花雨隔凡仙，夙侍瑤宮媿裊煙，
寄語檀奴勤撰述，休憑錦瑟悵華年。

磨蝎河東劫運經，驚鴻一瞥影亭亭。
鑒湖丹旐終歸去，同是伶俜勝小青。

鴻詞廿輩墨華妍，精衛應知恨可填。
怪底絳帷稱弟子，撲脂未寫誄花篇。

玉京謠 黃孝紓

彈指龍鸞劫，縹渺靈芬，百歲流波逝。貌取梨渦，盈盈明鏡清泚。過故苑、花姥銷妍，問幾閱、苔華成世。餘歡墜，白頭悽斷，初晴居士。春紅雹碎天何，意憶沉吟，伴小窗獵祭。

金星成塵，淒迷蕭夜環佩。早賦心、哀滿江南，又細草、花銘多麗。芳菲思，應入玉臺奩史。

五日 晴

得勝山東京電話，知因瑣事羈絆未能來熱。小林郵寄《九宮正始》至，此書為余昔年購自震澤王氏，嘗據以輯《南曲韻目》曾梓入《曲苑》。丙寅避暑居洛，以贈內藤湖南。卷中引元明人傳奇多至二百餘種，皆絕無傳本。曾留一目交慎芳典守，旋滬遍索未獲。茲屬小林借之，備錄如後。入夜大雨。本擬是日移東京龍名館，因政子寧家中輟。

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不分卷

舊鈔本，雲間徐子室輯，茂苑鈕少雅訂。前有松陵馮旭順治辛丑、武塘吳亮順治九年、水方姚思丙申諸序，次臆論四則，精選、嚴別、定碑名歸宿、正字句的當。凡例十三則。論備格、論定韻、論審音、論用字、論增減、論句讀、論核實、論減訛、論定正、論引證、論尋真、論闡疑、論概字。凡分黃鍾官、正官、大石調與正官合一冊、仙呂官、中呂官、南呂官、商調、越調、仙呂入雙調為八冊，又十三調二冊。十三調者，黃鍾調、大石調、中呂調、南宮調、商調、越調一冊。雙調、羽調、道官調、般涉調、小石調以上各調分慢詞近詞、商黃調無曲、高平調、不知官調一冊。除不知商調外，適合其數也。各調左注平、上、去，右用朱筆點板，俱採元明諸傳奇及散套，並訂正其得失，間附唐韻體格，為他書所未見。末為芍溪老人序。序、目、格俱錄後。

凡事之成，莫不有運數。主張之當其遲之日不得迫其速，速之日不得更其遲，豈人力所能造耶？請毋論今日之荆山徒

泣，良璧誰知？即前此者之閱歷，益不知幾艱辛而至今日也。予少抱巴人之好，長逢白雪之傳，弱冠時聞婁東有魏良輔者，厭鄙海鹽、四平等腔而自製新聲，腔用水磨，拍搘冷板，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聞之悲泣，雅稱當代。余特往之，何期良輔已故矣。計余之生與彼相去已久，訪聞衣鉢之授，則有張氏五雲先生，字銘盤，萬曆丁丑進士，北京都水司郎中，加贈奉政大夫，然今閑居林下。余即具刺奉謁，幸即下榻數旬，且又情投意愜，不意適有河梁恨促，幸而臨別以余同里芍溪吳公相薦。芍溪者，乃先生之得意上首也。余歸，即具刺謁之，幸亦無拒。余仍以五雲先生之禮事之，彼亦以五雲之道教我。彼此相得，先後三年。何意彩雲易散，芍溪驀逝矣。悲哉！越歲餘，不意幸復識小泉任翁、懷仙張老，然此二公亦皆良輔之派也。賴其晨夕研磨，繼以歲月，但雖不能入魏君之室，而亦循循乎登魏君之堂。雖然余本薄劣鄙夫，何承薦紳先生相愛？時有醉月之邀，不絕登山之約。筐篚載道，奉命奔馳，致遇武陵黃海、荆溪魏塘之招，共延及二十載。至是，長卿游倦，馬齒加衰，思欲掩息窮廬，何期本里又值鄭、郭、徐三宅相愛，又延及九年，此時年將耳順矣。神疲力倦，致敢苦却，杜門焚香禮佛，日感受業諸公之惠，時窮疑信詞源。雖然，但向來有仙呂官之《渡江雲》、南呂官之《寄生子》，又中呂官之《滿庭芳》，自來無所考訂，且蔣、沈二譜皆然，致諸先師亦皆久礪於心。豈意近日天賜其然，今敢試備其源於下。適一日余訪友東鄉。返棹，中途驀值狂風驟雨，舟人亦爲驚怖，忙即櫓舟依岸。遙見竹扉下侍一老翁，古貌蟠鬚，似乎故識。俟近，即遣僕相邀，余即應命奉揖。即邀至一室，明窗淨几灑然可愛，問及姓字，僅言王姓，不言其字。茶畢，復邀至內。余再三却

之，彼即携手偕行。不數步即有朱欄曲徑、媚柳喬松、池魚戲水、林鳥相鳴，似乎一洞天也。復又携手登堂，見多古玩奇書，觸目可愛。呼童復茗畢，余即信手於架上檢書一帙，外有錦袱包函，啟之，見簿面上有“皇帝萬歲萬萬歲”七字，余即束手不敢啟之。叩懇其源，彼曰：“此書乃漢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譜也。凡今之詞調，多從上古之樂府來源。然今此書致多有式無文者，上古名曰骷髏格，至漢易爲蛤蠣貫，後唐玄宗鄙其不雅，易作歌樓格，又曰輿詞，又曰詞林、說統。今之歌謳腔板，始於滑稽摩擬十二紅鳥飛鳴舉動之態，流傳至今者也。”余爲將信將疑，堅懇求其展視。幸即啟之，果多有式無文者。或式文俱備者，什之二三也。但幸此《渡江雲》及《寄生子》《滿庭芳》《漁父》，第一等調文式俱備，不勝之喜。遂即錄此告歸，似乎貧人獲寶也。久懷瓦礫於心，余始釋之。但余戀久欲以從來疑信之詞彙成一集以俟參考，因慮無所博教，故屢欲止之。不意半載後，適有雲間子室徐公相招。徐公者，字子室，諱慶卿，乃嘉靖朝宰輔文貞公之曾孫也。風流蘊藉，酷好音律。嘗曰：“我明三百年，無限文人才士，惜無一人得創先人之藩奧者，且蔣、沈二公亦多從坊本創成曲譜，致爾後學無所考訂。”於是遍訪海內遺書，適遇元人《九官十三調詞譜》一集，依官按調，規律嚴明，得意之極，時不釋手。時值天啟乙丑歲也。又越載餘，豈意復得明初選詞一部，名曰《樂府群珠》，亦皆按調依官，多與元譜相似。意欲輯爲一部，猶恐一人所見有限，欲而復止。與客議之，客即欣然道余籌識漢唐古譜之源，彼即拍案驚羨，隨即叩謁，似乎故知，情投意密，時刻不離。日共搜羅剔抉，刮垢磨光，且復以漢唐古譜之源，從其體而增入，輯成一部。計歷十二炎霜，易稿七遍，而猶未愜。不意至

丙子上巳，昊天不憫，子室遂溘焉朝露，不亦痛耶？當易竇時，以是書泣付余，余亦大慟領之，敢不夙夜皇皇終其所託？但此時亦七旬外矣，耳目半昏，悲憤猶然，不減垂髫之攻苦。歷至壬午菊月，始得脫稿。雖然，但心猶未愜。一日，適值天雨，復啟味之，然其間瑕玷果無全妥，慚羞無地，且恨負徐公之託也。寧死必欲再啟，豈意世變人荒，不亦痛哉！苦捱至干戈稍息，時大清順治己丑七夕後，方復堅心苦志，寢食俱忘，每事不復介意，歷至辛卯清和，始得醉筆。幸此仍賴徐公陰祐，毫不致有舛訛也。計前後共歷二十四年，易稿九次方始成之。余其年八十有八矣，直似風中燭也。嗚呼，子室之去何其早，古譜之遇何其遲，知音好學何其少，譏人羨已何其多。於是天數然也，悲哉。大清順治辛卯清和望後芍溪老人識。

元傳奇目一百二十九種

《宣和遺事》亦作明 《拜月亭》 《蔡伯喈》 《許盼盼》
《薛芳卿》 《王十朋》 《孟月樓》 《殺狗記》 《趙氏孤兒》
《鮑宣少君》 《柳耆卿》 《西廂記》 《錦香亭》 《李寶》
《瓦窑記》 《劉智遠》 《留鞋記》 《宋子京》 《西窗記》
《鬼子揭鉢》 《鄭信》 《楚昭王》 《詐妮子》 《寶裝亭》
《牆頭馬上》 《樂昌公主》 《磨勒盜紅綃》 《賽樂昌》
《吳舜英》 《卓文君》 《陳巡檢》 《王煥》 《鄭孔目》
《李玉梅》 《唐伯亨》 《東窗事犯》 《賽金蓮》 《風流合三十》
《楊寔》 《孟姜女》 《鬼法師》 《張協》 《司馬相如》
《劉文龍》 《詩酒紅梨花》 《王魁》 《呂星哥》
《李勉》 《王仙客》 《王質》 《王祥》 《劉盼盼》 《雷世際》
《薛雲卿》 《曹伯明》 《祝英臺》 《韓壽》 《蘇小

卿》《耿文遠》亦作明《朱買臣》《張瓊蓮》《高漢卿》亦作明《王陵》《岳陽樓》《裴文俊》《京娘怨》《玩燈時》《甄文素》《朱心心》《甄皇后》《陶學士》《王子高》《蟠桃會》《崔護》《陳叔文》《羅惜惜》《趙光普》《玉清庵》《磨刀諫父》《呂蒙正》《張資》《馮魁》《看錢奴》《張浩》《崔懷寶》《章臺柳》亦作芙蓉仙《賽金蓮》《琵琶記》《高漢臣》《李亞仙》《浣紗女》《趙彥》《方蓮英》《木綿庵》《王允》《錦機亭》《孫元寶》《琵琶亭》《溫太真》《朱夫人》《郭華》《李婉》《鬼做媒》《張希》《魔合羅》雜劇《杜鵑啼》雜劇《追韓信》雜劇《韓翊》《貂蟬女》《蔣蘭英》《薛包》《雙漸》《子父夢樂城驛》《蔡均仲》《王瑩玉》《林招得》《蔣愛蓮》《洪和尚》《琵琶怨》《賽東牆》《燕子樓》《董秀才》《何推官》《風月亭》《朱文》《韓彩雲》《梅竹姻緣》《史弘肇》《張文舉》

明傳奇目六十種

《紫香囊》《寶劍記》《浙江亭》《四節記》《陳光蕊》《蘇武》《鄒知縣》《明珠記》《千金記》《尋親記》《黃孝子》《高文舉》《崔君瑞》《蝴蝶夢》《凍蘇秦》《綱常記》《金印記》《元永和》《託妻寄子》《綵樓記》《周子隆》《雙忠記》《張員外》《張子房》《繡襦記》《還帶記》《牧羊記》《子母冤家》《八義記》《十孝記》《張翠蓮》《西廂記》《織綿回文》《蘇問問》《焚香記》《三元記》《卧冰記》《昇鸞記》《竊符記》《羅囊記》《韓玉箏》《鑿井記》《精忠記》《商輅》《金

華娘子》《躍鯉記》《玄皇帝》《釵釧記》《香囊記》
 《張金花》《還魂記》《繡鞋記》《玉環記》《荆釵記》王十
 朋改本《浣紗記》《劉孝女》《鴦釵記》《龍泉記》《綺袍
 記》《減竈記》

骷髏格

《緜山月》《錦庭樂》《素帶兒》《昇平樂》《外軍
 旗》俱正宮《光光乍》《卜算子》《醉落魄》《黃梅雨》俱
 仙呂宮《滿庭芳》《怨東君》俱中呂宮《虞美人》南呂宮《比
 目魚》《水中梭》《多嬌兒》《四般宜》俱越調《紅林檎》
 雙調《秋夜雨》黃鍾調《聲聲慢》仙呂調《新荷花》《綠芙
 蓉》《金菊花》《金桂枝》《山花黃》《金間玉》《蜜林
 檜》《清河水》《載西施》《恨薄情》《三軍旗》《中軍
 旗》《馬蹄槍》俱不知宮調

六日 晴

五時半，開窗憑眺，見魚見岬後至東北蒼茫無際，海中起一線，
 線內紋疊成靴，線外波平似鏡。蓋潮為岸激回，至相當之地涣散，
 朝暾距海尺許，光尖銳斜射海面，逞此奇觀也。接劉抱願函。政
 子回。

念奴嬌旅邸

海天縱目，又斜陽、隱隱簷牙紅暎。一樣凌波，傳軼事，相
 模灣為日本童男寵姬橘媛蹈海處，古稱吾妻國。應有驚鴻影墮。舸逐鷗
 夷，藥尋徐市，浪跡今番我。楸枰歷劫，勝負評他遮麼。自
 笑，四壁長年，生涯蟬蠹，難療文園渴葉上。倚遍欄干頻絮語，

知否鸚哥暗遷。鞭鞬塵微，釵底霧濕，消受心兒可。新涼乍到，篝燈重理清課。

七日 晴

八時頃，偕玉姬赴東京。十一時抵驛，勝山夫婦出迓。偕至文求堂晤田中，勝山等別去。田中導余等至服部時計店為玉姬鑲白金鑽石指環，繼至三越購物，即在七樓午餐。乘地下電車赴淺草區，途中設備較英法尤完善。下車後貨車歷淺草觀音寺暨墨堤、吾妻橋等處游覽。仍至文求堂稍坐，乘三時半慢車回熱海。連日奇熱，殊不可耐。

八日 晴

接逸齋兩函，小林一函，俱即覆，並致一函於沈駿聲，為黃公渚索稿費也。傍晚偕玉姬海岸散步，潮聲湧洞，約十餘秒一至，浪花飛濺，薄人衣袂。暮色四合，諸山雲氣蒸騰，有凜乎不可久留之概。歸寓汗流浹體，夜間不能成寐。

九日 晴

午後乘十二時二十一分車赴京都。在此幾及廿日，潮聲山影別有會心。一旦離去，亦頗戀戀。館主內田勇次出縑素丐墨蹟，為書阿部仲磨《至明州望月悵懷》和歌譯七絕與之。內田親送至驛而別。七時二十餘分達京都，小林及長子長文出迓，仍宿別莊。小林言日來攝氏表均在三十五六度，約華氏表九十度以上，為五十年來所未有也。是日寄申保函。

擬仲磨望月悵懷

岩峴闔闔渺無垠，幾度思歸可當真。
惟有銀蟾能解事，遙升三笠夜窺人。

附仲磨傳譯《大日本史》

阿部仲磨者，磨一作滿，中務大輔船守之子也。性聰敏，好讀書，叙從八位上。靈龜二年，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留學，成博識之名，易名姓曰朝衡，玄宗帝授左補闕，爲儀王之友。《古今集鈔》曰：唐朝仲磨姓朝名衡字仲，未知孰是。且唐人王維等贈詩，朝或作鼇，又於《文苑英華》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之東歸》詩、《李白集》稱日本晁卿，晁、鼇通，臣卿蓋仲磨之字也。遷秘書校書，後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磨接之。及清河還，仲磨欲與歸，玄宗因命之爲使，乃賦詩曰：“衡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尚書右丞王維爲詩及序送行，包佶、趙驛等皆贈以詩。既至明州別唐人，仲磨望月悵然，咏和歌，寫漢語以示之，衆皆感歎。海上遇風，漂泊至安南。唐人以爲仲磨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之。仲磨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擢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兼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寶龜元年正月卒，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仲磨嘗作書，託新羅宿衛王子金隱居寄鄉親，由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至。仲磨在唐凡五十餘年，身雖榮然多歸思。言及鄉國，未嘗不悽惻。寶龜十年，敕曰：前之學生阿部朝臣仲磨在唐亡故，家單乏，有闕葬祭，賜其東純百疋，白綿三百屯。承和三年，因遣唐使命贈正二位。

十日 陰晴不定

午後，偕玉姬等至小林製版所攝影，並謁其母堂。歸登清水山參拜觀音殿，緣山游覽一周。洛東名勝，是山最稱雄偉。昔年作東山寓公，常偕兒輩來此登眺。今危欄傑構未改故觀，自顧身世已幾閱滄桑。歷階而降，至一陶器店稍憩，玉姬購茶具數事。至寺町太島書店，主人為余舊交，已物化有年。架上余精槧書籍尚有存者。繼至細川書店，購舊書四種回。

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一冊

首玉音，即是年三月初九日聖旨。讀卷官為嚴嵩、許讚、毛伯溫、王果、費寀、熊浹、聞淵、甘為霖、鄭紳、戴金凡十人，並提調官張璧等，監試官閻鄰等，受卷官楊維傑等，彌封官王楨等，掌卷官李璣等，巡綽官陳寅等，供給官高澄等各銜名。嚴世蕃即在彌封官之列。次恩榮次第。自殿試、傳制、唱名、張黃榜、賜宴、賜袍服、謝恩至詣廟、釋菜、立石、題名，各紀以月日。次即題名錄。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狀元秦雷鳴，榜眼瞿景淳，探花吳情。第二甲九十三名，賜進士出身。為徐鉉以下。第三甲二百一十六名，賜同進士出身，為曹三陽以下。各人敘貫籍、治經、字行、誕日、三代兄弟履歷，女系惟詳母、妻姓氏，分重慶下、俱慶下、嚴侍下、慈侍下、永感下五類，並及鄉、會試名次。次制策及一甲三人之對策。與清制無異。是科吾鄉二甲為蔣孝第七十四名，三甲為葉材第十一名、金九成第二十七名，與兄九齡同科、金九齡第一百零六名、吳嶽第一百二十五名，凡五人。

元諸名公詩

明潘是仁輯。存元之部分。元初十六家爲：元好問《遺山集》十卷、趙孟頫《松雪齋集》七卷、劉因《靜修集》三卷、陳孚《笏齋集》六卷、貫雲石《酸齋集》二卷、鮮于樞《困學齋集》二卷、吳澄《草廬集》六卷、盧亘《含雪集》三卷、馬祖常《西如集》三卷、范梈《錦江集》二卷、楊載《蒲城集》四卷、虞集《邵庵集》七卷、揭傒斯《秋宜集》五卷、王士熙《陌庵集》二卷、薛漢《象峰集》二卷、溫清珙《石屋禪師山居集》六卷，元末十八家爲：薩都刺《天錫集》八卷、張雨《外史集》六卷、陳旅《荔溪集》二卷、貢性之《南湖集》七卷、倪瓈《雲林集》六卷、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十二卷（卷七爲七言律詩）、泰不花《顧北集》一卷、七言律詩。鶴年《松谷集》二卷、傅若金《玉樓集》四卷、柳貫《初陽集》三卷、張翥《蛻庵集》四卷、李孝光《五峰集》二卷、余闐《竹窗集》二卷、貢師泰《玩齋集》三卷、陸景龍《湖峰集》一卷、成廷珪《柳莊集》四卷、迺賢《前岡集》三卷、鄭允瑞《春慵軒集》一卷。元初、元末各以爵里弁首。按：目，元初缺黃溍、戴表元、王沂、黃清老、歐陽玄五家，又是仁《叙》僅存《元薩》二首，疑有脫葉。余舊藏宋之部分，得此稱完璧矣。

金陵瑣事四卷續六卷

明周暉撰，前有萬曆庚戌五日焦竑序。

吹景集十四卷

崇禎本。烏程董斯張遐周撰。前有韓昌箕、凌義渠序，次目錄。於古書疑義多所箋正。凌序云：“其穿插架置之妙，如昔人創物，雖遊戲小道，必造微而後已，深者不能使之淺也。”

又如瞰層岩邃壑，一拳一勺，人跡罕交。草木禽魚盡挾靈氣，靜者不能使之喧，精者不能使之雜也。”可以窺見作者之旨趣矣。

十一日 晴

十時，至文化會訪狩野博士，並晤倉石、吉川二君，討論整理《四庫提要》體例。狩野言，有人主張燉煌古寫本及佛經、明末章回小說悉數網羅入內者。余以爲燉煌卷子皆斷簡殘篇，且多與四部重出，不過微有同異，此應仿曾慥《類說》集爲一書，列諸雜家部之雜纂類；至佛經目錄，自唐以來，有開元、貞元等錄及宋藏本單行於世，除目錄、歷史、音義等可摘入外，不宜牽混；又累朝奉敕所撰書目，惟《提要》空前絕後，章回小說多涉淫穢怪誕，不宜亂乾隆舊例也。旋辭出。午後二時，小林導余等游嵐山，至大悲閣下之北數十步茶榻稍憩。高柯蔽日，鳴蟬噪秋。數日煩暑，爲之頓滌。旋偕玉姬至大丸購物，小林約至六樓西餐。晚八時，狩野偕倉石過訪，暢談甚愜。出舊作二首，內有“莫向瀛臺尋往事，光宣朝士已無多”之句，蓋別有感慨也。余問：“公向有姑蘇結鄰之約，何日實行？”答曰：“前清尚有承平之思想，今則心生荆棘矣。”復申論漢學宋學之區別，多有與余闡合者。至夜深始別。是日，古屋主人轉青島黃公渚函來，內附劉幼雲《燉煌卷子目錄》，摘佳品存於後。

燉煌卷子目錄

六朝

悲華經卷第四 高弼爲亡妻元聖威寫。長二丈四尺六寸，高七寸五分。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六 比丘道祥供養。長二丈五尺，

高七寸五分。

師質子摩豆羅世質長五尺二寸，高七寸五分。

華嚴經卷第八北魏延昌二年令狐禮太寫。長四尺，高七寸四分。

隋

仁王經隋開皇二年茹長懸寫經。長九尺，高七寸三分。

唐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昆王爲姐寫。長九尺三寸，高七寸五分。

金光明經卷第三唐乾寧九載寫經。長一丈五尺，高七寸五分。

妙法蓮華經卷第十八沙門法瓊禮完全。長二丈二尺八寸，高七寸五分。

佛說大公經一卷唐開元五年昭武校尉上柱國令狐若弼寫。長四寸五寸，高八寸。

金剛經一卷唐天祐二年寫。長一丈四尺，高三寸八分。

又一卷唐調露元年陰仁協寫經。長九尺，高七寸八分。

又一卷唐儀鳳元年劉弘珪寫。長一丈二尺，高七寸四分。

又一卷唐永隆元年陰仁協寫經。長一丈九尺六寸，高七寸八分。

又一卷唐咸亨五年申侍徵寫經。長一丈二尺七寸，高七寸八分。

又一卷唐咸淳四年由吾巨言寫。長七尺五寸，高七寸三分。

唐寫本駢文問對二十六條。長一丈零六寸，高八寸三分。

阿毗曇毗婆娑卷第五十一唐龍翔二年尉遲寶琳寫。長一丈四尺一寸，高七寸三分。

觀世音三昧經唐永淳四年鄧弘禮寫。長一丈零四寸，高七寸二分。

摩訶衍經卷第四十八比丘善慧所寫。長二丈二尺六寸五分，高七寸一分。

新譯藥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景卷下 唐景龍元年杜元禮寫。長一丈六尺八寸五分，高七寸四分。

狩野博士枉過夜譚，摭拾譚屑，步先生送某生游北京韻

相逢各訊近如何，換日琴書等逝波。廣武紛爭今楚漢，平安永占好山河。京都即古之平安府，帶礪山河又稱山城國。

明時彈事曾聽漏，談西曹掌故，先生以爲聞所未聞。垂老投荒愧枕戈。試溯長安徵國故，金輪偉略亦無多。《舊唐書》長安三年朝臣真人來貢，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

長年禿管伴疏檠，敢託乘桴慨不行。湏洞世情難底柱，高峯風義話班荆。毗陵部落張吾銳，“天下名士有部落”，龔定庵《常州高材篇》句也，因先生尊崇陽湖派，因及之。虎觀師承有孰京。先生專精《公羊》，其弟子倉石、吉川皆能得其心傳。誠志春秋崇聘問，會看瀛海共銷兵。

十二日 晴

近日新聞所載航滬船期每多更易。曩本定十六日乘長崎丸內渡，適因入塙修理展期。將上海丸改爲十五，託小林電神戶郵船會社定艙位，詎是日之上海丸及十九日之長崎丸俱滿員。余以北大已經開課，改定明日之秩父丸，而玉姬游興未闌，兼之與小林夫人義枝情誼尤摯，殊悵惘也。余昔寓洛中，惟比壑及琵琶湖俱未涉足，小林賃車往游。山中林木頗深翠，屈曲至滋賀峠，小林爲余等攝影。下山瀕湖馳逐，水清冽，可通大坂，風景則不逮西湖遠甚。至三井寺，寺奉如意觀世音，爲良辯僧正所開山。復至石山寺，寺中多巨石，故以得名。聞尚有宋槩多部，惜無暇瀏覽也。正殿亦奉

觀世音，殿左隅有小室，題曰“紫式部源氏之室”。以紫式部關係和學，國人至今景仰之如此。繼由王子旋洛，小林邀赴一休庵素餐。上年曾偕心如來此，室中奉佛像，旁置木魚，擊之，給侍立至，此亦可補王褒僮約也。回別莊，長文送攝影來，內玉姬和服者神情尤畢肖。是日，接田中函，附寄墊付心如款一千圓，屬小林明日郵寄。復接孫伯醇函，並附護照一紙。

滿庭芳題玉姬和裝小影

碧玉家門，秋娘年紀，依然霧鬢煙鬟。入時妝束，休認步邯鄲。臨鏡試評邢尹，蓦消得腰褪裙寬。須防者，有人忍俊，屏角恣倫看。長安何處是，霓裳遺製，尚在人間。更春花秋葉，點染多般。寫出玲瓏瘦影，心頭事、常露眉彎。雙袖薄，修篁倚處，向晚可禁寒。

十三日 晴

九時頃，發京都驛，小林夫婦及次子勝政並政子親送至神戶登舟。政子因待田中寄物，故展期二日。余之艙位為二〇五，十二時出帆，小林在停留場遙為攝影，玉姬與送行者揚巾為禮，黯然魂銷。晚餐後船主演活動寫真娛客，內風景片多此次所經行者。

十四日 晴

海程平穩，晚偕玉姬至跳舞廳觀跳舞。

十五日 陰雨

十時許入揚子江，十二時抵滬，泊匯山碼頭。小姨雲娟偕全寶及少卿弟、景熙侄迓於江干。受稅關檢查後歸寓。

書舶庸譚跋後

板蕩以還，邦人於典籍文物之遺，屣棄之不惜，則盡流播於海東西諸邦。好古者流抱遺訂墜，無所取證，不得已乃於海外求之。舉凡典籍文物，我所屣棄不惜者，皆薈萃於彼都之文府。邦人之遠涉者，得一窺覽，以爲殊幸，是亦古今之奇變也。今之論者，謂必以歐西爲師，意歐西者必於其邦之典籍文物務摧拉毀棄有甚於我，而抑知不然。彼以深愛其國，乃深愛其國之典籍文物，且有慕於吾國文教之遺，孜孜然訪遺籍、置講座，若不可一日緩者。然則師歐西而失其本，果孰使之然哉？綬金董丈覃研古籍，多所考訂，聞余言而贊之，因出所著《書舶庸譚》見示。蓋歷年訪書海外所作日記。觀其所至，搜羅秘府、影刊群籍，其致力可謂專矣。然使非處於今日之世，區區典籍文物，皆吾國所自有，何患無所取證，而必僕僕海外以求之耶？辱丈徵言，即書所見以贅於末。世有不知我者，其目爲罪言可耳。己卯冬日，蟄雲侄郭則雲識於瓶花簃病中。

自跋

清光緒季年，設館修訂法律，康以曹郎與其役。牽率館務，數數航渡東瀛，因是與彼邦人士稔。改玉而還，夢醒春明。夙愛洛中山水之美，託舶書事業，結廬於東山之麓。無何，梁新會長司法函約東歸，商榷法制。會藝風老人爲潯溪某故家收購書籍，知行篋薄有收藏，邀作海上之游，諧價割讓，始於癸丑歲闌內渡。疊經燕臺舊侶馳函敦促，遂於翌年春仲重入修門。浮沉宦海，垂及十年。壬癸之間，漫游歐美，歸航後謝政家居。逮黨軍崛起西南，無端受政潮之波及，不得已避地洛西。迨理歸裝，時逾五月，於是丙寅年《書舶庸譚》之刊。歷甲戌以迄丙子，復航渡三次，俱有賡作。寫異國之圖經，不同奉使；踵先民之遺躅，有類避秦。假竹素爲皋蘇，遺義磷於鉛槧。全編大旨，略罄於斯。至如郵亭嚴柝，客舍寒檠，根觸前塵，偶形渲染，此自屬諸靜寄，非故事書空也。年來節次舊稿，加以董理，都爲九卷，付之棗梨，或可附森立之、楊星吾之後，備文壇探討之一助耳。己卯歲除，毗陵董康識。

書名篇名索引^①

二畫

二刻拍案驚奇 76,101,206

丁塘曲十首 59

三畫

大日本史 233,235,319

大祓祝詞 219

大般涅槃經 91

上元示玉娟 53

久保天隨招飲補贈二律附錄天隨和作 90

小林忠治送余登舟別去，入夜追憶舊游，不能成寐，

捻燈吮墨，作此寄之 236

小重山紀夢 99

小游仙六首 18

小督局傳 232

① 為避冗繁，此索引僅以筆畫順序檢索本書董康所著錄之書名及文章詩詞篇名。

子略 262

四畫

- 丰韻情書 11,218
王文公文集 69
王右丞文集 273,274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詩 216
王荊文公詩 69
天台陳先生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 後集 61
木蘭花慢代閨人送別 181
太平御覽 67,68
太平寰宇記 67
切腹儀式 199
中說 82
內閣文庫小說目錄 11
文選 81,96,143
文選六臣注 278
文館詞林 62,73,215
文館詞林賸目 38
方輿勝覽 217
水調歌頭玄海放歌 181
水調歌頭即事書示玉姪 309
水調歌頭書瓢亭壁 169

五畫

玉山名勝集 214

- 世說新語 35,60
古靈先生文集 275
北磾和尚外集 112
史略 262
史學提要 217
四不如類抄 193
仕學規範 131
代答 41
代閨人贈遠 52
外臺秘要方 108
玄玄棋經 217
玄羽外編 194
玄雪譜 13,119
司馬溫公全集 260

六畫

- 再贈平尾聚泉 193
西翁近稿 71
光岳英華 189,190,191
因登諺訪山誤舟,投宿平野屋三首 237
仲磨傳 319
全像古今小說 100
江城子 303
江湖載酒集 122

七畫

- 花筵賺 12,105
村西集 72
李太白文集 272
吳志 204
吹景集 321
佐伯文庫獻書目 124
佐伯藏書目 124
序聽迷詩所經 47
冷齋夜話 143,278
初學記 97,210
祀孔典禮 248
阿毗曇經 177
阿彌陀經 94
妙法蓮華經 92,175,323

八畫

- 武經七書 272
長短句 213
范德機詩集 97
東坡集 261
東都事略 75,270
東萊詩集 212
尚書正義 95,96
忠義水滸傳 11,35,119

- 金光明經 93,323
 金臺集 79
 金澤實時小傳 83
 金縷曲將發京都題旅舍壁 178
 念奴嬌旅邸 317
 周禮秋官 202
 京都寄田中 283
 空海傳 151

九畫

- 春秋正義 111
 春秋經傳集解 110,210
 春訊欲闌，綺懷叢，集偶成四絕，復書阿娟小影上
 以誌歸時歡遇 144
 茶煙閣體物詞 122,123
 故唐律疏議 82
 南樓令題個儂影 124
 柳之間吊秀次四首 161
 貞慧夫人小傳 306
 品花箋 195
 重修毗陵志 271
 皇元風雅前集 後集 106
 皇朝編年備要 補刊編年備要 269
 後觀棋八首 75
 狩谷掖齋墓誌銘 84
 狩野博士枉過夜譚，摭拾譚屑，步先生送某生游北京韻 324

除夕示玉娟 41

飛花詠 15, 105

十畫

珠英集 127

留別水原上人 294

記秀次切腹事 155

記靜御前事 169

唐許郢州丁卯詩集 115

唐越州都督府過所(越州都督府) 254

旅邸無憊, 歸程尚滯, 得天隨贈詩, 循環步武二律並

報玉姬附錄天隨原作 133

旅況寄海上諸友 38

梧溪集 205

陳后山詩注 98

通典 75

十一畫

菩薩慢田中夫人晴靄女史繪雲山一角便面, 無恙題此關於上, 余亦倚聲 187

菩薩蠻題福祿鴛鴦冊子 135

晚翠軒答詞 222

崔舍人玉堂類稿 西垣類稿 64

過吉田故居有感 169

偶憶四首 36

訪靜嘉文庫閱陸氏藏書, 無恙有詩, 余亦繼作三首 209

悵悵四首 146

- 剪燈叢話 285
 淮海集 213
 淮海後集 213
 梁昭明太子文集 65
 寄藏文廟宋元刻書跋 98
 補誌三國建設文化事業之經過 20
 將去京都留贈湖南 45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 83
 張羽生領事招飲皆花園，即席賦此，時羽生有
 內遷消息附無恙作 237

十二畫

- 葉兒樂府 123
 散頒刑部格 23
 萬安樓艷集贈平尾聚泉三首 189
 殘本周益文忠公集 275
 殘本故唐律疏議 82
 殘本珠英集 127
 紫式部傳 235
 景文宋公文集 64
 跋高野山原本文館詞林 62
 喻世明言 14, 100, 104, 105
 嵐山道上有冢，大僅如拳，碑題小督局墓吊以二絕 232
 鉅宋重修廣韻 212
 湖南博士來函 4
 温循昨夢，根觸無端。凌波恍惚，異洛水之感甄；纖影是非，

- 儼未央之憶李。爰就斷章，足成一律 17
游仙詩 244
游宦紀聞 96,211
寒山詩集 109
補錄庚子拳禍 163

十三畫

- 鼓掌絕塵 13,117
聖元名賢播芳續集 63
楊氏家藏方 114
感逝二首 128
虞美人題彈琴美人圖 225
與勝山話柳橋舊游，感賦一律贈之 227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 129
詩人玉屑 277,278
誠齋集 70
新修本草 85,86
新編類要圖注本草綱目 87
福濟寺本尊三像，由普陀傳來，相傳為楊貴妃所供奉附無恙作 240
群書治要 81
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 312

十四畫

- 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 320
箋注陶淵明集 213
鳳凰臺上憶吹簫題紫式部小像，所著源氏物語為和學最高課本 234

廣韻 202

漢書 203

滿江紅高野歸，檢舊曆，知前日爲余生日，書以寄慨 162

滿庭芳題玉姬和裝小影 325

翠樓集 二集 新集 194

綠窗新語 137

十五畫

增廣音注唐許郢州丁卯詩集 115

邁陂塘購玳瑁懷中鏡遺閨人 241

樊川文集夾注 216

醋葫蘆 14, 105

醉春風題閨人散花小影 114

遼海丹忠錄 262

墨堤訪堂野前種松，歸航有期，即以誌別 268

箱根道中口號六首 282

劍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 288

潁濱集 261

論衡 78

慶元條法事類 276, 277

豫章先生文集 214

樂善錄 279

十六畫

緣山三藏概要 77

靜志堂詩餘 123

靜嘉堂觀書，意有未盡，復補一絕 211

醒世恒言 15,103

歷代地理指掌圖 279

十七畫

擬仲磨望月悵懷 319

十八畫

豐干、拾得詩 109

豐臣秀次傳 152

題仕女冊子四首 115

題曼殊留視冊附黃公諸玉京譜 311

十九畫

警世通言 134

贈居停主人平野信子 240

嚴氏濟生方 108

類證普濟本事方 後集 112

二十畫以上

攝影寄玉姬媵以四絕 19

讀史有感二首 43,54

讀史記有感秦始皇 西楚霸王 漢高帝 121

顯揚聖教論 175

觀棋效牧齋體四首 44



ISBN 978-7-101-09159-5

9 787101 091595 >

定價：35.00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